

??方位?的??演化路径及其?知机制研究 ： 主要以 “ 上 ” 、 “ 下 ” ?例

著者	王 棋
学位名	博士(文学)
学位授与番号	24501甲第62号
学位授与年月日	2019-03-25
URL	http://id.nii.ac.jp/1085/00002267/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博士論文

汉语方位词的语义演化路径及其认知机制研究
—主要以“上”、“下”为例—

2018 年 11 月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大学院

外国語学研究科

文化交流専攻言語コース

王 棋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博士論文

汉语方位词的语义演化路径及其认知机制研究 —主要以“上”、“下”为例—

中国語における方位詞の意味変化プロセスと認知メカニズムの研究
—主として「上」、「下」を例に—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 问题的提出.....	1
1.1 有关方位名词的问题.....	1
1.2 有关移动动词的问题.....	2
1.3 有关趋向补语的问题.....	3
2. 已有研究概述.....	5
2.1 共时层面的研究.....	5
2.1.1 有关方位词及“上”“下”的研究.....	5
2.1.2 有关移动动词“上”“下”的研究.....	9
2.1.3 有关趋向补语“上”“下”的研究.....	9
2.2 历时层面的研究.....	11
3. 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和意义.....	12
4. 本论文内容概述.....	13
5. 语料来源及凡例说明.....	14
第二章 “上/下”的空间范畴用法.....	15
1. “上/下”的基本功能及其句法形式.....	16
2. “NP 上/下”的语义特征及其概念系统.....	18
2.1 “上/下”的核心语义要素.....	20
2.2 “NP 上/下”的原型图式.....	20
2.3 “NP 上/下”的空间辖域图式.....	23
2.4 “NP 上/下”的认知策略及其句法表现.....	29
2.4.1 “NP 上”与“NP 下”: 路径图式与容器图式.....	30
2.4.2 “NP 上”“NP 下”与“NP 里”的语义关联关系.....	35
2.4.2.1 “NP 上”与“NP 里”的“认知突显”.....	36
2.4.2.2 “NP 下”与“NP 里”的“认知突显”.....	41
3. 小结.....	45
第三章 “上/下”的事件范畴用法.....	46
1. “上/下”表达的时空范畴间的关联关系.....	46
2. 动词“上/下”的语义特征与表述功能.....	53

2.1 “上/下”表述自移事件的认知策略及其句法表现	54
2.1.1 表述自主事件的“上/下”	54
2.1.2 表述非自主事件的“上/下”	59
2.2 “上/下”表述他移事件的认知策略及其句法表现	62
3. “上/下”位移事件的概念要素的凸显与句法配位的关系	65
3.1 动体的“认知突显”及配位方式	66
3.2 位移路径的“认知突显”及配位方式	68
4. 小结	70
第四章 “上/下”的动相范畴用法	72
1. V 与“上/下”的共现选择	73
1.1 “V 上”中 V 的语义特征与“上”的语义识解	75
1.2 “V 下”中 V 的语义特征与“下”的语义识解	77
2. “V 上/下”的语义与功能	79
2.1 “上/下”的趋向义	81
2.2 “上/下”的趋向义兼结果义	88
2.3 “上/下”的结果义	94
2.3.1 “上”的结果义	94
2.3.2 “下”的结果义	98
2.4 “上”时体义	103
3. 小结	105
第五章 “上/下”的语法化路径及其理据分析	107
1. 驱动“上/下”语义和功能演化的内在认知因素	108
1.1 方位词“上”“下”词义呈现的不同认知倾向	108
1.2 谓词“上”“下”词义呈现的不同认知倾向	116
1.3 动相补语“上”“下”词义呈现的不同认知倾向	118
2. 诱发“上/下”句法功能演变的外部语法环境	121
2.1 “上/下”从名词、方位词到述语动词的历时发展	122
2.2 “上/下”从述语动词到动相补语的历时发展	127
2.3 “上/下”动相补语的发展与成熟期	131
3. 小结	135

第六章 结语.....	136
参考文献.....	139

图目录

图 2-1 “上”与“下”的原型图式.....	21
图 2-2 “上/下”的空间辖域图式	23
图 2-3 “上/下”表征的原始方位意义的强弱图.....	25
图 2-4 “上”与“下”静态空间关系图示.....	30
图 2-5 容器图式	35
图 3-1 “上”“下”的位移事件图.....	48
图 3-2a “上/下”的空间位移事件图.....	49
图 3-2b “上/下”的水平空间位移事件	57
图 3-2c “上”的路径图式(Source-path-goal).....	57
图 5-1 “上/下”的尺度示意图	112
图 5-2 “上/下”的语义映射图	113
图 5-3 “上/下”的时间域用法	114
图 5-4 “上”“下”语义、功能的历时演化脉络.....	134

表目录

表 2-1 “上、下”的语义特征对比.....	29
表 2-2 现代汉语“NP 上”“NP 下”与“NP 里”的“认知突显”	45
表 3-1 静态空间关系和动态运动事件的“上/下”的语义特征.....	50
表 3-2 动词“上/下”的位移事件类型与 TR 的语义属性关系表.....	54
表 3-3 “上/下”的自移事件(自主事件)用法 1.....	55
表 3-4 “上/下”的自移事件(自主事件)用法 2.....	58
表 3-5 “上/下”的非自主自移事件用法	60
表 3-6 “上/下”的他移事件用法	62
表 4-1 “上/下”的基本语义特征	74
表 4-2 运动事件概念要素与语言编码成分.....	80
表 5 “上/下”的变调构词情况.....	126

第一章 绪论

本章主要提出问题,概述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对近年来与“上/下”有关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归纳,指出已有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明确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内容及切入点,进而确立研究思路和论文写作框架。

1. 问题的提出

“上”与“下”本为一对表空间概念的反义成分,在方位词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二者都经历了由描述空间概念的方位名词(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方位词”)扩展至表达位移事件的移动动词,再逐步演化为表达动相意义的趋向补语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是,在“上”“下”的语义和用法的发展过程中,如在表达“时间、等级、范围”等抽象意义时,二者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语义不对称、不平衡现象。而归根结底,二者所表现出的种种不对称、不平衡均与其原型义和原型用法有关,是其原型义和原型用法由始源域向目标领域映射的结果。

1.1 有关方位名词的问题

吕叔湘(1965)曾对方位词的使用情况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考察。其考察结果表明,在约十万字材料中,82个¹方位词共出现579次。其中,“上”的使用频率最高,出现115次,约占82个方位词的五分之一,高于其余13个单音节方位词的总和(113次)。“上”比“里”(99次)的出现频率高16%,比“下”(22次)的出现频率高四倍多。此后,窦融久(1986)对约8万字语料(1985年2月1日的《人民日报》)中的方位词使用情况进行过调查,结果为:“中”出现114次,“下”28次,“里”17次,“上”的出现次数则高达141次。这再次表明,“上”的确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方位词,比其反义成分“下”出现的次数同样高出四倍之多。

那么,“上”“下”作为语义对立的反义成分,为何在使用频率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简单地说,这与二者语义发展的不对称、不平衡是直接相关的。

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上/下”属于同一语法范畴,即都表达物体的空间位置关系,语法性质相同,因而从理论上说,在表征空间范畴时,“NP上”和“NP下”结构应呈现反向对称关系,应有相对立的平行表现。而实际上,二者在使用上会受到一些选择限制,从而呈现出不对称、不平行现象。例如:

- (1) 东墙上懒懒的爬着几蔓牵牛花,冷落的开着几朵浅蓝的花。院中一个妇人,蓬着头发蹲在东墙下,嘴里哼哼唧唧的唱着曲儿,奶着一个瘦小孩。(老舍《老张的哲学》)
- (2) 这位战士将儿童紧紧地护在身下,而他身上则压了许多煤块。(1994年《人民日报》)

¹ 其中包括“上、下、前、后、左、右、东、西、南、北、里、外、内、中、旁、内”等15个单音节方位词和“之上、之下、下边、前面、后头、头里、四外、一边、两面”等66个双音方位词及“两旁边”。

- (3) 玻璃下是一盏小灯，映出写在玻璃上的座牌号，清晰可见，一目了然。
- (4) 当她吹完以后，揩去挂在睫毛上的泪珠，望着屋檐上挂着的冰凌条儿出神。(姚雪垠《李自成》)
- (5) 车站的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柱。(石磊《焦裕禄的故事》)

从形式上看，上述各句中的“NP 上”和“NP 下”是相对称的。可是，通过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东墙上”描述的是“牵牛花贴服在墙面上”的景象，而不是指与“东墙下”相对的上方高处位置；同样，“身上”“玻璃上”可被视为平面，表“接触”事象；而“身下”“玻璃下”所勾勒的却是立体空间，用以表“容纳”事象。“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柱”说的“冰柱挂在屋檐的下面”，“下”的语义较为实在；而“屋檐上挂着的冰凌条儿”说的是“附着在屋檐上的冰凌条儿”，表述的不是“冰凌在屋檐的上方”这样的位置关系。也就是说，上述例句中的“NP 上”和“NP 下”的语义并不是真正对称的。这意味着“上/下”的语义特征有所分化，说明人们对“上”“下”的读解方式有所不同。

在此，以下几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下”意义与形式上的“错配”现象？人们为何会在“上”“下”的语义识解上出现区别？“NP 上”和“NP 下”在使用上会受到哪些限制？其背后的理据又是什么？为了能够对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是否应该对“上”“下”的语义要素再做分析，以理清二者之间的共性与差异？这些正是本文所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1.2 有关移动动词的问题²

随着“上/下”由方位名词扩展为用以表达位移事件的趋向动词，二者所表述的语义内涵及其用法也进一步呈现出种种分化。

除了“上”“下”描述动态的运动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上”重视位移终点，“下”重视位移起点和终点这一不对称现象值得注意以外，我们更加关注二者下面这样一些用法。请先看几组用例：

	上	下
(6)	上山、上楼、上车	下山、下楼、下车
(7)	上报、上调、上传(网络用语)	下达、下放、下令、下载(网络用语)
(8)	上菜、上饭、上药	下菜、下饭、下药
(9)	* ³ 上雪、*上令、*上蛋、*上种	下雪、下令、下蛋、下种
(10)	上场、上台、上岗	下场、下台、下岗
(11)	上厕所、上街	*下厕所、*下街
(12)	上报纸、上电视、上坟、上货、上年纪	*下报纸、*下电视、*下坟、*下货、*下年纪
(13)	上厨房、上账	下厨房、下账

² 这里讨论的是表示位移义，并且以充当述语成分为主的“上/下”，区别于附在动词后充当补语成分的“上/下”。

³ *标示此用例不能成立。

例(6)一组用例中的“上”“下”显然属于同一语义场，蕴含着相同的核心语义要素，分别表达“由低处向高处”或“由高处向低处”这样的空间移动的基本意义，其语义和用法呈现出整齐的对称关系。

在例(7)的一组用例中，即“上报、上调、下达、下放、下令”可被视为“上”“下”的隐喻用法的呈现，是其语义和用法由具体的物理空间的表达向社会地位的“高层与低层”这样的抽象的社会空间的投射。不难看出，“上”“下”所表达的“方向”“高低位差”以及“从某一始点位置出发到某一终点的位置变化过程”的语义对立关系仍然较为清晰。

例句(8)(9)两组实例中的“上”“下”所表述的位移义依然比较具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例句(8)里的“上”的移动方向已由垂直的高低指向变为水平指向。另外，例(9)只有“下X”，与之相对应的“上X”不能成立，例(11)(12)则相反，“上”“下”的用法已经表现出不对称的特点。

在此，我们想着重看一下用例(10)。这一组用例里的“上”“下”后的成分分别标示空间位移的终点和起点，其中，“上台”“下台”可以表达“登台表演”与“走下舞台”这样的空间位移事件，还可以解读出“登上政治舞台”和“退出政坛”这样的社会域的隐喻意义；同样，“上场”“下场”既能表达“登场”和“退场”的意义，“上场”还能表达“上市(理想的目标结果的实现)”义，“下场”则已经完全词汇化，可以表达“不好的结局”这样的抽象的语义。而无论是实在、具体的空间移动义，还是抽象、虚化的社会域、心理域用法，“上”“下”所表达的语义都是对立的。不过，“下”可以构成“下岗”，表达“失去工作、被解雇”这一极为抽象的语义，“上岗”的语义则没有抽象到这种程度。

与上述用例有所不同的是，例(13)里的“上厨房和下厨房”“上账和下账”的两种说法所表达的意思似乎又并无实质性区别，“上”“下”似已失去应有的对立。

通过以上的描述和分析可知，作为述语动词使用的“上”与“下”并非完全呈现出对立的反义关系及全然对称的用法，而且随着二者的虚化程度的提高，其语义和用法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

那么，“上/下”语义由实变虚的途径和机制是否有迹可循？在语义发展的过程中，“上”与“下”所形成的种种非对立、不对称现象，是否能在其原型意义上找到理据与根源？实际上，作为述语动词的“上/下”用法相对固定，而且能产性不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何在？这些问题也都是需要我们讨论的问题。

1.3 有关趋向补语的问题

应当说，“V上/下”结构中“上/下”的语义内涵是比较复杂的，有的表示非常具体的趋向义甚至是移动义，有的语义则比较抽象，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应为反义成分的“上”与“下”在与动词组配时，却并不都是绝对对立也即非此即彼的，“上”和“下”的“非对立”和“不对称”现象在“V上”和“V下”中常有体现。

请先看用例：

- (14) 半天才走下一道山梁，半天才爬上一座山岭，四下望去，仍是不尽的山梁、山岭，深沟大壑，莽莽与天相连。(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 (15) 苏翠姣把副老花镜戴上又摘下，连嘴唇都哆嗦了。(杉村 1983:104)
- (16) 他摸到矮庙房檐上吊下的一根根冰挂，折下一根，放在嘴里慢慢地吮。他见四十岁的铁脑妈伸手过来，要夺下那根冰挂，他一躲，说：“那脏啥脏?庙上的雪水，甜滋滋的。”(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 (17) 这屋子大，再来几个人也睡下了。(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2010:567)
- (18) 记者把这件事登上了报纸。(胡裕树、范晓《动词研究》1995:317)
- (19) 外边又飘上雪花了。(同上)
- (20) 他买上了车。(同上 p.320)

表面上看，例(14)(15)两个句子中的“V 上/下”结构都关乎位移，句中“上/下”语义对称。不过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二者的语义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例(14)中的宾语是处所宾语，“走下、爬上”表达位移主体趋向于某一处(由高/低向低/高)的位移活动，“上、下”的位置对立是十分明显的；例(15)的宾语为受事宾语，表述的似乎也为位移事件，“上/下”还有运动趋向的含义。不过，“戴上、摘下”中的“上、下”更重要的是表达动作达成的结果，前者凸显“附着”义，后者强调“脱离”义。例(17)(18)中的“睡下”“登上”表达的都是动作实现或结果的留存，不过，前者倾向于凸显立体空间意象，“容纳”义明显；后者凸显的是“载体”，“承载”义是很明显的。例(19)中的“飘上”的“上”的语义就更为抽象了，描述的是一种状态的开始并持续，其语法功能已经接近于体貌助词。“下”没有与此对应的用法，这说明“上”与“下”的表意功能已有所分化。例(20)中的“买上”却又可以换为“买下”，“上”与“下”似可描述同一事件。

应当说，与作为方位成分和充当述语成分的“上/下”相比，充当趋向补语的“上/下”的语义和语法似乎更显复杂，也更值得我们关注。总的来说，V 与“上/下”的选择和搭配会受到哪些限制?对有些虚化程度极高的“上/下”的语义内涵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对其语义和功能的演化路径究竟应当如何描述?二者为何有时会呈现“非对立”与“不对称”现象?都是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把“上/下”的功能和意义归为三类，请看以下用例：

- (21a) 树上/墙上/心上/书上/学习上……
- (21b) 树下/墙下/心下/书下/党的领导下……
- (22a) 上山/上台/上街/上药/上电视……
- (22b) 下山/下台/下乡/下结论/下功夫……
- (23a) 跳上/穿上/考上/吃上/爱上……
- (23b) 跳下/脱下/留下/买下/装下……

简单地说，“上/下”除了表达的静态的空间方位概念，例如(21a)、(21b)；还可以描述动态的位移事件，例如(22a)、(22b)。此外，“上/下”还能表述事件的动相范畴义⁴，也

⁴ 动词后边加“上/下”的格式，本文记作“V 上/下”。“V 上/下”结构中的“上/下”不仅表示人或事物在空间上的位移

即可在动词后充当补语,表述动作行为的趋向或进行状况,例如(23a)、(23b)。

上述用法体现了“上/下”的语义及句法的对立、对称关系,同时,也体现着“上/下”所逐步形成的方位概念范畴、动作概念范畴以及动相范畴用法之间的关联关系。不难看出,不仅“上/下”的三个概念域用法之间存在着演化关系,其在三个概念域中的语义和用法也同样呈现出由实至虚的演化轨迹,这就使得“上/下”的语义和用法既显错综复杂,同时又有迹可循。在其复杂的语义网络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条以其“亲缘关系”或称家族相似性为基础形成的“语义链”。据此,我们可以认识“上/下”的语义演化路径及其演化机制,并进而对其种种对称与不对称的句法表现的形成理据做出阐释。

总之,“上/下”由名词、方位词到动词,再由述语动词到趋向补语的发展过程,构成了一个语言成分演化的连续统。其中,驱动“上/下”语义演化的句法条件和内在的认知机制、“上/下”语义和用法的种种不对称和不平衡表现及其深层理据,等等,都是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

2. 已有研究概述

如前所述,正是因为“上”与“下”自身具有多义、多功能特征,同时二者的语义、用法之间又存在着对立与非对立、对称与不对称的复杂关系,因而有关“上”与“下”的语义、用法及其演化机制问题,在汉语语法学界就一直是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一些与之相关的现象,研究者还有着不同的认知,甚至存在诸多争议。

2.1 共时层面的研究

2.1.1 有关方位词及“上”“下”的研究

汉语学界早期对“方位词”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方位词”的范围及其词类归属问题展开的。

陈承泽在《国文法草创》(1922/1982)中首次提出“方位字”这一术语,并将其归为“名字”的次类。认为“字之表‘物’‘时’‘所’或‘物’‘时’‘所’之一部者为名字”(p.27)。之后,黎锦熙(1924/1992:129-130)提出了“方位名词”这一概念,因“方位名词”常在“副位”,用法与副词大致相似,故将其归为“地位副词⁵”。丁声树等(1961)称之为定位词,后改为方位词,并将其看作名词的一个小类。

与上述观点不同,赵元任(1979)则将“方位词”视为独立的词类,并认为“方位词或者是一个语素,如‘上’;或者是一个语素组合,如‘上头’,跟它前头的从属于它的体词合起来构成一个处所词,如‘桌子上’,或者一个时间词,如‘晚上’”。由于“‘方位词’表示事物的位置(包括时间上的),本身是体词性,但是翻成外语往往跟一个介词相当,因而有人管它叫‘后置词’(postpositions)”。 “方位词的结合面一般都很宽(这是尽

方向,还表示事件的发展、变化、持续等,各种意义、用法之间存在着无法割断的内在联系。这个“意义链”实际上可视为“一个事件过程中的不同状态”,其语法意义更加突出,因此,与“趋向补语”相关的考察和分析,文中采用“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的说法加以论述。引用文献则按原文引述。

⁵ 指“表明动作的方位,或远近、高下”的副词。参看黎锦熙(1924/1992)《新著国语法》第十章副词细目。

管它是粘着的，我们还是把它认为是一个词类的主要理由)” (p.277-279)。

吕叔湘(1942)对方位词进行过专章研究，将其归为名词，而对方位词“上”“下”只做了简单的提及。过了很多年以后，吕叔湘(1979)指出：“方位词一般作为名词的一个附类，其实也可以考虑单独作为一类。方位词跟名词的关系近似介词跟动词的关系，在句法功能上都已经明显的分化” (p.36)。

朱德熙(1982/2010)则将方位词与名词并立，指出“方位词可以分成单纯方位词和合成方位词两类。单纯方位词包括‘上、下、前、后、里、外、内、中、左、右、东、西、南、北’。单纯方位词加上‘边(儿)、面(儿)、头(儿)’等后缀造成合成方位词。”“单纯方位词都是粘着的，合成方位词大部分是自由的。在单纯方位词里，‘里’和‘上’的活动能力强，其他几个活动能力弱。只要意思上讲得通，我们可以任意在名词后头加上‘里’和‘上’”。“可是和‘里、上’相对应的反义词‘外’和‘下’就不能自由地跟名词结合”。“方位词的基本用法是表示处所，但是‘上、中、下’有时不表示实在的处所” (p.43-45)。

郭锐(2002)对“词类是分布(句法功能)类”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词类的本质是表述功能”，“词类实际上是以词的词汇层面的表述功能为内在依据进行的分类”(p.92)。“对应于四种表述功能，词类有四大类：体词(指称)、谓词(陈述)、饰词(修饰)、虚词(辅助)。四种表述功能内部还可以细分，对应于词类的基本类，如指称可分为指称实体(名词)、指称位置(位置词：方位词、处所词、时间词)、指称计量单位(量词)” (p.92)，也将方位词与名词并列。

目前来看，汉语学界对方位词的范围及其归类问题还存有很多争议，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还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方位词的语义与功能，如邹韶华(1984)从形式和意义两个角度对方位词进行界定，认为从类别上说，方位词是一类非能产的(或称封闭的)，可以列举的词。从特点上说，方位词是能普遍地用在其他词(或比词大的单位)的后边表示方向和位置的词。能够把方位词同一般性的名词，特别是表处所的名词区别开来，就在于它普遍地具有后附性特点。

廖秋忠(1989)曾从篇章出发，从语境参照点的角度来分析方位词在句中的指示意义，尤其是对空间方位词的语境参考点的选择、范围及其跟方位词所指位置的关系等提出了新的看法。

方经民(1999a、1999b、2004)提出方位参照理论，并进一步从认知结构的角度说明方位词的意义和作用，并以此为标准为方位词归类。同时，在考察现代汉语方位成分在形式、语义、功能上的内部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其分化和语法化问题。

此外，刘宁生(1994)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下，探讨汉语方位词与空间表达的关系，阐释方位词的用法及其语义与功能；张德鑫(1996)探究方位概念产生的文化根源，对方位词的文化内涵作了较全面的分析；沈家煊(1985)、蓝纯(1999)通过英汉对比的方式，从认知的角度对空间隐喻及汉语方位词的意义、用法做出解释；刘丹青(2002b)则从语序类型

学的角度,将汉语方位词看作后置词或框式介词的后半部分;储泽祥(1997a/1998)⁶、齐沪扬(1998)⁷从方位词与空间关系的角度,对方位词的功能和分类问题,进行了系统、细致、深入的研究;邱斌(2008)探讨方位词的性质、归类、隐现规律以及方位词的语义和语法特点,并对《左传》中的14个核心方位词的使用情况做了穷尽性描写,分析古今方位词的异同和演变等问题。

总的来说,有关方位词的研究可谓是角度多样,方法丰富,并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使得我们对汉语方位词可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由于“上、下”在方位词系统中占有特殊地位,二者语义和用法既有对立,也有交叉,情况较为复杂,因此,受到汉语学界广泛重视,与此相关的个案考察和对比研究更受到了中外学者的关注。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与方位词“上”“下”有关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前面已经提及的吕叔湘(1965)曾对方位词的使用情况做过统计,发现“上”“里”的使用频率要比其反义成分“下”“外”高出很多。窦融久(1986)的《方位词“上”管窥》继承和发展了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定向性”和“泛向性”观点,认为“上”的组合能力强(比如可以出现在抽象名词后),主要是由于“上”表示的意义具有泛向性;赵元任(1968)也注意到方位词“上”比“下”构词能力强,而且成词的性质也不一样——含“下”的复合词总是词汇性的(如:天下、乡下、舍下),带“上”的复合词则有一部分是非词汇性的(p.192,278-279)。不过文中并未对此现象的成因做出解释。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国内一些学者也将相关理论运用到方位词“上/下”的个案考察和对比研究上。其中,蓝纯(1999)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上”“下”的空间隐喻意义和用法;周统权(2003)认为“上、下”的不对称是由方位词原型义的不对称、隐喻投射的不对称以及民族文化背景造成的,“认知的形成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同时又受制于具体的民族文化环境,这是‘上/下’不对称的根本动因”;蔡瑞隆(2004)从语义原型的差异的角度,说明方位词“上”“下”使用上的不对称格局,并探讨了其语义认知基础。

近年来,对“上”“下”的研究除了专文之外,还出现了专著,现列举如下:

葛新(2004)从空间概念的表达与汉语方位词使用之间的关系入手,对“上”“下”表示空间意义的内部差异做出了解释,并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考察了“上”“下”的意义及其演变。

朴珉秀(2005)运用认知语言学和语义学的一些概念和理论,着眼于现代汉语空间和时间系统,对方位词“前”“后”“上”“下”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考察,提出现代汉语“空间方位”系统的结构框架,探讨与方位词所表示的方向场有关的认知推理问题。

蔡永强(2010)通过归纳“上/下”作为方位词、谓词及谓词后附成分的意义及其句法

⁶ 储泽祥(1997a/1998)提出“方所标”概念,并以此给方位词分类,指明:“方所是一个语法范畴,包括方位和处所。现代汉语方所的语表形式,是方所系统最基本的内容,而方所标,却是方所语表形式的关键内容。‘方所标’有两大类:方位标和命名标。‘方位标’,即通常说的方位词,是一个封闭的类,由单音方位标和双音方位标构成。其中,单音型的15个,双音型的28个。15个单音型的方位标是:上、下、左、右、前、后、里、外、内、中、间、东、西、南、北。双音型方位标又可分两类。一类是‘远’、‘近’构成的,只有两个:以远、以近;一类是单音型方位标前加上‘之’、‘以’派生的,共26个”(p.1-7)。

⁷ 齐沪扬(1998)在《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中从方向、参考点和方向系统的角度出发对汉语方位词进行分类。

功能,指出“上/下”的诸意义形成了一个基于原型的家族相似性的意义链。并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讨了方位词“上/下”的概念结构及其隐喻形式。该书还考察了“身体部位隐喻”表现,分析了“X+上/下”格式的词汇化及其理据,区分了基底与侧面、背景与物像、地标与射体三组概念的差别与联系,并探讨了不同认知域之间的转换及条件等问题。不过,该书并未对与二者的概念结构和隐喻系统有关的歧义问题及二者所呈现出的语义不对称现象作出说明。

阮丽娟(2011)从汉语、越南语与英语对比的视角,考察了汉语方位词及其类型学特征。该书主要对“东/西/南/北”“上/下”“前/后”“左/右”和“里/外”五组方位概念在三种语言中的方位义及隐喻义进行了分类和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汉语、越南语和英语方位系统的结构框架,认为“方位词的方位义主要通过借助与所附着词语的关系(以该词语为参照点)来表示方向或位置。类型学的对比结果也表明,除了‘东、西、南、北’概念这些表示空间关系的方位词都发展了隐喻义。而汉语方位词的殊性主要体现在‘上、下’这对方位词上”。

日本学者也很重视汉语方位词及其中的“上”的研究,例如,荒川清秀(1982、1984、2004)注意到汉日名词表空间义的性能不一样,日语名词多用无标形式(unmarked),而汉语名词多为有标形式(marked)。还以“在~”为框架,将汉语的名词分成六类⁸,具体论述各类名词是否具有空间性、是否需要加方位词以及名词的空间化用法在语义上的差异等问题。丸尾誠(2004)、成戸浩嗣(2009)也曾分别从日中对照的角度考察了名词的空间性表现。丸尾誠(2014)还从日本学习者的角度,对“V上”和“V起”以及趋向补语“下(来/去)”“起来”等的不同用法及其语义关联关系加以对比考察。高桥弥守彦(1992)对“上”和“里”的基本用法和区别进行了详细讨论,认为名词后边是用“上”还是用“里”,是由与其相关的动词以及其前的名词的词汇意义所决定的;西楨延子(2004、2005)从语义特征的角度,对比考察了“里”“上”及“里”“中”“内”的分布及语义关联关系。

通过上述梳理可知,虽然目前对方位词的性质、范围及词类归属问题,人们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从总体上看,学界对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研究还是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们已对“上”与“下”的性质、使用范围及句法功能给予了较多关注,对“上/下”的不对称表现、语义演变及其概念隐喻问题等,也已在一定程度做出了描述与阐释,其中很多研究成果是值得借鉴和参考的。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以往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语言事实的描写,对二者语义内涵的异质性认识不足,对“上”“下”的语法化路径及其认知理据、造成二者语义重心分化的机制和动因也鲜有述及。特别是对二者语义发展不平衡现象背后的认知动因,尚缺少全面、深入的探讨和相对统一的解释。

⁸ 这六类是:a.家、厨房、办公室、车站、游泳池;b.院子、房子、洞、森林、梦;c.脸盆、口袋、沙发、碟子、信封;d.飞机场、广场、站台、工地柜台;e.街、山、田、草地、楼梯;f.床、墙、桌子、书、脸。a.d.类具有空间性,表处所是不需要方位词;b.e.类在语义上有空间义,但语法上没有空间性。不过这两类表处所时需要方位词,有的或许是单音节上的原因。

2.1.2 有关移动动词“上”“下”的研究

在现代汉语研究领域，针对“上/下”的动词属性的研究不多，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更是很少，限于我们的阅读范围，下面几篇文章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李文莉(2004)在考察“上”“下”在映射到非空间领域，如表示“时间、等级、范围”等隐喻意义时所表现出来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刘俊莉(2005)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以“上/下馆子”“上/下厨房”为代表的“趋向动词‘上’/‘下’+处所词”在使用上的差异。萧佩宜(2009)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运用“来源-路径-目的”图式与“视角”的概念，讨论“上”和“下”的语法化和语义不对称问题。

总的来看，学界对“上/下”的动词用法的关注还很不够，可供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中，“上/下”是如何实现由静态空间到动态事件的表达的？动词“上/下”的使用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又是什么原因限制了动词“上/下”的语义扩展或者说制约了“上/下”的能产性？都是尚未得到完成解决同时也很重要的问题。

2.1.3 有关趋向补语“上”“下”的研究

20 世纪初，继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出趋向补语的概念之后，王力(1943)、吕叔湘(1953、1980/2010)、张志公(1953、1955)、丁声树(1961)、赵元任(1968)等著名语言学家也都先后就趋向补语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尽管如此，当时有关趋向补语的论文数量并不是很多，而且讨论的焦点也多为“趋向补语的定性”这一问题。其中以丁声树等(1961)为代表的“趋补说”和以黎锦熙(1942)、赵元任(1979)等为代表的“词尾说”、“助动词说”，影响最大。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除趋向补语定性问题以外，动趋式的构造问题和趋向补语的引申意义问题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肖国政、邢福义(1984)、范晓(1985、1995)、李冠华(1985)都较早地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分别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分析动趋结构。陆俭明(1989)则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动词语义特征分析法，讨论动趋结构。张伯江、方梅(1996)从语法功能、语用环境的角度对动趋结构进行考察。马庆株(1997)、沈家煊(1999)、高顺全(2001)、卢英顺(2002)从认知语言学的主观范畴、体标记、主体感知等角度来分析动趋式；齐沪扬(1998)运用配价语法理论研究动趋式；董秀芳(1998)从韵律学角度对动词后趋向动词与宾语共现句式如何受到韵律制约进行了论述，等等。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杨德峰(2004)曾做专文述评，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动趋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相关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例如，杉村(1983)将“下”分为“下₁”和“下₂”，讨论简单趋向补语“下”以及由“下”带上“来”“去”组成的复杂趋向补语“下来”“下去”，对其引申用法和意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类和描写。荒川清秀(1986、1996)对汉语的移动动词和方向补语进行了详细的分类，设定了“动作、状态、变化、静态、形态、移动、行为、结果”等语法范畴。中根绫子(2005、2008)认为动趋式并不表示“动作的结果”，而表示“动作”本身，在语法意义上和动结

式截然不同；杨凯荣(2006)从相邻原则和时间顺序原则的角度，讨论了趋向补语和处所宾语的位置关系；张黎(2006)将自然语句看作语义函数的载体，对位移句中各语义成分的属性与位移性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宋文辉(2007)利用概念语义结构理论分析汉语的动趋式，将动趋式看成是广义动趋式的一种形式，进而将动趋式分为一般动趋式(兼表结果义)、纯粹表示结果的动趋式和表示瞬时事件的动趋式，认为上述三种动趋式表达的事件分别是运动事件、变化事件和瞬时事件。同时，变化事件与瞬时事件皆是运动时间的隐喻扩展，而瞬时事件又是变化事件的隐喻扩展。在此基础上，王宜广、宫领强(2016)运用 Talmy 的概念语义结构理论，通过考察位移事件、状态事件和时体事件，分析了动趋式的概念语义结构及其句法结构表现的差异，探讨了动趋式语义扩展机制的线性与发散性区别以及趋向义和结果义的分类标准问题。上述研究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充当趋向补语的“上”“下”的研究，但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同样适用于后者，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下面就再介绍几种对我们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有直接的启发作用的先行研究成果。

孟琮(1987)把趋向补语的意义归纳为十一种，不仅对其中的五种意义进行了穷尽式的探讨，还分别用图示的方式对趋向动词表示的趋向以及动词表示的趋向进行了解析。刘月华(1980、1998)等对二十八个趋向动词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把趋向补语的意义划分为趋向意义、结果意义、状态意义三类。史锡尧(1993)认为补语“上”有“由低处到高处、添加、完成、闭合、达到、开始”等六种语义类型，“下”的意义有“由高处到低处、消除、完成、脱离、容纳”等五种。邱广君(1995、1997)指出，“上”有“强调时间的持续量及其结束点、强调动作多次后的结束点、强调动作结果的界限及其造成状态的持续、强调动作实现的结果、表示 V 的动作已经开始”等七项意义，“下”根据其所在句法环境可表示“施事离开处所或其边缘向下运动、客体离开处所或其边缘向下运动、施事向下运动并已接触处所或其边缘、强调容量的限度、附着物脱离附着地点的那一刻”等十七项意义，并把动趋式结构后所带的成分分为“事件、动作、时量、动量、物量、距离、终点、客体、施事、工具以及零成分”等几类。

刘广和(1999)则发现动词的语义特征影响动趋式的表达，并对“趋向补语”一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请把门关上”“这块地今年第一次种上庄稼”“盖上毛毯”中的“上”都只有语法意义，而没有词汇意义，认为其分别表示“由开到合”“使某事物存在于某处”等，很多分析都是把动词(关、种、盖)自身具有的词义放到了补语的头上。王军(2000)分析了“上”的词汇意义，概括整理了“上”基本意义与引申意义之间的关系及各种用法的演变、派生过程。于康(2006、2007)在对“V 上”和“V 下”中“上”与“下”的义项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分别讨论了二者的语义扩展机制。任鹰、于康(2007)指出：“‘上’和‘下’本为反义成分，但在与动词的组配选择中，却并不都是有此无彼、绝对对立的”，“为能对此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应当对含有反义成分‘上’和‘下’的‘V 上’和‘V 下’是否真的能够成为同义结构、‘上’和‘下’的意义引申是否能够殊途同归？在‘上’和‘下’的语义扩展中，原型义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讨。”该文认为：“‘V 上’和‘V 下’的对立应为本质的、必然的，某些‘非对立’现象则是表面的、

偶然的,是有着比较复杂的原因的。从根本上说,‘V上’和‘V下’的对立与‘非对立’表现都可以在‘上’和‘下’的原型义及其语义扩展过程中找到根源与理据。在‘上’和‘下’的语义扩展中,原型效应十分明显”(p.13)。

从总体上说,先行研究对“上/下”的语义和功能,特别是对其用作补语成分的句法表现和表意特征,虽已有较多描述,但对二者的语法化路径及其认知理据,特别是对二者种种对称与非对称表现及其语义和用法发展的不平衡性,还缺少非常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上”“下”的演化机制和规律等问题,至今仍未见非常具体的阐释。与此相关的是,对“上/下”共时层面的研究颇受重视,而对二者的历时演变则还缺乏足够的关注,因而一些缘于历时层面的语义和功能问题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2.2 历时层面的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些汉语史著作就对方位词的历时用法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王力(1958)(《汉语史稿》)、太田辰夫(1958)(《中国语历史文法》)、志村良治(1984)(《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香坂顺一(1997)(《白话语汇研究》)等专著都有专节论及方位词问题。不过,上述著作基本只对“上”与“下”的来源和用法做了举例性分析。还有一些学者对单纯方位词的来源和用法进行了个案考察,如蒋逸雪(1981)(《释四方》)、张玉春(1984、1985)(《说“外”》、《释“间”》)、杨伯奎(1983)(《说“中”》)、田树生(1991)(《释“中”》)、胡念耕(1991)(《<唐兰释“中”>补苴》)、周晓陆(1996)(《释东、西、南、北与中——兼说子、午》)以及钟如雄(1994)(《“里”义探源》)等等。

另外,对方位词的断代研究也取得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果。如:唐启运(1992)(《论古代汉语的处所方位名词》)、张世禄(1996)(《先秦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甘露(1999、2001)对甲骨文中的方位词的构成及语法功能的考察和论述,等等。近年来,方位词专书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如:侯兰生(1985)的《世说新语》方位词研究、蔡言胜(2005)的《世说新语》方位词研究、梁桦(2006)的《左传》方位词研究、马小成(2007)和何兰(2008)的《水浒传》方位词研究、龙江洪(2008)的《西游记》方位词研究、董孝一(2008)的《金瓶梅词话》方位词研究、方妍(2008)的《儿女英雄传》方位词研究,等等,许多学者对各时期的著作中的方位词的用法和功能进行过全面的梳理和穷尽性考察。

此外,江蓝生(1998)《后置词“行”考辨》将宋元明文献中的带后置词“行”的句子分为A、B两种形式,A式:动/介+N行(+VP);B式:N行+VP。并通过方位词“上、下”的用法的历时考察,发现“N上”和“N下”有跟“N行”A式相同的用法,因而认为:从句型的角度看,A式是汉语自古就有的,B式则是元代受蒙古语语序影响而出现的新句型。文章进一步对山东、山西诸多方言中“上”的白读音进行了调查和比较,认为后置词“行”是“上”的白读音的变音,“行”的本字是“上”,其身份原本是个汉语词。

李泰沫(2000)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考察了《老乞大》与《老乞大谚解》中的方位词“上”“里”等的特殊用法。孙玉文(2000)考察并论证了中古音声系统中“上/下”变调构词方式的不同,并对二者的性质及其原始词和滋生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崔达

送(2005)曾对中古时期“上”与“下”的入句功能做了详细的考察。这两部专著均对“上/下”在中古时期的意义、功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比较具体地论述了“上/下”动词用法的出现和发展。王先云(2014)分析了上古汉语“下行”义类运动动词的词化模式,根据运动动词在主体、背景、路径(矢量、构向、路向)、运动和方式、致使等语义要素的融合上的不同的表现,将上古汉语“下行”义类运动动词分析出十四种不同的词化模式。可以看做是基于史文磊(2014)《对汉语运动时间词化类型的历史考察》,对“下行”义运动动词的专案研究做出的补充和细化。

葛新(2004)以方位词“上”“下”为主要考察对象,运用认知语言学中有关词义虚化及隐喻理论,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探讨二者意义和用法的形成原因及演变脉络。胡晓慧(2012)着眼于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问题,具体考察了汉语趋向动词(主要是动词后充当补语成分的“上/下、来/去”)的语义与句法结构的演变历程,并对趋向动词“上/下”和“来/去”在语法化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对称性问题进行了描写和分析。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述及方言中的“上/下”的语义和用法。例如,何天祥(1987)(《兰州方言里的“上”与“下”》),列举并分析了兰州话同一语境中“上”与“下”在意义、色彩、口气等方面的差异。

上述著述是我们对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是我们所应参考和借鉴的研究成果。不过,在我们看来,以往的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对“上/下”的语义和功能的形成与演变问题,尤其是对其演化脉络的梳理还不够系统、明了,也还存在描写比较充分而解释犹显不足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上”与“下”的语义和功能的历时演化情况再做描述与分析。

3. 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和意义

“语言共时平面上的变异(variation)是语言历时演变(change)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反映”。“把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揭示一个语法范畴或者说语法成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沈家煊 1998:41)。简单地说,这也就是我们对“上/下”的语义和用法进行共时及历时层面的考察的缘由。具体地说,本文将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从共时和历时的语言事实出发,运用语法化理论、主观化理论及构式语法理论等理论学说,对“上/下”的语义演化路径和动因加以描述与阐释,并对“上/下”在相关句式中的表义功能及其形成理据进行说明与分析。兼顾历时与共时、描写与解释,从不同的句法形式出发寻求共通的机制和动因,试图对不同句法框架中的“上/下”的语义内涵等做出相对统一的解释,是我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

“上/下”的语义、功能及其演化路径较为复杂,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是颇受关注的语言成分。具体考察“上/下”横向的共时层面以及纵向的历时层面的语义内涵,分析二者的异同,不但可以从比较中更清晰地认识二者的本质特征,帮助我们了解并解释相关语言事实,而且有助于揭示汉语空间概念的认知规律和特点,并进一步加深对汉语语言范畴的扩展规律的认识。另外,我们也希望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可以为其他汉语方位词的

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并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和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暂不讨论方位词的词类归属问题,双音节方位词(如上面、下面、上头、下头等)以及类似“爬上来、跌下去”之类复合趋向补语中的“上/下”,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4. 本论文内容概述

本文主要以汉语常用词“上”与“下”为研究对象,并对与之相关的句法结构或者说与之相关的句法现象展开研究。

全文共分六章,现将各章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绪论》部分提出问题,并对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评述;说明研究范围和方法以及研究目的和意义;简要介绍文章框架和主要内容。

第二章《“上/下”的空间范畴用法》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介绍“NP 上/下”的语义特征及其概念系统的关联关系。主要运用“NP 上/下”的语义原型图式及其空间辖域图式,分析“NP 上”与“NP 下”的认知策略的异同及其句法表现倾向。在此基础上,阐释其原型义及认知主体的主观识解对“上/下”的语义扩展的制约及影响。

第三章《“上/下”的事件范畴用法》,探讨“上/下”如何实现由表达静态空间关系到表述动态位移事件的演变,分析其空间范畴用法与事件范畴用法之间的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归纳动词“上/下”的句法功能及语义特征,着重从认知的角度考察“上/下”作为述语动词在表达位移事件中所涉及的认知策略、句法表现及其事件要素的凸显方式。

第四章《“上/下”的动相范畴用法》,主要讨论“上/下”充当补语成分时的语义功能及其句法表现。分析现代汉语常用单音节动词与“上/下”的共现与选择关系,描述“V上”与“V下”结构中的“上/下”的语义虚化路径,探讨“V上”与“V下”的语义不对称现象及其形成理据,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第五章《“上/下”的语法化路径及其理据分析》。本章将主要述及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具体考察“上/下”横向的共时层面的语义内涵,分析二者的异同。运用空间辖域图式理论,说明语言成分的原型义制约着其语义和功能的演化方式和轨迹。二是考源溯流,充分梳理纵向的历时层面的“上/下”的语义和功能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更客观地把握二者的语法化路径及其动因和机制,就诱发和影响二者语法化的因素进行探讨,并尝试解释汉语中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语言现象。进而阐明“上/下”“上”由名词、方位词到动词及由述语动词到动相补语的句法和功能的发展脉络,正是受其内在认知机制及外部语法环境双重因素驱动的必然结果。

第六章为《结语》,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归纳研究内容,总结研究成果。(2)指出本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

5. 语料来源及凡例说明

本研究涉及较多历时层面的考察,在选取语料时,我们特别重视其准确性和典型性。

上古、中古、近古语料尽量选自广为人们所认可的可信度较高的版本,文中所用语料均与纸质版本逐一核对,以避免传抄之误。另外,考虑到基础方言问题,元明清时期的用例主要选自以北方话编写的小说、戏曲等作品⁹。

现代汉语语料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CCL 语料库网络版 <http://ccl.pku.edu.cn/>)及北京语言大学 BCC 汉语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另有一部分来自北京大学日本语研究中心的中日对译语料库「中日対訳コーパス」(第1版)(简称为“DY”)。还有少部分用例引自相关著述以及网络或以内省方式获得。为便于行文,引用例句均随例标注,并按本文顺序编排序号。例句的序号每章均由(1)开始顺次编排。

术语缩写:

N:Noun,名词

V: Verb,动词

NP:Noun Phrase,名词短语

LP:Location Phrase,处所短语

V_t: Verb transitive,及物动词

V_i: Verb intransitive,不及物动词

TR: Trajector,动体

LM: Landmark,界标

P:path,路径

H:height,位差高度

*:在例句前出现,表示该例句不合法

⁹ 具体地说,如“《论语》、《孟子》都是语录体,口语性强,语料价值特别高”。“《尔雅》所搜罗的词汇,构成先秦词汇的主体;许慎《说文解字》说解中保存的语汇和刘熙《释名》中收录的语汇,汉代语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等音义书,均为极有开发价值的语料库。可用来就音系问题、破读问题、异文问题、古词义问题,等等”(高小方、蒋来娣编著《汉语史语科学》2005:19)。“……《搜神记》、《古小说钩沉》、《世说新语》、《唐人小说》、《太平广记》……等等,其中的叙述、描写以及对话在文字表述上并无程式化的弊端,可为我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句型材料。《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长篇俗小说,既是一幅幅各异的历代社会生活的长卷,又是社会上各色人等语言的艺术写真集”(同上 p.25)。“敦煌文献(变文、诗歌、杂曲、赋、杂文、佛典……),此乃是近代汉语的源头资料,自然非常珍贵。……王重民等六先生《敦煌变文集》……,均当利用”(同上 p.26)。

第二章 “上/下”的空间范畴用法

王力先生曾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指出：“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法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1947:64)。马庆株(2002:1)提出：“语义对语法有决定作用”，“语义是形成语法聚合的基础，语义成类地制约词语和词语之间的搭配，制约语法单位的组合行为和表达功能”。赵世举(2008:173)进一步指出语义在汉语中的重要地位：“由于汉语不像印欧语那样在语法上有严格的形态要求，语言组织并不倚重于复杂的语法形式，而是从‘意’出发，以‘意’定‘形’。句子的建构往往根据意义表达的需要，按照事理逻辑和心理流程来铺排，最终是以足意为度。‘意’具有主导和制控作用。所以有学者认为汉语是‘意合’的，汉语语法是‘以神统形’”。“从意义与其表达形式的关系而言，意义要求甚至决定着表达形式。词的语法属性本来就蕴涵在它的词汇语义中”。该文将汉语语法的机制归纳为：词汇语义→语法属性→句法体系(→表示“规定”)，并指明：“事实上，意义是语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词汇语义对语言要素的性质、功能及组配模式、表达形式等都具有决定性作用，汉语尤其如此”。应当说，以“意”求“形”、以“意”定“形”应为语言表达的一般规律，而对于汉语这样一种以概念的组合作为构造手段的语言来说，这一规律则体现得更为全面、直接。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应是人们对世界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ing*)的认知过程和结果(Langacker 1991:5)，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确切地说，应是“客观现实和主观认识的结合”(沈家煊 1999)。语言结构直接反映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而概念结构是人对事件的基本的认知模式的体现。同时，概念化又是具有文化和民族特点的认知行为，“对于同样的现实现象，不同的民族由于采用不同的认知视点，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概念化。”(石毓智 2006/2012:164)。上述主张告诉我们，语义是人对世界认知的结果，而认知又具有一定的民族特点，因而对汉语中表述空间关系的句法形式，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从语义以及语义形成的认知过程中获得解释。

按着这一思路，我们认为，只要分析和把握“上/下”最为本质的语义特征和最为稳定的语义要素，理清“上/下”的语义衍生过程，就能找到“NP 上”和“NP 下”结构所隐含的抽象的语义模式，进而对造成二者语义分化的动因和机制(*motivation and mechanism*)做出解释。

本章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方位结构“NP 上/下”的语义特征及其概念系统的关联关系，着重就“NP 上”和“NP 下”的种种不对称表现展开讨论，并尝试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阐释其语义内涵和表述功能的扩展与分化，分析“上”和“下”在认知模式上的差异，探讨“上/下”所表达的空间概念范畴是如何被识解的，揭示导致二者产生识解差异的认知理据。

具体地说，我们将从“上、下”所表征的原始方位意义入手，由其原型图式推导出“上/下”的空间辖域图式，从中提取“上/下”的核心语义特征，以此构建不同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在此基础上，着重就方位结构“NP 上/下”的语义不对称现象进行讨论，运用

认知语言学的路径图式(Source-path-goal)和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进一步分析“NP 上”与“NP 下”的解读模式，进而说明在“NP 上/下”结构中突显或制约“上”、“下”的语义特征实现的深层机制。

1. “上/下”的基本功能及其句法形式

“上”和“下”是人类在认知世界的进程中最早确立的方位之一，在汉语中是使用频率极高的常用词，可以充当各种句子成分：

A. 现代汉语中“上/下”单用能力几乎消失，仅在有限的对举格式中充当主语。例如：

- (1) 据说，天寿山陵区选好后，廖均卿以年纪大了，上有老母在堂，下有五子未婚为由，辞官回家。(倪方六《中国人盗墓史》)
- (2) 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会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呢？(余秋雨《小人》)
- (3) 压力大了，就收敛一点；风头过去，便卷土重来。于是，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中，便出现了一个常被提及的力学名词：反弹。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很快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CCL《中国农民调查》)

有时可以做小句中的主语。例如：

- (4) 她打开扉页，上有几行秀气的字。(CCL《读者》)
- (5) 石高五尺如笋尖，中有断纹，上有空穴。志载石上有东汉顺帝时刻文，已漫漶不可辨。(俞伯平《山阴五日记游》)
- (6) 早年，戴过“八路”和“解放”的臂章的胳膊上，现在换了一块白布，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杜鹏程《保卫延安》)
- (7) 属马的冯骥才，今年恰逢甲子之年。问他送了什么礼物给自己，他说是一枚印章，上刻“老骥”二字，用以自勉。(2002年《新闻报道》)

B. 可以充当动词或介词“在”“到”“向”“朝”“往”等的宾语。例如：

- (8) 只见李赤先生头在下，脚在上，倒插在粪桶里。(王小波《极端体验》)
- (9) 石头埋在土里，石尖朝上，正硌膝盖。(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 (10) 世上有两种人，一种知错不改，错上加错儿。另一种呢，有错必纠，有反必肃，化悲痛为力量。前一种人没出息，后一种人肯定天天向上。(冯小刚、王朔《编辑部的故事》)

C. 一部分可以在对举格式中用作状语。例如：

- (11) 为了不影响儿子学习，为了这个家，坚强的母亲再苦也硬撑着，上侍候老人，下抚养孩子，艰难地渡过一个又一个艰辛的日子。(1988年《人民日报》)
- (12) 要使村务公开、财务管理公开制度真正落到实处，不出现类似的上哄组织、下骗群众的“明白墙”，首先要健全村民议事会制度，……。 (1998年《人民日报》)

当然,“上/下”除了实现为句法上的主语、宾语和状语外,更常见的是出现在名词性成分后,构成“NP 上/下”结构,这是汉语实现事物名词处所化¹⁰的有效手段之一。在这样的句法和语义操作中,方位词的使用至为关键,NP 必须依赖后置的方位词¹¹才能在句子中得到合法使用和解读。为此,可以说,汉语方位词实际上是实现把只具有空间性质的非处所名词处所化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认知主体对特定的位置、距离和方向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例如:

(13) 满屋的孩子们,有的站在椅子上,有的躺在地板上,有的躲在书架后,有的蹲在书桌下。(转引自黎锦熙[1924]1992:149 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14) 树上落着一只鸟。/几个人在树下乘凉。(转引自蔡永强 2010:2)

位置是属于物体的,处所是属于事件的(邱斌 2008:111)。当看到“椅子、书架、树”等名词时,我们头脑中被激活(activate)的只是一个个占据空间位置的实体物像,其本身无法将自身与鸟或人的空间关系表征出来。确切地说,这些事物名词虽然具有空间性,但却不具备处所义¹²。换句话说,“树、椅子、书架”单独存在时并不表示处所,即不能用“哪里”,而是要用“什么”来提问¹³。基于“树、椅子、书架”等名词本身无法表征自身与鸟或人的空间位置关系,因此,这种空间关系(spatial relations)的表征必须借助其他语法范畴来实现。而最为常见的手段就是事物名词后续“上、下、里、中间、下面”等方位词,以明确位置关系,使之具备表达空间处所的功能,NP 与单音节“上、下、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不允许其他成分插入,不能像双音节方位词那样在其间插入结构助词“的”。

反过来说,由于“上、下”等无法表示可感知的实体,只能表达事物的空间方位,因而必须借助某一客观参照体(如“树、椅子、书架”等)才能完成对目标物所处方位的确切表达。参照体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在语言表达上体现为显性是有标的,隐性是无标的。而参照体的选择则主要有两种方式:自身参照和他物参照¹⁴。

由于人类自身的身体结构特征以及人类与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的互动首先是从认知自身开始的,因此认知主体常常采取自身参照的策略。其结果是“上、下”用于“往、向、

¹⁰ 具体参看荒川(1982、1984、2004)。

¹¹ 黎天睦(1981)认为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是 SVO,整体先于部分规则决定了方位词用在名词之后。因此,他认为方位词并不能算是后置词。戴浩一(2007:22)指出:“在重要的句型里,‘整体’一定要出现在‘部分’的前面”,并举例“中文写地址的次序是由大到小,跟英语由小到大,刚好相反”,说明“中文的词序的认知原则是从大到小的空间关系的描述”。李亚非(2009)在探讨方位词与名词的异同、方位词与附着语素之间的差别以及方位词与介词之间的联系时,指出:“汉语中的方位词在本质上是依照低费用原则从名词分离出来的一类词,除了不和汉语特有的‘的’合用外,在句法行为上跟名词一致”。黄正德(2009)主张一种语言可能允许特定词类 X 中很少的一部分词在语法表现上有所偏离,方位词就是如此,即单音节方位词是名词,保存了名词的几乎所有语法特征,除了不能在它们与前面的名词中间插入结构助词“的”这一特点产生了偏离。本文暂不讨论现代汉语的方位词的词类归属问题,但从“上、下”的历时发展变化来看,其与名词同源,因此,我们赞成将方位词看作名词的一个小类。

¹² 关于空间性和空间义的关系,请参看金昌吉(2004)。

¹³ 参见朱德熙 (1982/2010:89-91):“‘谁’问人,‘什么’问事物,‘哪儿、哪里’问地方”。

¹⁴ 对于“上、下”而言,空间方位参照分为两种:自身参照和他物参照。廖秋忠(1989)最早提到方向参照和位置参照(称之为方向参考点和位置参考点)。此后,齐沪扬(1998)依据参照点特征重新分类(称为第一参照点、第二参照点和第三参照点),虽然考察的角度不同,但与方经民(1999)划分的自身参照和他物参照相似,本文以后者为准。

朝”等介词或动词后,描述具体的方向¹⁵,是半自由的。这时,其参照体往往是隐性的。例如:

(15) 芬斯抬头往上看……再往上,再往上……还要往上……。(CCL《龙枪编年史》)

(16) 如果你已经爬到了半山腰,突然觉得腿脚酸胀于是停下来,脚跟踩在半空,
向上一望,望不到头;向下一探,自己整个悬空。(CCL《包容的智慧》)

(17) 这儿是三楼,要不要再往上走呢?(CCL《罪与罚》)

(18) 她低头朝下看,脸儿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地看了好几遍。(老舍《鼓书艺人》)

很明显,上述三例都是以人自身为参照也即将其(水平)视点做为参照基准来表述其视觉空间的。

同时,人类生活在三维的客观空间中,需要通过感知器官认知外部世界,特别是依靠视觉系统反馈的信息来感知事物变化、判明物体间的相互空间关系以引导自身行动。因此,人们还往往通过把握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的位置确立方位的判断标准。这时,参照体就往往是显性有标的,LM 多为客观世界中的实体或抽象的事物¹⁶。这一认知方式反映到汉语语言形式上,就为“上、下”置于 NP 后,构成“NP 上/下”结构,如例(12)(13)。总之,方位词的语义所指需要在语境中通过方位参照的认知程序来确定,它反映的是人们对客观世界中事物之间的方位关系的认知结果(方经民 1999:33)。

2. “NP 上/下”的语义特征及其概念系统

沈家煊(2010:237-238)指出:“从认知出发研究语法,也就是从语义和概念着手来观察语法形式的变异。研究语义有两种路子,一种是客观描写,例如用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来描写词义;一种是描写主观意象,即一个词语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总体印象,它无法用语义成分来确定,而是以“典型”出现。例如我们头脑中对‘典型’的猫形成一个意象,这就是‘猫’这个词的语义。语法中句式的变换总是伴随语义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句式代表不同的意象或语义结构。”依照认知语言学理论,语言形式所直接对应的是反映人对客观场景的主观认知结果的“意象”,而意象图式¹⁷作为一种抽象的认知模型,则是

¹⁵ 方经民(1999:34)认为方位词的基本作用是表示方向。他提出现代汉语的方位词根据表示的方向的性质,可分为以下 5 组:A.水平方向:前、后、左、右; B.水平方向:东、南、西、北;C.垂直方向:上、下;D.辐辏方向:里(内、中)、外; E.泛方向:旁、间、中、旁边、附近、周围、中间。另外,方经民(2004)考察了现代汉语方位成分在形式、语义、功能上的内部差异,指出古代汉语作为名词的方位成分在现代汉语里已经分化为方位构词成分和方位词汇成分,方位词汇成分进一步分化为方位名词、方向词、方位区别词和方位词。方位成分的形式、语义、功能上的分化反映了它们在语法化进程中的不平衡:方位名词是名词内部的次范畴化,方向词、方位区别词和方位词则是分别通过语义脱落、语义转移和语义泛化造成的程度不等的脱范畴化。“方位名词可以表达方向也可以表达方位,方向词只能表达方向,方位区别词只能表达时间、次序,方位词可以表达方位,还可以通过隐喻和转喻引申出各种泛化方位语义”(方经民 2004:11)。

¹⁶ 我们同意将方位词看作名词的一个小类,但方位词和一般名词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名词的语义所指在客观世界里总能找到,它指称的是客观世界中的一类或一个事物。就最典型的事物而言,它们一般都占据一定的空间,随具体事物类型不同而表现出大小、高低、厚薄、聚散、离合等等特征(陈平 1988:401)”。 “Taylor(1989)专门讨论了各种语法范畴的典型性问题,参考 Ross,Langacker 等人的说法,把名词的典型性特征依次归纳为:离散的,有形的,占有三维空间的实体>非空间领域的实体>集体实体>抽象实体”(转引自张伯江 1994:340)。张敏(1998)进一步指明:最具典型性的核心名词是具体的(可见可触)、占据三维空间的离散实体,尤其指人者。

¹⁷ 意象和图式原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图式”是‘连接感知和概念的纽带,是建立概念与物体之间联系的手段,也

语言成分或语言结构所表述的“意象”得以构成并得到解读的基础。为此,我们要分析一个语言结构的语义内涵,就有必要对其所包含的意象图式做出描述与识解。

意象图式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是用来描述和解释语言意义获取过程和机制的理论。Lakoff (1979、1980)将意象图式定义为“相对简单的、在我们日常身体体验中不断重复出现的结构”。Lakoff & Johnson (1987:282-283)进而指出动觉意象图式(Kinesthetic Image Schema)或简称为意象图式,主要包括: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部分-整体图式(The Part-Whole Schema)、连接图式(The Link Schema)、中心-边缘图式(Center-Periphery Schema)、始源-路径-目的地图式(Source-Path-Destination Schema)、其他图式(前后 front-back、上下 up-down,等)(参看王寅(2011:54-57)。Gibbs and Colston(1995,邵军航、杨波译 2012:268)提出:“可以将意象图式定义为对空间关系和空间移动的动态模拟表征(dynamic analog representation)¹⁸”“简单来说,意象图式是为了把空间结构映射到概念结构而对感性经验进行的压缩性再描写¹⁹(李福印 2007:81)”应当说,认知图式直接反映的就是空间关系,因此,对“上/下”的空间范畴用法的讨论更是离不开对与其相关联的意象图式的分析的。

同时,在语言结构所直接映现的“意象”的形成中,识解(Construe、Constural)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或者说环节。所谓的识解就是指人所具有的以不同方式解释同一场景的能力,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①详略度(Specificity):对同一事物或场景可作出详细或简略的描写;②辖域(Scope):指被激活的概念内容的配置,应至少包括基体(Base,一个述义所参照的辖域基础)和侧显(Profile,被凸显的某一部分);③背景(Background):指理解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和结构需要另外一个或数个表达式的意义或结构来作为基础;④视角(Perspective):是人们对事体描述的角度,涉及到观察者与事体之间的相对关系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参照点)就可能获得不同的认知结果,就要选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⑤凸显(Salience;Prominence):指确定注意焦点的认知能力,也就是认知心理学上所述的“图形-背景”关系,前者相对于后者总处于突显状态。Langacker 将此细化为“侧显-基体”“射体-界标”(王寅 2011:88-89)。“同样一个对象,由于认知视点的不同,会影响人们选择不同的句式去表达。认知语言学把这种认知视点变换与语言结构的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现象叫做‘诠释’”(石毓智 [2006]2012:39)。

那么,说汉语的人是如何认识及表达事物间的空间关系的呢?主观识解又是如何影响

是构建意象、创造意义必要程序,个体共有的想象结构’(王寅 2007:172)。而“意象”作为心理学术语,多指一种心理表征。Langacker (1981)将“意象”定义为人们用不同方式去组织某个语义内容的认知能力(capacity)。陆俭明、沈阳(2003)对“意象”的解释是:“指对一个客观事物或情形由于识别和理解方式的差别——凸显的部分不同,采取的视角不同,抽象化的程度不同等等——而形成的不同的心理印象”。20 世纪 20-30 年代,英国心理学家 F. Bartlett 发现:人的记忆能把各种信息和经验组织成认知结构,形成常规图式,储存于人们的记忆中,新的经验可通过语气对比而被理解。30-40 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运用“图式观”强调认知主要来源于主题与客体之间的互动。之后,当代认知语言学接受并发展了图式概念。Lakoff (1979、1980)首次将“意象”和“图式”两个概念结合成“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并用于隐喻分析,有关这一概念的涵义请见下文。




¹⁸ 原文为“Image schemas can generally be defined as dynamic analog representations of spatial relations and movements in space”(Gibbs and Colston 1995:349)。

¹⁹ 原文为“Briefly, an image schema is a condensed redescription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 for the purpose of mapping spatial structure onto conceptual structure.”(Oakley 2004:215)。

语言表达的呢?从表层句法结构上的反映来看,这不仅与认知主体所采用的认知策略有关,而且会受到来自语言系统的内部规律的制约。我们知道,在语言各要素中,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是词汇。而一个词语的意义一旦发生了变化,必然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语法结构的变化。只有抓住词语本身所蕴含的核心语义要素,才能把握其语义发展的脉络,进而找到引发和制约其发展变化的理据和动因。

2.1 “上/下”的核心语义要素










“上/下”的静态的空间范畴用法的演化过程是有迹可寻的,是可以从其语源中找到根据和线索的。



“上、下”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上”写作“”、下写作“”²⁰。《说文解字》载明:“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凡上之属皆从上。上,篆文上。”;“下,底也。指事。篆文下”。赵诚(1998)认为“上、下”本义分别为“天”与“地”²¹,但据许慎对“六书”的说解看来,二者都是指事字²²,因此,“上”“下”原本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物体,是“事”而不是“物”,应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以指示性符号“”为参照基准,高之为“上”,低之即为“下”。“上/下”表达的原始的方位意义为:高于或低于某个参照体的位置,“上”为位置在高处的,“下”则指示位置在低处的。

可见,位置处于“高处/低处”是使用“上/下”的前提条件,而“高、低”位差的差比与“上”“下”的位置关系构成正比。以现实的物理空间来说,与水平线呈直角的垂线的两个极点最能反映这种高低关系,越接近垂直,“上/下”的方向指示性就越明确。即典型的“上”的方向应为垂直向上“↑”,“下”与之相反,为“↓”。“上/下”在垂直方向上的确定性与人体的常态朝向(顶天立地)一致,即头上脚下,天上地下。将“上、下”分别释为“天”与“地”,除了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外,其认知基础显然应为人的感知能力,客观世界中处于“上/下”两极的一般会被默认为“天”“天为最高处的上,地(海)平面为最低处的下”的,“这也反映了人类对地球引力的认识,以顺应地球引力的方向为‘下’、以背离地球引力的方向为‘上’”(方经民 1999:34)。

2.2 “NP上/下”的原型图式

如前所述,意象图式正是源自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反复发生的身体体验,并反映人的认知表征的经验完形(experiential gestalt),可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原型特点的抽象的认

²⁰ 金文承续甲骨文字形。有的金文为区别于数目字“二”,在两横之间加一竖指事符号以显示纵的方向,记作。籀文省去短横。篆文承续金文字形。“下”与“上”相对称,金文为、籀文为、篆文为。

²¹ 《说文解字》开篇就说:“一,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古人用代表混沌太初状态;用 (二,由两个“一”组成,两横一样长)代表从混沌太初中分化出来的、相并列的天与地。另外,褚泽祥、肖任飞(2010)认为,汉语“上、下”的本原参照已经不得而知,因为在早期汉字里“上、下”就是指事字,象征性的笔划所代表的参照物原本是什么已经不清楚了。

²² 许慎《说文解字》正是以“上”“下”为例,对作为“六书”之一的“指事”做出如下阐释:“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王力(2004:51)谈到汉字的构成时,也明确指出“上”、“下”是单体字,是用简单的线条表示抽象的概念(指事字)。周祖谟(1997)认为《说文》举“上”、“下”为例,因为无物可象,所以有指事。

知结构。Langacker(1987:143-146)指出,有关空间位移的意象图式主要由动体(Trajector,TR)、陆标 (Landmark,LM)和路径(PATH,p)构成的,表现的是主体与陆标之间的某种静态或动态的关系。TR 是这一不对称关系中的主体,其空间方位有待确定,LM 为参照物,为主体的方位提供参照。TR 经过的路线称为 PATH。“意象图式并不一定表示 TR 与 LM 之间的动态关系,它也可以标示二者之间的静态关系,当所标示关系为静态关系时,也即 path 为零”(蓝纯 1999:8)。具体而言,动作进程(activating process)对应着两种状态:运动态(motion)和静止态(stationariness)(Talmy2000b:227)。“动体相对于背景发生位移的,动作进程是运动态;动体相对于背景位置固定的,动作进程是静止态(史文磊 2014a:12)”。

刘宁生(1994)指出,当人们感知两个物体的空间关系时,总是把一个物体当作“目标(Figure)²³”,它是我们要感知的直接对象。而把另一个相关的物体当作“背景(Background)”,由此确定“目标”相对于“背景”的位置和方向。“上、下”表达的原始方位意义就恰恰蕴含着这三个语义要素(semantic elements):位置、方向和参照体。

根据“上/下”所表达的原始的方位意义,我们可以勾勒出“上/下”的原型图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考察和描述“上/下”所表示的空间关系及其语义变化轨迹。见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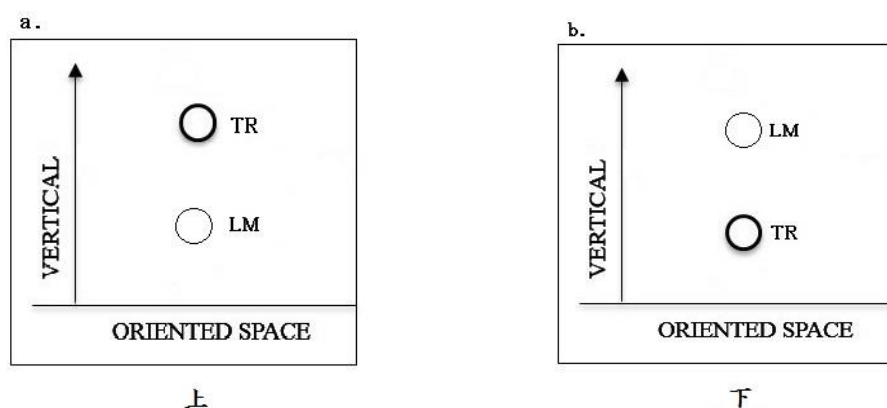


图 2-1 “上”与“下”的原型图式(此图参照 Langacker(1987:219)above/below 图式作成)

²³ Talmy(2000)将运动事件(motion event)的概念结构(语义结构Semantic components of a Motion event)分解为: i) Figure(图),即位移体(a moving [...] object whose path is at issue)。刘宁生(1994)、方经民(1999)称之为“目标”,还有学者称之为“图形”。ii) Ground (地),即位移的参照点(a reference frame[...]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Figure's path is characterized)一般由“处所词”来充当。刘宁生(1994)和方经民(1999)称之为“背景”。iii) Path 路径(the path followed by the Figure object with respect to the Ground object)。iv) Motion 位移(Fact-of-Motion,与静态位置相对)。其中,路径(位移轨迹)表达位移体和参照点的位移关系,又可分为三个要素(Components of Path,详见Talmy 2000:53-57)。i) the Vector 向量(arrival, traversal, and departure...)。ii) the Conformation Component 维向(geometric complex:即构造,即物体的里、外、上、下等位置关系)。iii) the Deictic Component of the Path 相当于“来”和“去”即指示因素。不过,国内外学者在分析运动事件时对上述语义概念的定义有所不同。沈家煊(2003)将上述四个语义要素依次译为:“凸像、背衬、路径、运动”;刘礼进(2014)的定义是:移动体(figure):指一个相对于另一物体(参照物)的移动物体或定位/静止物体。参照物(ground):指一个参照物体,另一物体(移动体)相对它而移动或定位。位移/移动(motion):指事件中位移本身[Move]的发生。路径(path):指移动体相对参照物而发生位移的路径。等等。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依次称为:目标物、参照体、路径和位移。引用时按原文叙述。

Talmy还指出,位移的方式(manner)或原因(cause)是伴随事件(co-event)中最常见的语义成分(Semantic components of a co-event)。另外,位移事件按其施事性(agentivity)可细分为三类:i) Nonagentive:施事不出现。ii) Self-agentive:自移事件。iii) Agentive:致移事件。

以上原型图式反映了目标物 TR(Trajector)与参照体 LM(Landmark)的空间位置关系。在规定了方向的静态空间中,存在着两个事物:TR(图形)是目标物,LM(背景)作为参照体为目标物的方位提供参考。左侧的实线箭头表示空间垂直方向,横线为水平坐标。此时,TR 与 LM 之间的距离为 H(位差),并且 $H>0$,TR 与 LM 为非接触关系。“上/下”表征空间位置的高低(上部空间与下部空间)对立关系。

当认知主体“上/下”表征空间关系时,LM 表面及高于 LM 的所有空间范围为“上”,见图 a.; 低于 LM 的所有空间范围则为“下”,见图 b.。标示 TR 与 LM 的空间位置关系的概念结构的汉语表述形式为:图 a.:“X 在 NP 上”,图 b.:“X 在 NP 下”。X 代表空间中位置待定的目标事物,参照体常用名词性成分 NP(noun phrase)指称。这里主要讨论“NP 上/下”的概念结构及其相关语言现象。

语言表达式的语义结构跟人的认知结构之间具有象似性(iconicity)²⁴,语义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方式。选择了不同的参照体也就意味着确定了不同的认知视角,从而会形成不同的概念结构。因此,人们对一个空间场景,会因所选择的参照体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语言表述。例如:

- (19) 由他的身上,我看到南圩子墙,千佛山, 山上的黑云,结成一片清冷。(老舍《赶集》)
- (20) 飞机又在头上了;血红的圆光在两翅上,侮辱着青天。(老舍《人同此心》)
- (21) 有一只天鹅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飞翔。……这只天鹅在绿色的草原上飞。(安徒生童话故事集)
- (22) 溪上架着一座板桥。(周作人《乌篷船》)
- (23) 绳子被沉甸甸的羽绒服毛衣之类的压得弯弯的, 衣服下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盆。(王朔《爱你没商量》)
- (24) 有时,已到了下半夜了,邻居们夜起,看见老徐屋里灯亮着,探头看,老徐女人还在灯下跪着。(李佩甫《人面桔》)
- (25) 嘴在人家鼻子下,既管不住人说,更管不住人家如何说。(狄民《流言》)
- (26) 老头子正生气地坐着,虎着脸, 耳根下的刀疤,绽出红涨的痕迹,不答理他的女儿。(艾芜《山峡中》)

上述例句中“NP 上/下”结构所反映的是两事物间相对的空间位置关系,即分别以“山、头、大海、草原、小溪”为参照体(背景),描述目标物(图形)“黑云、飞机、天鹅、桥”所处的空间位置,目标物如果高于参照体,语言表达形式为“山上、头上、大海上、草原上、小溪上”;与此相对,“衣服下、灯下、鼻子下、耳根下”则描述目标物“盆、老徐的女人、嘴、刀疤”等处于参照体“衣服、灯、鼻子、耳朵”等事物的下方空间,二者间的

²⁴语义结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认知结构(束定芳 2008:167-175),语义结构跟认知结构之间具有象似性(iconicity)。而“象似性主要是指语言的结构,特别是句法结构甚至句法规则是非任意的,是有理有据的,也就是说,句法结构跟人的经验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通俗点讲,语言结构的象似性就是语言结构直接映照人的概念结构,而不仅仅是一般的体现概念结构”(沈家煊 1993:3)。更确切地说,象似性就是“语言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相似的现象”。

离析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从中不难看出，两事物在纵向空间的高低位差越大，“上/下”的方向性越清晰，其原型义也就越明确，“NP 上/下”的语义对立也就越明显。

人的空间认知在本质上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对外界事物的空间认知以及对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是通过观察者的识解能力来实现的，因此呈现出的认知意象也会有所不同。当指明一个物体的空间位置时，人们总是要厘定该物体与其他物体的相对位置；当描述一个物体在某一空间移动时，人们往往是把握该物体与其他物体的相对位置所发生的位移变化。对“上/下”的静态和动态识解，就常常掺杂着认知主体的主观化因素。下面，主要考察和分析“上/下”的静态识解及其句法表现，有关“上/下”的动态识解问题将在第三章进行详细讨论。

2.3 “NP上/下”的空间辖域图式

方位词的作用是定位(方经民 1999)，目标物处于参照体的“高处/低处”是使用原型的“上/下”的前提。“上”的方向为“↑”，“下”与之相反，为“↓”。目标物、位置或方向再加上必要的参照体，由这三个语义要素构成的“上/下”最为典型的语义域，就是一个物理空间。以“上/下”的原型图式为基础，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空间辖域(scope)图式(见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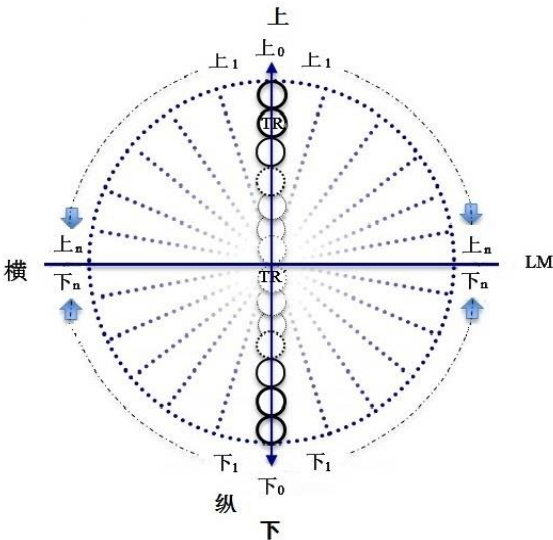


图 2-2 “上/下”的空间辖域图式

在该图式中，“上/下”表达的原始方位概念一目了然。其中，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一，在“上/下”的空间辖域图蕴含着原始方位意义所表达的“点、线、面、体”

等各维度²⁵概念,这预示或者说规定着“上/下”的语义演化规律。其中:

点:指示位置。处于垂线的最高、最低两个端点,能够最典型地反映“上/下”的所标示的位置。

线:表明方向。与地表呈垂直的轴线,所指示的“上/下”的方向最为清晰。

面:明确参照基准。切分“上、下”的参照体的表面,其所标示的参照基准最为明确。

体:标识空间域。超出(低于)参照表面,以参照体本身边界所构成的“上/下”的域内空间,最容易受到LM本身的维度属性的限制和影响。

这可从“上/下”空间辖域的必要条件上获得统一的解释。首先,在这个物理空间中,高低纵深的位差越大,“上/下”所表示的语义就越明确。纵深高度上距参照体越远,原型义就越凸显,反之,越接近参照体,原型意义就越模糊。从具体位置上看,处在纵向位差最大的两个极点的上₀和下₀最能体现这两个成分所表达的原型方位意义²⁶(位置高/低)。其次,定向性决定垂直的方向,垂直角度能够准确地标示出“上/下”的方向指别。参照体“表面”作为切分“上”与“下”语义的参照基准,必然受到注意和重视;从理论上说,“上、下”表征的“体”范畴是非封闭,并可无限延伸的。如图所示,以参照体为界,上₀到上_n间的任意一点都可以用“上”来表述,“下”与此相对。“体”所表征的空间概念除了受到LM的自身维度属性的干预,还受限于人类感知能力,“上”通常是在可视状态下呈现出来的,因此,其“体”所标识的空间辖域不会构成像“里”所标识那样的典型的有界的非开放空间。

“上”可解读为“边畔”之义(《词源》1988:2011-2013),就是由其方向性泛化带来的认知结果。空间知觉大都为视觉感知,对空间的认知与视觉能力直接相关。限于人的知觉能力,超出地表平面的空间范畴都有可能被认知为“上”,其辖域的边界具有非封闭性;相反,人们通常会将“地平面”作为“下”也即人的视觉所能感知到的空间区域的最低平面来认知。“地下(“下”读为轻声)”的说法就是以人的视点为参照的认知后果。如以地表面为参照,地表以下的空间范围,才属于“下”的空间辖域,这时的“地下(“下”重读)”才表示“地表之下”。也就是说,“地下”虽然形式相同,但语义有别,而语义有别的根源就在于“下”的参照体有所不同,一是以人的视点为参照,二是以“地表”为参照。这说明人的语言能力的确是与认知能力密不可分的。同一个现象由于人们的注意点不同或观察的角度不一样,就会在头脑中形成不同的“意象(image)”,从而产生不同的表达形式。

²⁵ 维度指参照体在空间中的延伸度。一般而言,人类的认知可以区分出四个维度:零维(点)、一维(线)、二维(面)、三维(体·容器)。语言是对概念空间的反映,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里所说的维度性主要是概念空间维度。如:“水滴、冰雹、足球”等虽然在现实世界中是具有一定的长、宽、高,但在语言形式上很难有其内部空间的表现,因为语言只是对概念空间的反映,而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沈家煊先生(1999)指出,语义是客观现实和主观认识的结合”。对于“车”而言,客观上它是一个具有三维空间性的实体,在语言空间关系的表现上,可以将其实现为三维的“体”,表现其内部空间;也可以实现为二维的“面”,一维的“线”,甚至是零维的“点”,则“点”突出其外部空间。可以解释为:当我们理解“车前”为“内前”时,是将“车”视为三维的“体”;理解为“外前”时是将“车”视为零维的“点”。

²⁶ 初山、深田(2003)认为凡是在多个义项中充当“最基本的”语义的便是原型义。所谓“最基本的”是指具备“最为稳固的、认知程度高的、并在中性语境中最容易激活的”义项。

正因为“上、下”的空间辖域具有两极相对、外向可延伸的特点，二者合在一起就可以表示“相对的整体”的意思。汉语常用“上、下”的对举形式来表达对空间事物的完整性知觉，将事物知觉为整体。不过，将其称为“相对的整体”，是因为这是人的主观认知方式，并不真正涵盖客观事物的一切细节。例如：

- (27) 人饿着，眼睛也饿着，分到我头晕眼花，天上地下都像星星似的飘浮着一根根黄瓜时，组长才会征询大家：“怎么样？大家说！”（转引自储泽祥 1998:229）
- (28) 全村人天上地下、地下天上的找，也不见海娃的影子。（同上:237）
- (29) 老木匠抬起手，头上脚下地扑打着闺女身上的雪。（同上）
- (30) 娘睁大着昏花的但是明亮的眼睛，象是第一次看到杨军，在杨军周身上下打量又打量，从头上看到脚下，然后露着脱了牙齿的红牙板笑着说：“我招了上千女婿呀！（吴强《红日》）
- (31) 已是深夜十二点了，徐悲鸿先生出现在我面前。他那蓝布棉袍的上上下下都溅满了泥浆。（1995 年《报刊文摘》）

上述例句分别用“上、下”呼应的表达形式，指明范围，也即构成“到处”“全村”“全身”的整体轮廓的意象。其所框定的概念空间带有较强的主观性。这里用上下空间关系如“天上地下”、“头上脚下”等表达都是通过对场景中易感知、识别度高的要素：“处于垂直空间的高低两极的天与地、头和脚”的认知，即对“上/下”的感知来描述一个完整的场景概念，而并非是对各要素逐一做出细节描述。

这种用法还可以表达抽象事物的范围。例如：

- (32) 做饭的过程两人都不说话，各干各的，锅上锅下配合倒也默契。（转引自储泽祥 1998:244）
- (33)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台上台下都是戏，又都不是戏；生旦净末丑，无非他我你；唱做念打，大家仔细。（1994 年《人民日报》）
- (34) 奥运比赛的场上场下、前方后方，中华民族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1996 年《人民日报》）
- (35) 我要求离开派出所的时候手上完，脚下清！（转引自储泽祥 1997a/1998:228）

另外，在由点到线至面及体的方位辖域中，“上/下”表示的原始方位义的凸显度依次递减，由具体到抽象，由定向到泛向。可见，“上/下”的语义演变与其原始的核心语义要素有着必然的“亲缘性”联系，其语义的虚化路径是可预测、可推导的。（见图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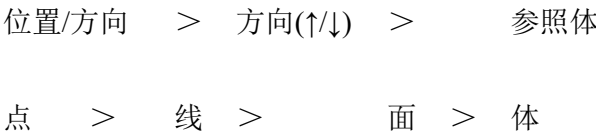


图 2-3 “上/下”表征的原始方位意义的强弱图

可以说,“上/下”表征的由点到线至面及体的原始方位范畴构成了一个由强到弱、由定向到泛向的、由具体到抽象推移的方位意义的概念化的连续统(continuum),并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着“上/下”的语义演化的路径和方向。

吕叔湘(1965)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上”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定向性”的,一个是“泛向性”的。我们认为,这是人们忽视高低位差的认知结果,也可以说是语义要素脱落的结果。其依据是:随着“上”所表示的“位置高”义的递减,附着义递增;方向上的垂直的距离意义递减,水平方向的接触义递增。从空间辖域图式上看,任意点无论是处于参照体表面还是悬于其上方,我们都可以用“上”来表征这一认知意象。即定向性的递减引发泛向性的递增,这意味着随着“点、线”的“高度”和“方向”的调整,“上”的方向性泛化,由垂直延展到水平。同时,“上”表征的方位空间是可视的(visibility),更为显著(salience),也更容易识别。这大大提高了“上”的使用频率,使得“上”成为空间概念表达的强势成分,同时,其使用频率高也就使得其虚化程度更高。这是合乎语法化理论所述及的“频率原则”的。

相反,客观地看,“下”蕴含的“点、线、面、体”的概念并没有也没必要像“上”那样做出认知上的调整。这是因为不论是否调整“点”和“线”的垂直距离,都不构成对“下”所表达的方位辖域——“在某一参照基准之下”这一“空间”认知意象的影响。从位置上看,任意一点无论是附着于参照体表面还是处于参照体表面以下,只要满足处于此参照基准之下的“低处”这一条件即可,因此,其垂直向下的方向性依然有所保留。加之“下”表征的方位概念具有隐蔽性,不易辨识,显著度相对较低,因而“下”的使用频率不如“上”,其语义虚化程度自然也就不如“上”。例如:

- (36) 一个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转引自廖秋忠 1992:166)
- (36a) 邻居们夜起,看见老徐屋里灯亮着,探头看,老徐女人还在灯下跪着。(李佩甫《人面桔》)
- (36b) 院里那家邻居的年轻女人正在房外的水龙头上洗鱼。(转引自储泽祥 1998:218)
- (36c) 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把上身脱得精赤光溜,蹲到院子当间儿的自来水龙头下,“哗哗”地让冰冷的水美美地冲击一下。(陆天明《大雪无痕》)
- (37) 天上飞着几只云雀。
- (37a) 在一些山上或楼顶上,有时会出现一个个银灰色的圆堡式建筑物,它们在阻光下闪着银光。这就是天文台。(CCL《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 (37b) 山下是平平的泥路和浅浅的池塘。(郁达夫《孤独是一朵莲花》)
- (37c) 在昏黄的路灯下,可以看见三轮上坐着一个人,遮头盖脑披着一条毯子,似乎是一个弱不禁风的病人。(1994年《报刊精选》)
- (38) 沈醉梦见自己走在一道高高的城墙上,眼前是渐渐升起的太阳,光辉灿烂,但两边是起起伏伏的土丘,阴暗逼仄,分不清是荒地还是坟墓。(芙蓉三变《非诚勿扰》)

- (38a) 她的目光逡巡着，忽然看见城墙上，张贴着一张巨幅布告。(罗广斌《红岩》)
- (38b) 祥子连头也没回，象有鬼跟着似的，几溜便到了团城，走得太慌，几乎碰在了城墙上。一手扶住了墙，他不由的要哭出来。(老舍《骆驼祥子》)
- (38c) 时间快到半夜，走到城墙下，城门关着，上哪里去呢?(梁斌《红旗谱》)
- (39) 几只燕子并排站在电线上。(转引自廖秋忠 1992:166)
- (39a) 树上，电线杆上燕影黑压压的，成群，成片地呼朋引伴，卖弄那清脆的喉咙。(1996年《人民日报》)
- (39b) 终于，他衰弱地靠在了一根电线杆上。(曹禺《日出》)
- (39c) 偶尔我在黄昏时出门，他恰好就站在电线杆下，双手插在口袋里，相当沉着也相当温柔平和的眼神朝我望着。
- (40) 把这三个气球拴在一起，松开手它们就会飞到天花板上，让末末躺在床上看色彩和形状。(1993年《作家文摘》)
- (40a) 客厅的墙壁粉刷得雪白，天花板上吊着电风扇。(1996年《人民日报》)
- (40b) 天花板上还有一条裂缝横贯而过。(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
- (40c) 吊扇在天花板下飞快地旋转。
- (41) 冬天的早晨，雪刚停，五元儿、六元儿站在窑前撒尿，光着屁股在雪地里跳，在雪地里嚷，在雪地上尿出一排排小洞。(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 (41a) 窗纸上有个窟窿，正看见一个又圆又远的月亮。(同上)
- (41b) 鲜血溅到墙上、天花板上、钢琴上、家人的相片上。(1997年《作家文摘》)
- (41c) 青年笑嘻嘻地看着怒目而视的克里斯，看他擦去嘴唇上、手掌上、膝头上的血。(严歌苓《扶桑》)
- (42) 滚烫的沙子，把他的手都烧焦了。浑身大汗淋漓，那汗上沾着沙子，弄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来。不一会儿，脚上的肌肉全麻木了，再也动弹不得了。(DY 安部公房《砂女》)
- (42a) 甚至于有的时候与同学们聚餐，“黄先生呢?”常在我的舌尖上；我总以为他是还活着。(老舍《大悲寺外》)
- (42b) 李铁卷支烟在灯上吸着，谁也不看，仰着脸向外屋门口走去。(DY 雪克《战斗的青春》)
- (43) 余校长在操场上团团转，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刘醒龙《凤凰琴》)
- (43a) 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糖蜜在路旁唰啦唰啦的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老舍《四世同堂》)
- (43b) 那个叫土匪抓来的小马，当时是把一个大锅扣在地上，趴在锅下没挨炸。(1994年《作家文摘》)
- (43c) 晚上来贴大字报的人，不会留心这辆三轮车，谁也不会去想毯子下是何等样的人。……这蒙着毯子的人，正是英名盖世、杰作惊天的“江南活武松”——盖叫天。(1994年《报刊精选》)

- (44a) 他研究的不是这个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材料，文献的材料或是地下挖出来的材料。(CCL 当代语料)
- (44b) 你身上真白，白极了，就像埋在地下的葱，拔出来的萝卜一样！（高建群《大顺店》）
- (45a) 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说，某应聘者在面试时发现地下有张废纸，他习惯地捡起来放在桌上。(CCL 当代语料)
- (45b) 周姜氏咚地拍响了条案，往地上吐出一口粘痰，变成了破口大骂。(DY 王蒙《活动变人形》)

上述例句反映了“上”“下”对静态空间范畴表达的点(较为典型的如例 36~36c)、线(较为典型的如例 39~39c)、面(较为典型的如例 40~40c)、体(较为典型的如例 43b、43c、44a、44b)的语义内涵或者说概念结构。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例(39a)~(39c)中的“上”所凸显的“电线杆上”等高处位置的概念是随着人们对参照体的空间特征的认知而不断调整的。另外，虽然例(40)~(40c)同样采用“天花板上”这一语言形式，但语义描述的方向随着认知主体的主观识解由定向逐渐趋于泛向化，甚至用于表达目标体与参照体表面的临界现象，如例(41a)。“上”的这种指向上的泛化(Generalization)特点²⁷，比起例(41)的“雪地上”，例(41a)、(41b)、(41c)、(42)、中的“窗纸上、墙上、相片上、嘴唇上、汗上、脚上”，特别是(42a)(42b)中的“舌尖上、灯上”，体现得尤为鲜明。

可见，随着对位置高度的忽略，“上”表达的方向由“定向性”的，转变为“泛向性”的，其方向性泛化，“接触”义得以前景化，意义由实变虚。加之“上”所表征的空间辖域是开放的可视的，其结果便是形成“上”突显“平面”的语义特征。因此，在描述二维的平面接触关系时，人们通常会优先选择“NP 上”。

反过来，上述例句中的“下”所描述的位置及方向却依然清晰可辨，“下”仍然明确指示位于某一参照体的低处、下方，其语义没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如例(37b)、(37c)、(38c)、(39c)、(43a)、(43c)。人类生活在地球表面，更容易将地表认知为 LM。如(44a)、(44b)描述的是事物(“文献材料、葱”等)处于“地表面下”这一景象。这也说明人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是人的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跟一般的认知能力是密不可分的。例(43b)、(43c)、(45a)、(45b)中的“下”基本都可以换成“里”，所表达的真值义并未改变。可见，“下”所表述的物理空间中的两事物之间的关系可被识解为“容纳关系”。而例(45a)、(45b)中的“下”可以替换为“上”，却依然表达同一事象，即如以人的视点为参照，可以说成“地下”；如以地表为参照，可以说成“地上”。表面上看，这里的“上”“下”的语义对立似已消失，其实体现的是参照体及说话人的语言视点的变化。

综上所述，随着纵深的位差的对立的消失及其方向性的泛化，“上”的语义不断扩展。而“下”的语义则未能扩展至“上”的程度。于是，二者的语义内涵便有所分化。见下表(表 2-1)。

²⁷ 泛化是一个实词的语义成素部分消失,从而造成自身适用的范围扩大(沈家煊 1999:42)。

表2-1 “上、下”的语义特征对比

类 型	下	上
位 置	重视纵向位差	忽略纵向位差
方 向	定向性	泛向性
角 度	垂直	水平
可视性	隐蔽	开放
维 度	三维空间	二维平面
意 义	实	虚

可以说,“上、下”所表征的概念结构直接对应其语义结构,并影响、制约着“上、下”的语义和功能的发展,而其原始语义始终在其中留有痕迹,这充分体现了语言成分语法化的“语义保留”规律。人们对“上”所突显的目标物和参照体之间的承载和接触的平面化关系和“下”所表达的立体空间中的两事物间的离析关系的认知逐渐形成,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地得以固化和强化,人们将这种认知体验概念化,并运用于对抽象事物的空间关系的表达上。

2.4 “NP 上/下”的认知策略及其句法表现

表达空间方位是“上/下”第一要义。既然“上/下”性质相同,属于同一语法范畴,都表达物体的空间位置关系,那么,从理论上说,在表征空间范畴时,“NP 上”和“NP 下”结构应呈现反向对称关系。而实际上,二者在使用上会有一些选择限制,往往呈现出语义不对称现象。请先看例句:

- (46) 东墙上懒懒的爬着几蔓牵牛花,冷落的开着几朵浅蓝的花。院中一个妇人,蓬着头发蹲在东墙下,嘴里哼哼唧唧的唱着曲儿,奶着一个瘦小孩。(老舍《老张的哲学》)
- (47) 这位战士将儿童紧紧地护在身下,而他身上则压了许多煤块。(1994年《人民日报》)
- (48) 玻璃下是一盏小灯,映出写在玻璃上的座排号,清晰可见,一目了然。(1993年《人民日报》)
- (49) 老鼠横行当然是讨厌的事,夜里常在天花板上奔跑,弄出声音。(林清玄《林清玄散文》)
- (50) 不知是什么让她藏起那少年。也不知什么告诉了她:这同一项天花板下不能同时存在那少年和这汉子。(严歌苓《扶桑》)

从形式上看,上述各句中的“NP 上”和“NP 下”是相对称的。可是,通过对比分析不难发现,“东墙上”描述的是“牵牛花贴服在墙面上”的景象,而不是指与“东墙下”相对的上方高处位置;同样,“身上”“玻璃上”“天花板上”可被视为平面,表“接触”事象;而“身下”“玻璃下”“天花板下”所勾勒的却是立体空间,用以表“容纳”事象。

也就是说，上述“NP 上”和“NP 下”的语义并不是真正对称的。这意味着“上/下”的语义特征有所分化，说明人们对“上”“下”的读解方式有所不同，而归根结底这与人的认知模式的不同有关。

2.4.1 “NP 上”与“NP 下”：路径图式与容器图式

前文述及，在“上”“下”的原型图式中，TR 与 LM 之间的位差规定了 TR 与 LM 应为非接触关系，“上/下”表征空间位置的高低(上部空间与下部空间)的对立关系。同时，在纵向空间中的位差越明显，“上”与“下”语义对立也就越鲜明。而当二者间位差 H 为零(因讨论不涉及 TR 与 LM 的动态关系，可视为路径(path)为零)时，以“上”“下”的原型图式为基础，TR 与 LM 之间的静态空间关系便可整合并图解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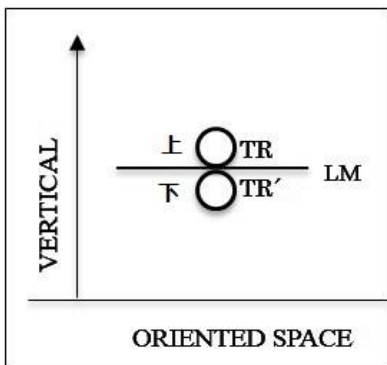


图 2-4 “上”与“下”静态空间关系图示 (P=0)

那么，此时，“NP 上”和“NP 下”结构是否也会呈现出鲜明的对称性呢？

我们先来看几组例句。

- (51) 他们身下铺一张瓦楞纸，身上盖着薄床单，……(新华社 2001 年 1 月份新闻报道)
- (52) 步入校园，记者随意走进一间教室，只见地上整齐地铺着一床床草席，草席下是蒲垫，席子上都是崭新的被子。(新华社 2003 年 7 月份新闻报道)
- (53) 面前摆着一本翻开的书，但他并没有读。眼镜放在书上。(CCL《法医宿舍的枪声》)
- (54) 书下压着一面小圆镜，背面一幅淑女照笑容可掬。(1994 年《报刊精选》)
- (55) 傅春英倒在地毯上，血流了一地，头上蒙着条毛巾被。(1994 年《报刊精选》)
- (56) “你们查过地毯下的地板吗？”(CCL《失窃的信》)

表面上看，上述例句中“NP 上”描述的都是目标物与参照体的上表面相接触的景象，“NP 下”都反映目标物与参照体的下表面相接触的景象。二者在形式和意义上均相对称，

呈现出清晰的反向对立的语义关系。实际上，二者所蕴含的语义内涵并非是截然相反、非此即彼的。

请看下面的例句：

- (57) 他站在火炉前，伸出冻得冰冷的手指在火上反复地烤着。(1995年《作文摘》)
- (58) 杯里的残茶向一边倾过来，绿色的茶叶粘在玻璃上，横斜有致，迎着光，看上去像一棵翠生生的芭蕉。(张爱玲《倾城之恋》)
- (59) 写字台上的照片粘在玻璃上怎么拿下来啊？(出处漏录)
- (60) 他在鞋底上磕磕烟锅儿，蓝布鞋帮上用白线密密地纳了云彩似的图案。
- (61) 她变成了水鸭子，头发上的水，流到脸上，衣服上的水，流到地上。(转引自储泽祥 1998:203)
- (62) 鞋上，肩膀上，裤子上都蒙了厚厚一层灰，仿佛他在街上已经站了好几天，……。(老舍《四世同堂》)
- (63) 普通在雨天的电车里，几乎全是裹着雨衣的先生们，夫人们或小姐们，在这样一间狭窄的车厢里，滚来滚去的人身上全是水，……。 (施蛰存《梅雨之夕》)
- (64) 报纸上用墨汁涂得黑黑的。(老舍《四世同堂》)
- (65) 包装袋上没有标明生产日期。

例(57)刻画的以“火”作为参照“手”在高处的意象依旧清晰；例(58)和例(59)中的“玻璃上、写字台上”仍然客观地反映“茶叶”与“玻璃”、“照片”与“写字台面板”间的“接触”关系，具有方向性；而例(59)的“玻璃上”反映的却是“照片黏在玻璃板的下表面”的情景，例(60)~(65)中的“上”的方向含义消失，NP的承载义逐渐增强，“NP上”的“上”蕴含着作为“载体”的“鞋、身体、报纸、包装袋”的任意表面的意思。这说明在“上”的认知模式中，“向上”这一方向性义素弱化，“接触”义更容易被突显，NP的“载体”功能被强化。因此，“NP上”不仅可以表达“与作为载体的NP的上表面接触”，还可以推及“与NP的任一表面的接触”的景象的描述。同时，这一景象明显是“外显的，可视的”。“上”的语义变得更加开放和宽泛。这种语义特征是以其原型义为基础形成的，是“上”的方向性泛化带来的结果。

“NP上”对空间位置的表征，可用路径图式²⁸(Source-path-goal)加以诠释，勾勒的是“附着于...表面”这样的静态的存在。此时，“NP上”所描述的事物间的关系可被理解为“接触”。

²⁸ 空间领域可分静态和动态，对场景的观察和表述的不同的视点(viewpoints)形成不同的扫描(scanning)方式。扫描的对象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扫描方式分两种：顺次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和统括扫描(summary scanning)，两种扫描从空间和时间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变量的特性，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静态表述空间关系，是事物的恒定性状；动态表述时间关系，是事物的变化性状。如果不考虑时间参数的变化的话，无疑，两种扫描方式在概念内涵上所反映的情景是相同的——都属于静态空间范畴，都反映两事物间的相对的空间位置关系。上述研究可参考沈家煊(1985、2006)刘宁生(1994)蓝纯(1999)。因此，动态图式是绝对的，静态图式是相对的。静止的位置关系可视为移动的途径的一个特例，动态移动则可看作是位置关系的延伸。这也是本研究将常用来分析空间位移结构的路径图式用来分析静态的位置关系的理由和依据。

(66a) 当她吹完以后，揩去挂在睫毛上的泪珠，望着屋檐上挂着的冰凌条儿出神。
(姚雪垠《李自成》)

(66b) 大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所有的屋檐下都挂着耀眼的冰凌，但是马戏团的帐篷里却既温暖又舒适。(CCL《读者》)

(66b)中的“屋檐下挂着冰凌”说的就是“冰凌挂在屋檐的下面”，“下”的语义较为实在；而(66a)中的“屋檐上挂着的冰凌条儿”说的是“附着在屋檐上的冰凌条儿”，表述的并不是“冰凌在屋檐的上方”这样的位置关系。这里的“NP 上”和“NP 下”是从不同的角度表述同一空间景象，也很好地说明了“上”“下”处于语法化的不同阶段。

下面，我们再通过与“上”对比，来看看“下”的情况。

(67) 归途，那一对走投无路的夫妻已经双双吊死在路旁的歪脖树上，五岁的小女孩跪在父母的尸身下哀戚啼哭。(刘绍棠《狼烟》)

(68) 在那些敞开的窗户下，晾满了床单和衣服。几根电线从那里经过，有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来到，栖落在电线上，电线开始轻微地上下摆动。(余华《命中注定》)

(69) 花母鸡把小黑鸡紧紧地搂在翅膀下，咯咯咯地唱起了快乐的歌儿。(转引自储泽祥 1998:210)

(70) 他正藏在一片牵牛花的叶子下，一动不动。(转引自储泽祥 1998:212)

(71) 他呆楞了一会，正要爬起身来，腿上给什么东西猛烈地戳了一下，同时听到凶恶的叫骂声：“你祖宗受了伤，你还要来踩！你怕我不死！让你也尝尝滋味！”参谋穿过蛇形的交通沟，跌跌撞撞地走了一段高低不平的小路，忽然摔倒在一堆软塌塌的障碍物上。……参谋痛叫一声以后，定睛一看，七、八个伤兵，躺在他的脚下，他正伏在一个死尸般的重伤兵的身上。(吴强《红日》)

(72) 桥上走火车，桥下过汽车。(转引自吕叔湘 1979:40)

(73) 值班护士的手电筒往我帐子里晃了晃，看见薄被下的我侧身躺着，肩是肩，腰是腰，枕头上蓬黑发。(严歌苓《寄居者》)

(74) 玻璃下是一盏小灯，映出写在玻璃上的座排号，清晰可见，一目了然。(1993年8月份《人民日报》)

(75) 楼板底下铺了板子放了被褥，可以睡觉。陈老大白天坐在楼板上，夜里就呆在楼板下。(转引自储泽祥 1998:216)

(76) 他躺在一张古老的大床上，听老鼠在床下啮啃着他的耐心，而日子则连门都不进，就从窗外一个一个走掉了。(转引自储泽祥 1998:217)

(77) 我大哥二哥住楼下，我爹妈住楼上。(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78) 黄包车跑出去老远，母亲还站在伍老板铺子的阳棚下。(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

(79) 他便抖落了伞上的雪，收了伞。(巴金《家》)

- (80) 观众的笑脸在北京的夏日骄阳下，在阳伞下、在遮阳的帽子下绽放。(新华社 2001 年 7 月份新闻报道)

在上述例句中，“NP 上”描述的都是物理空间中两事物间的“接触、承载”这样的空间存在关系。与此不同，例(67)、(68)描述的“小女孩”“衣物”与“尸身”“窗户”之间的垂直空间中的物理性的高低位差还是很明确的；即便是差比变小，例(69)、(70)、(71)中“翅膀下”“叶子下”“脚下”所反映的两事物间的方向性依旧清晰；再看例(72)~(76)，句中的“桥、薄被”“玻璃”“楼板”“床”是自身具有平面特征的事物，在“NP 上”中被认知为二维的平面载体，而在“NP 下”的识解中却都被处理为具有三维特征的立体空间，两事物间的“离析”关系得到凸显。尤其是在当参照体是具有一定的空间义的事物时，“NP 下”很容易被看作由其边界投射形成的物理空间，或者说，事物的边界使其覆盖的域内空间的意象更加鲜明，如例(77)、(78)、(80)中的“楼”“凉棚”“伞”“帽子”等。换句话说，“NP 下”描述的是“空间容纳”的意象，即目标物处于以参照体为界形成的立体空间内，这与认知语言学给出的容器图式是相一致的。此时，“NP 下”往往可与“N 里”互换。例如：

- (81) 那个叫土匪抓来的小马，当时是把一个大锅扣在地上，趴在锅下没挨炸。
(82) 在为客人盛面条的时候，给一块来家的上善面碗下卧了两颗荷包蛋，给夏天义卧了一颗。(贾平凹《秦腔》)

例句中的“锅、碗”可被视为典型的容器²⁹。例句(81)中的“锅下”指的是倒置在地面上的“锅”构成的具有容纳功能的空间，“人”处于“锅”所形成的有界的空间内部，较为隐蔽。就是说，我们对这一“倒扣着，并与地面接触形成的隐蔽的边界清晰的封闭空间”，可用“锅下”表述，也可用“锅里”，二者所表述的事象是一致的。例(82)中人的视觉被“面”遮蔽，使得处于“以碗形成的内部空间的低处-碗底”的“荷包蛋”所处位置更具隐蔽性，“碗下”表达的意象和“碗里”基本相同，但不难看出，“下”依然保持了清晰的方向指向。

显然，与“NP 上”的路径图式不同，“NP 下”所描述的概念结构可以用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进行诠释。

认知结构的形成与人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感知能力及感知方式密不可分，“NP 上”与“NP 下”各自形成的不同的意象图式是有其生理和经验基础的。

一方面，由于人体自身的特点和地球万有引力的影响，人体与外部世界首先形成一种空间关系。在地球万有引力的作用下，人体处于地球表面为其常态。地表作为“载体”，空间物质与之接触的情景随处可见，“NP 上”表达的“与平面载体接触的拓扑性(Topology)”认知模式在反复发生的体验中得以固化。因此，以地球为载体，空间物质与地表面之间形成的开放的接触关系，在人的认知中已经成为一个默认值(default)，通常用“地上(轻声)”

²⁹ 这里所说的范畴及典型成员和边缘成员是认知心理学概念。范畴内部的各个成员依据它们具有这个范畴所有特性的多寡，具有不同的典型性(prototypicality)。原型是范畴内最典型的成员，其他成员有的典型性显著，有的具有非典型性，处于范畴的边缘位置。

来表达。同时,“上”的方向性泛化,以及“NP 上”所表征的方位空间的可视性,不仅大大提高了“上”的使用频率和适用范围,也使得“上”的用法更为灵活、自由。

另一方面,实体事物的存在必然占据客观空间。对处于常规参照的地表以下的事物,无论从其位置,还是地表对人的视线所起的遮蔽作用以及地层的空间容纳性的角度来说,受制于人的感知系统的局限,“地下(重读)”在人的认知中所形成的意象更倾向于三维的立体空间。例如:

- (83) 多数果实都结在枝头上,但可可、番木瓜和木波罗的果实却结在树干上;梧桐、西藏青莢叶的果实还生在叶子上;花生的果实则长在地下。(CCL《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 (84) 这样高大的树木,地下的根也扎得又深又广,便于吸收足够的水分和防止大风把树刮倒。(同上)
- (85) 他先是站在马路边看了一会,随后又来到刚深施过的地里,用手刨了刨掩在地下的化肥,自言自语地说:把肥埋这么深,能行吗?(1994年《报刊精选》)

不难看出,上面几个例句中的“地下”的概念结构无疑受到“下”清晰的方向指示的限制,更注重刻画垂直空间中的“低、深”意象,所呈现的意象是一个具有长、宽、高三个维度的立体空间。

此外,基于有关“地下”的百科知识及“在地下从事相关活动”的反复体验,如对“地下宫殿、地下商场(商店街)、地下车库(停车场)、地下通道(铁道、隧道)、地下河、地下资源”等的认知等,在人的大脑也即抽象的认知域(domain of cognition)中会形成一个立体的容纳(containment)空间,容器隐喻也就自然形成并固定下来。“NP 下”倾向于表达三维的立体空间内两事物的具体位置,方向指示清晰,语义较为实在。

Langacker(1987:371)指出,原型是范畴中的典型事例,图式是一种抽象的产物。范畴化(grammatical construction)既有基于原型(prototype)的,也有基于图式(schema)的。通过上述考察可知,“NP 上”的路径图式³⁰ (Source-path-goal)与“NP 下”的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正是以其原型为基础构建的对空间位置的概念表征。语言意义的产生与理解基于图式,而图式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语言的理解与使用。

随着“上”的方向性的泛化,其语义不断扩张,“上”与“下”的本质上的语义对立有时似已消失。由于人们对“上”与“下”意象的辨识和心理操作方式不同,二者的语义内涵也有所分化,其结果就体现为在“上、下”的使用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这最终就体现在语法化进程中,“上”与“下”有着不同的演化轨迹,方位结构“NP 上”和“NP

³⁰ 空间领域可分静态和动态,对场景的观察和表述的不同的视点(viewpoints)形成不同的扫描(scanning)方式。扫描的对象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扫描方式分两种:顺次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和统括扫描(summary scanning),两种扫描从空间和时间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变量的特性,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静态表述空间关系,是事物的恒定性状;动态表述时间关系,是事物的变化性状。如果不考虑时间参数的变化的话,无疑,两种扫描方式在概念内涵上所反映的情景是相同的——都属于静态空间范畴,都反映两事物间的相对的空间位置关系。上述研究可参考沈家煊(1985、2006)、刘宁生(1994)、蓝纯(1999)。因此,动态图式是绝对的,静态图式是相对的。静止的位置关系可视为移动的途径的一个特例,动态移动则可看作是位置关系的延伸。这也是本研究将常用来分析空间位移结构的路径图式用来分析静态的位置关系的理由和依据。

下”各自依循着不同的认知模式来表述空间中两个事物之间的位置关系。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与“NP里”的对比，分别考察“NP上”和“NP下”结构的典型的认知模式及其句法表现。

2.4.2 “NP上”“NP下”与“NP里”的语义关联关系

前面的考察说明主观视点决定认知方式，并影响语言形式的选择。鉴于不同的感知体验，方位词结构“NP上”与“NP下”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意象图式，前者为路径图式，后者可被理解为容器图式。人总是按照理想的认知模式选择方位词，那么，人到底是如何切换空间关系的维度认知的呢？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容器图式。

容器图式(container schema)是意象图式的一种，也是最重要最常见的图式之一。容器图式的来源是与“容器”相关的经验，如吃东西、倒水、装东西、进入房间等等。“容器图式基本构成要素是：里(interior)、外(exterior)、边界(boundary)”(赵艳芳 2000:68)，对容器图式的感知体验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将图形(figure)和背景(ground)区别开来的感知分析(perceptual analysis)，即物体具有边界、有与外部相区分的感知分析；二是对物体进出容器所进行的感知分析(Raymond W. Gibbs, Jr. and Herbert L. Colston 1995:284)”。因此，容器图式又称作里外图式(In-Out Schema)。

容器图式所表征的静态空间中的两事物的位置关系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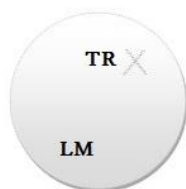


图 2-5 容器图式(此图参考 Johnson(1987:23)的容器图式作成)

当我们用容器图式进行概念思维时，与之对应的汉语表达通常会呈现出某些共性：

A: NP1+在 NP2+里/中/外；B: (把) NP1+V 进/出/+NP2。

在汉语表达中，“里”(里边、里面、里头)指的是：[方位]在一定界线以内³¹”，其语义内涵与容器图式所反映的认知意象相一致，方位结构“NP里”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按容器图式形成的语言结构。

³¹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p.359。

当然,“只有当行动、知觉、概念具有固定的模式时,经验才会有意义”(Gibbs and Colston 1995,邵军航、杨波译 2012:288)。语言的形式和意义通过概念结构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一种映射关系。没有离开客观现实而存在的感知,概念结构的构建首先涉及到人对事物属性以及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汉语的方位结构对空间概念的表达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既能反映出事物本身具有的维度属性,又能体现其空间性的功能特征。而语义结构也就是概念结构,在对某一事物进行描述时,选择不同的认知模式,被激活的相关的概念也就不同,这造成了意义与形式之间搭配的多样性。

2.4.2.1 “NP 上”与“NP 里”的“认知突显”

我们知道,汉语在表达空间区域范畴时,像日本、北京等地域专名,不能加“上”或“里”等方位词。这是因为国家名或地名通常表达的是难以通过视觉来整体把握的概念,也即这类地点域³²在人的认知中无法将之“载体”化,这与“上”突显参照体的二维空间特征,同时指示目标物与之接触的“面”空间及“里”凸显参照体的内部空间容纳性的三维“体”的空间特征,在方位域内涵上是相悖的,因而这种地点域与方位域的维度不相容,反映在句法形式上便是此类成分与“上”“里”等无法相组配。

“教室、操场”之类本身就标示处所,后面的方位成分往往是可加可不加的。这类非专名光杆处所名词可能有指(referential),也可能无指(non-referential),但一旦加上方位成分,就必定是有指的(方经民 2004a:2)。在具体语境中,“教室³³、食堂、图书馆”等与“里”搭配并得以凝固化,正是由于房屋等建筑物具有较为明确的内部与外部界限,属于空间范畴的典型成员,人的认知容易聚焦于建筑物的三维空间内部的容纳性上。“人们利用这些建筑物的空间的目的主要是进入其内部进行活动(张恒悦 2015:22)”,作为容器意象的典型的语言形式,其默认值为“里”而不是“上”。有关目标物与具体的平面接触的承载关系不再是表达的重点,反映这样的承载关系的认知意象不复存在,“上”也因此无法与“学校”“食堂”等搭配共现。相反,“操场”等本身具有开放的平面载体特征,与“上”的语义极为契合,因此“操场上”这一说法更符合人的认知常识。例如:

- (86a) 天色暗了,学生骑着车去教室上夜自习,操场上已没有人打球了。(卫慧《上海宝贝》)
- (86b) 人们三三五五,都往小学校的操场走。小学校的操场里,太阳光照得黄闪闪的,可院的牛马欢蹦乱跳,嘶鸣,吼叫,闹成一片。(周立波《暴风骤雨》)
- (87a) 我在山上被困了整整十天,第十一天,雨才开了,见到蓝天,我赶紧下山。(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 (87b) 一次我们从山里干活回来,车坏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同上)
- (88) 地上积着薄薄的雪,路很滑,郑涨钱抱着女儿小心翼翼地在街上走着。下雪

³² 处所名词不加方位成分定域一个地点域,加方位成分定域一个方位域。关于零维地点域和多维方位域的对立关系方经民 2004 a 有详细的论述。

³³ 在语料检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例“教室上”的说法:“在教室上他曾说过,有人给他每月八百元,就是提夜壶也是美差。(老舍《大悲寺外》)”。这里的“教室上”可理解为“课上”。

天，街上的行人不多。下午一点刚过，店铺都纷纷打烊了。郑涨钱抱着女儿在余姚街里来回走了两趟，还是决定不了该把女儿往哪里送。放在店门口，路人能看到，但如果一时没人抱走怎么办？露天里，风又那么大，女儿会冻坏的。(1996年《作家文摘》)

上述例句中“操场上、山上、街上”中的“上”可以替换成“里”，句子仍然合法，但两种表达在人的大脑中形成的意象却是完全不同的。“操场、山、大街”等在“操场上、山上、街上”的认知中是被作为“平面载体”来看待的，而在“操场里、山里、街里”中则被认知为“体”空间，表达的是“人”处在其内部空间的“容纳”景象。例句(88)中的作为“露天”作为容纳“郑涨钱”及其“女儿”的空间，无法被解读为“载体”，因此也就无法与“上”组配。

如前所述，在汉语表达中，非处所名词（多为具有空间性的事物名词）如要处所化，通常要加方位成分。而加“上”还是加“里”，则主要是人对其空间维度的认知差异所致，也就是说，“NP上”与“NP里”凸显的空间维度是有所不同的。如要凸显其平面载体特征，要用“上”；如要凸显其内部容纳特征，则常用“里”。请看例句：

- (89a) 一项镶满钻石的纯金皇冠被锁在箱子里，你很想要拥有它。箱子上有六个把手，但只有一个可以打开箱子，只要拉对了，皇冠就属于你；如果拉错了，警报器就会大响。(CCL网络语料)
- (89b) 简少芬委婉地谢绝了顾雅仙的建议，她从一只黑丝绒钱包里拈出钱，轻轻放在柜台上。(苏童《另一种妇女生活》)
- (90a) 窦洛殿脱身出来，赶紧想法把刘远被捕的事报告了许凤。他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团团转。(雪克《战斗的青春》)
- (90b) 余校长在操场上团团转，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刘醒龙《凤凰琴》)
- (91a) 大殿里的人都奔向洞门，蜂拥而出，很快消失在从门外射入的红光中。(刘慈欣《三体》)
- (91b) 大殿上的铜钵里有花，开得真好，冉冉的，像是从钵里升起一蓬雾。(汪曾祺《复仇》)
- (92a) 任惠民在展览馆二楼的墙角里，两颗晶莹的泪珠从眼里滚落下来。(CCL《读者》)
- (92b) 老人象一条野狗，被人们堵在墙角上，乱棍齐下。(老舍《四世同堂》)
- (93a) 他把菜盛进盘子里，端上桌子。(于晴《红苹果之恋》)
- (93b) 我们都在自己的盘子上放满面包和咸肉，在面包上浇上肉汁，在咖啡杯里放了糖。(CCL《读者》)

我们知道，按照认知语言学理论，一个范畴的成员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依据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维度属性的不同，我们也可将空间范畴成员做出典型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上述例句中的“箱子、钱包、锅、大殿、铜钵、咖啡杯”等有着突出的立体空间特征，空间边界比较容易确定，有形物体(physical object)内部的三维空间的物理属性也相对

明确,可以被视为相对具体、完整的典型容器。“墙角”只是一个大致的空间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可被视为容器范畴的边缘性成员。而“盘子”既可被看作容器,也可被看作一个平面载体。

这样的特点反映在语言表达形式上,“箱子、钱包、大殿、墙角、盘子”等事物名词后可加“里”或“上”,分别构成“NP 里”和“NP 上”结构。不过,“NP 上”与“NP 里”凸显的空间维度属性不同,“上”与“里”强调的认知空间的功能属性也不一样。例(89a)~(93a)中,“NP 里”侧重强调“箱子、钱包、大殿、墙角、盘子”等的内部“体”空间的“容纳”功能。“箱子、钱包、大殿、墙角、眼睛、咖啡杯、盘子”是容器实体(container object)、“皇冠、人、菜、糖”是容器物质(container substance),二者之间存在“容器”和“内容物”的“容纳”关系。而“NP 上”侧重强调“箱子、柜台、墙角、盘子”作为“载体”的“承载”功能。由于“上”的方向性泛化,“接触”义得以前景化。“箱子、柜台、墙角、盘子”等事物的平面特征获得关注,“上”用来突显“把手、钱、人”与“箱子、柜台、墙角、盘子”之间的接触关系。这与其外显、易辨识的、“+平面载体”的“NP 上”的认知意象极为契合。值得提及的是,典型的“载体”意象正是一个平面。“面包上”所表达的“平面载体”意象是十分鲜明的。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界标³⁴的维度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会有一定的主观性,取决于观察者的观察角度,因而同一界标会因人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过程的不同而呈现维度表达式的不同(齐振海、闫嵘 2015)。“上/下”表达“点、线”空间还是“面、体”空间,就是就心理认知层面而言的,不是指客观的物理空间(齐沪扬 1999:9-10)。

储泽祥(1998:380)指出:汉语中“表示动物的名词一般不能与‘上、下’结合,而能与‘上’结合的也只有少数几个,如‘马上、骆驼上’等”。不过,该文并未就此现象做出解释。我们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人们是将这些动物视为交通运输的工具,可将其作为“载体”看待,其与人或事物间的承载和接触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是受到“上”的二维平面认知模式的影响的结果,也是“马上、骆驼上”能够合理使用并得以固化的认知基础。同样,现代汉语中“车上、船上、飞机上”之类的说法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主要用途是运输,人的认知很容易聚焦于其“载体”特性上,在认知中可将其整体“平面化”,进而描述其“承载”功能,其内部空间的三维特征被忽略。相反,如果着眼于客观事物的三维空间特性上,其容器模式的认知意象则更具优势。汉语中“车里、船里、飞机里”等说法,就是将“车、船、飞机”等视为容器,强调的是其内部功能空间。

意义本质上等于概念或心智经验,意象则是人“对事物的感知在大脑中形成的表征(Langacker 1987:131)”,也是形成一个概念或概念结构的具体方式。说话者描写某一场景时所依赖的方式例证了其心智经验中存在的意象,体现了认知主体的“主观性”,即人类具备以不同的认知模式去理解和把握某个感知到的场景和事物的能力。对于同一场景进行描述时,根据自身表达的需要,人们往往通过选择性地提取实体不同的属性,调整这些属性的显著性(salience),从不同的视点(perspective)去观察,以及做不同程度的抽象化

³⁴ 本文中表述为参照体,即 LM。

(abstraction)或具体化(concretion), 等等, 最终形成不同的意象。那么, 对事物的空间维度的识解不同, 人所形成的概念结构也就会有所不同。在主观认知的参与下, “NP 上”强调可视的、“与具有平面特征的载体接触”的认知意象的表征。这一认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NP 上”结构表征目标物游离于参照物表面以外的空间位置。例如:

- (94a) 轻风一来, 满室都浮动着一股温馨的暗香, 鲜红的花瓣飘落在发黄的书页上。
(1996 年《人民日报》)
- (94b) 她那忧郁的、满是皱纹的脸, 让我想起我早年间夹在书页里的那些已经枯萎了的花。(张洁《爱是无法忘记的》)
- (95a) 石静转过脸来, 我已经席地而卧, 在两张铺开的报纸上。(王朔《永失我爱》)
- (95b) 蓝苹却失眠了, 她又想到了黄敬, 不知他看了报纸上的消息会作何感想。
(1993 年《作家文摘》)
- (96a) 我闪开她, 念了扉页上的字: “‘赠给胡亦’, 胡亦?”(王朔《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 (96b) 他们的命运, 是“知青运动”这部大书中扉页上的内容。(1994 年《报刊精选》)
- (97a) 她开着录音机, 录音带上有人说话。(王朔《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 (97b) 录音带里又是一段空白。(安顿《绝对隐私》)

例(94a)的“书页上”刻画的是“花”与“纸张”间的“接触”的承载关系; 例(94b)的“书页里”则勾勒的是“花在密闭的容器内部”的容纳意象; 例(95a)、(96a)分别描述的是“人躺在报纸的表面”及“字在纸上”的情景。其中“人”和“字”为“承载物”, “纸张”是“承载体”, 二者间为接触、承载关系; 而例(95b)、(96b)中的“消息”“内容”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 将“纸张”认知、处理为“信息载体”, 则是通过视觉捕捉到的“纸张”本身的物理属性(具有显著的平面特征)为基础的。例(97a)、(97b)的表达更加抽象, “上”与“里”的语义存在明显差异。将“无形的声音”与“录音带”看作“信息与载体”的关系, 正是基于“磁带”本身的物理属性: 具有显著的平面特征; 相反, 如果将例(97b)中的“录音带”作为一个“释放或存储音声信息的空间容器”来看待的话, “声音信息”则可被视为由此“容器”内部传出的“内容物”, 那么, 二者间的语义关系便将被视为容纳关系, 这是与典型的容器图式相吻合的认知意象。因此, 即便将句中“上”换做“里”, 句子的合法性不仅不会受到影响, 而且也不会影响我们对句意的理解。在现代汉语中类似的表达很多, 再如:

- (98) 他在字典上看到“旦”字后, 在旁边写道: “多么精彩的形象符号——诗之魂。”(CCL《读书》)
- (99) 这两天俺都在琢磨着, 信上说他们是来营商的, 实际上来的几天, 没有营商的意思。(李文澄《努尔哈赤》)
- (100) 箱子里一半是空的, 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冯骥才《空信箱》)
- (101) 相片上的奶娘是老得多了, 那一双老眼却还是笑成两道缝。(冰心《我的奶娘》)

- (102) 等回到家了，门窗大开，烧水沏茶，一边端了白铜水烟袋吸着一边看挂在中堂上的字画，看得字画上的人都能下来。(贾平凹《秦腔》)
- (103) “妈，不用护着中国人，他们要是不讨人嫌为什么电影上，戏里，小说上的中国人老是些杀人放火抢女人的呢？”(老舍《二马》)
- (104) 我们在电视上、报纸上、画报上看到了国宾护卫队员是威武的，健壮的。(1994年《报刊精选》)
- (105) 网上的消息有时是道听途说，不足信。(CCL网络语料)

例(98)~(102)的“字典、存折、信”“相片、画”都是具有显著的“外显、可视”“平面”这样的物理特征的事物。其后加“上”构成“NP上”都是基于“纸张与文字”“荧屏与画面”等可视物间的承载和接触关系的认知，实现对抽象的“内容与载体”的认知意象的表达。同样，例(103)~(104)也无一不是将具有“平面特征”的事物(如电视屏幕、荧幕等)“载体”化来加以识解的。最为明显的是例(105)的“网上”，显然受到“NP上”使用条件的制约，在认知操作上仍需要通过电脑屏幕等具有平面特征的具体事物的存在为前提。

尽管“上”与“里”常可以互换，用来描述同一事象，但并不代表二者的语义内涵是一致的。基于不同的具体空间义建构起来的概念结构不断固化，并被投射到更为抽象的空间义的表达上。例如：

- (106) 春枝接过信，放在手上掂了掂，沉甸甸的，她咯咯地笑了，……(刘绍棠《运河的桨声》)
- (106a) 唾沫吐在老徐的脸上，老徐也不擦，他不会擦。于是有一层层的唾沫擦在脸上……(李佩甫《人面桔》)
- (106b) 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杨绛《老王》)
- (106c) 她满心快活的样子，正说明她不唯没把中午挨了一顿训放在心上，而且刚刚吃了一顿称心如意的午饭。(王小波《似水柔情》)
- (107) 手里紧紧地攥着一枚硬币。(转引自童盛强 2006:91)
- (107a) 他的脸从昏暗处突然浮现出来，苍白得吓人，几乎能看到脸里的青筋，脸非常瘦削，鼻子也尖得不正常，……(梁鸿《中国在梁庄》)
- (107b) 大家跑进屋子一看，毛文龙父子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嘴里、鼻孔里、眼睛里、耳朵里，都在往外流血……(李文澄《努尔哈赤》)
- (108) 奶奶亲眼见到三发子弹打在庄长后脑勺上的情景。(DY 莫言《红高粱》)
- (109) 那时的她是坚强的，眼泪流在心里但却不满在脸上。(1994年《报刊精选》)
- (109a) 有一日，老徐的女人端着半碗剩饭给老徐，嘴里还噙着一瓣桔子，一推门闻到一股子臭气，便呸一口把嚼了一半的桔子吐到了老徐脸上，连核儿带梗儿粘糊糊的一片……。 (李佩甫《人面桔》)
- (109b) 那根须已扎进血管里，缠在了脑骨上，光带血肉取怕是不行了……不过，如果带头卖，可值百万。主贵就在一棵桔树长在骷髅上……”。(李佩甫《人

面桔》)

(109c) 我只把眼光放在书上,心里却另外浮起了今天那一件新鲜而有趣的事情。(艾芜《山峡中》)

对比可知,上述例句中的“上”“里”语义突显的维度属性是截然不同的。“上”强调“+二维平面、+接触”;“里”突出“+三维空间、+容纳”的认知意象。例(106)~(106c)的“手上”“脸上”“眼上”“心上”等是“上”的路径意象的表征,是将事物作为“载体”来认知的;例(107)~(107b)中的“手里”“心里”“眼里”是将“眼睛”“心”和“手”作为容纳“眼泪”“事件”“硬币”的容器的意象的表征。例(108)中的“后脑勺”是作为“子弹”的载体被看待的,如要强调内部容纳关系,“脑袋”就会被视为容器,要说成“子弹打进脑袋里”。例(109)~(109c)中,“上”“里”突显的维度属性也是明显不同的。“书上”描述的是“视线与书本这一载体接触”的意象,“心里”则描写了“内心空间包容的丰富的事件内容”的意象。

在描述“承载物”与“承载体”之间的“接触、承载关系”时,汉语表达往往优先选择以路径图式为认知模式的“NP上”,而刻画“内容物”与“容器”之间的“空间容纳功能”时,常常倾向用“NP里”。认知意象影响并制约着语言表达形式,像“藏在心里”“走进(某人)心里”这样强调“空间容纳”的语义有悖于“上”的“平面载体”特征,因此,“里”也就无法与“上”互换。相反,“进”与“出”则是容器图式感知的结果,“从车里走出来”与“从车上走下来”描述的虽然是相同的场景,但各自构成了不同的意象。前者为“从边界清楚的立体空间的内外的进出”的行为,后者为“与载体相脱离”的景象。很明显,两种不同的表达和理解正是基于不同的认知模式所造成的。

上述考察说明,一方面,人们会按特有的认知方式组构场景、构成意象,即对一个客观事物或情形,会因“识解”方式的差别——凸显不同的部分,采取不同的视角,形成不同的心理印象,从而形成特定的认知突显³⁵。另一方面,“不同的意象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结构进行表达”(Langacker,1987:47)。这样的语言现象超越了逻辑推理和客观场景,是人类主观认知的结果。

2.4.2.2 “NP下”与“NP里”的“认知突显”

概念是事物本质的反映,应由原型表征出来,原型则是一类客体的概括性表征,人所感知的外部事物如与某一原型相近似、相匹配,即可被纳入此原型所代表的范畴,得到识别。而意象图式是人类在与客观世界进行互动性体验的过程中,不断概括而形成的高度抽象的认知结构,也是人们认识外部事物的基础。前文述及,“里”反映的是典型的容器模式,“NP下”则可被理解作为一种具有一定的容器特征的概念结构,可用容器图式进行分析。二者所包含的相同的语义模式使它们之间的互换成为可能,而不同之处就在于,“下”与“里”的经验基础或者说原型义不同,因而二者所对应的意象也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面对同一事象,感知方式的不同决定了认知策略的不同,也导致了语言表达上的差

³⁵ 所谓突显,是指对语言所传达信息的取舍与安排(Ungerer & Schmid,1996:38)。

异。例如：

- (110) “炮楼离凉棚有多远？”“枪就挂在炮楼里”。“是都到凉棚里吃饭吗？”
(李晓明《平原枪声》)
- (110a) 妙子被市子拉进阳伞里，她又闻到了市子身上那熟悉、清爽的香气。(川端康成《生为女人》)
- (110b) 母亲在凉棚下，俯着头在绷架上——一针——一针地把一片片小小的亮片钉上去。
(梁晓声《弧上的舞者》)
- (110c) 第三节是白石文的语文课，当他打着一把陈旧的黑伞夹着教案垂头走向教室时，他突然发现了站在雨中绿伞下的杨玉翠。(迟子建《岸上的美奴》)
- (111) 侏儒们在头一天就到齐了，此时庙旁边一片蚊帐，蚊帐下铺草席，这样就扎下营来。(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 (111a) 我钻进床下，跪在地上，头顶床屉，用一种极其难拿的姿势掏出小鸡鸡。(王朔《看上去很美》)
- (111b) 阿荣欢快地扭动着腰肢将打字机罩好，把椅子推到桌子下，然后急匆匆地出去了。(川端康成《生为女人》)
- (112) 不要在阳光里狂欢。把自己在阳光下烘烤一周，会给你的皮肤带来最大的伤害，即使你在夏天余下的日子里不见太阳也是于事无补。(CCL《懒女孩的美丽指南》)
- (112a) 要是他累了，就在树荫里休息，所以，男孩也很爱这棵大树。……树说：“来呀，孩子，爬到我的树干上来，在树枝上荡秋千，来吃果子，到我的树荫下来玩，来快活快活。”(陈丹燕《儿童时代》)
- (112b) 小菲不吱声，垂头垂手站在十五瓦的灯光里。(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
- (112c) 旅客在昏黄的灯光下喝茶看报，没有人向窗外瞥一眼。(铁凝《哦，香雪》)

例(110)中的“炮楼”“凉棚”都是有着明确边界及内部空间的场所，与容器图式相匹配，因而非常适合用“里”，换成“下”与“上”的话，语义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跟“炮楼”“凉棚”相比，“雨伞”等物自身的空间性相对较弱，例(112a)~(113b)中的“凉棚下”“雨伞下”能与“凉棚里”“雨伞里”互换，而且不影响我们对句义的理解，但二者所表征的意象还是有所不同的。以“凉棚里”和“凉棚下”为例，前者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后者给人的感觉是上方有顶，但四周相对开放的空间。

例(111)描写的是“床在蚊帐内部”的景象，可用“蚊帐里”，可是例句说的却是“蚊帐下”，这说明说话人的关注焦点在于“草席处于蚊帐的下方”，“位差”受到关注，二者间的离析关系反映得更为鲜明。呈现的是“下”的原型义。相反，例(111a)中“钻进床下”则表达了“以床的下部空间”为“人的藏身之所”的意思，整个空间的有界性和容纳性得到加强和突显，表示“由外部向内部空间移动”的“进”与之相组配，已经很明确地说明“床下”描述的其实是“内部空间的容纳”意象。这是人对“封闭空间内部的容纳功能”形成的主观识解。可用“里”来表达的意象却用了“下”，说明“下”所含有的离析性和

指向性等语义要素影响并限制着语言结构的使用。同样, (111b)的“桌子下”也是如此。

更进一步说,“桌子”与“床”空间性更弱,可被视为空间范畴的边缘成员。“桌子”的功用一般体现为其表面的承载或其抽屉等内部空间的收纳功能,二者可分别表达为“桌子上”或“桌子里”;“床”的承载功能则被视为其基本用途,“容纳”应为临时获得的功能。在此,“桌子”和“椅子”、“床”和“人”之间“离析”的“高低”位置关系依然清晰可辨。“NP下”中两事物的位置在垂直空间中是确定的,这无疑是由“下”的原型意义(即最原始的核心意义)获得的识解。

例(112)~(112c)中的“太阳、树、灯”的空间性更为弱化,即便是将其归入容器图式,也应为极其边缘的成员。例句用“阳光里、树荫里、灯光里”呈现空间“容纳”意象,正是基于“太阳可发光、发热”“树荫可形成遮蔽空间”“灯光有可照射的明亮区域”这些最为显著的属性特征和自我具身体验。如果关注事物间离析的位置关系,那么,句中的“NP里”也可以替换为“NP下”。

归结起来,使用“上”“下”还是“里”,就取决于说话人对所表述事象的空间特征的认知。突显“与载体平面接触”就用“上”,强调“内部空间的容纳功能”则用“里”,“下”则侧重强调空间内部存在的两事物间的相离析的位置关系。从事物具象关系的角度来说,“NP下”是对两事物间的位置关系的明确表述;“NP里”则更注重内部与外部空间的分割,通常反映的是典型的容器图式。可见,不仅对不同的事象,说话人需要选用不同的空间表述形式,即便是面对同一景象,由于说话人的认知方式不同,也有可能形成不同的主观意象,从而选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请再看几个实例:

(113) 邻居们夜起,看见老徐屋里灯亮着,探头看,老徐女人还在灯下跪着。邻人就喊:“老徐,老徐,算了……”老徐醒了,从床上坐起,揉揉眼,没好气地说:“起来吧。”(李佩甫《人面桔》)

(113a) 孟嫂端着灯进天保房里叫他吃饭。天保横卧在床上如一截朽腐的松木。忽闪不定的灯火下,那一张近似女孩的苍白面孔笼罩着一丝游离若逝的死气。(廉声《月色狰狞》)

(113b) 十二点钟,值班护士查房。值班护士的手电筒往我帐子里晃了晃,看见薄被下的我侧身躺着,肩是肩,腰是腰,枕头上一蓬黑发。床栏杆上搭着毛巾浴衣,床下一双印有医院字号的白布拖鞋。我告诉你,被子下的我是一条毯子捏塑的,枕头上搁的黑鸡毛掸,是我从清洁品仓库偷的。(严歌苓《寄居者》)

(113c) 她拎起那油酥卷一样松软的被包,回到他屋里,抽下绳子,重新把里面脏的、干净的衣服叠好,齐齐地码在被子里,再把被子叠成紧紧的四方块。她跳到床上,一只膝盖压在被子上,两手扯绳子。(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帐子”和“屋子”可被视为空间范畴的典型成员,因此例句中的“帐子里”“屋里”的语义所指为其内部可用于容纳的功能空间,这一空间所具有的功能在人的百科知识中通常是恒定的、可得到默认的;而“被子里”可与“被子下”互换,用以描述“人被包含于被

子中”或“被被子覆盖在下方”景象，虽然着眼点不同，但其真值义不变；“枕头”“床栏杆”“床”及例(113c)的“被子”后附“上”，可明显看出它们是作为“载体”看待的，其与“头发”“浴巾”“人”“膝盖”之间的接触、附着的承载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是以具象的原型义作为认知基础，还是以抽象的图式意象为认知依据，也是“灯下”和“灯里”的选择前提和理据。

如前面的用例所示，可被解读为容器图式的“NP 下”突显的是“弱封闭性空间辖域”，关注的依然是两事物间离析的位置关系。同时，“NP 下”除了表示物体的位置外，还可指示方向。因此，人们就很容易把这一非完全封闭的空间的下表面作为背景信息处理，将焦点转移到提供位置参照的参照体的“上平面”上，并将其概念化为“点”（通常“下”的统辖范围不高于此顶点）。“NP 下”可以被理解为“以顶点统摄的辐射状三维空间”，通常覆盖的界限和效力是相对确定的。这种容器隐喻由对具体的空间的表达扩展至知抽象的空间概念上，就形成了以下表述形式：

(114) 她看见了那些警戒的语言，而只一撇嘴。她甚至于告诉自己：在日本人手下找生活，只有鬼混。这样劝告了自己，她觉得一切都平安无事了，而在日本人手下活着也颇有点好处与方便。（老舍《四世同堂》）

(115)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 (1994 年《报刊精选》)

这两个例句中的“手下”“党的领导下”所表达的“空间辖域”就更为抽象了。不过，“手下”所表述的“可掌控的、确定的”空间辖域还是显而易见的；“在党的领导下”这一抽象表达也蕴含着“某种限制范围内”这样的空间维度感，即蕴含着“以党为最高政权统摄的政治空间，且这种覆盖界限是确定的”的意义。这种表达无疑是承继了“下”所具有的离析的、下向的原始语义要素。上述例句可以说是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NP 下”的用法由具体的物理空间域向抽象的社会域扩展的典型用例。

社会层级、心理空间与物理空间存在着象似性，像“社会上”“生活上”“艺术上”“组织上”“思想上”“精神上”等表示“在某一个方面”的说法，都可以被看作“NP 上”由物理空间向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的延伸。在此，有将“社会”等当作一个抽象的二维平面来看待的含义。如果将“上”换成“里”，则是在强调“在某一范围内”的意思。加“上”还是加“里”，在人的认知中存在着是将认知对象看作二维空间还是三维空间，也即凸显其平面特征还是立体空间的区分。总之，方位结构“NP 上”和“NP 下”与“NP 里”以各自最原始和核心的意义为基础构建的意象图式，对其概念结构的形成、后续的跨域映射以及其语义扩展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约作用。

以上分析说明，主观识解是导致“上/下”语义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二者各自的语义要素可在人的认知中得到彰显。“NP 上”常被视为一个“面”，而“NP 下”则常被识解为一个“域”。“上/下”的语义特征被保留和承继的同时，其各自的语义属性也经过主观过滤而得到凸显，对这种认知识解模式的重新分析和整合，就形成了“上/下”各自的语义范畴化倾向。见表 2-2。

表2-2 现代汉语“NP上”“NP下”与“NP里”的“认知突显”

方位结构	NP 上	NP 下	NP 里
语义要素	+ 接触	+ 分离	+ 包含
认知模式	+ 路径图式	容器图式	+ 容器图式
认知结构	与平面载体的接触关系	非封闭空间内部的离析关系	封闭空间的内部功能
意象特征	开放性	半开放性	非开放性

综上所述，在“上/下”的语义发展的过程中，人的认知因素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认知意象不同，所凸显的语义要素也就有所不同，所衍生出的意义和用法也就比较多样。“NP上”和“NP下”所表达的具体与抽象的空间义的形成，反映着思维和语言的体验(bodily experience)本质。与“下”相比，“上”更为外显，更容易被识别和认知，因此，其使用频率较高。而频繁使用的结果又进一步加速了“上”的语法化进程。应当说，“上”是语义泛化(generalization)³⁶或者说虚化程度较高的一个方位成分。相对而言，“下”受原型语义要素的制约，语法化进程较为缓慢、滞后，其使用频率和语法化程度均要低于“上”。“NP上”和“NP下”的某些不对称表现，有时也同“上”和“下”的语法化程度不同或者说二者处于不同的语法化阶段有关。

3. 小结

本章基于对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用法较为复杂的两个方位成分“上、下”的语义要素的分析，探讨“NP上/下”结构在空间范畴表达中所呈现的基本特征及其认知模式。

“上/下”的概念结构由其原型意义出发，在由具体的空间域向抽象的认知域映射时，意象图式起着关键的作用。可以说，其概念结构都是在其意象图式的基础上，通过隐喻机制进行扩展，并得以形成。

从认知视角来看，本源自同一事象范畴的“上/下”有着天然的“亲缘联系”，其方向对立，但又具备相通的语义特征。然而，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二者的虚化程度和语义扩展路径却存在种种差异。“上/下”呈反向关系的语义演化并不是相平行的，其语义和用法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而这种分化又不是自由的，更不是无理据可言的，除了要受到其原型意义要素的制约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到人的认知规律的制约。

归根结底，“上/下”的意义、用法的引申、发展与其原型义有关，也与人的认知模式有关。正是因为“上/下”具有相同的语义基础，因而“NP上/下”体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同时，不同的认知模式以及认知模式的优先识解又从根本上导致二者的语义重心的分化，反映在语言中也就体现为不同的表达形式。从根本上说，“上/下”的演化依循着语言成分语法化的“保持原则”，其核心语义要素一直影响并制约着其语法化进程。

³⁶ 语义泛化是词汇演化途径之一。指实词语义的抽象化、一般化和扩大化。

第三章 “上/下”的事件范畴用法

空间范畴的“上”“下”在使用频率上所呈现出来的不对称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周蓉(2009:59-60)对北大(CCL)语料库的调查显示:“包含‘上’的句子为1,211,337例,包含‘下’的句子有645,679例,前者几乎两倍于后者,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另外,“‘上/下+处所+去’格式中动词‘上’‘下’使用频率也不对称,‘上’的用例有19,269例,‘下’的用例有8,572例,动词‘上’的使用频率要高于动词‘下’”。这样的句法表现告诉我们,“上、下”表达的静态空间关系与动态事件关系之间应该存在必然的语义和功能关系。

那么,到底“上”和“下”是如何完成从描述静态的空间关系到表述动态的位移事件的呢?又是如何保持其语义内涵的一致性的呢?同时,“上”和“下”在描述动态位移事件的过程中,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共性与差异呢?导致这种共性和差异的原因究竟何在?本章主要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具体地说,本章将探讨“上/下”如何实现由描述静态空间关系到表述动态位移事件的语义和功能的演变的,分析其空间范畴用法与行为范畴用法之间的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归纳动词“上/下”的句法功能及语义特征,着重考察动词“上/下”与相关名词性成分在组配上的限制及其句法分布规律。从而说明“上/下”在语义扩展的过程中,既遵循着语法化的“保持原则(the principle of persistence)³⁷”,并顺应着语言交际的“经济性原则(the Economy Principle)³⁸”,同时,主观识解在语言范畴的扩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的语言行为。动词“上/下”的概念结构的形成及其共时平面上形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都可以在其原型义及其语义扩展的认知机制中找到根源与理据。

需要说明的是,本章讨论的是趋向动词“上/下”³⁹的简单形式,不涉及由“上/下”与“来/去”搭配所构成的,如“上来、下来、上去、下去”这样的复杂形式。

1. “上/下”表达的时空范畴间的关联关系

物质世界有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两种状态,这决定着思维活动必然形成静态和动态两种认知结果。前者是静态的空间存在状态,后者为动态的空间运动事件,而在人的思维中二者又是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的。动词“上/下”所表达的移动意义是其作为方位成分所表达的“高低”位置关系的语义延伸,可被视为反映静态空间方位的“图形(Figure)和背景(Ground)”⁴⁰的关系向反映动态运动事件的“动体(trajector)和界标(landmark)”⁴¹的投射。

³⁷ 语法化的“保持原则”,即一个语法化的成分,往往保持其来源成分的语义特征和功能特征,尤其是语法化并不彻底的成分,表现得更为突出(杨荣祥 2010a)。

³⁸ 语言经济性原则影响着人们的言语交际行为,它是以最小的认知代价换取最大的交际收益。这种“经济原则”其实就是美国学者 George Kingsley Zipf(1935)在其专著《人类行为与省力原则》(Human Behavior and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中提出的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³⁹ 严格地说,这里讨论的动词“上/下”包括其作为构词语素和独立的词两种用法。

⁴⁰ 图形-背景概念来自格式塔心理学(the terminology of Gestalt psychology)。即人的知觉场总是被分成图形和背景两部分。图形是突出的实体,首先引起知觉者注意的那一部分,而背景则是与图形相对的,细节模糊的,未分

汉语学界一般将表达位移事件的动词“上/下”称为趋向动词(Path Verb),本章所讨论的就是趋向动词“上/下”的语义和用法。

Talmy(1985:60-61、2000,Vol. II:21-137)的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理论指出:位移事件主要由四个基本语义元素(semantic elements)组成,即:“图形(figure)”、“背景(ground)”、“移动(motion)”和“路径(path)”,同时伴随着一个外部事件(co-event),例如“方式(manner)”或“动因(cause)”共同发生。“图形是指一个移动的或概念中可移动的物体,其路径、位置或方向被视为变量,是相对值;背景是一个参照物,在参照框架中具有相对固定的位置,可以通过它描述图形的路径、位置或方向”(Talmy2000,vol. II:26)⁴²。简单地说,位移事件是一个运动事件(Motion Event),其中,图形即位置发生变化的动体,是相对于另一实体(参照体)移动的事物;背景是位移的背衬,指为动体提供位置参照的实体;移动指运动本身,与静态位置相对;路径是位移的轨迹,指物体移动的路线或方向。就“上”、“下”而言,在力的作用下,保持空间关系的静态(static)条件一旦被打破,除了动力来源(source),事物的运动方向(directio)、位移路径、空间中的高低位置变化及结果势必得到关注,即“上/下”由表述“高处”和“低处”这样的静态的空间位置关系,转而表示事物由“低(高)处向高(低)处”的位置变化过程,其语义结构发生了变化。如图3-1所示。

化的部分,人们在观看某一客体时,总是在未分化的背景中看到图形。Talmy 在其专著《走向认知语义学》('Figure and Ground in Language', in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311-344. Talmy)中将这对术语引入认知语言学研究,具体定义参见注 5。

⁴¹ 国内学者对“figure、ground”这两个术语的译法不尽相同,如方经民(1999)译为“位移体”和“背景”、沈家煊(2003)则分别译为“凸像、背衬”、萧佩宜(2009)称之为“客体”和“处所”。在前面一章,我们使用目标物和参照体概念表述“上/下”的静态关系场景;在本章中,对“上/下”勾勒的动态关系场景,我们延用Langacker(1987)的动体(trajector)和界标(landmark)这组概念对其概念结构进行描写。另外,在对“上/下”形成的句法结构进行分析时,采用图形(figure)和背景(ground)这一组概念来加以描述。

⁴² 原文为:The basic motion event consists of one object(the 'Figure')moving or located with respect to another object (the reference-object or 'Ground'). It is analyzed as having four components: besides 'Figure' and 'Ground', there are 'Path' and 'Motion'. The 'Path' (with a capital P) is the course followed or site occupied by the Figure object with respect to the Ground object. 'Motion' (with a capital M) refers to the presence per se in the event of motion or location(only these two motion states are structurally distinguished by language).[...] In addition to these internal components a Motion event can have a 'Manner' or a 'Cause', which we analyze as constituting a distinct external event.(Talmy1985:60-61)“The Figure is a moving or conceptually movable object whose path or site is at issue. The Ground is a reference frame, or a reference object stationary with in a reference frame, with respect to which the Figure's path or site is characterized”(Talmy2000,II:26).The component Move“refers to the presence per se of motion or locatedness in the event,” i.e. the fact of motion or locatedness. The Path “is the path followed or site occupied by the Figure object with respect to the Ground object”(Talmy2000,II:25).Besides the four internal components of motion, a motion event can be associated with some external co-event components, most frequently the Manner or Cause of the motion”.Langacker(1987)使用动体(trajector)和界标(landmark)来表达这两个概念成分。还有一些学者译为“射体和陆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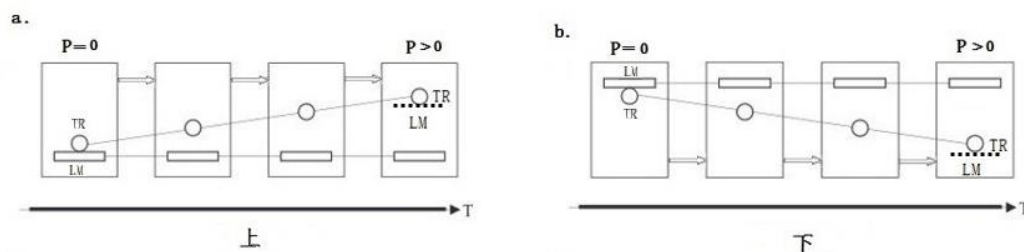


图3-1 “上”“下”的位移事件图

上图勾勒了“上”“下”所表征的运动事件结构，“上”描述目标物渐次性地“由低处向高处”的运动变化过程，反之则为“下”，“上”和“下”表达的运动趋向相对。二者所描述的事件与时间相关，具有动态属性。在图a.中，当路径 $P=0$ 时，TR与LM间呈现出“图形和背景”间的静态的接触关系。在力的作用下，以界标为参照，动体TR脱离原来所在位置发生由低处到高处的位移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TR在空间中留下的位移轨迹路径 $P>0$ ，位移完成后TR抵达位移终点，重新呈现出“上”所描述的两事物间的静态接触关系；与之相对，图b.描述TR以LM为起点位置发生由高处到低处的移动过程。实际上，事物与起点位置的关系属性转移到其与终点目标域上，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相似性联系。

运动好似动体在时间流中占位的过程(Langacker1987)，空间的位置变化正是时间位移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动态关系场景中，“上/下”的认知意象是事物占据时间和空间的位移过程，其空间的位移与时间的变化是相同步的，即时间T与空间L是一一对应的。动体在时点 T_1 占据空间 L_1 、在时点 T_2 占据空间 L_2 ...在 T_n 占据空间 L_n ，选取时间轴上的任意一点，都有与之相应的动体的运动位置。如截取该时点进行观察，动体与界标的两事物间的关系可被识解为目标物(图形)和参照体(背景)之间的静态的空间关系。由于动体在运动过程中始终保持“上↑(由低至高)或者下↓(由高至低)”的位移趋向，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空间的不断延伸，纵向位差越来越大。当接近于垂直时，“上”和“下”的指向性(direction/deictic)最鲜明。可见，“上”“下”所描述的动态的位移事件与其描述的静态的空间位置关系之间呈现出语义上的关联关系，二者的“亲缘性”一目了然。

“上/下”说标示读的静态和动态事象的区别就在于：随时间变化，目标物是否发生物理性的空间位移变化。不难看出，对动态空间关系的描述也是源自人们对由方位词“上/下”所激活的语义场景(semantic sense)的识解，尤其是静态场景中相关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的认知经验。由静止事象中的目标物与参照体、路径等成分建构起来的意象可以自动激活，

被填充到运动事件的事件构架(framing event)⁴³中去。从本质上说,这是以认知对象的相似性为基础形成的隐喻机制起作用我们可将“上/下”所表示的位移事件图示如下3-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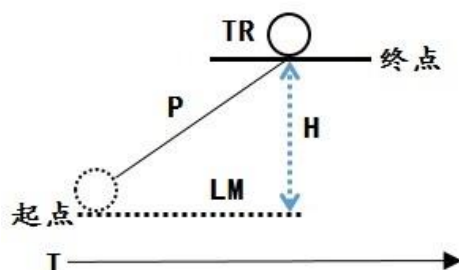


图 3-2a “上/下”的空间位移事件图

其中,动体 TR 是位移事件中最凸显的成分,是其概念结构描述的主要对象,动词“上/下”所编码的正是“运动”这一概念成分,描述动体以界标为参照,沿着路径 P 的位置变化轨迹。路径 P 在整个运动事件中起着构架作用,是框架中最重要的成分。在表达动体位移时,位置或称处所是必不可少的元素。缺乏处所元素的参与,整个位移动作是不完整的。一般来说,动体在空间中发生定向(tropism)的位移的同时,其移动的终点或起点可被凸显而得以前景化(foregrounding),“上”常常强调移动到达的终点;“下”往往凸显移动的起始点,同时也可表述终点信息。“上/下”对动态的位移事件的语言表述形式为:动词“上/下 NP”结构, NP 多为表达位移终点/起点的处所成分。

下面我们就以典型的位移事件“上/下山”为例,来看看“上/下”的时空间的认知关系及其概念化方式。除了动体本身及充当参照物的背景信息以外,“上/下”的空间位移事件至少还可以分解出两个语义要素:“移动”和“由低(高)至高/(低)”的“方向”。图 3-2a 中黑色细实线记录了动体的移动过程,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在空间中的运动轨迹(路径 P),其内部的延展过程应满足“起点、方向、继续、终点”四个语义要素。就是说,这一运动事件中,位移涉及的逻辑处所论元有两个:位移的起点和终点。“上山”表达的渐次

⁴³ Fillmore(1968)的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秉承了经验主义语言观,认为词语代表了经验的分类(范畴化),范畴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以激活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因此,概念结构和语义—句法之间存在映射关系,一个词能激发一个特定的知识或者经验框架。被突显或前景化的某些成分或者方面,被称为该框架的“框架成分(frame element)”。在最简单的情形中,它们可以被认为是角色,即为谓词-论元结构中的论元。词汇框架提供了“内容”,而语法结构则在内容之上来完成“配置”功能(Talmy1980、Langacker1987)。此外,在解释词义变化时,一个重要的变化类型是重新组织激活环境,但是保留词语形式以及词语跟相关场景的基本适应性。在一些成对的词语中,用法有不对称性。这种语义变化,还跟语言使用者的基本图式的变化有关;另一种类型的语义变化,是词语和它们的框架之间的联系被改变,但是基本的认知图式仍然保留,没有改变。图式就是结构化了的意象。在认知系统中,除了通过意象建立起来的基本范畴外,我们对范畴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形成稳定的模式,从而可以用具体的意象范畴来隐喻抽象的意象范畴,这个过程就是图式化过程,是人类认知系统中联系抽象关系与具体意象的组织结构。框架语义学与认知语义学的研究范围及具体的理论基础参考崔希亮(2002)、詹卫东(2003)、李葆嘉(2013)。

性位移的运动指向为↑，“下山”的运动趋向为↓，二者位移方向相反。从中可以看出，“上/下 NP”所包含的概念结构既表示位移动作本身，同时又融合了运动方向。那么，表示静态空间关系和动态运动事件的“上/下”的语义特征可描述如下：

表 3-1 静态空间关系和动态运动事件的“上/下”的语义特征

			上	下
方位词	+ 存在	$P=0$	+ 位置在高处	+ 位置在低处
动 词	+ 运动	$P>0$	+(由低)至高处	+(由高)至低处

对比可知，除了“移动”这一核心语义要素以外，“纵向空间的位差(标记为 H^{44} ，隐含着方向指示)”恰恰是方位词“上/下”的原型义中最为重要、最为突显的核心语义要素。不仅如此，位差还是发生“由低(高)处到高(低)处”运动事件的必要条件。具体地说，位置的移动与“上”“下”原型义中的“高/低”直接相关。当位移至“高处”时，终点也即“高位”作为前景信息就很容易被激活，“上”的位移终点信息得到凸显。“下”与之相反，运动至“低处”使得“下”的原型语义要素“低位”这一意象得到强化，其结果造成“下”的位移终点得以前景化。

此外，从“上/下”原有的认知模式的来说，在表达静态的空间位置关系时，“上”强调二维的拓朴式认知模式，“NP 上”常被识别为一个“面”，多描述目标物与二维载体间的承载与附着关系。“接触”在“上”的语义中通常是必有要素。在表述动态的运动事件时，“上”指的是“从一处(低处)移到另一处(高处)”，事物与起点位置的接触属性转移到其与终点位置的关系上，“接触和承载”的意象极易被激活，位移的终点获得关注，从而成为前景信息(foreground)，得到突显，而位移起点淡化则为背景信息(background)，一般不出现在语言表层结构中。与此相对，“NP 下”常被识别为一个“域”，注重刻画三维立体空间两事物间的离析关系，“接触”在“下”的语义中是“偶有”要素，换句话说，为目标物提供客观位置参照的参照体的存在是使用方位词“下”的充要条件。因此，在“下”的位移事件中，不论是作为动体位置的客观参照，还是作为运动事件发生的必有构成成分，位移起点都必然会很容易被激活，并出现在语言表层结构中。

“上/下”的空间和事件范畴的概念结构、语义及句法之间存在以象似性为基础的映射关系。作为原域的空间概念投射到作为目标域的时间概念内，原有的空间意象及其内在逻辑都得以保留(Lakoff & Turner 1989:103-104)。请看具体例句：

- (1) 马英走到村口，迎面走来一个老太婆，手里拄着一根棍子，披头散发，嘴里不住喃喃地说道：“我的老头子上天了，玉皇大帝都请他客呢！”(李晓明《平原枪声》)
- (2) 我上了十米跳台，往下一看，立刻感到头晕目眩。(转引自杉村 2009:4)
- (3) 学校礼堂里早坐满学生，男男女女有二百多人，方鸿渐由吕校长陪了上讲台，

⁴⁴ 图 3-2a 中带双箭头的虚线部分：起始点(山脚与山顶)间形成的垂直距离可理解为位差，标记为 H 。

- 只觉得许多眼睛注视得浑身又麻又痒，脚走路都不方便。(钱钟书《围城》)
- (4) 咱们理完发，摆渡到香港上山瞧瞧，下了山我请你吃饭，饭后到浅水湾喝茶，晚上看电影好不好?(钱钟书《围城》)
 - (5) 你们大家，该上房顶的上房顶！该上墙的上墙。(朱秀海《乔家大院》)
 - (6) 一对中年夫妇，水淹一楼他们上二楼，淹二楼就上楼顶。(1994年《报刊精选》)
 - (7) 不久前和儿时的朋友相遇，没想到这位当年跟我下河摸鱼、上树掏鸟蛋打下手的人，居然胯下有了一辆雅马哈摩托车，把他颠得也神气起来。(1995年《人民日报》)
 - (8) 只向高处看，不顾脚下的结果，有时是下井，有时是下野或下台。(钱钟书《读伊索寓言》)
 - (9) 闷了一会儿，张英才就出了一身汗，他撩开被子见母亲走了，就下床，上门，上到桌子上给一位女同学写信，……(刘醒龙《凤凰琴》)
 - (10) 全家人跪在了王怀彦的面前，病人也慢慢起来扶着床沿下地跪下。(1994年《报刊精选》)
 - (11) 机动车能自动上坡，自行车行吗?他们作了一次计时试验，从坡下端到上头，总共用了27秒钟。我骑上自行车，从上往下骑，一点也没有下坡的轻松，而是使尽全身的力量，轮番蹬着脚踏板，才使自行车缓慢地前进。(1993年《人民日报》)
 - (12) 这老人上树，赛过一匹猿猴，他两只手攀着光滑的大叶杨树身，弓着身子，像走路一样。(孙犁《风云初记》)
 - (13) 噌噌噌！它上去了，就算你会上上树，费九牛二虎的劲，刚上到半截儿上，它打这树噌的一下又蹦到那树上了。(CCL《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 (14) 这一枪，肖飞不但没有害怕，他反而停止了下树，歪着脑袋，顺着枪声又看望了一刹儿。(刘流《烈火金刚》)

上述例句描述了动体“人”在客观空间中发生的“由低(高)处到高(低)处”的运动事件。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上”的位移事件描述的是动体发生“由低到高”的空间位置变化，其移动的终点被前景化。如例(1)(2)中，“上天、上跳台”是指移动到客观空间的高处；例(3)~(6)中作为位移终点，“山、房顶、墙、二楼、顶楼、讲台”的位置在高处，同时它们都具备“载体”的属性特征，位移事件“上山、上二楼、房顶、上墙”等凸显了“人”与“载体”间的“接触与承载关系”；在例(7)~(9)“下”所表述的位移事件中，动体的运动趋向为“由高到低”，具备立体空间特征的“河、井”位置在低处，是作为位移终点呈现出来的；而“床、台”是作为移动体“人”的位移起点被强调的。前者与动体的关系可被理解为“容纳”关系，而后者则描述了“人”与界标的“离析”的位置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例(10)当中的“地”表达的是运动至“低处”的着落点。虽然“地”本身很难形成立体空间意象，不过这种表达显然是受到了人类视觉的限制以及深深植根于我们对运动的日常感受。人立于地面是一个常态，地面通常是人类运动的最低出发点。“下地”意味着

由与地面形成高低位差的高处位置回归于自然常态，即“向下方运动至位置为最低处的落脚点的地面”。可见，虽然“上”与“下”运动趋向相反，都表达纵向空间中的位移事件，但显然“上”所表述的动态位移事件大都指向终点，“下”不仅可以指向位移终点，也可以凸显位移起点。

此外，“上”与“下”所表述的位移事件是一个过程性事件，因此其概念结构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事件的过程，这时其后名词的语义角色就多为位移路径。例如，例(11)~(14)“上/下坡、上/下树”，描述的就是动体的运动轨迹。位移运动的历时性决定了动态运动与静态存在是一个交互过程，“上”和“下”位移的渐次完成，可被视为对其动体的静态的空间位置的逐次扫描。这说明“上/下”的语义由静态的空间范畴到动态的位移事件的扩展不是任意的，而是与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体验密切相关的。

也可以说，在表层句法结构的生成过程中，人们采取了特征拷贝(Feature Copying)⁴⁵的方式，即在表达位移事件时拷贝了“上、下”描述静态方位关系的语义特征，其静态方位关系蕴含于动态的位移事件的描述当中。换言之，人们对“上/下”动态位移事件的识解是以其静态方位关系的意象为认知基础构建起来的，其认知结构内部具有同质性。特别是在表述“高、低”分明的位移事件中，“上/下”的原型义就更容易被激活，从而构成形式上相互对应、语义上相互对立的语言表达式。例如：

- (15) 当年，曹操对关公那么厚待，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关公仍然“身在曹营心在汉”，最后还是千里走单骑，回到刘备身边。(李文澄《努尔哈赤》)
- (16) 方鸿渐并未向她谈情说爱，除掉上船下船走跳板时扶她一把，也没拉过她手。(钱钟书《围城》)
- (17a) 觉新已经上轿了，忽然又走出来，回去问瑞珏，还要不要带什么东西。(巴金《家》)
- (17b) 到了钱家，觉新刚刚下轿就听见里面的哭声。(巴金《家》)
- (18a) 乡下的戏台搭得并不矮，她抓住了台沿，只一悠便上去了。上了台，她一直扑过文场去，“打住！”她喝了一声。(老舍《柳屯的》)
- (18b) 她下了台，戏就开了，观众们高高兴兴地看戏，好象刚才那一幕，也是在程序之中的。(老舍《柳屯的》)
- (19a) 小羊圈的人多一半都上床睡觉了。(老舍《四世同堂》)
- (19b) 方鸿渐那时候宛如隆冬早晨起床的人，好容易用最大努力跳出被窝，只有熬着冷穿衣下床，断无缩回去道理。(钱钟书《围城》)

显然，上述例句中的“上/下”所反映的位差特点是很明确的，其后成分所具有的位置高低的对立与“上”“下”呈现出的语义对立直接相关。

总之，“上/下”表述位移事件用法是在其空间范畴用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概念结构是基于对其空间范畴的认知构建起来的。以象似性为基础，“上/下”的原型语义要素被激

⁴⁵ 特征拷贝(Feature Copying)和特征引入(Feature Introduction)概念,参考程工、熊建国 周光磊(2015:229)。

活，其静态的空间方位关系获得了动态识解，并完成了向动态事件要素的转化。从经济性的角度来看，提取认知中已存在的概念特征进行操作，不必添加新的标记成分，节省认知资源(cognitive resource)，更为经济。当然，这也意味着源自方位词“上/下”的不同的认知模式，也将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着动词“上/下”的语义发展路径。

2. 动词“上/下”的语义特征与表述功能

位移事件是复杂多样的，依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位移事件做出不同的分类⁴⁶，“上/下”所表述的位移事件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多样化特点。而表述不同的位移事件，“上/下”会呈现不同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功能。

方位词“上/下”所表述的事物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可分为“具象的(concrete object)”和“抽象的(abstract object)”两类，动词“上/下”所表述的位移事件也可以相应地分为具体的位移事件和抽象的位移事件。具体的空间位移是指物理性移动，此类运动事件中包含的基本语义要素(包括“动体”“参界标”“移动”和“路径”等)都具备可以在客观世界中直接观察、感知的物理属性；而抽象的位移事件可视为主观位移(subjective motion)，是人们将在具体位移事件中得到的认知经验及概念平行投射到抽象的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的隐喻用法。

按照其动力方式的不同，可将“上”和“下”表述的位移事件分为自移事件(Self-agentive, S)和他移事件(Agentive, A)。其中，根据是否具备自主性特征，又可将“动体”区分为主体(agent)和客体(theme)。

他移事件指的是在外力的驱动下，事物发生高低位置变化的运动事件。此时，“上/下”的语义表达呈现出明显的他动性。在他移事件中，动体是客体(theme)，是外力的直接受动者(patient)，其移动需要依靠外力的推动才能发生。客体本身含有[-自主][+受动性]的语义特征，而不具备自主位移能力。此类位移事件在本质上是致使事件，或者说是[+致使][+位移]的复合事件

在自移事件中，“上/下”的语义具有明显的自动性。根据其语义特征，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主事件，指在自身内在的原动力的作用下，动体自主移动或发生自然变化，“上/下”呈现出自动性语义特征。动体为主体(agent, 动力源)，是运动的自主发出者，本身具有[+自主][+可控]的语义特征，表述的是简单的位移事件。典型的自主位移事件基本限于人和动物的位移。另一类是非自主事件，动体本身具有[-自主][-可控]的语义特征。主要包括在自然力作用下，发生的“下雨、下雪、下雾”等自然现象，以及在外力的影响下，动体发生的非自主运动事件，如“飞机/气球上天了”。此类位移事件应被看作非典型的自移事件。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动体”“界标”和“路径”指的是位移运动的事件角色，与语义层面的题元角色不尽相同。“题元角色是客观的语义分析的产物，而事件角色则是

⁴⁶ 对位移事件的界定和分类学界有不同看法,请参见方经民(1999)、齐沪扬(1998)、Talmy(2000:66)、Christine Lamarre(柯理思 2003:3)、宋文辉(2007:41-44)、史文磊(2014:17)、岛村典子(2014)。

概念结构的成分，是人在对事件的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关于事件的‘理想的认知模型’的组成部分。句法结构反映的是概念结构，而不是题元角色，后者通过概念结构的调节才能得到句法实现” (宋文辉 2007:43)。也就是说，“语言中的使动事件与物理世界中的使动事件不完全等同，前者是人所认识或解释的结果，有人的主观性在其中” (同上)。简单地说，语言结构映射概念结构。概念结构与客观世界中的事件框架不同，引发“雨、雪、太阳”等运动的自然力往往不易为人们所感知，于是，其自身作为动体在人的认知域中被凸显，常被辨识为位移主体，因此“下雨、下雪”等自然现象可被视为自移事件；“飞机、气球”等具有[-自主]的语义特征，无法自主升降，更不具备缺乏移动的意志和能力，这说明在客观世界中并非没有致动的因素存在。不过，由于在上述位移事件中，动力源并不是认知关注的焦点，在语言表达时，作为题元角色的施事一般也就不会出现，不会实现为显性的语言形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一般会把“下雨、下雪”“飞机/气球上天”理解为非“致使义”结构，即其表达的都只是一个“内部事件(in and of itself)” (Talmy 2000:140)⁴⁷。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就将此类运动事件看作自移事件。参见表 3-2。

表 3-2 动词“上/下”的位移事件类型与 TR 的语义属性关系表

类型	语义特征	语义属性	动因	用例
自移	+自主、+有生	主体=行动者=施事	内力	人、动物
	-自主、+无生	主体=移动者≠施事	自然力	雨、雪、水、血
			外力	车、飞机、气球
他移	-自主、+受动性	客体=移动者=受事	外力	螺丝、饺子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位移主体诸特征之间具有蕴涵关系。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在表述上述位移事件时，动词“上、下”的认知策略、语义内涵及句法表现。

2.1 “上/下”表述自移事件的认知策略及其句法表现

自移事件多为自主的运动事件，在自身内在原动力的驱动下，动体发生“由低(高)处向高(低)处”的自主性(volitional,v)位移，位移动力来源于位移主体本身。“上/下”的概念结构呈现出自动性语义特征。

2.1.1 表述自主事件的“上/下”

在“上/下”表述的自主事件中，移动主体多由具有[+有生]、[+自主]语义特征的语义成分充当，“上/下山”、“上/下楼”等是表述自移事件的典型用例。

⁴⁷ Talmy (2000:69)举的例子为:The vase broke.花瓶破了。这样的句子中没有显性的语言形式来标记外部事件，所以不是他移事件。但 Talmy 将其归入含有致使义的事件(causative meaning)里，并补充说这不是“causative”，而是“autonomous”，即不是表示致使事件的句子。

表3-3 “上/下”的自移事件(自主事件)用法1

上			下		
意义	用例 ⁴⁸	指向	意义	用例	指向
高	a.上山、上树、上楼、 上床、上台	终点	高	a.下山、下树、下楼、 下床、下台	起点
↑	b.上天、上天(堂)、 上(出)场		↓	b.下地、下地(狱)、下海、下井、 下窖、下河、下(退)场	终点
低			低		
到达	c.上车、上船、上飞机		脱离	c.下车、下船、下飞机	起点

表 3-3 中, NP 表示动作行为直接涉及的处所(包括起点、经过处、终点), 多为具体的事物名词。“上/下”分别描述“由低到高”和“由高到低”的物理性位移。“上 NP”与“下 NP”的运动方向相反, 语义指向有所不同,“上”指向终点,“下”指向起点或终点。

a.组的动体发生的实际位移与其存在的客观位置高低直接相关。如客观世界中的“山、树”等都有一定的高度, 加上动体移动的方向和位差容易辨识, 纵向高低位置的对立使得“上/下”原型义中的核心语义要素被激活, 动态位移的起点和终点的对立也由此获得凸显。

b.组中的“NP”虽然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处所, 但“上”与“下”的语义对立依然存在, 如“上天、下地”“上天堂、下地狱”等说法。而且“上”“下”所反映的对 NP 突显的维度属性的认知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上”更容易凸显位移终点的“载体”意象,“下”则比较有利于凸显位移起点或终点的“容纳空间”的属性。例如:

- (20) 他上了一个土堆, 两条胳膊向前平伸, 让风吹进袖筒。(杜鹏程《保卫延安》)
- (21) 虎子, 你扶我上墙看一眼!” 爸哆嗦的很厉害, 出入气很粗, 可是他要上墙去看。(老舍《牛天赐传》)
- (22) 我同舱的安南人也上岸了, 他的铺位听说又卖给一个从西贡到香港去的中国商人了。(钱钟书《围城》)
- (23) 上天堂我陪着你, 下地狱我也跟着你。(雪克《战斗的青春》)
- (24) 说着, 他提上鞋根, 又下窖鼓捣梨去了。(梁斌《红旗谱》)
- (25)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 带领 6 名矿工下井关阀门。(1994 年《报刊精选》)
- (26) 有一天, 毛泽东游兴大发, 硬是不顾卫士们的劝阻冒雨迎风下海游泳去了。(1994 年《作家文摘》)

此外, 如表 3-3 中的 c.组所示, 汉语中还有“上/下车、上/下船、上/下飞机”的说法。例如:

- (27) 有一次下公共汽车, 看到一个高大鲜活的男人, 毫不守规矩抢先上车, 其实车

⁴⁸ 本章词汇用例主要参考了《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现代汉语逆序词典》(修订本)李菁民编著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11 年。

子不挤，其实如果让他先上我再下，也没有什么，只是那时突然觉得被冒犯，突然想要坚持先下后上的原则，在车门口定定地立住，就想先下，然而那男人还是先上得车来，然后我下车。下了车，觉得不甘心，跳上车去，狠狠地击那人一掌，只听那个胸膛像一面鼓一样咚的一声。然后，跳下车去，又怕那个男人万一小肚鸡肠起来，……(1993 年《作家文摘》)

- (28) 机身装有三只短壮的起落架，使机身的高度明显降低，上下飞机就像上下汽车一样方便。(CCL《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 (29) 到码头下车，方鸿渐和鲍小姐落在后面。(钱钟书《围城》)
- (30) 沈万山满腹心事地走出宅院大门上船了，船只穿出周庄的小桥小河向南京驶去。(余秋雨《江南小镇》)
- (31) 苏小姐有亲戚在这儿中国领事馆做事，派汽车到码头来接她吃晚饭，在大家羡慕的眼光里，一个人先下船了，其余的学生决议上中国馆子聚餐。(钱钟书《围城》)
- (32) 余人坐了一回咖啡馆，鲍小姐提议上跳舞厅。(钱钟书《围城》)

这组例句中位移主体都是有意识的生命体，“上/下车、上/下飞机”表达的位移事件均与客观的空间位差有关，“上”“下”运动方向相反，其位移终点或起点被凸显出来。除了其表示空间关系的原型义中的高低位置这一语义要素得以呈现之外，基于原型构建的参照体的功能特征也得到凸显。排除语境因素的干扰，“车、船”在“上”的位移事件中都是被作为“载体”加以认知的，事件凸显的是“人(图形)与车、船(背景)之间的接触与承载关系”；而在“下”的位移事件中，“车、船”等是被作为与动体相“离析”的定位参照体来识解的。在此，“上/下”两个结构虽然还有“位差”的意味，但更重要的已经有了一般“附着”与“脱离”的含义。

与上述位移事件不同的是，例(31)(32)中的“上中国馆子、上跳舞厅”的“上”可被替换成“到、去”。这时，其“路径”纵向的“位差”已经压缩为零，“上”和“下”所表示的位移事件原有的方向特征已经消失，二者的语义对立不再整齐、明确。如图 3-2b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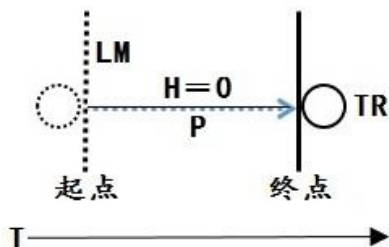


图 3-2b “上/下”的水平空间位移事件

上图描述的是动体 TR 受自身内力的驱动,以界标为参照物,由起点沿着路径 P 运动,最后到达终点的位移过程。与图 3-2a 不同的是,这一位移事件中空间的物理位差为零。换言之,随着“上”的方向性泛化,方向指向由垂直指向水平,“上”转而描述“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的横向的水平位移景象。由于“上”对位移终点指向的语义凸显,位移的目的地通常是另一个活动事件发生的处所。“上”的路径认知模式得到主观延续。如图 3-2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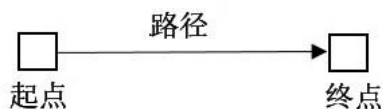


图 3-2c “上”的路径图式(Source-path-goal)

不过,与“去”“到”等单纯表示位移的移动动词有所不同,在“上/下 NP”结构中,作为处所成分的 NP 通常是不需要带方位词的,这是因为“上、下”本身就含有方位要素。

随着特定的认知模式的形成,人们会基于相似性而在不同的认知域之间建立起语义映射关系,“上/下”由表示物理空间的位移事件,扩展至表示抽象的社会空间的变化事件。例如,“上台”“下台”可以表达“登上舞台”与“走下舞台”这样的空间位移事件,还可以表示“登上政治舞台”和“退出政坛”这样的社会事件;同样,“上场”“下场”既能表达“登场”和“退场”的意义,还能分别表达“出现在某一场合或领域”和“不好的结局”这样的抽象义。汉语中还有“下海”这样的说法,“下海”除了表达“出海”或“到大海里去”的意思,还指“放弃原来的工作投入到‘商海’这一抽象空间中去”。

值得注意的是,“‘上’和‘下’所表示的‘移动’其实都未止于瞬间的移动,都隐含着‘移动后的位置或状态的保持’的意思,这是‘上’和‘下’原型义中所共同隐含的周边义素。某个周边义若经常被激活并逐渐被认知,便会从原型义项中分裂出去,形成一个新的义项(任鹰、于康 2007:14)”。这类用法参见表 3-4。

表3-4 “上/下”的自移事件(自主事件)用法2

上			下		
意义	用例	指向	意义	用例	指向
到、去	d.上学校、上街、 上厕所、上大学	终点	到、去	d.下乡、下基层、 下馆子、下厨(房)	终点
进入某范围、模式	e.上班、上课、上岗 上学、上任	终点	从某范围、 模式脱离	e.下班、下课、 下岗、下学 ⁴⁹	起点

上表中 d.组的 NP 多为处所词,“上/下 NP”既表示动作行为直接关涉的处所,也可表示在此处所发生的某一活动。“上”“下”所表达的位移事件的语义内涵不同,二者呈现出一定的不对称性。如“上街/学校/图书馆”不仅可表达“去街市/学校/图书馆等处所”之义,还可表达“购物、逛街”“学习、借阅”的语义。“上场(出场)”不仅表达“进场”的语义,还蕴含着“参加比赛”的含义。同样,“上厕所”,除了表达单纯的空间位移事件也即“去厕所”或“到厕所这一场所去”,还表示“排泄”这一生理现象。汉语中没有与此相对应的“下厕所”“下街”“下学校”“下图书馆”等说法。其原因就在于“下”清晰的方向指示特征,使得人很难在认知中形成以之描述横向的水平位移事件的意象。因此,“下”在表述“从一处到另一处、从事某活动”时,其语义和功能很难脱离“下”明晰的“从高到低↓”的方向性的制约。

当然,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上/下”原本所具有的“位差”等各种语义要素也会从具体的物理空间投射至抽象的社会空间,由具体的空间位差演化为抽象的心理位差。例如,人们常说的“下基层”“下厨”和“上门”及人们过去常说的“上京”等说法,其中的“上/下”表示的都是移动,不过也明显蕴含着社会等级的位差的意味,可以说表示的是心理的位差,也即“上/下”表示物理性位移的位差义素“由高(低)到低(高)”投射到心理域,其后 NP 成为具有社会等级特征的事物。在几十年前特殊的历史时期,“上山下乡”曾是一个流行词语,“上山”和“下乡”是构成这个词语的两个并列成分,看上去其构造完全平行、一致,不过,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构造机制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简单地说,“上山”反映的是物理空间的位差,“下乡”反映的则是人的心理空间的位差。另外,“上”凸显终点的用法与其“接触、附着”义的形成有关,“下”的“脱离”义的形成则与其凸显起点的用法有关。如“上岗”指“到工作岗位工作”,“下岗”指“离开/脱离工作岗位”。

整体来看, a.组~e.组用例中,“位差”和“方向”越明确,“上”和“下”的形式及语义对立越清晰。随着“上”的方向性泛化,其与“下”的语义对立逐渐消失。

⁴⁹ 此为旧时说法,现代汉语为“放学”。

2.1.2 表述非自主事件的“上/下”

前文述及，描述自然现象的“下雨、下雪、下雾、下霜、下露水、下冰雹”等所表达的应为非自主的位移事件。该位移事件中，“雨、雪”等“由上而下”的运动方向是非常明确的。虽然我们可以认为，“雨、雪”等是自然外力或地心引力作用的结果，但由于促发这一自然现象的外力难以感知，因而在人认知视野中被截取出去。“雨、雪”等作为前景化信息被凸显，并被识解为位移主体，这个认知过程反映到概念结构上就是施事不出现(Non-agentive,n)事件，相应地句法表层通常也就无法出现施事成分。例如：

- (33) 现在我在包子上屉之前，每一个底部沾一点点食用油，直接摆在屉上就不会粘锅，盖上锅盖看着上气后 10 分钟即熟，(CCL《菜谱集锦》)
- (34) 东北的 10 月，夜里已经开始上冻。早上起来，玻璃窗上结着一层冰花。(张清平《林徽因》)
- (35) 站在白天化了夜里又上了冻的雪地里，两个人手拉着手无言对视，要说的太多了，八分钟怎么说得完?(王海鸰《中国式离婚》)
- (36) 她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萧红《呼兰河传》)
- (37) 已经下了霜，一地灰白。(陈世旭《将军镇》)
- (38) 下露水之前，人们被两声枪响惊醒。(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如(33)~(36)所示，“上气、上冻、上霜”等都是汉语中很常见的说法。如果说在“上气”中，“水蒸气”的运动方向仍是可辨识的，具有“由下而上”的特点，那么“上冻、上霜”的运动趋向则无法捕捉，相比之下，其“接触、附着”的意象更加突出；而表征“雨水、雪从天而降”的“下雨、下雪”，该运动事件“自上而下”的移动方向则是视觉最容易捕捉到的，认知显著度高，其用法是受到这种认知经验的影响。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例(37)的“下了霜”与例(36)的“上了霜”所表述的意象明显不同，例(36)是从“眼睛”这一“附着体”的角度进行表述的，“上”被凸显的是“附着”义，已经失去位差的含义；而“下了霜”依然会给我们一种“霜”由高处降至地面的感觉，其动态位移及重视位差的含义依然存在。例(38)中的“下露水”表述的意象与“下了霜”基本相同。应当说，在上述例句中，“下”语法化程度要低于“上”。

除了自然现象以外，汉语还有“上头、上脸、上火”等说法。例如：

- (39) 夏天义首先看见这么白的身子，血就轰地一下上了头。(贾平凹《秦腔》)
- (40) 正争论着今天的酒“上头不上头”，忽然发现带队来开会的地委书记陆洪武在宾馆门口站着，问：“……”。(刘震云《官场》)
- (41) 步鑫生累垮了。他牙齿上火，痛得吃不下饭。(1993 年《作家文摘》)
- (42) “啊，王队长，别上火，我是和你开个小玩笑。(冯德英《苦菜花》)
- (43) 不骂骂娘，就有人上头上脸了。这是军队，对这样的事决不能姑息迁就。(柳建伟《突出重围》)

总的来说,例(39)(40)的“上头、上脸”等用法所表达的语义也是比较抽象的。在物理空间中已然观察不到“气血由低到高、上涌”的运动和方向。例(41)(42)(43)的“上 NP”的语义则更为抽象了,而且这些说法在现代汉语里已经凝固成词了,用以表达的是一种状态。我们发现,“下”没有与之相应的说法。

前面所分析自主事件是动体自主发出、直接操控的,其概念结构呈现的是非使役性的简单事件,强调的是主体运动;而这里的所说非自主事件的动体并不具备意志性,在此,其施动性受到抑制,整个语句“位移”这样的动作性含义大大削减,也正是因为如此,此类语句通常被看作含有“存现”意味的现象句。

再看几个不同类型的用例:

- (44) 谁能忘记,原子弹、氢弹爆炸,火箭、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无不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1994 年《报刊精选》)
- (45) 从那时起,球星们的身价就开始像风筝上天一样飘升,而且再也下不来。(新华社 2002 年 2 月份新闻报道)
- (46) 她母亲站起身,咕嘈道:“还早?日头上山啦。我以为你上哪去啦,大门锁着。你担水还锁门干么?”(冯德英《迎春花》)
- (47) 到傍晚时分,大群青年男女们站在村西头,眼巴巴地看见太阳下山,渐渐地沉入山后了。(王小波《歌仙》)

上述例句凸显了非自主自移事件的认知结构,在上述用例中,认知主体难以感知的致使外因同样已被排除在外,整个事件更加清楚地被识解为动体自行移动的位移事件,概念结构、句法结构与前面所述及的自主性的自移事件更为接近。不过,虽然其中“上/下”空间移动的含义非常凸显,但由于其主位成分不具备意志性特征,所以此类结构通常也不被看做施动结构。

此外,表述非自主自移事件的“上/下”还包括下面这样的用法,见表 3-5。

表3-5 “上/下”的非自主自移事件用法

上			下		
意义	用例	指向	意义	用例	指向
移动(到达)	a.上秤、上架、上屉、上锅	终点	移动(到达)	a.下锅、下肚、下土	终点
移动(附着)	b.上线、上榜、上电视、上报纸		移动(脱离)	b.下线、下榜、下架	起点

表 3-5 中“上”强调动体的移动结果常是显性的“可视的接触、附着”,多表达“放到……上(里)”之义;而“下”的运动结果则多蕴含着“某物进入某一隐蔽空间”之义,多蕴含着“进入……下(里)”的意思。请看以下用例:

- (48) 扶桑最后一个上秤⁵⁰。……(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⁵⁰ “上秤”是指“把东西拿到秤上秤”的意思。句中的“扶桑”是作品中的人物名,根据上下文脉可以判断“扶桑”不是自主位移。而是受到胁迫,他人迫使其到秤上去。

- (49) “就你爸对我好，孩子都是虚的！饭菜上桌了，连我的筷子都不拿！”(六六《王贵与安娜》)
- (50) 饺子下锅了，听到那扑棱扑棱的响声，看到舅父正对着我笑，我一下喊了出来：“是饺子，是饺子！”(1998年《人民日报》)
- (51) 几杯酒下肚，脸泛红光，印堂发亮，精神为之一振，全然是另一番景象。(陆步轩《屠夫看世界》)

例(48)和例(49)中“秤”“桌”是平面感凸显的物体，可被看作承载体，“上”强调的是“接触”与“附着”；例(50)中的“锅”和例(51)中的“肚”则均有立体的“容器”特征，可被看作容纳空间，“下”强调的是“进入”。再如：

- (52) 去年才刚刚首次上榜的联想集团，又成为今年唯一一家下榜的中国企业。(CCL网络语料 余胜海博客)
- (53) 如今大到招资办厂、粮油土特产的购销，小到修理无线电、小店开业都竞相上广播、上电视、上报纸宣传。(1994年《市场报》)
- (54) “我觉得我这得算人民内部矛盾吧？不能说我是在演变小芳吧？”大家笑。慧芳：“谁也没把你说成那样，你自己也别上纲上线。”(王朔《刘慧芳》)

前面说过，在表示具体位移事件的“上NP”中，“NP”一般为终点，“上NP”表述的是到达某个终点位置，如“上车”表示“到车上去”；而“下NP”中的“NP”则常常是起点，“下NP”表述的是离开某个起点位置，如“下车”表示的是“从车上下来”。而从“到达终点”是很容易引申出“附着”义的，从“离开起点”则很容易引申出“脱离”义，为此，表“附着”和表“脱离”也就成了“上/下”的语义和功能。例句(52)的“上榜”和“下榜”中的“上/下”的语义既可以被理解为抽象的位移，也可以直接被理解为“附着”及“脱离”，这体现的也就是“上/下”的语义演化轨迹。同样，例(53)中的“上”也有这样的特点。“广播、电视、报纸”均为大众媒介、新闻载体，其“载体”意象是很容易得到凸显的。例(54)中的“上纲上线”则是更为抽象的说法，“纲”“线”并非实体物质，整个结构也已经词汇化了，表示“小题大做，即把所有问题都提到重大原则的高度上”的意思，汉语中类似的说法还有“上市、下市、上线、下线、上瘾、上当、上钩、上圈套”等固定表达。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用例中的“动体”无论是实体物质，还是抽象事物，其实在整个位移事件中都不具自主位移的能力，但使其发生位移的“外力”因素均位在反映该位移事件的概念结构及相应的句法结构中出现，因而“动体”可以作为移动的主体，充当主位成分。

上述种种语言现象很好地说明了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及外在的表现形式。人们生活在一个丰富、信息量庞杂的世界里，“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处理时，人们又会寻找各种方式来减轻认知载荷。一种是采用回避策略，即通过一些手段减少信息的涌入”。“另一种则是通过结构化将我们所处的世界简化，也就是通过认知结构化(cognitive structuring)⁵¹来达到减

⁵¹ 指人们创造和利用抽象的心理表征来表示那些过往的被简化、被概括了的经验(Fiske&Taylor,1991)。

少信息载荷的目的”。同时,“在面对新事件时,人们不用特地使用大量认知资源来一个一个重新认识和判断,而是可以通过结构化的过往经验来快速认知事物。为了能有效地提升认知效率,对这种结构也是有要求的,其内部要相对同质,能够方便人们定义,并且不同结构能够被准确地区分出来(路红,张心园等 2018:562)”。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上山”和“菜上桌”、“他下船”(到“船里”)和“酒下肚”属于同一个结构化的认知图式,在“结构”上具有“同质性”,因而实现为相同的语言结构结构式。不同的是,前者反映的是一个相对完整、自足的位移事件,没有进行过多的信息“删除”处理;后者则根据表述的需要,删除了该事件中具有致使作用的“外力”等因素,将“菜”“酒”处理为移动主体。这也充分说明语言是与认知密不可分的,语言结构反映的是人对客观场景的认知结果。

2.2 “上/下”表述他移事件的认知策略及其句法表现

如果将“上/下”所表述的自移事件发生的动力归结为“内因”的话,那么,他移事件中诱发或者说导致动体发生位移的“力”,则可视作“外因”,“上/下”的语义呈现出明显的他动性。这时,“上/下 NP”结构中的 NP 是动作“对象”而不是“处所”,其作为受事这一语义角色出现。“致移事件中,施动者和位移体相分离,施动在前位移在后,施动和位移之间有一个‘致使’的语义关系”(张黎 2006:9)。他移事件都可认为是“有意图(intention)的致使事件”,引发位移事件的外因多为“人”。见表 3-6。

表3-6 “上/下”的他移事件用法

上			下		
意义	用例	指向	意义	用例	指向
一处到另一处	a. 上饭、上菜、上酒、上烟、 b. 上茶、上香	受事	一处到另一处	a.下菜、下油、下饺子、 b. 下面条、下棋	受事
使附着、安装	b.上螺丝、上子弹、上领子、 上门拴、上锁、上发条、上掌、 上梁、上劲儿 ⁵² 、上刑、上账		使移位、投放	b.下胃镜、下药、下种、下蛋、 下(赌)注、下本儿、下账	
覆盖、添加	c.上药、上色、上油、上漆、 上粪、上肥		去除、剥离	c.下玻璃、下螺丝	

上表用例中的“上”和“下”侧重强调意图性的“致使移动”,都表达在外力(人为)作用下,使其他事物发生位置改变。这些用例中的 NP 充当受事宾语,其所指事物承受由动词“上/下”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由低(高)到高(低))的影响发生位置的变化。受事与施事相对,成为该位移事件中的两个必有论元(obligatory arguments)。从句法结构上看, NP 紧随 V 后表示其所指事物直接受 V 的作用,即动作主体先对受事宾语发出某种动作,然

⁵² 指拧紧机械发条。

后宾语发生位移变化，NP 既是致使对象，也是“动体”。该结构凸显的是动作主体对事物处置后的位移，而不是位移变化后的结果。任鹰(2005:12)指出，“人们通常认为汉语是一种具有强烈的临摹性倾向的语言，而语序的临摹便是临摹的主要内容之一，以临摹性为基础的‘SVO’语序无疑应是汉语的优势语序”，“‘施事-动作-受事’作为心理上的‘完形’，不仅在语言生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常常影响着人们对汉语语句的理解”。换句话说，自移事件通常不含“致使性”要素，注重刻画运动的“变化性”；在他移事件则更强调“致使性”，意图性的“处置或定位”更容易获得凸显。

Sun chaofen (1995)等认为汉语“把”字句的他动性较高，其他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汉语处置式是强及物结构。而我们看到，“上/下”所描述的他移事件也常常可以用处置式表述。例如：

- (55) 等他弟弟前脚一出门，跟着就把他的蚊帐下了，往自己箱子里头一扔，咔嚓上了锁。(CCL《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把他的蚊帐下了”也可说成“下了他的蚊帐”，“下”能够用作“把”字句的述语成分，说明应为一个强及物性成分，而其及物性主要就来自其致使义。

下面请看一组包含汉语中常用的“上 NP”结构的用例：

- (56) 所有的树上都点着一支蜡，又设有香案，中星爹一直是跪在案旁，一声不吭，而俊奇却从每一棵树上折一小枝编成草帽戴在头上，然后在香案前上供品，上香，上酒，跪下来念一页纸上的话：“……”(贾平凹《秦腔》)
- (57) 侍者上了鸡，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鲍小姐用力割不动，放下刀叉道：“……”(钱钟书《围城》)
- (58) 每张桌子旁边各站三个仆人：两个斟酒，一个上菜。各房的女佣、丫头等等也都在旁边伺候。(DY 巴金《家》)
- (59) “酒早就烫好了，锅里也开着，单等你来下了饺子！”(孙犁《风云初记》)
- (60) 锅置火上，下油烧热，放入肉片炒散，下泡辣椒、姜、蒜稍炒几下，再下木耳、兰笋、……(CCL《菜谱大全》)

上述例句中的施事成分是比较明确的，受事成分如“供品、香、酒、鸡”等具有消极的受动性(causally affected)，其本身无法实现位置的改变，位移运动需要凭借其他事物来完成。对其施加的外力可视为施成行为，施动者的“目的”是意图性地使受事成分改变位置。“上”“下”承担了致使、运动及路径信息。上面例句中的“上香、上供”表示把香火、供品等摆放在香案上(常为“高处”)，“上鸡/上菜”表示“把/菜端到桌子上”这一意图性行为，“上”都表“使移动、使附着”的意思，作为附着体的“香案”等则大都具有平面载体特征；上述例句中的“下”同样具有“使移动、使附着”的意思，即“饺子、棋子、油”等事物在人为的外力作用下发生位置的改变，作为附着体的“锅”是典型的容器。同时，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感受到位差感。

更进一步说，如果更加重视此类意图性致使事件的结果的话，我们就可从“上”与“下”中读出“添加”或“投入”的意思了。例如：

- (61) “城门上锁了吗?” “早锁好了。”(李晓明《平原枪声》)
- (62) 她看见有几个老戏油子也是这样,前边已开幕,他们这边厢才慢条斯理地上粉底,戴头套。(王安忆《逃之夭夭》)
- (63) 如果我就这样乖乖地让对方上手铐也就罢了,这场戏也就算告一段落。可是我偏偏是一个力求十全十美的人。(CCL《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 (64) 陈太太关上门,上好门栓,从小窗口朝外看。(CCL《鹁鹁案卷》)
- (65) 准是给他下了砒霜!他挣扎着爬下床来,把门窗又紧紧关上,稍微自在了些。肚子松快了点,不那么难受了,他笑了。唔,没有,没给他下毒,可见日本人对他还是信得过。(老舍《四世同堂》)
- (66) 俺是山东人,不会说谎,我下的药,毒性大,至少没在病人身试验,我不敢下药治病,还是另请高明吧!(1994年《报刊精选》)
- (67) 万驼子水管浇到哪里,零工们就要搅拌到哪里,不然的话,过一会水泥凝固了,就翻不动了,那一块就作废了,就要搬走了重新下料。(艾米《山楂树》)

如例(61)~(64)中“上锁”指的是“用锁把城门锁上”,“上粉底”指的是“把粉底涂在脸上”的情景,同样,“上手铐”、“上门栓”都含有“把 NP 添加、附着于某处(通常是作为载体的界标)”之义。概括地说,其共同的语义特征就是“使附着”也即“添加”;例(65)~(67)中“下砒霜、下毒、下药、下料”表达的都是“将某物投放至某处”,“投入”义更加凸显。

种种迹象表明“上/下”的语法化程度较深,其后成分还可为表示抽象事物的名词,有的已经具有比较明显的词汇化倾向。请看例句:

- (68) 后来我攥住了张全义的小辫儿,叫他去给金一趟上眼药,他没干,你为什么又去插一杠子呢?”(陈建功《皇城根》)
- (69) 父亲道:“你的婚事也该上劲了,两个史弟都早娶了媳妇,孩子都有了。(钱钟书《围城》)
- (70) 他眼皮底下刮刮风,再给他上上劲儿,叫他下个归大堆的决心。(CCL 张一弓作品,出处不详)
- (71) 丽鹃的婆婆还真端着锅冲亮看了看,拿手指沿着锅边下狠力逛一圈,又把手指头在盛剩油的碗边仔细刮干净,说,现在不就行了?(六六《双面胶》)
- (72) 他们还在抓好供应政策的执行与规范管理上下功夫,下力气平抑市场物价,保证买卖公平,保护消费者利益,……(1994年《报刊精选》)

这里的“上眼药”原指“给生病的眼睛上药”,引申为“说坏话,找麻烦”,“上劲儿”原指“拧紧钟表发条”,在此表示“用力气”或“用心思”的意思;“下决心、下狠力、下功夫、下力气”中的宾语成分同样也为抽象事物。另外,汉语中常用的“下决心、下结论”等说法都可以被看作是抽象的心理空间的隐喻说法。

下面是“上/下”的宾语成分均为身体部位名词的例子:

- (73) 屋子很大，可是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老舍《火葬》)
- (74) 捶她的人总是我，因为这事要亲人干，旁人不知痛痒，下手太重，变成棒打了。(钱钟书《围城》)
- (75) 他怎么对我你也看见了，多说两句上手就打。(兰晓龙《士兵突击》)
- (76) 邓妈妈把那块骨头放在宋琴盘子里，第一次和周伯伯邓妈妈一起吃饭，宋琴不好意思上手抓，那块腔骨就一直放在盘子里没动。(1988年《人民日报》)
- (77) 刘会元说，“咱抓阄算了。谁抓着什么就玩什么，也别争也别躲。”大家纷纷下手抓，抓到手里打开，于是文坛新格局从此确定。(王朔《顽主》)
- (78) 挨打的要遮拦还手，她下嘴咬对方的手。(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以上“上/下”的宾语均有非自立性和附庸性(existence not in-dependent of event)特征，因而不是典型的受事成分。一般而言，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动体相对于自身之外的另一参照体的位移识解为运动事件，“上/下”动态位移概念融合(conflate)了动作与路径信息，为自足事件；而部分位移(即动体某一部分位移)表达的是事件非终结的情状特征，涉及如何对外部伴随事件即方式(Manner 位移运动如何进行)的概念化及编码问题。因而认知主体关注的焦点很容易由动体的部分位移转移到动体本身的动作行为上，为此，这类“上/下”常会用以表述行为方式，其后通常还有述语成分。

归根结底，“上/下”表达动态位移事件的概念结构充分说明了语言和思维密不可分，也充分体现了语法化的“保持原则”等基本原则。“名词的词性转变本质上取决于名词的词义特征(张文国 2005:116-130)”，“上/下”对动态事件的表述本质上与其方位义的义素直接相关，其动态和静态事件框架的内部概念结构是贯通着的，即描述静态的空间位置关系的“NP 上/下”结构与描述物理性位移事件的“上/下 NP”结构之间存在着认知结构的平行投射。同时，不同的认知策略对“上/下”所描述的位移事件的句法表现形式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3. “上/下”位移事件的概念要素的凸显与句法配位的关系

语言结构的论元的句法配置(syntactic arrangement)方式简称配位方式(argument selection)，反映的是施事、受事等论元角色跟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之间的映射关系。“概念成分显现为句法成分要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与人的认知规律紧密相关”(宋文辉 2007:50)。

按照认知语言学的主张，语言结构成分的选择和排列主要是由其信息特征决定的。同时，语言表达是一种目的性行为，表达者的语言视点及语用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结构的总体格局。人们对位移事件的认知处理也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无论是对概念要素的取舍还是对其组织的方式，都要受到认知倾向的制约。Halliday(1971:331)曾从语言功能的角度将“foregrounding”界定为“有动机的突显”(prominence that is motivated)。这一界定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语言结构中某一成分的前景化取决于表达者的动机；二是前景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prominence”。所谓“profiling”，就是指注意的聚焦(Coulson 2001:52)。

前景化(foregrounding)-背景化对立现象与图形-背景理论(Figure-Ground Theory)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凸显程度高的被认知为图形, 凸显程度低的被感知为背景。凸显(salient)就是在认知上被注意的程度高。(Talmy 2000Vol.1:128)

简单地说, 人们对整个运动事件的认知处理(cognitive process), 也即选择哪些概念要素构成语言结构, 主要就与运动事件中的概念要素的认知突显度密切相关。在“上”和“下”所表述的动态事件中, 动体、驱动力、受力目标、运动趋向、位置变化等语义要素都有可能被激活, 并直接投射到概念结构和语言结构中。在表述一个位移事件时, 以下问题一般会受到关注:

- 1) 什么在移动—动体。按照一般的认知规律, 动态(dynamic)事件中发生移动的动体具有凸显程度高, 易识别的特性, 因而最容易受到注意和重视。动体作为图形处于前景化的位置。而界标就被置于背景信息置于背景化的位置;
- 2) 从何处移动到何处—路径, 涉及起点、终点位置及运动趋向;
- 3) 为什么或者怎样移动—动力。是指驱动位移事件发生的主要动力, 包括移动的动力因及移动样态。

不过, 上述成分的凸显具有不平衡性(asymmetry)。在特定的认知域中, 有可能某些要素被有选择地激活, 而其他因素则处于被淡化或被抑制的状态。

3.1 动体的“认知突显”及配位方式

视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觉器官, 人脑获取的全部信息有 95%左右来自视觉感知。而视觉对运动事物的敏感程度远大于静止的事物。动态事件中发生移动的动体具有显著度高, 易识别的特性, 因而更容易被优先选择。

从概念结构上看, 不论是自移事件还是他移事件, 运动中的“动体”本身都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因此, 在“上/下”的概念结构中, 动体往往为图形, 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界标作为背景用于确定动体的空间位置。更进一步说, 作为动体而言, 施动力强的比施动力弱的认知显著度更高, 受动性强的比受动性弱认知显著度更高, 因为前者一般具有明显的空间或状态变化, 变化比静止更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 更容易被感知为图形。

施事做主语, 受事做宾语, 应为人类语言最具普遍性的语义成分和句法成分的配位方式。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移事件的“动体”通常应为施动者, 在“上/下”表述自移事件的句法结构中, 常常充当主语成分; 我们这里所说的他移事件的“动体”通常应为受动者, 在“上/下”表述自移事件的句法结构中, 常常充当宾语成分。

当然, 语言是“有意图的信息流, 是非自然意义, 亦即人的有意识的言语意义”(王珏 2004:377)。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说, 未知信息往往是表达重心, 而人们对新信息的理解往往需要依赖已知信息, 因此, 在语言表达时, 信息的组织原则常常是按照从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的顺序来进行排列。这意味着表达旧信息的成分倾向于前置, 而表达新信息的成分倾向于后置。即 SVO 类型的语言都倾向于把未知信息放在句尾, 形成“句尾焦点”。汉语语序“从话题性强的成分到焦点性强的成分”一般被视为信息流的自然方向。可见,

语境、语用因素对概念角色的配置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我们来看例句：

- (79) 看着他们一行匆匆下楼，匆匆上车，一种紧迫感在我心头怦然而起。(1993年《人民日报》)
- (80) 饭菜都已经布好了，只等宋思明上桌。(六六《蜗居》)
- (81) 这时，店里也三三两两的开始上人了，几个嬢嬢也开始忙活起来。⁵³
- (82) 上客了，很多人走进客舱，阿眉只得走开去迎候他人。(王朔《永失我爱》)

在自移事件中，位移是由动体自身完成的。按照运动事件中动体与背景的语义关系及物体可动性层级(movability hierarchy)⁵⁴的一般认知规律看，动体为“人”，而且表“人”的成分为可别度(identifiability)高的专有名词、人称代词，会在“上/下”做主语，如例(79)(80)，这种语序符合语用上的可别度领先原则⁵⁵；而例(81)(82)表述的同样是自移事件，位移主体“人”“客”却置于动词之后，这里的语序变动与说话人主观调整焦点有关。这里的动体“人”“客”为未知的新信息，被作为句末的信息焦点。

前面谈到，非自主自移事件虽然在事理关系上存在致使者，不过由于致使者难以被感知或者难以被确认，因而在概念结构及句法结构一般不会出现，动体在认知中被处理为有活动能力的运动主体，这样的概念结构在句法层面大多体现为存现句，用以表达事物的出现。在描述这一类非自主事件时，说话人往往会根据可别度领先原则，选择将指别度高的、有定的名词置于动词前，具有变化特征的动体倾向被置于动词后。例如：

- (83) 丽鹃尽量把脸拉短一点，进餐厅一看，好家伙！桌中间上了个脸盆，里面炖了一锅，连菜带肉，还是飘在汤面上的大肥肉，白花花的。(六六《双面胶》)
- (84) 很快就上菜了。气腾腾冒着，油吱吱响着。(陈世旭《将军镇》)
- (85) 屋子外面下着雪。(张斌主编《现代汉语描写语法》:737)
- (86) 不久，就下雨了。雨停的时候，沟满河平，一派泥泞。(1993年《人民日报》)
- (87) 老太太说，不要，我不吃这个，太咸。然后又问小姐要菜单，说，我看看。菜、面上桌。(六六《双面胶》)
- (88) 大雨下了三天三夜，草叶子被撕裂了，剥落下来，砸在泥土里。(宋学武《干草》)

上面的例句中，例(83)(84)的“上了个脸盆、上菜”表面上看应为他移事件，但由于施事不是认知关注的焦点而没有在句法表层得到编码，因而该“上/下”也可被理解为表非自主的自移事件的结构，含有“出现”意味，“脸盆、饭菜”作为非预期的新信息出现在宾语的位置；而在例(87)中，“菜、面”依然是动体，而从上下文来看，由于这里的“菜、面”是客人的预定，是可预期的，具有定指性特征，因而占据主语位置，体现了旧信息在先的语用原则。再看例(85)(86)中，表述的“雪、雨从天而降”的运动事件，按照人们的

⁵³ 此例句来源于网络(2018年9月20检索):<https://kuaibao.qq.com/s/20180326G1RHPA00?refer=spider>

⁵⁴ 相关论述参考 Talmy(2000:315-316)、Chu(2004:62-65)、王寅(2011)。

⁵⁵ 相关论述参看陆丙甫(2005a, 2005b)。

认知经验,“雪”“雨”往往非预期的,是具有未知性的新信息,一般会出现动词后,这符合信息流原则。而例(88)显然是对“雨”已经开始“下”以后的持续景象的描述,“大雨”在人的认知中已经成为已知信息,具有确定性,因此,被优先识解为话题,占据动词前的位置。

请再看两个表述他移事件的例句:

(89) 侍者上了鸡,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鲍小姐用力割不动,放下刀叉道:“.....”(钱钟书《围城》)(同例 57)

(90) 给燕子上完菜没多久,店里也开始上人了。⁵⁶(楚腰 郝文《离婚大战》)

例句(89)(90)中“上鸡、上菜”为他移事件,概念结构上强调的是施事“人”的意图,客体“鸡、菜”为动体,由“上”传达了运动及路径信息。例(89)中的施事“侍者”是致移因素,应在动作前存在,其可别度要高于受事“鸡”,因而在表层结构中,施事“侍者”实现为主语,受事“鸡”实现为宾语,构成一个完整的 SVO 结构。而(90)中的施事成分虽然未在结构中出现,但可在上文找到,“给燕子”凸显了该施动者的意图性,“菜”作为致使对象也即受动性成分,同时也作为位移主体也即新信息,被置于宾语的位置。

可见,对于同一位移事件的表达,常因认知主体采取不一样的观察角度而形成不同的概念结构。同时,由于认知凸显方式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表征形式,即使是同样的概念成分,其信息特征也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上面的句法正是图形-背景分离原则与信息流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3.2 位移路径的“认知突显”及配位方式

“上/下”描述事物主体由低(高)处向高(低)处移动,这个意义又可以分解出两个语义要素,即“处所”和“方向”。也就是说,在“上/下”位移过程中,除了动体作为关注焦点被凸显以外,位移的起点、终点及运动趋向也会成为认知凸显的主要的矢量因素。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上”和“下”具有相同的概念结构,包含相同的基本概念元素,都描述动体发生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位移过程,因而二者描述的动态事件理应既可以凸显位移起点,也可以凸显位移终点。可事实上,“上”在所表述的位移事件中,能够得到凸显的是位移终点,而在“下”所表述的位移事件中,能够得到凸显的既可以是位移的起点,也可以是位移的终点。这说明二者与场所名词组配后语义出现了不对称现象。对于这种不对称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认为,识解框定了人们如何从事件、情境中获得信息,并就获得的信息进行概念处理和加工。是凸显起点还是凸显终点,与语言形式背后所建构的认知意象的差异以及“上/下”的运动方向直接相关。

刘宁生(1994:171)在述及说汉语的人看待物体空间关系的方式和认知过程的联系时指出,面积或体积的大小,空间位置的固定或移动,时间上的持久或暂时,位置或方向的已

⁵⁶ 此例句来源于网络(2018年9月20检索):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frontend.php?act=articlePrint&blogId=53931&date=201507&postId=4762>

知或未知，这五个因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性，在大小、固定性、持久性和复杂性四项特征中，固定性和持久性显得更为重要。“上”凸显位移终点首先是由“上”凸显“与载体接触”的认知意象决定的。从概念结构的角度说，“上”的意象凸显的是“与载体接触”，向载体(位移终点)靠近是发生运动的预期目标，换言之，“上”的位移事件是利用终点界标的固有方位特征来进行的，“参照策略”使得位移起点的凸显受到抑制。其次“由低到高”的位移指向决定了“上”是一个定向移动的动词，其特点是远离原来的位置，呈现为指向终点的顺向移动。在认知作用下，“上”由纵向的“由低到高”变换成横向的水平“由此及彼”，强调了位移的目的性。这种运动趋向的泛化，进一步加强了其位移终点被凸显的必然性。

反观“下”的位移事件的发生，从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上来看，“下”通常是以“上”的空间位移运动完成为基础的。如“上山、上楼、上船”是“下山、下楼、下船”的前提。换句话说，“上”的位移终点是作为“下”的位移起点的一个重要的指示参数出现的，是“下”的运动事件中动体借以定位的具体的参照信息，因而在认知上更容易受到关注。更重要的是这种“参照策略”与“下”强调离析的事物关系的认知意象也是十分契合的。同时，“下”的运动趋向也是很明确的，位移终点自然也就有可能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信息，从而出现在表层句法结构中。也可以说，“上”的运动事件凸显的是“目标”，而“下”的位移事件强调的是“位置”，不同的认知意象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上”常突显位移终点，“下”既可强调位移起点，也可关注位移终点。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动体运动的轨迹实际上记录了动体持续不断的历时运动过程。“上”与“下”的位移事件的概念结构可以依赖时间属性来描写动体在空间位置上的序列改变，运动过程的历时性通常涉及与运动相关的物理量的表征，如数量、时量、幅度等。例如：

- (91) 上坡时，他上两步，下一步，他干脆扔下木拐，连手带脚往上爬。(严歌苓《第九个寡妇》)
- (92) 太阳上了三竿，孙毛旦领着五个日本人，赶着一辆马车到村里拉面来了。(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
- (93) 他立刻迷上下围棋，每个礼拜上两天棋社，夜夜抱著棋谱上床。(张大春《寻人启事》)
- (94) 要入社，少得上五十万本钱的利息；要不入，再贴上五十万还买不回那么一个驴来?(赵树理《三里湾》)
- (95) 当然，如果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下上一两场雨，就不一定非浇五遍水不可，浇三遍水就够了。(1996年《人民日报》)
- (96) 天又开始下雪，下得慢条斯理的，初一下一个小时，初二又飘上两个小时，到了初三、初四以后的日子，每天也一律至少有半小时是在下雪，……(迟子建《原始风景》)

- (97) 谭招弟一听，脸刷的一下白了，好像突然下了一层霜。(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 (98) 老婆子养只母鸡，每天下一个蛋。老婆子贪心不足，希望它一天下两个蛋，加倍喂她。(钱钟书《读伊索寓言》)
- (99) 下几天狱比放个炸弹省事，稳当，而有同样的价值。下狱是作要人的一个资格。可是，他不肯。(老舍《骆驼祥子》)

像上面的例句那样，路径在时空间的轨迹可量化为动体的数量、持续的时间量及频度等。

此外，在“上”所表示的位移事件中的终点要素得到凸显，“上”就有“到达”的含义，而当“终点”由具体的空间场所虚化为抽象的状态或事物时，“上”就可表示“达到、够(一定数量或程度)”的意思，汉语中有“上年纪、上百里地、上线(某基准)等说法；同样，“下”所凸显的“起点”要素如果虚化为抽象的状态或事物，“下”就可以从“脱离”发展出“低于/少于某一参数”的意义，且以否定用法居多，如“不下十回、没下过第三名”等等。

上述考察说明认知主体对位移事件的概念要素的凸显以及如何将其呈现为句法结构，主要决定于人的认知规律及信息传递的基本原则。同时，由于动词“上/下”的概念结构融合了运动与路径信息，方式信息的编码受到了抑制，缺乏对运动方式的具体描述，这也为其语义进一步扩张提供了可能。

动词“上/下”的概念结构与作为方位成分的“上/下”的概念结构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从认知模式的角度来看，“上/下”表达静态空间中的位置关系时，“上”强调二维的拓扑式认知，多描述目标物与二维平面载体之间的承载与附着关系。动态的运动事件中，“上”的动态位移指的是“从一处(低处位置)到另一处(高处位置)”，对动体的位置变化的刻画，框定了人们对“附着和承载”的语义概念的解读，因此，具备“载体”特征成为充当“上”的处所论元的必要条件。同时其方向泛化，“与平面载体接触”语义得到扩展，也会使得含“上”结构的“存现”义得到凸显。同样，跨越了不同概念域的语义映射，使方位词“下”清晰的方向指示得到承继的同时，方位词“下”标示三维立体空间的认知结构也对动词“下”的论元角色的选择起着制约作用。相比之下，“下”的语法化程度不如“上”那么高，在很多用法中都保留了原型义所含有的“位差”要素，明确位移指向，侧重于描述“离析”意象，语义相对实在。总而言之，汉语“上/下”表述位移事件的概念结构是基于空间范畴的认知构建起来的。受到“上/下”原型义的限制和主观认知的制约，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上”和“下”描述动态的位移事件的语义和用法的分化。

4. 小结

本章在考察了“上/下”表述位移事件时的语义内涵及其表述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主观认知是如何制约其概念结构的构建及句法呈现的。

总起来说，“上、下”由静态空间关系到动态位移事件的表述的演化与扩展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体现了认知域或者说概念的映射关系。动词“上/下”的概念结构的形成以及

其在共时平面上所产生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都可以在其原型义及其语义扩展路径中找到根源与理据。“上/下”语义和用法的扩展，不仅遵循了语法化的“保持原则”，同时也顺应了语言的“经济原则”。

第四章“上/下”的动相范畴用法

“认知语法特别强调语言结构和概念结构之间的‘象似性’(iconicity),格外关注概念组织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制约语言组织模式”(史文磊 2014b:293)。更确切地说,就是如何合理地解释“语言的形式和意义通过概念结构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一种映射关系”(崔希亮 2002:295)。从概念结构与句法功能的相关性的角度,讨论“上/下”演化的轨迹和理据,是本文的研究内容,或者说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本章所要着力探讨的就是“上/下”由独立充当述语成分的趋向动词(或称“移动动词”)扩展至表示“动相”的补语成分,其概念结构有何特点及如何形成这样的演化的。

通过前面的考察可知,趋向动词“上”“下”是由方位成分“上”“下”演化而来的。“上”“下”可独立使用充当述语成分,用以描述事物的动态变化,不仅表示运动本身,还含有路径信息,语义概括性较高。不过,在由“上/下”充当述语成分的句法结构中,运动方式是无法得到呈现的,从概念结构反映外部世界的角度来说,其完整性上是有欠缺的,这就为“上”“下”与其他语义成分的组合提供了语义和句法空间。具体地说,运动方式等语义要素从其概念结构中分离出来,由其他动词专门表述,结果使得“上/下”的句法分布及功能都发生了变化,由述语成分变为动相补语(phase complement)⁵⁷。动作方式由“隐”到“显”,语义更加具体化、精确化。而语义的具体化、精确化需求,应为动词“上”“下”与V结合构成“V上/下”结构的语用动因。

史文磊(2014)指出:“从跨语言的调查来看,在大多数语言中,方式信息和路径信息通常不会同时融合到同一动词中,换言之,二者在选择语言编码形式上呈现出互补分布的倾向”(p.47)。通常,“人们对运动事件的经历是作为一个连续不可分的整体进行和实现的,例如,在经历某一个运动事件的时候,不可能先经历方式,然后再经历路径,也不可能先经历路径,再经历方式,而是同时进行的。然而,人们通过线性的语言序列对运动事

⁵⁷ 动词后边加“上/下”的格式,本文记作“V上/下”,将“上/下”称之为动相补语。吕叔湘(1979)把赵元任(1968)的“phase complement”这一术语译为“动相补语”。并将“动相”定义为:“一个动作的过程中的各种阶段”(p.227-233)。“相(phase)”一般指情状的某一特定阶段(Comrie,1976:48)。汉语学界也将“aspect”译为“体(体态、体貌)”或“动相”。从动相的视点出发对动词分类(verb classes)与事件类型(event classes)的早期研究,可参看金田一春彦(1950)、Vendler(1967)、奥田(1978)等。寺村(1995:78)把“aspect”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对客观事实加以描述的,另一个是表达说话人主观看法的。汉语不像日语和英语那样可以直接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动相,而是通过动词与“了、着、过”等结合来表达。就汉语的“上/下”而言,趋向动词的表义在从“趋向”到“状态”的语法化过程中,动词属性逐渐丧失,虚化程度逐渐加深并逐渐体现出“体”标记的特征,甚至趋向动词的状态意义基本上跟动态助词的意义接近。因此,有些语法著作将其归入动态助词的范畴。不过我们认为“上/下”仍属于附着成分而未发展到纯粹的形态标记的程度(如“了、着、过”等)。或者说“上/下”仍处于语法化的进程当中,其语义一方面仍保留着趋向动词的语义特征(由动词表示的动作或状态的内部过程可能具有的起点、终点和续段的差异),另一方面作为前项动词的补足语,对前项动词的情状(如状态(state)、活动(activity)、达成(accomplishment)、结束(achievement)等)进行补充和说明。“上/下”既包含着概念化过程中映射到动词中的客观情状,又蕴含着由于说话人对事件或状态的不同观察视点所带来的主观情状,即和状态有关的体貌(aspect)范畴。从认知的角度出发,可以取消“phase”和“aspect”二者间的界限,视“V上/下”结构中的“上/下”描述“一个事件过程中的不同状态”,因此,本文采用“动相补语”的说法加以论述。

件进行编码的时候,却倾向于将这种经历(方式和路径)离散化,然后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在语言编码上表现出类型的差异”(同上)。这可以理解为不同的语言在表述运动事件时,会有不同的编码方式,或者说对同一运动事件,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加以表述。其实,不仅不同的语言对运动事件会有不同的编码方式,即便是同一种语言(如汉语),在描述同一运动事件时,也会由于语言视点和语用需要的不同等而采用不同的编码方式。当运动场景所具备的“方式”要素在概念结构中隐而不显,不表示具体动作的趋向动词“上/下”就单独充当述语成分,表示单纯的位移事件;而在“V 上/V 下”结构中,“方式”出现在概念结构中,并被编码至语言结构。动补结构的大量使用常被看作汉语表达既重视过程也重视结果的证据,汉语补语都或多或少含有“结果”的意味,或者说都有可能被解读为广义的“结果”,含有原因意味的方式成分被编码在前,含有结果意味的路径成分被编码在后,也即方式和路径在线性语言序列中被编码为“V 上/下”结构,是形式和意义的相似关系的体现。

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观照。V与“上/下”结合,不仅弥补了“上”“下”自身缺乏的语义要素,加大了语言结构的信息容量,促使位移事件的概念结构不断向由综合到分析、由简单到复杂的方向发展,相应地,“上”“下”语义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引申与扩展。

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探讨“上/下”充当补语成分时的语义功能及其句法表现。首先分析现代汉语常用单音节动词与“上/下”的共现与选择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V 上/下”结构中“上/下”的语义演化路径,分析“V 上”与“V 下”的语义不对称现象及其形成的理据和动因,进一步阐明“上/下”各范畴(grammatical category)义间的关联关系及其语义扩展机制。

在“上”“下”的动相范畴用法当中,其语义内涵及其扩展方向主要与前面的动词的类型及语义特征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先从“V 上/下”结构中的V的考察入手,分析问题。

1. V与“上/下”的共现选择⁵⁸

关于“V 上/下”中的“上/下”的语义和功能,先行研究已有论述。人们通常认为,在动补结构“V 上/下”中的“上/下”是V的补语,可以表示V的趋向、结果及状态,而“趋向补语的基本意义是趋向意义;结果意义比趋向意义要虚;状态意义又比结果意义更虚”(刘月华 1998:30)。范晓(1995:313)认为“V 上”表面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因此,根据V与“上”之间是否能插入“得/不”表可能态分为动补式和动态式两大类,并将动补式根据带宾语等形式再分成动趋式、准动趋式和动结式三个小类。上述主张是对“V 上/下”中的“上/下”的表意功能做出的概括性归类。

⁵⁸ 如果全面描述“上/下”的句法环境,那么应该综合讨论其前项动词和后项宾语的特点,不过,考虑“V 上/V 下”是作为一个结构体与其他成分发生语义关联的,前项动词对“上/下”的制约作用更大,为便于集中分析问题,这里只集中讨论前项动词的语义特征。

如将上述意义细化,“上”主要可表达“趋向”“接触与附着”“实现”和“留存”义以及动作或状态的“开始”和“持续”义等,“下”主要可表达“趋向”“脱离”“达成与留存”以及“容纳”等。那么,位移动词“上/下”为何会引申出这样的意义和用法?这是我们在此所要讨论的问题。

语法化⁵⁹理论(Hopper & Traugott 1993)认为,语义相宜性和特定的句法环境是诱发一个语言成分语法化的两个必要条件。如前所述,缺少运动方式的编码,为“上/下”的句法功能的演化提供了必要的语义和认知条件,而句法功能的改变又为“上/下”的进一步语法化提供了条件,使得动词“上/下”由一个只有具体的词汇义的语言成分演化为一个可以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的成分。

通过第二章、第三章的考察可知,“上/下”对动态事件的表述实质上与其方位意义所含的位置高低及方向等义素直接相关,其动态和静态事件框架的内部概念结构是连贯的,即刻画静态的空间位置关系的“NP上/下”结构与描述物理性位移事件的“上/下NP”结构之间存在着认知结构的平行投射。在投射过程中,“上/下”的原型语义要素及其认知图式中的逻辑关系被保留和承继下来,“上/下”具备如下基本语义特征:

表 4-1 “上/下”的基本语义特征

	上	下
垂直方向	+ 高	+ 低
水平方向	+ 前	+ 后
语义指向	+ 终点	+ 起点、+ 终点
认知凸显	与平面载体的接触关系	立体空间内部的离析、容纳关系

简单地说,“上/下”的基本语义特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运动的指向性(direction/deictic),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垂直空间的“高、低”决定的“上、下”关系,二是水平空间的“前、后”对应的“上、下”关系。

2) 位移:运动本身涉及的起点和终点以及位移轨迹。“上”凸显位移终点、“下”强调位移起点及终点;起始点的认知显著度较高使得位移轨迹的激活受限。

3) 结果或状态:主要描述位移完成后的结果和状态(static),如动体的存现或消失。“上”涉及的对象大都是作为“载体”呈现的,“接触、承载”关系得以凸显;“下”涉及的对象大都是被作为参照指示或立体空间看待的,离开原位置的“离析”或“容纳”关系较为凸显。

⁵⁹ “语法化”是指一个关于演变的术语,通过这种演变,词汇项和结构进入某种语言环境中提供语法功能,并在发生语法化之后继续发展出新的语法功能(参考梁银峰 2008)。Hopper & Traugott (1993:xv)将语法化定义为:“We define grammaticalization as the process whereby lexical items and constructions come in certain linguistic contexts to serve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once grammaticalized continue to develop new grammatical functions”。同时还认为:“When a content word assumes the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function word, the form is said to be ‘grammaticalized’”(Hopper & Traugott 1993:4),即“当实词呈现出虚词的语法特征时,就可以说它发生‘语法化’了”。由此可见,实词虚化属于语法化。

上述语义特征的侧重或者说具体内容的凸显是“上、下”语义扩展的理据,“上、下”所有的义项和用法都是围绕这几个基本语义特征或与之相关的语义要素扩展或裂变而成的,二者很多对立或非对立的句法表现都与此相关。

按照语义相宜性原则,我们至少可以推断,一个语言成分(主要是动词性成分)与“上”“下”语义共性越多,二者语义越相契合,与“上/下”就越容易组配。同时,“V上/下”结构的语义越是接近趋向动词“上/下”的基本语义特征,“V上”与“V下”在语义和用法上的对立就越整齐,其用法就越对称。相反,“上”“下”的语法化程度越高,“V上”与“V下”的关系就越是表现得错综复杂。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V上/下”中的“上/下”来源相同,那么在不同的结构中,其语义的演化和呈现方式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简单地讲,应是与其相组配的动词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上/下”的语义扩展方向。

“上”“下”与前边的动词搭配是有选择性的。我们考察了常用动词⁶⁰当中的510个单音节动词,并对能与“上”“下”共现的动词分别进行了整理和分类。其中,能与“上”结合的单音节动词有460个,占总数的90%。也就是说,除了部分语义与“上”的语义相抵触的动词(如表使“脱离”义的动词),几乎所有的动词都能与“上”结合;能与“下”结合的单音节动词有207个,占总数的40%。能与“上”共现动词的数量比“下”高4.5倍,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上”的使用频率高,语法化程度深,语义更为抽象,因而能进入“V上”结构的动词的范围就较为宽泛。

1.1 “V上”中V的语义特征与“上”的语义识解

通过对“V上”用例的考察,我们发现比较容易进入“V上”结构的前项动词大体包括以下几类动词,而与不同类型的动词共现,“上”的表意功能也是有区别的。

(1) 移动动词。这里所说的移动动词多为表示人或动物的身体姿态的自动词。此类动词有的其本身便具有“+位移”的语义特征,有的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本身必然导致位移。前者如“走、爬、跑、飞、游”等,后者如“跳、坐、站”等。由于此类动词的语义与位移事项密切相关,所以与此类动词相组配的“上”倾向于表示位移方向,也即原有的语义特征保留最多,也最突显。同时,由于“V上”的处所均为位移终点,所以“上”作为表示动作结果的成分,是很容易呈现“到达”义的。另外,位移终点既可以是物理空间的“高处”,也可以是心理空间的“高处”,前者如“爬上山顶”,后者如“走上领导岗位”。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含有方向要素的表示位移事件的动词,如“飘、升”等等,与此类动词共现,“上”的趋向义同样是比较具体的。

(2) 致移类动词。此类动词应为高及物性他动词,在该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作用下,动作对象会发生位移。此类动词有的本身含有“添加”之类的语义要素,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语义特征可以描述为“使接触”或者说“使附着”,例如“加、盖、抹、撒、垫、安、装、贴、填、穿、戴、披、蒙”等等;有的本身并不表示“添加”义,但其表示的动作行

⁶⁰ 动词及其释义主要参考孟琮、郑怀德等编《动词用法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

为常被理解为添加的手段,例如“写、画、涂、喷、锁、刷、缝、堆、织、绣”等等。“上”与此类动词结合,表示在动作的作用下,附着物附着并留存于附着体。在动词语义的制约下,“上”的语义通常可被理解为“附着”。从语义关联性的角度来看,“附着”还是与“移动”与“到达”有关,凸显的是“移动”与“到达”后的“留存”状态。当然,附着物和附着体也都既可以是具体的实体事物,也可以是抽象事物。前者如“披上衣服”,后者如“提上日程”。

另外,有些表示给予义的动词也可以被看作广义的致移类动词,如“送、寄、发、献、转、交”等,由于其位移的语义仍比较具体、凸显,与其相组配的“上”的趋向及位差的含义也还是比较明确的。不过,这种趋向与位差主要是心理层面的,而很少是物理层面的。

(3) 制造与加工、处理义动词。此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会使事物从无到有,或者发生性质与状态的改变,强调动作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例如“炒、烤、蒸、沏、泡、修、挖”等等。此外,形式动词“做、搞、弄”等也都有这样的语义和用法。在与此类动词共现构成“V上”时,“上”的语义通常可被识解为“完成”或“达成”,如“炒上两个菜”。

从总体上说,表示使事物从无到有或者性状发生变化的动词更容易跟“上”组合,在我们看来,这主要与动词“上”容易凸显位移终点有关,更进一步说,则同“上”所表示的空间义趋于外显及其移动义含有目标物从低到高、显著度渐次提高的语义要素有关。

(4) 取得义动词。顾名思义,此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通常为取得某一目标物的手段,或者说这一行为动作的完成也就意味着目标物的取得,例如“取、买、拿、娶、订、赚、抢、偷、收”等等。与此类动词相组配的“上”往往具有“实现”的意味,这与“上”表示“高处”及由低处至高处的语义模式有关。在“V上”所标示的事件框架中,动作对象一般可被看作目标物。

“取得”义动词跟“上/下”都比较容易组合在一起,不过,是跟“上”相组配,还是跟“下”相组配,整个结构的语义内涵还是有区别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说明。

(5) 事件的过程性容易得到凸显的动词。实际上,此类动词并不能算是动词的语义类型,更不是与上述几类动词相平行的类别。一般来说,具有“持续”这一语义特征的动词(包括形容词),如果其过程性得到凸显,往往就可以加“上”,表示该行为或状态跟某一时间点或某一抽象事物的“接触”(表示“开始”)或在时间轴上的“留存”(表示持续)。例如,“一顿饭吃上两三个小时”“他估计能红上一阵子”“怎么还唱上了”“小王喜欢上了小李等等。这里的“上”虽然语义十分抽象,组合范围非常宽泛,甚至可被看作表示“持续”或“起始”的时体成分,不过,仔细分析一下,其语义和用法还是与“移动”“到达”“留存”等语义要素有关,是上述语义要素由空间域向时间义的映射。

总而言之,在上述“V上”结构中,“上”的语义和用法看似复杂多样,其实归根结底都跟趋向动词“上”所表达的“移动、到达”义密切相关,是“上”跟具有不同的语义特征的动词共现时,基于“移动、到达”义产生的语境“浮现义”,这种浮现义逐渐固化,便会成为“上”的意义和用法,并在此基础上扩大组合范围,衍生出新的意义和用法。

1.2 “V 下”中的 V 的语义特征与“下”的语义识解

与“V 上”中的“上”的情况相似，与不同类型的动词共现，“下”所呈现的语义内涵和表述功能也是有区别的。根据我们对“V 下”用例的考察，比较容易进入该结构的前项动词大体包括以下几类动词。

(1) 移动动词。此类可与“上”相组配的动词，只要其自身不含位移“方向”这一语义要素或者说不具备“矢量”特征，就都可与“下”相组配。当然，加“上”还是加“下”，位移方向是相反的，如“跑下楼”和“跑上楼”。“V 下”所关涉的处所既可以是具体的物理空间，也可以是抽象的心理空间，前者如“跳下船”，后者如“走下神坛”，这同“V 上”的特点是一致的。同时，这里的“下”也同“上”表现出整齐的“趋向”上的对立。不过，同在充当述语时的情况相同，“V 上”后接的是终点成分，因而“上”比较容易呈现“到达”义；而“V 下”虽然也可后接终点成分，但其后更多的是起点成分，因而“下”比较容易呈现“离开”义，例如，前面提到的“船”可被看作终点，也可被理解为“起点”。

如果前项动词本身含有“方向”义素，那么，就会在与“上/下”共现选择时，表现出相互对立的特点，例如“升上”“浮上”“翘上”和“降下”“沉下”“塌下”。

有关此类动词的特点，前面已有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2) 致移类动词。如前所述，在此类动词所表示的动的作用下，动作对象会发生位移。如其自身含有“添加”之类的语义要素(如前面提到的“加、盖、抹、撒、垫、安、装、贴、填、穿、戴、披、蒙”等等)，就通常难以与“下”共现；而“写、画、涂、喷、刷”等自身不含“添加”义素的动词可与“下”共现，但与“V 上”不同，“V 下”虽然可以表示动作结果的“留存”，但从中很难读出“附着”的意味。

同含有“添加”义的动词比较容易同“上”相组配的情况相对立或者说相平行，含有“去除”义的动词则比较容易与“下”相组配，例如“摘下”“除下”“撤下”；有些动词虽然自身不含“去除”义，但所表示的动作常为“去除”的方式，这样的动词也是比较容易后附“下”的，例如“拿下”“取下”“切下”“剪下”“掰下”“打下”等等。

“下”在表示“位移”时所具有的凸显起点的特征，使其含有“离开”意味。而“离开”意味与表示“去除”动作的动词相结合，便很容易被解读出“脱离”义。上面“V 下”结构中的“下”的语义通常都会被理解为“脱离”。

另外，汉语中有些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既可为“添加”的方式，也可为“去除”的方式，而与“上”组合，表示的是“添加”，与“下”组合，表示的“去除”，例如“推上”和“推下”。

还值得提及的是，汉语中还有一些动词本身具有双重语义特征和双向支配能力，也即既可以表示“使附着物附于附着体”，也可以表示“使附着物脱离附着体”，既能以附着体为支配对象，也能以附着物为支配对象，如“抹、擦、刷”等。例如，在“把油漆刷上墙”中，“刷”表示“使附着物附于附着体”，“上”可被解读为“附着”；在“刷下墙上的污渍”中，“刷”表示“使附着物脱离附着体”，“下”可被解读为“脱离”。简单地说，从凸显“起点”到“离开”，再到“脱离”，“下”的语义演变轨迹同样是非常清晰的。

(3) 致果类动词。严格地说,我们这里所说的“致果”并不是动词本身的语义特征,而是说此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所造成的状态或结果比较容易得到凸显,或者说,此类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施行应以状态的存续或结果的留存为目的。在我们看来,动词在表示“致果”义时,容易与“下”相组配,主要是因为从“下”的语义模式中可以读出“落着”的意味。例如,“打”是个多义词,其常用义项有“击打”及“建造、制作”等,在与“下”组合时,呈现的常常是后者,如“打下基础⁶¹”。在与我们这里所说的“致果类”动词构成“V下”时,“下”一般含有状态“存续”或结果“留存”的意味,例如“写下名字”“记下这件事”等等。最为典型的表示抽象的“留存”义的动词“留”“存”是最容易与“下”相组配的,我们在日常语言交际中,常可听到“留下”“存下”之类的说法。

(4) 取得类动词。同位移义动词一样,“取得”义动词也是既很容易与“上”组配,也很容易与“下”组配的一类动词。不过,与“上”还是与“下”组配,整个结构的语义内涵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而这种区别就主要是由“上/下”的语义内涵的不同造成的。例如,“买上、赚上、抢上、订上”大都含有“经过努力终于取得取得”的意味,动作对象可被看作目标物,“上”凸显的是“实现”;“买下、赚下、抢下、订下”则往往含有“终于占有”的意味,动作对象可被看作占有物,“下”凸显的是“占有”⁶²。

(5) 占位类动词。这是指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施行要以占用一定的空间(物理与心理空间)为前提。与这样的动词相组配,“下”可被解读为表“容纳”,例如“能坐下三个人”“能睡下五个人”中的“坐下”“睡下”等等。同表示“盛装”义的动词组合在一起,构成“盛下”“装下”“放下”等,“下”的容纳义更是非常凸显的。另外,这类“V下”结构非常容易插入“得”“不”变成可能补语结构,或者前面加能愿动词“能”,表示是否具备一定的容纳条件。

以上我们通过描述“V上”和“V下”中的前项动词的语义特征,对后项补语“上/下”的表意功能及其形成理据,做了梳理和分析。通过以上对V的分类与分析可知,“上”“下”的语义扩展是其共现成分V的语义特征与其自身的语义要素共同作用与制约的结果。正如任鹰、于康(2007)所指出的:“一方面,‘V上’和‘V下’中的‘上’和‘下’会直接借用和承继动词‘上’和‘下’的义项和义素,原型效应十分明显。另一方面,在与共现成分(主要是共现动词)的互动中,受共现成分语义的制约和影响,‘上’和

⁶¹ 当然“基础”是存在于事物的下方的,因而这里的“下”还是含有一定的方向的意味的。

⁶² 对“V上”和“V下”形成这样的语义分歧的原因,任鹰、于康(2007)曾作以下阐释:“上”和“下”即便是在表达比较抽象的完成义时,“其原型义中与移动方向有关的语义要素也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使‘上’和‘下’分别渗入与移动方向有关的含意”从而决定“V上”和“V下”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同义形式。具体地说“人们常把心理上的目标看作物理上的高处或称上方,把对目标的追求比作向高处的移动(‘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之类的隐喻说法的大量使用,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这种相似关系的存在及以此为基础的隐喻的发生,使得‘上’由低至高的移动很容易转化为心理上的目标的达成,即在表达完成义时‘还附有‘经过努力实现某一目标’这样一层含意。也就是说‘V上’中的‘上’的完成义是有足够的理由呈现为‘实现’义的。”

相反“人们常把占有、支配的对象视为物理上的低处或称下方”把对某一事物的占有、支配看作关涉低处的活动(“下属”、“居高临下”、“又下一城”之类的隐喻说法的使用,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相似关系的存在及以此为基础的隐喻的发生“使得‘下’由高至低的移动很容易转化为对某一事物的占有”即在表达“完成”义时“还附有‘占有某一事物’这样一层含意。也就是说,‘V下’中的‘下’的完成义常常是同‘占有’义糅合在一起的,动作的完成也就意味着动作对象的占有。”

‘下’原有义项及义素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和样态加以呈现,或着说会有不同的语义‘裂变’形式,会有新的义素产生。新的义素不断前景化、稳定化,又会同原有的义素融和起来,固化为一个新的义项。由此看来,‘上’和‘下’在‘V上’和‘V下’中所形成的义项和用法既与共现成分有关,更与‘上’和“下”的固有义项和义素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动词分类,在此,我们只是通过对“V上/下”的前项动词的语义特征的描述,说明后项补语的“上/下”的各义项的来源。正是因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动词分类,因而同一个动词(特别是多义动词)有时在不同的语境中会凸显不同的语义特征,那么与之相组配的“上/下”也就有可能呈现不同的表意功能。例如,“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这里的“吃”含有“得到”的意味,“上”可被解读为“达成、实现”;“一顿饭吃上两个小时”凸显的是“吃”这一行为在时间轴上的延续,“上”可被解读出“持续”义;“还能吃下吗?”凸显的在“吃”的事件框架中,“食物”需要被容纳的特征,“下”会被理解为表示“容纳”的成分。再如,“终于坐下了”和“终于坐上了座位”、“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写上两个小时”中的“V”凸显的是不同的语义特征,对“上/下”的表意功能也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V上/下”中的“上”不能表示“容纳”,“下”也未能形成表示“开始”或“持续”这样的类似时体成分的用法。同时,在跟同类动词相组配时,“上”和“下”也有可能呈现不同的表意功能,归根结底这是由二者的原型义和原型用法所决定的。在“上/下”的各项表意功能中,表示“开始”或“持续”应为最为抽象或者说与其原型义和原型用法距离最远的用法,在此意义上说,不具备这一用法的“下”的语法化程度应当低于“上”。也正因如此,“下”跟动词的组合范围及其使用频率要低于“上”。

前面从V的语义特征出发,对“V上/下”中“上/下”的语义内涵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梳理,下面我们将在此基础上,主要通过具体用例的考察,对“V上/下”结构的语义和功能再做具体分析,并着重阐释“V上”和“V下”的种种“非对立”“不对称”表现的本质和理据。

2. “V上/下”的语义与功能

“上/下”置于动词后,主要可以表述运动事件的趋向义、非运动事件的状态义,在此基础上“上”又进一步虚化,衍生出表达时体意义的用法。其中,运动事件包括具体的空间位移事件以及通过隐喻形成的心理空间或社会范畴的抽象的位移事件。而其状态义和时体义则是随着“上”在位移事件中所表达的“移动义”的不断“漂白”而扩展出来的,其语义形成了一个由实到虚的渐变的序列。在从表“趋向义”“状态义”到“时体义”的语义扩展过程中,“上”的动词属性逐渐弱化,语法化程度逐渐加深。而“下”没能像“上”那样演化出表达时体意义的用法,也即二者的语法化程度不同。

功能主义语言学主张特定的构式都是一个“形式-意义”配对(form-meaning correspondences)⁶³。“一个句式只能表示一个场景(scene),句子所表示的语义场景作为一

⁶³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2011)《语言学名词》中将“句式”对应为“construction”,并释义为:“按照句子的局部特

种理想化的、内部一致的、个别性的行为或过程⁶⁴，它通常是由典型的、容易激活这种情景的动词来表达的。特别是当句式通过引申用法而接纳边缘动词来充当谓语核心时，要求动词所传达的意义尽可能地接近典型动词，至少可以解释为是典型动词的直接的下位概念(比如，表示典型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的具体的方式)。一般地说，这种表示某种上位动作和行为的动作和行为是基本层次的概念，表示更为具体和专门的动作和行为的方式的动词一般是非基本层次的概念”(袁毓林 2004:5)。这意味着构式具有一定的能产性(productivity)，也就是说，每个构式都有一个原型义，因进入该构式的动词的词汇地位并不相同，有些处于中心地位，有些处于边缘区域，从而使得构式义由核心逐渐向边缘过渡。相关构式意义之间通过承继链接(inheritance links)形成具有层级关系的语义网络，从核心构式义往往可以推知其边缘构式义。在动词与构式的互动过程中，动词的意义又会为构式义所整合、功能会为构式所调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承继”是基于共时语法化的概念范畴，即构式原型与扩展之间的理据性承继链接(motivation link)。从某种意义上说，趋向动词“上/下”的语义扩展过程就是不同构式环境下的语法化过程，符合语义发展的普遍规律⁶⁵。

单独做谓语描述动态的位移事件是动词“上/下”的最典型的用法，因而由此激活的“V 上/下”结构表述运动事件成为这一构式的原型义，在其语义范畴中处于核心地位。为了能更直观地观察汉语“V 上/下”所表述的运动事件的各概念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 Talmy(1985)对运动事件(motion event)的分析框架，将其归纳如下表：

表 4-2. 运动事件概念要素与语言编码成分

	外部事件	内部事件
概念	方式(Manner): 位移运动如何进行	移动(Motion): 运动本身
	动因(Cause): 导致位移发生的动力	动体(Figure): 发生运动的物体(entity)
		背景(Ground): 动体运动的参照物(reference object)
		路径(Path): 动体相对于背景位移的路径或所处的位置
语言	动词(verb/verb root)、附置词(adposition)、附加语(satellite)、从句(subordinate clause)等	
	V	上/下

点划分的句子类型,即某些具有特定语义的固定格式。例如把字句被字句等” p.63。现在学界一般将其理解为范围更广的“构式”。本文将“V 上/下”结构看作动趋式“V+Q”构式。Goldberg(1995)提出的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理论将构式的定义为:“C is a CONSTRUCTION iff def C is a form-meaning pair < Fi,Si> such that some aspect of Fi ,or some aspect of Si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 p.4”“如果用 C 代表独立句式,把 C 看成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对应体,C 所能够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是:Fi 或 Si 的某些特征不能从 C 自身的组成成分或者从其他已有的句式预测出来”(张伯江 1999:176)。

⁶⁴ Fillmore(1997)对场景的定义是:一个理想化的、内部一致的、个别性的感觉、记忆、经验、行为或事物 p.84。
⁶⁵ 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Bybee 等(1994)在所调查的 76 种语言中,30 多种语言具有表示完结体(completive)的体标记,完结体会进一步发展为“先时体”(anterior)(语法意义更强),然后再发展为“过去时(past)”或“完整体(perfective)”。而“完结体”体标记的词汇源头都是动态性动词或方向性动词。董秀芳(2017:290-291)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V 上/下”是由两个谓词结合而成的,其底层分别代表两个相对独立的事件,表达的概念语义结构主要包括:动体要素(包括施事和受事)、空间要素(包括方向和位置)、运动要素(运动的方向性和位移性,位移性又分为运动方式和使因)、路径要素(通过趋向动词呈现)⁶⁶。路径在整个运动事件中起着核心图式(core schema)和构架(framing)的作用,是运动事件框架中最重要的成分,其他各成分之间的关系要通过路径表征才能得以实现。

词汇的语义框架提供了“内容”,而语法结构则在内容之上来完成“配置”功能。“V 上/下”结构式的两个构成成分 V 与“上/下”按照邻接原则(proximity)(即关系中最密切的两个成分必须邻接)结合,基于“时间顺序原则”(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⁶⁷依次排列,二者是对同一事件的分解陈述。或者说 V 与“上/下”语义兼容互补,把两个事件整合进一个完形(Gestalt)当中,用一个认知图式来标示一个复合事件。其中 V 使得结构式增加了方式或动因义,即“V 上/下”不仅表示位移,还指示具体的位移方式或动因。在一个构式中,构式义和词项义互动制约,句式提供了基本结构和语义框架,各个词汇成分按其语义和功能各就其位,并为整个构式义的形成和表述作出贡献。

2.1 “上/下”的趋向义

“V 上/下”结构式最基本的用法是表达具象的空间运动事件。根据语义相宜性原则,具有“位移”这一语义共性的移动动词是最容易进入“V 上/下”结构的,包括自移类动词和致移类动词,如:

- a. 典型的自移动词 V_i: 走、跑、爬、滚、流、游、飞等;
- b. 典型的致移动词 V_t: 搬、拉、扔、推、送、寄、举等。

V 与“上/下”属于同一语义范畴,都表达在物理空间中动体发生由一处到另一处的移动,V 与“上/下”语义共性最多,动词“上/下”的原有义素保留得最为完整。其中动词 V 不仅蕴含“移动(或使位移)”要素,还描述了移动的具体方式、样态及“动因”,不过并未细致地标示运动方向。与之相比,“上/下”的运动方向指向却是显性的,因此在运动事件中更容易获得直接体现。“V 上/下”中的“上”“下”表达的运动趋向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垂直维度(vertical dimension)和横向水平维度(transverse horizontal dimension)位移方向,分别为由低到高的有位差的位移以及泛向的由此及彼的位移方向。下面就结合具

⁶⁶ 此外,汉语的运动事件的主观视点要素主要通过“来”“去”呈现。

⁶⁷ 简称 PTS: The relative word order between two syntactic units is determined by the temporal order of the states which they represent in the conceptual world. (Tai 1985:50) [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黄 河译,1988:10) Tai(1985:52)认为,PTS 同样适用于一些复合词内部的词序,如“行为—结果”模式(Action-Result Pattern)就很好地映现了这一点。戴浩一(2002:5-6)指出:“英语不管时间的顺序,都很整齐地把介词摆在动词的后面。汉语则需要把相同的情况看成是有时间顺序的组合”。如:

他走到了公园。He walked to the park.

他走进了公园。He walked into the park. (p.5)

戴浩一(2002:6)进一步假设,动结式是汉语时间顺序原则框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概念基模(conceptual schema)之一。

体用例，分别对二者的关联和区别加以说明。

请先看例句：

- (1) 阿珍扬声喝斥：“跟你讲过几百遍，上楼不要这样响。还有你的鞋子——”安安溜烟从楼上窜下，跑到门边把踢得一东一西的皮鞋收拢排好，又一溜烟跑上楼，看也不看阿珍一眼，……(朱天文《最好的时光》)
- (2) “不送你！上马吧！”华静笑着说。梁波跳上马，回头望望，华静在寒风里向他扬着银灰色的围巾。(吴强《红日》)
- (3) 三岁就跟父亲上山。坡弯弯曲曲，不是特陡，……看似近，真要爬上山顶，却要花两小时。(CCL 网络语料 虹影博客)
- (4) 「程韵，上车。」迪之把我拉上车，……(张小娴《面包树上的女人》)
- (5) 从前爬墙越户练惯了，他用力一跃。就翻上了墙头。趴稳后才弯下身来拉罗盘。罗盘个子瘦矮，身体也轻捷，乌龙没有费多大力气拉，就把他提上了墙头。(彭荆风《绿月亮》)
- (6) 意莲拉着芊芊，就把她拖上楼去，一边走一边低低叽咕：“汪子默好歹也是个知名画家，……意莲一边说着，已拖着芊芊上了楼。(琼瑶《水云间》)

上述例句中的“V上”后续处所宾语，描述在动作作用下，位移主体发生位置改变的运动事件，包括自移事件和他移事件，前者如例(1)~(3)，后者如例(4)~(6)。“上”凸显由低到高的运动趋向。

在自移事件中，动体多为能自主移动的人或物，动体即是动力发出者，显著度高，往往置于句子的主语位置且与施事语义角色相重叠。例(1)~(3)中的“跑上楼”“跳上马”“爬上山”表达的自移事件描述了动体“阿珍、梁波”等自主施行的一个运动事件，具有[+位移]语义特征的动词“跑、跳、爬”编码了动作方式，“上”则负责编码运动路径和运动指向。“V上”可被视为在“上”所描述的位移事件中，行为方式由隐到显，在概念结构中呈现出来的结果。此时，即便去掉V，整个结构依然合法，如“上楼”“上马”“上山”依然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位移事件。可见，“V上”的后续处所宾语是由“上”支配的，即动体的移动方向和位移终点信息完全是靠“上”体现的，“上”几乎完整地保留着动作动词的基本词汇意义。

再看例(4)~(6)中表示他移事件的“V上”，与自移事件“上车”“翻上墙头”“上楼”不同，“拉上车”“提上墙头”“拖上楼”显然描述了一个“致使+运动”的复合事件，具有[+使位移]语义特征的动词“拉、提、拖”标明动力来源，着重强调诱发动体移动的原因和手段，而“上”明确标示动体的运动路径和方向。作为致使者的施事与作为动体的受事之间存在“致使”关系，通常受事可用“把”等来凸显，而施事可以用“被”等凸显。

同样，“V下”也可以表达运动事件，包括自移事件和他移事件。“下”强调由高至低位移方向，与“上”呈现出明显的语义对立。例如：

- (7) 一次他随农民爬上当地一座高山，山很陡峭。……农民告诉他，要么坐着滑下山，要么跟他们一起跑下山。(1994《报刊精选》)

- (8) 我难堪地走下车，匆匆跑上我的阁楼，那是我的巢穴。(张小娴《荷包里的单人床》)
- (9) 一只每日午后会从厨房天井的墙旁跳下窗台、踱入屋内、跳上床头、和我嬉戏的虎斑猫，……(张大春《聆听父亲》)
- (10) 跳下水。/ 沉下河底。(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567)
- (11) 大勇把尸首卸下车，又将两个窑姐一一抱上车，在众人的大眼小眼中往坡下的小镇走去。(严歌苓《扶桑》)
- (12) 有人上前，拎着小猫的头颈皮，又一次把小猫抛下水库。小猫哀叫着，徒劳地一次次游上岸，又一次次地被扔下水库。(叶兆言《哭泣的小猫》)
- (13) 光头卡洛斯临走之前将球衣脱下，扔上看台。看到球迷热情高涨，他一兴奋，又将喝了几口的一瓶水也抛上了看台。(新华社 2003 年 8 月份新闻报道)

例(7)(8)(9)(10)中“V 下”表达的是动体的自移事件，“跳下、走下”等与“爬上”“跑上”“跳上”的位移方向相反，“下”表示由高到低的位移指向；例(11)(12)中的“卸下”“抛下”“扔下”表示客体因外力作用而移动，属于他移事件。前者中的 V 强调动作方式；后者中的 V 着重说明动因，蕴含“致使移动”的语义，“下”指明运动路径和方向，与“抱上车”“扔上看台”的运动方向相反。

虽然“V 上”和“V 下”都表示背离起点的运动事件，不过，通过对比可知，“V 上”后续的处所成分始终是表示位移终点的，而“V 下”后续的处所宾语既可以是位移终点，也可以是位移起点。如例(7)(8)(11)中的“高山”“车”“窗台”是位移起点，表示动体离开这一高处；例(9)(10)(12)中的“水、河底”和“水库”则是位移终点，为动体到达的低处。这与作为动词的“下”不仅注重表述事物与位移起点的离析关系，同时也强调位移终点的空间意象相一致。可以说，“下”“由高到低”的原型义素在此得到了较完整的保留和体现。

另外，从后续处所宾语来看，“V 上”后接的终点处所大都呈现为“承载体”意象，而“V 下”后接的终点处所多可被识别为一个可容纳的“域”空间。这也进一步说明补语上/下的使用，是表述动态的位移事件的“上”“下”的认知意象被激活，填充到“V 上/下”的运动事件构架⁶⁸中的结果，二者间亲缘性承继演化关系十分明显。

因此，在表达有高低位差的纵向位移事件时，结构式中的 V 具有鲜明的“位移”语义特征，“上”“下”主要用来强调位移的方向，二者语义的对立表现得十分清晰、工整。

“上”与具有由低到高这样的位移义的 V 的语义更为契合，常搭配使用，表达纵向位移；相反，“下”与具有由高到低这样的位移义的 V 的搭配则更为常见。例如：

- (14) 那燃烧的烟柱升上天空，像一棵、一棵高大无比的红棉树一样。(欧阳山《三家巷》)[施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⁶⁸ 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结构和语义—句法之间存在映射关系，一个词能激发一个特定的知识或者经验框架。词义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类型是重新组织激活环境，但是保留词语形式以及词语跟相关场景的基本适应性。这种语义变化跟语言使用者的基本图式的变化有关；另一种类型的语义变化，是词语和它们的框架之间的联系被改变，但是基本的认知图式仍然保留，没有改变。参考 *Frame Semantics*, by Charles J. Fillmore 1982. 詹卫东译 2003 年。

- (15) (张金发)说着, 登上矮墙头, 爬上房, 把那石板揭下来。(浩然《金光大道》)
[施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 (16) (电业工人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跃上九曲十八拐, 攀上绝壁火石梁, 跨过鬼谷碾盘沟, ……(1994 年《人民日报》) [施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 (17) 那个小骗子忽然溜掉, 翻过堤坝纵身跳进了利菲河。……有个船夫弄来根竿子, 钩住他的裤子, 把他捞上岸, 半死不活地拖到码头上他老子跟前。(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 [受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 (18) 她们垫着脚尖, 双臂伸得直直的, 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 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铁凝《哦, 香雪》) [受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 (19) 布绳再次垂下, 胡浩抓住布绳, 蹬着岩石, 跳离了地面, 正在这时候, 袭来一阵猛烈的弹雨, 胡浩两手一松, 便从岩上摔下。(罗广斌《红岩》) [施事运动/“下”的语义指向起点]
- (20) 王八在水面上飘浮了片刻, 然后渐渐沉下, 女人一动不动, 久久凝望着王八消失的地方, 像为它送行。(尤凤伟《金龟》) [施事运动/“下”的语义指向终点]
- (21) 大华饭店六层楼的房顶上垂下十行花花绿绿的鞭炮, 一直到地面。(CCL《宋氏家族全传》) [受事运动/“下”的语义指向起点]
- (22) 干干净净的街道路面上粘着湿漉漉的树叶, 风吹来, 又有新的落下。(1997 年《作家文摘》) [受事运动/“下”的语义指向终点]

上面的动词本身就带有“矢量”特征, 因此, 与“上”组合的通常不能加“下”, 反之, 与“下”组合的也不能加“上”, 其语义是相抵触的。

在与本身不含“方向”义素的移动动词搭配时, “上/下”的语义对立表现得更为直接、明确。例如:

- (23a) 胡同里谁家养的一群鸽子飞上了冬日的晴空, 传来一片鸽翅扇动的声音。(刘心武《钟鼓楼》) [施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 (23b) 燕子从天空飞下, 落在电话线上, 用嘴壳刷着在水面上打湿的胸脯上的绒毛。(周立波《暴风骤雨》) [施事运动/“下”的语义指向起点]
- (24a) 白色的芦花, 随风飘上天空。(梁斌《红旗谱》) [受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 (24b) 捧着那束向日葵回家的时候, 天上飘下了毛毛细雨。(1995 年《作家文摘》) [受事运动/“下”的语义指向起点]
- (25a) 卢喜望率先冲上屋顶, 火被扑灭了, 自己却跌落下来。[施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1994 年《报刊精选》)
- (25b) 他一听, 脑袋嗡地一声, 一步两个台阶地冲下楼。(1994 年《报刊精选》) [施事运动/“下”的语义指向起点]
- (26a) 清平河一个急转弯把人和木头一起扔上了岸, 只是浑身被水中的沙砾、树枝拉挂得鲜血淋淋。(DY 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受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 (26b) 沈太太深觉丈夫过份，没想到尹白会跟着沉下脸：“接着切成一块一块，扔下大海喂鲨鱼。”(亦舒《七姐妹》)[受事运动/“下”的语义指向终点]
- (27a) 刘思扬来不及多看，就被推上了楼。楼上，宽大的走廊包围着牢房，几处楼角，都有特务防守。(罗广斌《红岩》)[受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 (27b) 常大爷没答话，一手将云秀推下洞，把地缸盖上。(李晓明《平原枪声》)[受事运动/“下”的语义指向终点]

很明显，以上用例所表示的“有位差”的运动事件的运动方向是由补语“上”“下”决定的，“上”都凸显运动终点，“下”既可以强调离开起点，如例(23b)(24b)(25b)，也可以是指向运动终点，如例(26b)(27b)，二者所凸显运动的指向的对立与其所蕴含的基本语义上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再来看一组“上”“下”表横向位移的例句：

- (28) 小鸡、饲料都有人送上门，鸡蛋乃至鸡粪都有人上门收购，……(1994年《报刊精选》)[受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 (29) 她响亮地说：“动员俺未婚夫参军上前线，这是一个妇救会员份内的事，不出奇。自然，困难是有，可哪有没有难处的事呢？我当面向大家保证：为了打垮反动派，我尽一切法子，保证把儒春送上前线！”(冯德英《迎春花》)[受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 (30) 里面何守义听见妈妈这样一撺掇，立刻壮起胆来，一步跳上前，向胡杏扑过去竟要发狠。(欧阳山《苦斗》)[施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前]
- (31) 马英跑上前和大家握手，一边说：“谢谢大家。”(李晓明《平原枪声》)[施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前]
- (32) 他又受伤，倒下去，又爬起来，冲上前……他挣扎着往前冲，但只迈了几步，就不省人事了。(冯德英《迎春花》)[施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前]
- (33) 无数的人形，从地上跳起来，从街角的掩蔽处，从店铺的檐下，冲出去，像一阵旋风。“冲锋呀！冲锋呀！”但立刻又退下两个来，他们拖住了曾氏父子向后退，可是还不到十多步远，宏昌当高墙上的机关枪最后一次又扫射过来，四个人都仆倒了。(矛盾《子夜》)[施事运动/“下”的语义指向终点→后]
- (34) 他一把拽出黄镇：“你个子高，你演主席，我向你递交国书。”……黄镇不干，将言语不多的王幼平推上前。(1994年《报刊精选》)[受事运动/“上”的语义指向终点]
- (35) 回到家，母亲草草了一顿夜饭，让人吃着，身上又酸又疼，舀了饭，又将碗推下，上床早早睡了。(闫连科《回家》)[受事运动/“下”的语义指向起点]

“V上”与“V下”的句法表现具有一定共性，同时又存在一些差别。无论是有位差的纵向位移还是泛向的水平位移，“V上”后续的处所宾语均为终点成分，即其语义始终指向位移终点。而当终点处所不够具体或者不言自明时，“上”凸显的“朝前正向移动”

是有标记的⁶⁹，通常运动方向要借助“前”来实现。即表示横向位移的趋向时，“上”多与“前”搭配使用，强调“由低(起点)至高(终点)移动”引申出来的由此及彼的正向位移，如例句中的“跑上前、跳上前、冲上前”，“前”不能省略。例(32)中除了“冲”本身蕴含了“朝向终点目标前进”的意思，后续的“往前冲”更加明确了“冲上前”是指施事正向的、趋向终点目标的移动。“上”始终指向终点方向，例(34)的“推上前”表达受事朝前运动的方向更是一目了然。相反，“V 下”后续的处所宾语既可以是指向位移终点，也可以指向位移起点。当指向位移起点时，表示由这一起点位置开始发生位移变化，如例(35)中的“推下”就凸显这种离开原点的位移。由于“下”往往强调“由高(起点)至低(终点)移动”带来的“由一处后退到另一处”的负向位移，因此其指向还常对应“后”。如例(33)中就可以从后续的“向后退”判断出这里的“退下”是指离开原起点位置。从表面上看例(34)中的“推上”和例(35)“推下”都表示横向位移，不过“上”“下”的语义指向并不相同。前者指向位移终点“前”，是有标位移方向，“前”不能省略；而后者暗含起点指向，“上”“下”不能互换⁷⁰。

当“上/下”的语义从指示具体的空间位移方向扩展为抽象用法时，这种语义对立也还是表现得相当明显。

“V 上/下”结构式可以表达心理空间、社会等级概念域的抽象的运动事件，这种用法是其具象的空间运动事件的跨域映射的隐喻表现，是源于两个概念域的相似性的认知操作的结果。

物理空间的“高、低”决定的纵向的“上、下”关系，可以映射到心理空间、社会空间，从而表示心理域、社会域抽象的“上、下”关系。汉语在表示优劣、长幼、尊卑、上下级之间的等级关系上，通常理想的、优质的、尊者、长辈、上级、统治或领导阶层被视为高→上，相反不理想的、劣质的、卑者、晚辈、下级、被统治被领导阶层被视为低→下。补语“上/下”可以表示这种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抽象的运动事件的“高低”位移趋向。例如：

- (36) 是这样的自我激励引导高尔基最终登上了他人生的顶峰。(CCL 当代语料)
- (37) 一个团结战斗的班子不仅带领兰州村走上了富路，也使全村精神文明建设跨上了新的台阶。(1994 年《报刊精选》)
- (38) 这样，原本不过是“傀儡”的盛川，就被赶下了权力的宝座。做为盛川的爪牙岩村，下场更惨，……花冈进自然而然被踢下了部长的宝座，安排个冰箱课代理课长的职务，……(CCL《当代世界文学名著鉴赏词典·大城市》)
- (39) 报告呈上没出 3 天，批复就下来了。(CCL《宋氏家族全传》)

⁶⁹ 此外，现代汉语中，还常利用凸显主观视点的“来”“去”来消解这种方向歧解的可能性。

⁷⁰ 由于“下”基本保留了“由高向低移动，↓”的意象，因此，实际表水平移动方向的“下”的用法并不多见。对比以下例子就会发现，虽然“上/下车”整体上可识别为水平移动，不过只要存在高低位差，与之相应的“上”与“下”的方向指别也还是很明显的。

a. 孟老板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他拉开车门，将嫫粗暴地推上车，嫫听见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臭婊子。(苏童《妇女生活》)；b. 两位年龄较大的女乘客因天冷，不想下车，被车主和驾驶员强行推下车。(1993 年《人民日报》)

- (40) 此刻，先生已去，我没能奉上一炷香，捧上一把鲜花，远隔千山万水，远隔一道生死界，……(1994 年《报刊精选》)
- (41) 他们不知道多少世界大势，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姓名，可是他们的心中却印着两三千年传下的道德，遇到事要辨别个是非。(老舍《四世同堂》)
- (42) 人们向英雄献上一束束鲜花，表达由衷的敬意。(1994 年《报刊精选》)
- (43) 艾森豪威尔将军按照这个意思立即发下命令；你们可以看到，这些命令在所有美国的通讯中是如何严格执行的。(CCL《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 (44) 政府 80 个部门放下架子，任由基层评说，这无疑是对政府部门一种直接、有效的监督，也为政府提高自身形象找到一条捷径。(1994 年《报刊精选》)
- (45) 我搞了一段家具，想搞“史”，知难而退，败下阵了，到了我这把年纪，仍写不出“家具史”。(BCC 2000 年《人民日报》海外版)

例(36)(37)中“人生巅峰”“富路”“新台阶”都属于“良好的发展方向”，被视为心理空间的理想的高处→“上”；例(38)~(42)表达的是高低等级、长幼序列间的转移，其中上级、尊者、长辈和前辈、英雄是被推崇、尊敬的对象，为“上”；如例(38)中“被赶下了权力的宝座”“被踢下了部长的宝座”都意味着“盛川、花岗失去了原来高高在上的、优越的社会地位”；例(43)的“将军”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级高者为“上”；与此相对的则被人们视为“下”。这种抽象的“高、低”与“上、下”的对立关系非常明显。例(44)的“放下架子”的语义则更加抽象，由“离开高处起点下降”引申为“摒弃傲慢的态度，谦虚以待”；而例(45)的“败下阵”也是从描述具体的运动事件“败北，离开战场掉头往回跑”的场景变为心理空间的“向下的不良方向移动”，表示“输了，失败了”的意思。

汉语借助“上、下”的概念隐喻表示心理层面以及社会地位的高低，呈现出较高的对称性，这样的说法通常与民族文化及人的认知方式有关。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所奉行的礼仪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对贵贱上下、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的认知早已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并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以对“上下尊卑、老少长幼、高低优劣”等的等级秩序的有序认知为基础，“上、下”表达事物在心理空间、社会等级间的抽象的位移方向也是比较有序的，用法也比较固定。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看出，在“V 上/下”所表达的具象或是抽象的运动事件中，“上、下”的趋向义还是比较具体的。“上/下”除了指明“有位差”的纵向位移方向，还可以凸显“定向”的横向位移方向。“上”和“下”语义对立整齐，根本无法互换，这显然是动词“上”“下”的反义关系所造成的。不过，不论是“有位差”的纵向位移，还是“定向”的横向位移，“V 上/下”都描述了“事物在力的作用下发生由一处到另一处的运动过程”，结构式的内部语义关系为：“因 V 而果”的致使关系。V 导致了运动的发生，为“原因”，“上/下”指明运动方向，可视为“结果”，V 强调动作方式，“上/下”指示运动方向，说明“上/下”作为动词的独立性有所降低，同时，其后处所宾语不断脱落，说明“上/下”的语义有所虚化。

2.2 “上/下”的趋向义兼结果义

运动事件是“一个包括运动和状态的持续的场景”(Talmy 2000:162),还可进一步分为位移运动(translational motion)和自足式的运动(self-contained motion)两种。前者指物体的空间位置发生了变化,而后者指物体的空间位置保持不变。对于施事或受事的位移运动的空间位置的变化我们前文已述,下面我们主要看看表示自足式运动的“V 上/下”。

请先看例句:

- (46) 姜三蛋连哼也没哼出声,身子一歪,倒下了。(2003 年《故事会》)
- (47) 他的声音突然狂暴起来:“全部给我趴到地上,听到没有?趴下!”(1997 年《作家文摘》)
- (48) 他四处求人,有时在人家门口等,一等就是半夜,站累了就蹲下,蹲累了再站起来。(1994 年《人民日报》)
- (49) 鞠躬,跪下,站起来,坐下,那跟活动身体一样,跪下,站起来,跪下,站起来,老是,一天得多少多少百回。(CCL1982 年北京话调查资料)
- (50) 我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不稳定,……(CCL《晚年蒋经国》)
- (51) 只要戴着国徽走上国际赛场,只要站上领奖台奏国歌升国旗,心里便干干净净地只剩下‘祖国’。(1994 年《人民日报》)
- (52) 柳若松立刻躺上床,用棉被蒙住了头。(古龙《圆月弯刀》)

上述例句中的 V 并不能像“走、跑、跳”那样表达施事主体的整体位移,而只表达施事身姿改变后的最终姿态。从语义结构的角度来看,上述动词本身既有动作性,又具有状态性(stative)。例(46)~(50)的“V 下”主要表示作用于自身的动作行为,多描述某种身体姿势或姿势变化。即伴随“趴、蹲、跪、躺、坐”等动作行为的发生,施事的身体发生方向向下的位置改变及最终呈现这一姿态。这一运动事件中主体的位置变化并不明显,而动作的高低变化的趋向却是不言自明的,与“下”表示“由高到低的移动”的语义十分契合,完全符合“V 下”结构的生成动因和条件。由 V 如“趴、蹲、跪、躺、坐”等动作所引发的结果多指向动词本身,移动的最终位置具有惯常性⁷¹,隐含不现也不影响理解,表现在句法上“V 下”往往不需要后续处所宾语。通过与例(51)(52)的“站上、躺上”对比就会发现,受到“上”凸显位移终点的限制,表示自足式运动的“V 上”则要求后接处所宾语,否则其语义是不足自足的。

更为重要的是,汉语在表达此类自足式运动事件时,与“V 下”相对的往往并不是“V 上”,而是“起来”或“V 起(来)”,比如“倒下、趴下、蹲下、坐下、躺下”都可对应“起

⁷¹ 即该动作对于一般或任何人来说,都具有这样的性质或状态,并不依赖于特定的施事,而且最终的动作变化结果指向动词本身,终点位置通常是可以从该构式所出现的篇章环境中提取出来的。具体地说,由于这类动词表示整体或部分的躯体变化及变化后的状态。以直立或站立为上,“躺、倒”表示躯体整体向后方(垂直至水平)位移的过程以及完成后实现动词所指称的“躺、倒”状态,“坐、跪”表示躯体的部分在垂直方向上由高移动至低的过程并实现动词表示的状态,不论是整体或部分的躯体变化其方向都是由高到低由上至下的,最自然的结果或者说位移终点通常是规约性的“地”“床”,因此在句法表现上无需处所宾语共现。

来、坐起来、站起来”等。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不仅如此，“下”表达的趋向显然是伴随动作“倒、趴、蹲、坐、躺”发生的⁷²，语序符合时间顺序原则，同时动作结果为身体姿势变化，整体并未发生位移；而这类“V上”结构所表示的动作结果显然是施事整体的位置发生了改变，“V上”表达“到台上站着”“到床上躺着”这一意象，并不是“站着到台上”“躺着移动到床上”的意思，V与“上”的配位顺序违反了时间顺序原则。这又是什么？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组例句：

- (53) 王一生把脚搬上床，盘了坐，两只手互相捏着腕子，看着地下说：“我妈看不见我挣钱了。(阿城《棋王》)
- (54) 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CCL《读者》)
- (55) 坐着的站起来，站着的满屋子转开，说得兴奋了也许就一仰在床上躺下，脚丫子翘上桌，都没了规矩，仿佛又都回到窑洞里。(DY 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 (56) 从早推船直到太阳落，白人工头多凶恶，切莫乱动招灾祸，弯下腰低下头，我拉起纤绳把船拖。(CCL《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 (57) 几个战士把报纸折了几折，然后垂下手，作出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溜出了连部。(1993年《人民日报》)
- (58) 龙啸云后退一步，垂下了头，不住擦汗，等他再抬起头时，秦孝仪和赵正义已走得很远了。(古龙《小李飞刀》)
- (59) “我问你一件事。”我垂下眼皮，随即扬起脸凝视着他问，“你爱过我吗？”(王朔《浮出海面》)
- (60) 觉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淡淡地答应一句，又埋下头去看《少年中国》。(巴金《家》)
- (61) 他突然站住叫了我一声。然后俯下身，翘起屁股让我看看他的裤子是不是拉破了。(余华《在细雨中呐喊》)

上述例句都描述身体的部分位移或者说是身体的一部分发生了位置变化，施事整体并没有发生位移。此时，身体的一部分是动词所代表的动作的支配对象，以受事身份出现在句法结构中，“V上/下”可被解读为有意图的“致使移动”。

看得出来，不管是描述身姿变化还是身体的部分性位移，“下”的语义都比较实在，基本保留了“由高处移至低处”的动词原有的基本语义特征。这类“V下”结构随着动作展开，不仅动作的方向是明确的，同时伴随着明显的结果呈现出清晰的状态。由于位移起点和位移终点通常是规约性的，导致处所宾语脱落，由动作引发位移变化的身体部位如“腰、

⁷² 关于时间顺序原则，谢信一(1994)指出像“走进来”这种形式表述的并非是完全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三个动作，但是汉语在描写此情状时创造了一个想象时间来界定三个阶段，这种想象时间的序列只是真实时间序列原则的简单引申。这类“V下”结构与此同。

手、头”等可被视为广义的受事宾语。而“V上”则仍需后续处所宾语，表示动作的位移终点。另外，汉语里没有与这类“V下”相对应的“V上”。像例(52)(53)中的“抬起头、翘起屁股”那样，与上述“V下”结构对应的结构并不是“V上”，而是“V起”。现代汉语中有不少这样的用法，比如“仰(昂)起头、抬(昂、仰)起脸、挺起胸、蹯起脚、举起手(脚)、撅起嘴、翘起下巴、昂起脖子、耸起肩膀”等等。

这种用法还扩展到心理层面，用以表达人的情绪或其他心理现象，情感隐喻正是一个语言成分以空间为始源域向其他目标域映射并获得抽象意义的认知过程。不过，现代汉语中的“V上”和“V下”在情感隐喻的表达上呈现出明显的语义不对称性。例如：

- (62) 毛泽东早已沉下脸，皱起眉头问：“你下水了没有？(权延赤《红墙内外》)
- (63) 人们又紧张起来，纷纷说：要打鼓了，要打鼓了。人们又提起心，屏息静气。(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 (64) 他沉下心，把两只手枕在头底下，齁啊齁的睡了一大觉。(梁斌《红旗谱》)
- (65) 看到妈妈脱离了危险，她放下心又赶回学校上课。(1994年《报刊精选》)
- (66) 这座城市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卑微，所以她也不用放下身段，委曲求全。(CCL网络语料 虹影博客)
- (67) 他鼓励彭雪枫同志及四师指战员，要放下包袱，挺起腰杆，记取教训，尽快恢复元气，去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1996年《人民日报》)
- (68) “她叫苏茜。”妈妈勉强打起精神回答，提到我的名字让她心情沉重，她天真地希望心头的重负终有一天会放下，……(CCL《可爱的骨头》)

上述用例表达的都是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情感或者说心理变化。“V下”多为负面情感或松缓的心理状态，“V起”则多为正面、积极、紧张的心理状态。如“放下心”指“放松、安心不牵挂”；“沉下脸”多表示生气、愤怒；“放下身段”指“放下架子”，不再高高在上的意思；“放下包袱”是指“去除精神上的压力和负担”。“提起心”和“放下心”不难察觉到高低对应的心理空间的位置，“放下身段、放下(思想)包袱”的说法也容易被理解为由原位置离开而带来的“去除心理负担、消除精神压力”等意思，“挺起腰杆”“打起精神”则多表达积极和振作的心理状态。这类说法已经成为固定搭配，语义较为抽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汉语也有“皱上眉头”的说法，不过从检索 CCL 语料库的结果来看，“皱上眉头”用例只有 9 条，而“皱起眉头”则多达 518 条；而 BCC 语料库的检索结果前者只有 3 条，后者多达 698 条，可见，更多的情况是“V下”与“V起”构成对立。

此外，直立姿势意味着振作与活力，而下弯或屈身动作则意味着卑微、悲哀、沮丧或痛苦，而人死后均是“躺下”的状态，为此，汉语常用“倒下、躺下”来表达“死亡”的意思，例如：

- (69) 这一夜，孔繁森终于挺过来了。他，没有倒下。(1994年《人民日报》)
- (70) 就在那甲板上，我的船长躺下了，他已浑身冰凉，停止了呼吸。(CCL《读书》)

这种用法与“上”与“下”的原型义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前文述及，以“上”“下”表达的位移事件的趋向(“由低至高→正向位移”与“由高至低→负向位移”)相互对应为认知基础构成的隐喻系统，包括对心理空间、社会阶层、状态域的描写或评述，这个系统具有明确的认知取向，例如：正面的心理状态或积极的态度为“上”，负面的心理状态或消极的态度为“下”等等。而这里的“上”“下”却鲜有对应关系，差异正是源于“上”“下”“起”凸显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由于“上”倾向于涉及位移终点，这使得“V 上”往往要求后接终点成分(更宽泛地说，应为可被看作广义受事的处所论元)，但“下”“起”没有这一限制和要求⁷³，其所涉及的移动没有终点或者终点概念模糊，或者说话人不关心终点，处所论元可以隐而不显。而“上”和“起”虽然都表示“由低到高”的运动，不过“起”强调离开原点，而“上”凸显位移活动的终点，而且终点通常是一个较为具体、明确的“载体”，句法形式上多实现为处所宾语。因此，当后续宾语不是 V 的终点时，只能用“起”而不能用“上”。“下”兼有“上”和“起”的语义性质，既可强调起点又可凸显终点。可见一个词语的原型义对一个词语的语义、用法乃至整个结构式都会起到制约作用，语义侧重点不同，导致“上”“下”“起”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对立。(有关“起”的认知依据及其与“上”的表意区别，我们将另文阐述。)

接下来，结合“V 上/下”的形式和意义/功能的匹配与互动，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回答前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V 上/下”都可以表达运动事件中的动体从某一静止位置开始移动，直至到达所预期的另一静止位置。如果描述的是活动终结事态，那么 V 与“上/下”之间存在“致使”性因果关系，句法成分的次序与其所代表的概念的次序相对应，即 V 在前，“上/下”置其后，这一线性排列合乎时间顺序原则。不过，现代汉语中“V 上”还存在下面一些用法，似乎违反了这条规则。例如：

- (71) “不送你！上马吧！”华静笑着说。梁波跳上马，……梁波哈哈地笑着说了两句，便坐上马背，……(吴强《红日》)
- (72) 躺上床，瞌睡真倒来了，迷糊睡去。(张卫《你别无选择》)
- (73) 周正刚蹲上便坑，就觉得浑身发冷。(彭荆风《绿月亮》)
- (74) 老奶奶跪上炕沿，跷起腿磕了磕鞋底上的土，盘腿坐在炕上。(梁斌《红旗谱》)
- (75) 杨重迅速站上岗台，伸出一只五指张开的手掌迎头拦住直冲过来的吉普。(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先看例(71)，其中，“上马”表达了一个简单的运动事件，而“跳上马”中，动作方式得到编码，V 表示方式，“上”除了指示位移方向，还可凸显位移终点。而“坐上马”描述的不是以“坐的方式上马”，而是“移动到马背上→坐着”的情景，“移动到马背上”的动态行为显然是发生在“坐”之前的。也就是说，V 与“上”逆序排列，并没有遵守时间顺序原则。同样，例(72)的“躺上床”也不是“躺着上床”的意思，是指“移动到床上

⁷³ 参看徐静茜(1981)、杉村(1983)、丸尾(2014)。

躺着”例(73)(74)(75)中的“蹲上便坑、跪上炕沿、站上岗台”也是如此,后续宾语是“上”所支配的,V表示的都是运动事件的结果和留存状态,那么,如何解释和理解这种违反时间顺序原则的语言现象呢?

其实,这类结构是由两个动作行为指向施事主体的一个完整事件的结果,是组成结构式的概念成分的语义互动和整合的结果。或者说V与“上”语义兼容并互补,把两个事件结构整合进一个完形当中,用一个认知图式来标示一个复合事件。陈昌来(1994:64)曾将“他坐上了车”之“坐”视为“隐性位移”或“结构性位移”,与“爬上山”的“爬”这样的显性位移加以区别,并指出:“‘坐’动作本身并不体现位移,但‘坐上车’这个结构表明‘他’发生了位移”。“‘躺、蹲、坐’等不是纯粹的静态动词,而是兼有两种意义的动词,除了表示在特定位置躺、蹲、坐的状态外,也可以表示从其他状态通过肢体动作转化为躺、蹲、坐的状态的动态过程,所以有‘躺下去、坐起来、蹲下去’等表达。”就是说,“躺、蹲、坐、跪、站”等动词本身均具有双重语义特征,既具有动作性,又具有状态性。这类动词隐含着动作预期目标的达成状态,动作行为的完结通常就意味着出现了预期状态。施事主体不发生位移运动,而在改变身姿,呈现“躺、蹲、坐、站”的状态时,其动作方向是不必言说的。另外,“躺、蹲、坐、站”的词义均有阶段性特征,动作的结束意味着状态的开始,由于动作在时间轴上难以延续,因而难以被凸显⁷⁴,因此进入结构式的“坐”类动词的具体动作过程 and 方向已不是关注的焦点,“坐上”类结构更加凸显结果或者说状态义,到达某一预期位置呈现某一状态成为认知焦点,强调自主性动作事件完结且达到预期结果,即忽略位移义而凸显预期动作结果。而“上马、上炕、上岗、上床”等规约性⁷⁵表达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理想化认知模式。V不仅可以借助“上”的位移义来表述位置的改变,还可以通过“上”凸显“终点”的特点强调动作完成的结果,二者语义极为契合,或者说极易构成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因而在日常语境中同现的频率比较高,这类“V上”最终作为一种常规性组合凝固下来。

汉语表达移动事件的动趋式可以视为“动作—结果”基模的一个子类,两个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使因事件(动因或方式)和结果事件之间的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动趋结构所蕴含的最为常规的语义关系。实际上,“爬上”类结构与“坐上”类结构在相应概念的编码结构上所表现出的差异,是以表义的需要为前提的,因而也势必带来语义上的差异。表达典型的运动事件的“爬上”类结构凸显的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现实事件,位移变化在语言结构中被前景化;而在非典型的运动事件“坐上”类结构中,V具有较为稳定的同质性质,在认知域中位移变化常作为背景信息被隐没。即V被凸显的不是空间位移变化,而是结果状态。如果将V换作典型的位移动词,比如将“躺上床”换作“爬上床”的话,“先到后V”的意思则难以实现。同时此类结构不能像“爬上山”那样加入“得/不”构成可能式“爬得上”或否定形式“爬不上”,例如汉语一般不说“躺得/不上床”,

⁷⁴ 不过,在有些语境中也是可以,比如,“他站了几次也没站起来。”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荒川(1986、2006);任鹰(2000)。

⁷⁵ 所谓规约,就是相关成分在理想化认知模式中高度关联,它们在日常语境中同现的可能性很大,由一方预测出另一方的可能性很高(施春宏 2007)。

因为这里的“上”从语义上来说表达的不是对前项动词的结果,或者说不是其语义的补充,所以一般就不能进行可能性评判。可见,上述两种结构序列是有表义区别的,后者其实是前者的扩展,这种扩展与认知紧密相连,是在一定的语用目的的驱动下的类推的结果。

从历时的角度看,上述“V上”结构是动趋式成为汉语显赫范畴⁷⁶之后进一步类推扩展的结果。这种“‘逆序动趋式’⁷⁷都是宋元以来产生的新兴格式。在此之前,找不到与逆序动趋式在语义表达上完全对应的句法格式”(史文磊 2014b:17)。动趋式在不断使用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显赫的句法结构范畴后,具有很强的扩展能力,除了表达典型的位移事件以外,还进入到相关的概念域,用来表达与其原型范畴相关而又不同的语义范畴。原本不含位移义的动词也进入了该结构,受到构式压制(coercion),动词的语义为构式义所调整,也具备了表达位移方式的语义和功能。动词和句式义的互动使得“V上”这一语言结构式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构式为动词进入结构提供了语义框架,反之,不同动词的进入又丰富了构式的语义内涵,推动和加速了“上”的语法化进程。

可见,“构式本身作为形式和意义的配对,具有相当的塑模性”(袁毓林 2004),即构式可以有条件地吸收与“上/下”语义相容的语法成分,用于位移事件的编码中,表达位移方式。通过类推更多单用时并不具有位移性(translational)的动词进入该结构占据V的位置,也就获得了编码位移事件的方式(manner-of-motion verb)的功能,其状态义就会转化为运动义,表达运动事件的位移方式信息。例如:

- (76) 孩子闹着要上炕,素娥用袖子抹了抹眼睛,把孩子抱上炕去。(雪克《战斗的青春》)
- (77) 我挤下车,沿街走了一站。(王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 (78) 村支书高建军带着苛捐杂税的突击队,大呼小叫地摸上门,每家要收六块钱的“建校费”。(CCI《中国农民调查》)

这种扩张使得原先一些只能表达静态行为的动词也进入运动事件的编码框架,从而增加了汉语编码运动方式的动词的种类,增强了汉语编码运动方式的多样性,提高了语言表达的精细化。像上面例句中的“挤”“抱”“摸”等动词本来并不蕴含位移义,但是在此结构中表达了“上”“下”的位移方式,“上”“下”主要凸显动作行为的结果。“V上”后接处所宾语⁷⁸,强调了动作的目的、手段以及结果,语义比较丰富。

前面的考察说明,原型义的差异影响并决定着“上”和“下”所搭配动词的语义类型

⁷⁶ “假如某种范畴语义由语法化程度高或句法功能强大的形式手段表达,并且成为该手段所表达的核心(原型)语义,该范畴便成为该语言中既凸显又强势(prominent and powerful)的范畴,即显赫范畴。”(刘丹青 2012:292)

⁷⁷ 史文磊(2014b)将这种概念要素的组织结构违反PTS的逆序排列的动趋式称为“逆序动趋式”,并认为这种结构是伴随着动趋式的显赫扩张和规约而逐渐产生的。(参看史文磊 2014b 语言库藏显赫性之历时扩张及其效应——动趋式在汉语史上的发展,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293-324)

⁷⁸ 学界一般把动结式看作是一种主从结构。认为前项“动”是结构中心,后项“补”是从属成分。李临定(1984)对此提出质疑,并通过省“偏”留“正”的替换验证法,证明了动结式的结构中心是“补”而不是“动”。此后任鹰(2001)对动结式的解释更加深入,该文明确指出:“从动结结构带宾语的功能来看,无论是前项动词还是后项补语,只要其中一项对宾语有支配能力,整个动结结构就有可能(仅仅是可能)获得支配宾语成分的能力。这说明前项动词和后项补语的句法功能都有可能决定动结结构的句法功能,进而也就说明前项动词和后项补语都有可能成为在句法功能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核心成分。”

以及语义虚化路径和语法化的程度。构式的丰富和拓展过程实际上是构式内部成分类推和构式本身的塑模作用的互动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仍与人的认知识解密切相关。

2.3 “上/下”的结果义

当动体到达位移终点时也就意味着动作完结,可视为运动事件的结果。当路径(位移起点和终点)在运动事件中得到关注并作为前景信息被凸显时,“上/下”就很容易获得结果义。具体地说,“V 上/下”可以描述动作行为完成后的结果和状态,“上”表达的结果义主要有“到达”“接触与附着”“存现”和“实现”义,“下”主要可表达“脱离”“消失”“达成与留存”等意义。“上/下”究竟呈现的是哪一种结果意义,主要与之搭配的动词的情状类型密切相关。

我们先来看看“V 上”的情况,然后再与之对比考察、讨论“V 下”结构的使用情况。

2.3.1 “上”的结果义

由于“V 上”的处所均为位移终点,动作行为直接关涉的处所宾语是不可或缺的⁷⁹,因此极易激活“上”的“到达”义。例如:

- (79) 如果见到什么它感兴趣的東西,它至多跑上前去嗅一嗅,然后打个喷嚏,又急忙地撵上大车。(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 (80) 一下子,那群人追上了我,把我围了起来。(CCL《悲惨世界》)
- (81) 后来我们干脆坐在积雪上滑下山去,虽然身上擦伤了几处,但是速度很快,一下就赶上⁸⁰了前面的人。(1994年《报刊精选》)
- (82) 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⁸¹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 (83) 找八路军的遇上了国民党,投国民党的撞上了八路军。(CCL《历史的天空》)

上面例(79)(80)(81)里的“V 上”结构表达施事主体通过“撵、追、赶”等动作移动并趋近某一目标位置,动词本身蕴含着持续性位移的运动特征,只表达动作本身的持续而不具有内在终结点,可见这类 V 到达终点位置的动作结果义完全是依靠“上”获得的。再看例(82)(83)中的“碰、遇⁸²、撞、赶”,此类动词属于典型的非持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不能延续,也就是说动作一旦发生就立即结束并产生某种结果,这与表动作结果的“上”的语义是相当契合的。同时,这类动词在现代汉语中表示“遇见”义时动词本身是不能带

⁷⁹ 此外必须与“来/去”搭配完结对位移事件的描述。

⁸⁰ 追。(孟琮 1987《动词用法词典》p.284)

⁸¹ 遇到[某种情况];趁着[某个时期]。(孟琮 1987《动词用法词典》p.287)

⁸² 从历时的角度看,“编码运动事件的动词单用结构在汉语史上逐期递减,动词连用结构逐期递增。而在后来的动词连用结构中,绝大多数可以判定为动趋式。以上变化表明,汉语使用者在使用何种策略编码运动事件这方面,在强制性倾向上发生了历时变化。上古汉语时期,动词单用,尤其是路径动词(占 71.12%),单用带有较高的强制性倾向,而到了现代汉语时期,动趋式成为带有较高的强制性倾向的策略(占 79.43%)”(史文磊 2014b:14)。“遇上、碰上”这类 V 与趋向动词的强制共现是历时发展的结果,“具体来讲是在语义制约下双音化进程的结果,有一个从非强制共现到强制共现的过程”。“在情状类型上属于“达成(achievement)”的动作行为古代可以由单音动词表示,而到了现代汉语则必须由动词和虚化完结成分共同表达”(董秀芳 2017:293)。

宾语的，动词带有宾语，在句中便为结束情状(Achievement)，显然这一特征是“上”所赋予的。不仅如此，上”指示的方向泛化，这意味着其原有的位移性弱化，转而表示动作的结果，这具有一定的“语义漂白”的意味。上述例句中的“V上”后接的宾语也由处所宾语变为广义的受事宾语，作为位移终点的宾语由处所成分扩展至其他成分，也导致补语“上”的语义进一步虚化。

“上”可以用来表达抽象的目的或目标的接触和达成。例如：

(84) 别瞧他辛小亮气粗如牛，买饭之前还是敲盆敲碗，没心没肺地捣蛋，孟蓓反正盯上他啦。(DY 陈建功《丹凤眼》)

(85) 这个倒霉的女人！谁叫你当初缠上了我？(DY 戴厚英《人啊，人！》)

“上”搭配的V的范围由位移动词扩大到非位移动词，加上后续的宾语类型变得更加丰富，为其语义的进一步扩展创造了必要条件。V的范围的扩大与“上”语义的扩展是相辅相成的，V的范围扩大，导致“上”被更频繁地使用，反过来，频繁使用又进一步促进了“上”的语法化进程。例如：

(86) 在阳光充沛的阳台上挂上鸟笼，准备饭菜，搞搞卫生什么的，不是很好吗？(DY 谷崎润一郎《痴人的爱》)

(87) 我用泉水洗手，打上肥皂擦，脏东西怎么也洗不掉，紧紧地沾在皮肤上，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DY 井伏鱒二《黑雨》)

(88) 画着长长的眉，涂上红红的嘴唇，眼圈边也抹上淡淡的黄粉，更显得那一双水汪汪的俊眼。(冰心《关于女人》)

(89) 满族人很早就信奉萨满教，每逢祭祖、祭天，要由萨满戴上神帽，穿上裙子，系上腰铃、击鼓起舞，边祷边跳。(CCL《中国儿童百科全书》)

(90) 有一次，也是眼一睁，七点三十分了，我从床上跳起来，穿上裤子套上鞋，拿上书包推上车，飞快地向学校骑去。(姚家祥《语文篇之记叙文》)

这里的“V上”结构后续受事宾语，表达了一个存在致使(causative)关系的复合事件，强调“在动作的影响下受事移动到某处”。V为使因事件(causing event)，“上”为致果事件(caused event)。由于V多为活动动词(Activities)，提供“移动”的动力，具有“致使性”，“上”的“移动”义因此而被削弱，“方向”义脱落，加上“上”的终点目标是被作为“载体”加以认知的，到达终点“载体”的意象被激活，“上”很容易获得“接触”“附着”义。例(90)的“推上车”与“穿上裤子、套上鞋、拿上书包”一样都表达了接触和附着的作用结果。V本身所蕴含的“使正向接触”的语义特征与“上”凸显的“接触”“附着”义契合度极高，被频繁组合、使用。

活动动词反映的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动作行为或活动，数量多、使用频率高、适用范围广，常与这些动词搭配使用，施受性致使关系就成为“V上”结构的主要事件框架，其结果是导致处所宾语脱落，更多的动词进入该结构式，后续的宾语范围不断扩大。“V上”结构表述“因V而上”，V强调移动的原因和方式，“上”失去独立的动词性，成为后附成分，用来说明V的结果和状态。当V作为添加的手段和方式进入该结构式时，

“上”就顺理成章引申出“添加”的意义来。例如：

- (91) 当大赤包赠送银杯，锦标，或别的奖品的时候，冠晓荷总想把自己的名字也刻上，绣上，或写上。（老舍《四世同堂》）
- (92) 努尔哈赤更加愤怒，吩咐取出大枷，把他枷上，再用大铁钉钉上，铁锁锁上，关进地下牢房，让几十人轮流看守。（李文澄《努尔哈赤》）

可以说，从“上”的“移动”与“到达”义是很容易引申出结果义的。同时，“上”的终点通常被认知为“载体”，那么，物体移动后停留在载体上便为“附着”，这种附着也是一种结果。

- (93) 我赶紧闭上眼，关上门。（转引自陈昌来 1994:65）
- (94) 据说，这次暴雨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来的河流沟壑，因久旱无水，被铲平堵塞，盖上了房屋，种上了庄稼。（1996 年《人民日报》）
- (95) 门和窗户都刷上保加利亚油漆，安上新的把手，装上英国锁。弄上匈牙利曲管灯座——正巧商店里现在就有卖的。（CCL《读者》）
- (96) 升平说：“其实一共五个人，搞上四菜一汤，还有什么不行的。”（CCL）

这里“V 上”表示动作完成后状态的持续，V 为达成动词(Accomplishment)，常表示因动作行为使事物从无到有，或是指发生新状况与状态的改变，动词本身具有内在终结点，因而在语义特征上与“上”是相和谐的。“上”表达的不是动作本身的持续，而是作为动作结果的状态的持续。形式动词也有这样的用法，如例(95)(96)中的“弄上”“搞上”等。

从表面上看，添加上“上/下”以后，整个结构的语义与达成动词单独使用时的语义差别不大，很多情况下“关了门”“盖了房屋”“种了庄稼”等可以表达与“关上了门”“盖上了房屋”“种上了庄稼”相同的含义，但仔细对比一下，就会发现虽然“关”“盖”“种”等达成动词可以借助时体助词“了”表示动作完了，但不一定能表示动作结果的实现。就是说动作结果达成的含义是可以被取消的，例如(97a)(98a)(99a)，但“V 上”所表达的动作结果的达成义是不能被取消的，例如(97b)(98b)(99b)。

- (97a) 关了半天门，但是关不上。
- (97b) *关上了半天门，但是关不上。
- (98a) 盖了一年房子，也没盖好。
- (98b) *盖上了一年房子，也没盖好。
- (99a) 种了两个月庄稼，还没种完。
- (99b) *种上了两个月庄稼，还没种完。

到达位移终点后的结果留存，又使得“V 上”进一步获得了“存现”义。例如：

- (100) 角角落落都钻上了窟窿。（转引自陈昌来 1994:64）
- (101) 王长锁见洞口堵上草，就提着斧头走回来。（冯德英《苦菜花》）
- (102) 绫子就像一块沾上墨迹的粉绸子，好看却又有污点。绫子是在高二那年因为无知怀上孩子的。
- (103) 记者把这件事登上了报纸。（胡裕树、范晓《动词研究》1995:317）

(104) 天亮时，狗的背上，尾巴尖上，甚至狗的胡须上都结上一层白霜。(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不论是表“附着、添加”，还是表“达成”，都与“上”的“到达”义相关，是伴随动体由低到高、显著度渐次提高的相关语义。“上”与不同的动词搭配，受动词语义限制，“上”呈现出来的语义侧面有所不同，不过，总的来说都可将其纳入“结果”义范畴。

另外，“上”还可以用来说明事物变化的倾向，强调“心理高度”或“达到某一理想标准”。这种变化倾向是具有“由低到高”、逐步向上的特点。这种价值观受施事的主观意愿影响。相对而言，这种标准是单向性的正向的，例外比较少。“上”表示比较抽象的结果，语义发生了明显的虚化，例如：

(105) 苏联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开业不久时，为了吃上一顿俄式西餐，他怀里揣着一坛茅台酒，骑车十公里，瑟缩着在寒风中等了两个小时，他的样子更象一个叫花子。(DY 王蒙《活动变人形》)

(106) 老太太盼孙子盼得心焦，儿子早一天归来，她就有可能早一天抱上宝贝孙子。(CCL《蒋氏家族全传》)

(107) 他想到，三、五年之后，他跟钱彩凤可能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可能使上了大骡马，拴上了大车，盖上了新房，比冯少怀这些户还要神气……(DY 浩然《金光大道》)

(108) 为了你，为了咱们今后能过上好日子，我什么也不管了！”。(浩然《金光大道》)

(109) 1977年的时候，根本想不到这一辈子能看上电视。(1994年《市场报》)

(110) 他终于过上了连做梦都没想过的好日子。(1993年《人民日报》)

这里的“吃、抱、拴”等动作动词后续“上”强调某一目标或愿望达成。后续宾语代表按一般价值取向人们所追求的事物，当然，这种价值取向往往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或一定体制内的普适性价值标准。

这种用法可看作是通过隐喻投射，空间域的认知经验在更抽象的认知域中被激活，“上”衍生出的抽象意义。通常人们将积极的、理想的事物或者期待的目标等定位为较高的位置，而“V上”的位移终点由空间的“高处”在认知中是很容易投射为正向的、“位置在高处”的事物的。这使得“上”的趋向义就很容易演变为目标的实现或愿望的达成。

汉语中这样的表达相当丰富，并与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及社会发展的特点等直接相关。如“吃饱、穿暖、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理想或愿望，因此，“吃上饭、考上大学、娶上媳妇、抱上孙子、盖上房子”这样的表达就极为常见。“看上电视”这样的说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是很正常也很常用的说法，因为那时“看电视”还被视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然而，在当今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大背景下，“看电视”就不再有愿望或理想的含义，“看上电视”也就成了“过时”的说法。再看例(110)，“过上好日子”表示达到某种理想的或期待的生活水准，“日子”要加“好”修饰，以调整价值诉求。为了凸显某一事物作为“目标”或“愿望”的特质，说话人

会根据自身的心理期待赋予宾语“显著的目标性”，如采用添加正向描述的定语，或使用“终于、总算”等副词形式。

当“上”与表示事件过程的V搭配，其位移轨迹得以激活，到达的高度可体现为达到一定程度，包括数量。例如：

- (111) 爸爸一句诙谐的话语，常常能使大院里的孩子们笑上半天。(出处漏录)
- (112) 他想，父子三个，连耕带种，干上四、五天，吃上四、五天，最后拿上两石棒子的工钱。(DY浩然《金光大道》)
- (113) 迎合着年轻人的心意，停了工，歇了活，痛痛快快地玩上几天。(同上)
- (114) 就这样，在一处呆子可以连杀上一天。(阿城《棋王》)

上面的“上”呈现出鲜明的口语风格，即便省略“上”，也丝毫不影响整个句子的意义表达，甚至可以将其替换成“个”、“它”，这说明这时的“上”几乎相当于一个情态成分，语义虚化的程度极高。从语音的角度来看，“上”通常会被读为轻声，“V上”结构形成前重后轻的韵律格式。而语音形式上的省缩(phonological reduction)是检验语法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语音的轻化、弱化往往是同语义的弱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V上”概念结构的形成，是“上”的空间义在更抽象的认知域中被激活，其语义由实变虚并获得发展的结果。

“上”的语义和用法的扩展，与外部句法及语用环境特别是与其共现的动词、宾语都有关系，一个结构就是一个整体，各结构成分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某个部分发生变化，必然引起另外部分的相应变化及整个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其动词性渐次减弱，“上”凸显抽象的动作结果，实现补语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扩展而来的意义之间有时很难划分一条清晰的界限。另一方面，随着V的类型不断扩大，语义更为丰富，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V与“上”的组配和使用频率，提高了“V上”结构的能产性。反过来说，使用频繁的提高也加速了“上”的语法化进程，这是符合语法化的“频率原则”⁸³的。“当一个动词经常在句子中充当次要动词，它的这种语法位置被固定下来之后，其词义就会慢慢抽象化、虚化，再发展下去，其语法功能就会发生变化：不再作为谓语的构成部分，而变成了谓语动词的修饰成分或补充成分，词义进一步虚化的结果便导致该动词的语法化：由词汇单位变成语法单位”(刘坚等1995:161)。

2.3.2 “下”的结果义

“V下”也可以描述动作行为完成后的结果状态，具体地说，“下”主要可表达“脱离”“消失”“达成与留存”以及“容纳”等意义。

下面，我们就通过与“上”对比，对“下”所表达的结果义以及二者在语义表达上的共性与差异加以考察。

⁸³ Hopper(1991:22)曾指出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五条原则为：并存(layering)、歧变(divergence)、择一(specialization)、保持(persistence)、降类(De-categorialization)。沈家煊(1994:20)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四条：滞后、频率、渐变、单向循环原则。其中，频率原则：“实词的使用频率越高，就越容易虚化，虚化的结果又提高了使用频率”(同上)。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词语越是常用，词义越是容易扩展和变化，也即产生“词义磨损”现象。

请先看用例：

- (115) 秀子吃得最甜，一气吃下两大把炒面，又吞下一口雪，把嘴一擦就要去找水。
(冯德英《苦菜花》)
- (116) 依偎在妈妈怀里的小马婧菲咽下江爷爷喂服的小糖丸，喝下两口水后，说声谢谢爷爷，……(1993 年《人民日报》)
- (117) 看坟人灌下一杯酒，喉咙里发出古怪的响声。(1994 年《作家文摘》)
- (118) 几口饭吃下肚，五人精神顿振，……(钱钟书《人民日报》)
- (119) 他端起半碗烈酒，咕咚咚地灌下肚。(张承志《黑骏马》)

虽然上述例句里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本身都不含有位移义，但是由“吃”“喝”等动作行为引发的受事“酒”“水”等进入食道的“向下”移动是很明确的。由于“吃下”“喝下”“咽下”“吞下”描述的位移事件是人类自身直接的身体体验，因此位移起点和终点是规约性的，在语言认知和表述中常被处理为背景信息，“V 下”后接受事宾语也即动体；同时也可以像例(118)(119)那样后续位移终点“肚子”，其实这里的“肚子”是不言而喻的，从语义上说似乎已为羡余成分，但为了保持结构的完整性及凸显行为的完结性，还是加上了“肚子”。V 主要用来编码动作，“下”主要用来编码路径，而动作也即“使因”，“路径”也即结果，如上述例句所示，“V 下”从运动事件框架逐渐转入结果事件框架。由于人体自身构造和功能的限制，没有与这类“V 下”结构相对称的“V 上”用法，同时能够进入这类“V 下”结构的动词也会受到限制，为数不多。

表示运动事件的“下”注重位移起点，同时也可凸显终点，即在“下”的路径概念结构中，作为位移参照的起始点更容易辨识，认知显著度更高，因而会首先获得认知处理。凸显终点则会使得“下”的空间意象得到识解，从而会使“下”的“容纳”义得以浮现，这一点后文将做进一步分析。

由于“下”强调位移起点，动体与作为定位参照的位移起点的“离析”关系得到关注，“V 下”的“脱离”义便会优先获得识解。例如：

- (120) 兰花热把农民推上了山，不少人丢下田地不盘，扛上锄头，背上箩筐，专门采挖兰花出卖。(1994 年《报刊精选》)
- (121) 本来陈文娣给何家生下了第一个孙子何汝温之后，何应元着实感到脸上添了八分光采。(欧阳山《苦斗》)
- (122) 花永喜把手里的洋炮撂下，跑到前面一块石头边，捡起胡子扔下的一棵九九枪，从打死了的胡子的身上解下子弹带。(周立波《暴风骤雨》)
- (123) 苏翠姣把副老花镜戴上又摘下，连嘴唇都哆嗦了。(杉村博文 1983:104)
- (124) 她换下那双布鞋，穿上一双半新不旧的皮鞋。(同上)
- (125) 温良顺给洛文脱下沾满泥水的衣裳，又给他披上一条棉被。(同上)

这里的 V 都含有“使位移”这一语义特征，稍做对比，便很容易看出，“V 上”强调“附着”义，“V 下”强调“脱离”义。这种对立的形成理据主要就在于：“上”所表示的位移事件突显终点，而“到达终点”也即意味着事物与载体的“接触”与“附着”；

与此相对,“下”所表示的位移事件更容易凸显起点,“从原来位置离开”,使得“下”顺理成章形成“脱离”义。因此,具有“添加”“使接触”语义特征的动词常与“上”搭配使用,相反,具有“脱离”“使去除”含义的动词则与“下”的语义更为契合而共现使用,“V上”与“V下”的语义对立非常整齐,“上”“下”根本无法互换。

更多具有可被看作去除的方式和手段的动词进入“V下”,使“下”的“脱离”义进一步得到强化。例如:

- (126) 他从窗台上拿下两个粗瓷大碗,碗里有一层灰尘。(莫言《红树林》)
- (127) 更多的是集邮爱好者私处剪下他人信封上的邮票,甚至撕下邮票毁掉信件等等。(1994年《报刊精选》)
- (128) 《霸王别姬》里剁下了一根手指头,《红高粱》里扒下了一张人皮。(BCC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
- (129) 你只是揪下或咬下那些人身上的纽扣。(严歌苓《扶桑》)
- (130) 阿妈从扶桑脚上拔下一只鞋,托在掌心上从人跟前游走,说:真正的三寸金莲是二寸八!(严歌苓《扶桑》)
- (131) 麦子一天一天长高了。他掰下几粒青麦子,搓去外皮,放进嘴里嚼。(汪曾祺《鹤》)
- (132) 冰心走进书屋,撤下自己的照片,换上当时的著名影星阮玲玉的一张剧照。(CCL《冰心的书呆子丈夫》)
- (133) 墙上的青苔被他不断地抠下,纷纷掉落在地,他还在跑。(CCL《残雪自选集》)
- (134) (他)用手巾擦下脸上的汗,然后才从包袱里将手枪拿出来。(冯志《敌后武工队》)

当然,“从原来位置脱离”是很容易引申出“去除”的意义来的,而“脱离”“去除”也就意味伴随动作的完成,受事从原来的位置消失,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

与“上”相似,“下”也可通过原有的“位移”“到达”义激活“留存”义。从逻辑上说,含有“接触”义的动词由于与“下”表达的“脱离”语义相悖,因而很难进入“V下”结构。不过,在与含有“使留存”义的动词组配时,“上”与“下”往往又可以互换。例如:

- (135a)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给我写上名字,在钱票上。”(高世华《沉自己的船》)
- (135b) 韩小蜚子扯过一张纸,写下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的文书,还打上了手模。
(杉村博文 1983:105)
- (136a) 他珍惜的拾起那个断了的脚指,细细的玩赏。看了半天,他用臂拢着枪,从袋中掏出张纸来,把脚指包好,记上号码。(老舍《四世同堂》)
- (136b) 她掏出小本,记下书名、书价和出版社。(1994年《报刊精选》)
- (137a) 桌上摆上了酒菜,大家都进来坐下了,……(知侠《铁道游击队》)

(137b) 大厅里，桌子上早摆下了好多纸烟、瓜子……，伪人员们忙着点火倒茶。

(马峰《吕梁英雄传》)

(138a) 他在树上刻上了记号。

(138b) 眼角上刻下了深深的鱼尾纹。

这里的“V上”与“V下”描述的是同一客观场景，“上”与“下”互换也不影响基本句意的表达和理解。不过，描述同一客观场景，并不是说“V上”和“V下”就成为同义结构。其实这里的“V上”与“V下”是从不同的视角来描述同一场景的。“上”依然是着眼于“终点”，凸显“接触”义，而“下”则更强调“留存”，二者所表示的意象还是存在明显的区别的。

无论是“移动”“脱离”，还是“到达”“留存”，都意味动体在新的处所出现，“下”又进一步形成“获得”与“归属”的意味。例如：

(139) 售票员只得收下那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1996年《人民日报》)

(140) 刘繘这时刚为刘玄攻下了宛城、立下了大功，……(CCL网络语料)

(141) 歌剧院倒是有两个琴房，又小又黑，电灯线也不知被哪个朝代的老鼠咬断，没有一个灯能亮。袁晨野……一来二去就攒下了一抽屉蜡烛头。(1994年《报刊精选》)

(142) 他算计过，只要机器一冬不停，挣下的轧花钱手口自家省下的轧花钱，就可以买回半个轧花机，……(陈忠实《白鹿原》)

这里的“收下”“攻下”表达伴随受事移动带来的所有权的转移，受事移动结果为施事所有，这种归属权的取得的意象在例(140)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立下”“攒下”“挣下”“省下”凸显的是出现并留存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的达成、实现义与“下”的占有义也可以被理解为“上/下”所分别表示的“接触”义和“脱离”义的引申。位移事件的完成也就意味着动体位置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如果涉及物权关系、利害关系等的变换，就很容易产生“取得”的意味，“取得”义与“上/下”所固有的“由低到高”及“由高到低”的义素相融合，就会分别被解读为“达成”、“实现”与“占有”。例如：

(143) 有一次回北京没有买上卧铺票，咬咬牙买下了列车长手里仅有的、不能报销的软卧车票。(1996年《人民日报》)

(144) 生孩子的时候，她没吃上几顿好饭，落下一身病。(1993年《人民日报》)

(145) 正在竞选巴塞罗那俱乐部主席的拉波尔塔表示，如果他能够当上主席一职，他将签下小贝。(2003年《新闻报道》)

(146) 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门前无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陆步轩《屠夫看世界》)

(147) 可谁能料到,这一次见面很不平凡,竟埋下了妻离子散的孽根。(1994 年《报刊精选》)

(148) 其实这是几年前就酿下的苦酒。(1994 年《报刊精选》)

(149) 我受到的一切罪孽,早就十倍百倍千倍于我犯下的欠下的罪孽,现在该被判被嘲笑被指责被处刑被处以极刑的是你们! (DY 王蒙《活动变人形》)

上述例句中“V 上”强调目的的达成或目标的实现,这种目的、目标是一种“主观期待”,这是以“上”原有的“位差”语义要素及强调位移终点的语义内涵为基础的。“人们常把心理上的目标看作物理上的高处或上方,把对目标的追求比作向高处的移动,这种相似关系的存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隐喻发生,使得‘上’由低至高的移动很容易转化为心理上的目标的达成,即表达完成义的同时,还附有‘经过努力实现某一目标’这样一层含义”(任鹰 2007:16)。相反,“人们常把占有支配的对象是为物理上的低处或下方,把对某一事物的占有、支配看做关涉低处的活动,这种相似关系的存在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隐喻发生,使得‘上’由低至高的移动很容易转化为对某一事物的占有,即表达完成义的同时,还附有‘占有某一事物’这样一层含义’(同上)。因此,“买上、吃上、当上”常含有目标实现的意味,“落下、买下、签下”强调物权、利害关系或所属关系的取得与转移,更倾向凸显“占有”的意象。像“埋下”“酿下”“犯下”“欠下”强调“负面消极的结果的存留”的意思就更加明显了。

此外,张燕春(1995)认为“上/下”都可引申出“容纳”义。丸尾诚(2014:96)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表达“容纳”是“下”的固定用法,而“上”没有表示“容纳”义的功能。其根据是:“这辆车能坐下五个人。”能说,而“这辆车能坐上五个人”不能说。我们认为,“下”的“容纳”义也是由“留存于移动后的位置”所带来的结果义,其与“上”的表意功能的区别正是源于“上”与“下”的认知模式的不同,按照一般常识,“容纳”通常是立体三维空间所具有的功能,“上”凸显二维载体意象,就使得“上”在表达空间的容纳概念上受限;而“下”侧重强调三维空间意象,便使得“下”便于表达容纳语义,例如:

(150) 越南人骑摩托车不用戴头盔,而且一辆两轮摩托,可以坐上全家人,两个大人中间夹一个小孩是常见的事。(1993 年《人民日报》)

(151) 我们无法说出这教堂的准确面积,但从凳子的数量看,坐上20 个人是没有问题的。(1996 年《人民日报》)

(152) 残疾人摩托的出现一下增大了机动三轮车的家族,它在载人和载物上的作用早已超过了设计者的初衷。……平坦的公路上装上五六袋大米还有着 30 多迈的速度,……(1994 年《报刊精选》)

(153) 据报道,事故发生在贾杰布尔地区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上,当时渡船超载,挤上了大约 80 多人。(新华社 2002 年 8 月份新闻报道)

(154) 将军家客厅沙发围成正方形的一圈,能坐下十一二个人,还备有十三四张小凳子,共能容纳 26 人。(1994 年《报刊精选》)

(155) 人们建立起蜂巢似的小屋——有的很大，像我们的古冢；有的还要大，可以住下三四个人。(CCL《安徒生童话故事》)

(156) 他雇了一辆大货车，足以装下他们全体的人和简单的行囊。(琼瑶《烟锁重楼》)

(157) 山庄很大，本来觉得北京的颐和园已经大得令人咋舌，它竟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据说装下八九个北海公园是没有问题的。(余秋雨《山居笔记》)

一般来说，与占位类动词搭配时，“下”常表示容纳，如“住”“睡”“装”等。从表面上看，“下”与“上”似乎可以互换，不过，其表意功能是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的：“上”凸显的位移终点多是作为位移主体留存的载体被认知的，因而“上”强调事物的“承载”机能，如例(150)(151)的“摩托车”“凳子”都是作为位移终点的“载体”被认知的，“上”凸显“摩托车、凳子”的承载功能，这一点通过例(152)(153)后续的搭配看得很清楚。而“下”强调的语义重心在于“事物对空间的占据”，立体空间的“容纳”功能在“下”的意象中是清晰分明的。如例(154)的“坐下”的处所是“用沙发围起来的空间”，例(155)(156)“住下”“装下”也都是着眼于“房屋”“大货车”的容纳空间，例(157)中的“装下”也是空间容纳的隐喻用法。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文提到的“这辆车能坐下五个人。”和“这辆车能坐上五个人”的区别就显而易见了。前者着眼于“车”的内部空间的容纳功能，后者是将“车”作为载体来认知的。

上述各项意义都可视为“下”的结果义，虽然每个义项的侧重点不同，不过它们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具有语义上的连续性。而其不同语义侧面的凸显和实现，主要与前项动词及后续宾语的类型相关。由于在其语义扩展过程中原型核心义素保留较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搭配范围及使用频率，因此，“下”的语法化程度不如“上”。

2.4 “上”的时体义

从逻辑上说，一部分动词所表达的动作的完成和状态的开始几乎是相重合的，动作的完成直接引发某种结果状态的呈现。“上”可以表示新状况的发生，“某一动作、状态的开始或持续”。

于康(2006)在分析“上”的语义扩展时指出，“物体移动后并停留在移动后的位置”是“上”的“语义扩展最关键的动因”，“这是因为，物体移动后并停留在移动后的位置上实际就是一种附着与结果，A物体移动后停留在B物体上就是一种附着，这种附着也是一种结果。”如果说“附着与结果”是一种物理空间的“停留”，那么，“状态变化与持续”就是一种“时间”上的“停留”(p.33)。这很好地说明了“上”由事件完结的“留存”义扩展至“状态的开始或持续”义的认知基础。例如：

(158) 她染上了吸烟的坏习惯。(转引自范晓 1995:313)

(159) 他逃离村庄，三教九流都沾过边，后来迷上了赌钱，赌技日新月异，精益求精，铜板上的锈迹把双手都染绿了。(莫言《红高粱》)

这里的“染上”“迷上”就表示某种状态的开始及持续，可被看作是“上”到达终点及接触、附着、留存”等语义在时间轴上的呈现，常见的类似表达如“爱上、喜欢上”

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

实际上，终点的到达及事件的达成往往意味着“新情况的出现”，因而从“上”所表达的到达、达成义可以引申出“开始并持续”含义，也可以说这是“到达”“达成”事象的动态化、过程化，是在时间轴上的呈现。例如：

(160) 拉着铺盖刚一出街门，他听见院里破口骂上了。(老舍《骆驼祥子》)

(161) 那个女老师嘴巴张了张，没说话倒哭上了。(余华《活着》)

(162) 邻家的两口子又吵上啦！(老舍《全家福》)

(163) 外边飘上雪花了。(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475)

上面例子中“骂、哭、吵、飘”与“上”结合表达事态发生变化，也即表示某动作行为的开始与持续。这里“上”对前项动词有一定的依附性(boundness)，语义独立性较差，更接近于时体成分，通常只具有语法意义。

当前项谓词性成分本身所表示的是状态(可以统称为“状态词”)，如“闪、闹、响、亮、松、肿”等，与“上”搭配就可以表示性状的动态变化，例如：

(164) 这鬼天气，又热上了。(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165) 过去时借债的主儿，现在盖起二层楼，美上了。(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166) 夜幕降临，街上的灯渐渐亮上了。(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167) 蚊腿伸手擗了一下老婆的饼子脸，说：谁熊你谁不是人！老婆麻溜起身下地，屁股一拧一拧地忙上了。(侯德云《二姑给过咱一袋面》)

(168) 这之后大约半年，随随和碧莲好上了。(史铁生《插队的故事》)

这类“V上”结构还可以加上数量词表示达到某种程度等，这种表达体现了说话人的视角和立场，“上”逐渐具有了一定的情态色彩，可用以表达行为主体轻松、乐观或满意的情感或态度。例如：

(169) 老周忠终于开口了：“说实话，我这会儿心里边很热。估计你比我还得多热上几分。(浩然《金光大道》)

(170) 高高兴兴玩上一半天，事后，落得撮上一顿，打打“牙祭”，有些单位，还赏些纪念之品，倒也爽快！(1993年《人民日报》)

(171) 小奇在想妈妈，肚子里编着写信的形容词儿，也许要轻描淡写地把今天的晚会带上两笔？高中毕业以后，第一次撞上妈妈翻看自己的日记，气得眼泪都出来了。可是现在这么大了，写家信还总是厚厚密密地弄上四五张纸，好象汇报成了习惯。(CCL佳作,出处不详)

(172) 他可以肯定，爱琳娜会立刻离开这青年，将他忘掉，然后再在舞场兜上几圈，与其他男人玩上一阵，直到疲倦为止。(CCL《读者》)

(173) 公司在宾馆开设了舞厅，对外营业，无论是谁，只要花上元八角的，都可以痛快地乐上一回。(1994年《报刊精选》)

通过前面的考察可以看出,实际上“上”的语义扩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上”的种种用法,构成了一个语义演化的连续统,因而其表意功能存在界限不清的情况,对同一个结构有时可做出不同的解读。在这个语义连续统中,“上”的语义渐次虚化,其原型素的显著性依次递减,语法化程度逐渐提高。不过,无论如何演化,其语义和用法无论多么复杂、多样,各意义、用法之间还是依然存在亲缘性的承继关系,原型义和原型用法依然起着制约作用,充分体现了语法化的“保持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范畴的拓展过程是具有拓扑性(topological)的特征的⁸⁴。

最后要说明的是,在动相范畴的用法当中,“上”与“下”在演变过程中有共性也有不同,内部发展十分不均衡。前面讨论的“V上”和“V下”语义扩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几乎都能找到共存的“上”和“下”的对立用法。与“上”相比,“下”的语法化滞后,也并没有象“上”那样扩展出表示动作或状态的开始并持续义的时体义来。

“上/下”的语义扩展是基于其原型义为基础的,所有的衍生意义都是围绕着其原型核心语义要素演变与发展起来的,其概念结构体现出清晰的亲缘性的承继和演化关系。在语义演化过程中呈现出的对立与不对称现象的根源就在于“上/下”的原型义或者说概念结构的不同。这种差异除了影响所搭配动词的范围、宾语性质以外,还决定了“上”“下”各自不同的扩展路径及语法化程度。

“上/下”由空间位移事件继承而来的概念要素促动了V的激活,并引发了“上/下”和V的语义互动。依据认知显著度的高低“上/下”蕴含的具体的概念要素而不断得到激活并在语言结构中渐次呈现,其结果是“上/下”呈现不同的语义侧面,实现不同的语义特征,最终形成各种“浮现意义”。虽然从表面上看,在这些事件中“上/下”所凸显的语义侧面和所实现的语用功能并不相同,而实际上这些意义是其概念要素依照显著度的高低而渐次浮现(emerge)的一个意义链的连续统,符合语法化的渐进原则。同时各义项的形成与扩展均与人的认知密切相关,具体到抽象的以及不同概念域间的隐喻意义得以实现,都是人的“主观化”的“赋值增值”过程。V与“上/下”互相关联和影响,实现了构式内的功能互补,不仅满足了语言交际的精细化需要,又体现了语言表达的经济原则。

3. 小结

本章主要探讨“上/下”充当补语成分时的语义、功能及其句法表现。“V上/下”中的“上/下”可以表趋向义、表结果义、表状态义,如果将其语义进一步加以细化,“上”主要可表达“趋向”“接触与附着”“实现”以及动作或状态的“开始”和“持续”等,“下”主要可表达“趋向”“脱离”“达成与留存”以及“容纳”等,其语义由实到虚,构成了一个连续统。既然是一个连续统,其中必然会有很多界限不清的模糊区域。不过,从总体

⁸⁴ 这种拓扑性的语义拓展跟 Lakoff(1990)提出的“恒定性假说”(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有一致之处。Lakoff(1990、1993)先后提出和修正了“恒定性假说”,即“隐喻映射保留源域的认知拓扑结构或意象图式结构”,“映射必须与目标域的内在结构保持一致”。

上看，其表意功能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位移动词“上/下”能够实现这样的语义扩展的理据究竟何在，则是我们在此所着重讨论的问题。

概括地说，“V上/下”中的“上/下”的语义扩展应为其共现成分V的语义特征与其自身的语义要素共同作用与制约的结果。“上/下”不同的语义演化轨迹及其语义发展的不平衡，都可以在此找到原因。由表方位关系至表移动事件，再到较为抽象的动相义的滋生，“上/下”经历了复杂的语法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概念结构的亲缘性和内部语义要素的一致性还是十分明晰的，分属不同的语法范畴的意义和用法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与承继关系，可被看作在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作用下，以语义相宜为条件发生的词义增值现象。也正是因为其语法化过程复杂，其语义和用法多样，在本为反义成分的“上/下”的使用中，我们可以看到种种“非对立”与“不对称”现象。归根结底，这是处于不同的语法化阶段因而具有不同的语义内涵的“上/下”存在于同一共时层面的结果。

第五章 “上/下”的语法化路径及其理据分析

一个语言成分在共时层面所呈现的语义和功能往往是其历时演化的结果。在方位词中,“上”与“下”的使用最为久远,其历时演变的情况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前面的考察可知,“上”与“下”的语义和功能的形成就存在一个复杂的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过程⁸⁵,同时也与词汇化(lexicalization)⁸⁶有关。此外,“上、下”的句法功能也在不断扩展或者说改变,甚至有时表现出向时体标记演变的倾向,可以说其句法功能的演变与其语义的虚化是完全相平行、相对应的,是在同一个语法化过程中完成的。

应当说,长期以来汉语学界对“上”与“下”的研究还是存在一些不平衡现象的。从总体上看,共时层面的研究颇受重视,而对二者的历时演变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探讨,研究还不够充分,因而一些缘于历时层面的语义和功能问题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

蒋绍愚、曹广顺(2005:486)曾指出:“在当前共时语法状态的描写异常兴旺而语法演变的研究十分薄弱的情形下,我们亟需加强的是语法演变的研究”。“要对一个语法演变进行解释,首先必须把这个语法演变的过程准确地描写出来,如果语法演变的事实还没有弄清楚,或者对语法演变的过程刻画得不准确,那么解释也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能够把一个纷繁复杂的语法演变准确、清楚地描写出来本身就包含着对语法演变现象的探索,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描写已是解释的一半”(p.495)。因此,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现象的演变,对共时平面的研究大有裨益。只有在客观地把握其演变路径的前提下,才能对共时平面上的语言现象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前面我们具体考察了“上”与“下”表达的空间概念范畴、事件概念范畴及其动相概念范畴的共时平面上的语义和功能,并详细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在前面几章的研究的基础上,这一章我们将重点说明“上/下”的语义演化规律,指明语言成分的原型义制约着其语义和功能的演化方式和轨迹。同时提出外部句法环境的改变是推动“上/下”的语法化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指明“上”、“下”由名词、方位词到动词及由谓语动词到动相补语的句法和功能的发展脉络,正是受内在认知机制及外部语法环境双重因素驱动的必然结果。

本章将主要述及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具体考察“上/下”横向的共时层面的语义内涵,分析二者的异同。运用空间辖域图式理论,揭示“上/下”的语义演化规律,指明语言成分的原型义制约着其语义和功能的演化方式和轨迹。二是考源溯流,充分梳理纵向的历时层面的“上/下”的语义和功能的发展、演化过程,更客观地把握二者的语法化路径及机制,就诱发和影响二者语法化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尝试对汉语中一些与此有关的语言现象做出解释。

⁸⁵ 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语法化要比我们汉语中常说的虚化范围更广。(沈家煊 1994)语法化和词汇化区别与联系请参看本文第二章有关论述。

⁸⁶ 某些“上、下”结构(如身上、眼下、手下等)已具有明显的词汇化特点。关于“上、下”的演化与词汇化相关的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1. 驱动“上/下”语义和功能演化的内在认知因素

语言表达的建构依赖于人的认知经验,语义是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认知意象。而意象图式是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基本认知方式,是在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知的基础上所构成的认知结构,因此也是概念结构形成的基础。

前文述及,“上/下”最为原始的概念域是以位置、方向和参照体三个核心语义要素构成的物理空间。“上/下”的空间辖域图式中蕴含着原始方位范畴所涉及的“点、线、面、体”等各维度概念。而在由点到线至面及体的方位辖域中,“上/下”表示的原始方位义的凸显度依次递减,由具体到抽象,由定向到泛向。即空间辖域图式中“上/下”表征的由点到线至面及体的原始方位意义是一个由强到弱、由定向到泛向的、由具体到抽象推移的方位意义的连续统。主观识解的参与使得“上/下”的认知模式逐步形成并发展,二者的认知模式有着维度上的差别:“上”体现二维的认知模式,多强调接触、附着的拓扑式认知;方位词“下”更倾向于描述以某一项点统摄的三维立体空间,体现的是三维空间的认知模式。

通过前面几章的考察可知,“上/下”的语义演变与其原始的核心语义要素有着“亲缘性”的承继关系,不同的认知模式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着“上/下”的语义发展和分化的路径和方向,或者说不同的认知倾向始终贯穿于“上”“下”从方位词到动词、再从谓语动词到动相补语发展的演化过程中。而在各概念域中,“上”的使用频率都高于“下”。在现代汉语中,二者的使用则呈现出不对称的格局。这种不对称格局的成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从本质上说,基于其原型语义图式构建的认知模式上的差异,应是造成其用法上的不均衡现象的主要的内在原因。

1.1 方位词“上”“下”词义呈现的不同认知倾向

“上/下”表达的原始方位范畴涉及“点、线、面、体”等各维度概念。同时,以此为基础构建的方位结构“NP上”和“NP下”各自依循着不同的认知策略来处理两事物的空间位置关系。例如⁸⁷:

- (1) 陆小凤立刻就像是只飞蛾般朝灯光扑了过去,就算要被灯上的火焰烧死,他也不在乎。(古龙《陆小凤》)
- (2) 树上,电线杆上燕影黑压压的,成群,成片地呼朋引伴,卖弄那清脆的喉咙。(1996年《人民日报》)
- (3) 终于,他衰弱地靠在了一根电线杆上。(曹禺《日出》)
- (4) 某应聘者在面试时发现地下有张废纸,他习惯地捡起来放在桌上。(CCL)
- (5) 玻璃下是一盏小灯,映出写在玻璃上的座排号,清晰可见,一目了然。(CCL)
- (6) 树上落着一只鸟。(转引自蔡永强 2010:2)
- (7) 几个人在树下乘凉。(转引自蔡永强 2010:2)

⁸⁷ 以下引用的例句中有一部分曾在前面引用过,为了便于讨论问题再次引用,再引用时序号重新排列。

- (8) 一个同志给他张名片，他可能没带还是什么原因觉得有点没劲，赶快跑屋里，把床下的鞋盒子给拉出来。(CCL《金正昆谈礼仪之名片礼仪》)
- (9) 清早起，方雨林习惯上院子里洗漱，大冬天的也这样。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把上身脱得精赤光溜，蹲到院子当间儿的自来水龙头下，“哗哗”地让冰冷的水美美地冲击一下。(陆天明《大雪无痕》)
- (10) 邻居们夜起，看见老徐屋里灯亮着，探头看，老徐女人还在灯下跪着。(李佩甫《人面桔》)

简单地说，例(1)所表述的空间义属于“点”范畴、例(2)(3)所表述的空间义属于“线”范畴，例(4)(5)(6)中的“地下、桌上、玻璃上”和“玻璃下、树上”所表述的则分别为“面”与“体”范畴的空间义。特别是“下”的语义中所具有的“以某一点统摄的三维立体空间”的维度感，在例(7)到(10)中“树下、床下、自来水龙头下”及“灯下”的表达中，均得到了很好的映现。

值得一提的是，当任意点落在参照体的水平面上时，则目标物与参照体形成临界状态。有所不同的是，对这种处于临界状态的接触关系，“上”是在可视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而在“下”的空间辖域中却表现出一定的隐蔽性和离析性。例如：

- (11) 桌上有道裂缝，一只小蚂蚁在缝隙里探头探脑。(转引自褚泽祥 1998:200)
- (12) 树皮下躲着一个小虫。(转引自褚泽祥 1998:213)

与“下”所表述的隐蔽性的静态的事物关系相比，可视化使得“上”所表达的的空间的位置关系更容易辨识和捕捉，因而“上”的使用也就更加频繁。

随着纵深的高低位差的消失及其方向性的泛化，“上”的语义不断扩展，而“下”的语义则未能扩展至那种程度。于是，二者的语义内涵便有所分化，在一些句法结构中，其语义对立似已消失。例如：

- (13) 冷丁地哗啦一声响，一只花猫从天棚上跳在一张书桌上，把桌上一个墨水瓶打翻，掉在地上砸碎了。(周立波《暴风骤雨》)
- (14) 正慌乱间，天棚上嘎嘎地响动，郭全海抬眼一望，天棚上戳个大窟窿，吊下个光脚丫子。(周立波《暴风骤雨》)

例(13)中描述的“花猫”与“天棚”是客观的上下位置关系；而例(14)“窟窿”虽然存在于“天棚”的表面，却未必是“天棚”的“上”表面，这里的“上”所表达的泛向的表面义与“下”的“下部义”是不对称的。在下述例句中，“上”“下”语义的不对称表现得非常清楚。例如：

- (15) 当她吹完以后，揩去挂在睫毛上的泪珠，望着屋檐上挂着的冰凌条儿出神。(姚雪垠《李自成》)
- (16) 窗外大雪飘飘，屋檐下吊着尺把长的冰椎，室内喘气就像吸烟人喷出的烟雾。(张正隆《雪白血红》)
- (17) 天棚上挂着一个大吊灯，八仙桌上点着一对高大的红蜡烛。(周立波《暴风骤雨》)

- (18) “别瞎闹，一同走，多辛苦！”孙八把老张拉进庙来，南飞生等正在天棚下脱去大衫凉快。(老舍《老张的哲学》)
- (19) 光秃秃的灯泡挂在天花板上，照着我们脚下的路。(CCL《塞莱斯廷预言》)
- (20) 吊扇在天花板下飞快地旋转。(王朔《我是“狼”》)
- (21) 腿走肿了，脚上磨出了血泡，可她们无怨无悔。(1995《人民日报》)
- (22) 高占祥露的这一脚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磨破了多少双鞋子，脚下磨出了多少血泡。(1994年《报刊精选》)

不难看出，例(15)(16)、(17)(18)、(19)(20)及(21)(21)“NP上”与“NP下”表述的是同一事象，二者似乎成了同义结构，“上”与“下”则似乎失去了原有的语义对立关系。但实际上，二者的语义其实是不对称的。以例(15)和(16)为例，“屋檐下吊着冰锥”是指“冰凌挂在屋檐的下面”，“下”的语义较为实在；而“屋檐上挂着的冰凌条儿”是指“附着在屋檐上的冰凌条儿”，表述的并不是“冰凌在屋檐的上面”这样的位置关系。这里的“NP上”和“NP下”是从不同的角度表述同一空间景象，“上”“下”处于语法化的不同阶段。再如：

- (23) 厂长拿在手上把玩不已，谁知蓦然间他竟在杯底发现了一行极小又极熟悉的文字来：“MADE IN CHINA”，……(1994年《报刊精选》)
- (24) 电脑键盘在他的手下嗒嗒作响。(1994年《报刊精选》)
- (25) 不要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416)
- (26) 吴胖子见秦方芝一去不回头，她娘却来这里纠缠不清，心下不免有些疑惑，就跑到门口来看，不想正和肖阳碰了个对面，……(李晓明《平原枪声》)
- (27) 昌万年的手下金哥弄丢了律师的女儿，即便这样昌万年也没发怒。可当手下为了让保民交回小女孩，骗保民说孩子就在他们手上，这时候昌万年彻底暴怒了，把手下打得半死，因为保民孩子真的死在他手上，所有他才会失控⁸⁸。
- (28) 我早想过了，亚平坚决不能跟这个女人过一辈子，他爸已经死在这个女人手上了，我迟早也得死在她手上！(六六《双面胶》)
- (29) 他知道不早一天把鬼子赶出中国去，不知有多少母亲还会死在敌人的手下。(冯志《敌后武工队》)
- (30) 我爹死在我手里了，我娘我家珍，还有凤霞却要跟着我受活罪。(余华《活着》)
- (31) 但偶尔也会带来荣耀，那是在八角街大肆采购时，脖子上挂着项链，臂上缠着佛珠，手上戴满戒指，腰上挎着藏刀。(1994年《报刊精选》)
- (32) 这几天我手上有点儿紧(意思是缺钱)。(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416)
- (33) 这样办，面子上也过得去。(同上)
- (34) 他的心思都在小李身上。

⁸⁸ 此例句来自网络:<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9279535/>(2018年12月18日检索)

例句(23)(24)中的“上”和“下”仍然可以读出具体的空间方位义。(25)到(33)里的“上、下”显然不再指示具体的物理空间方位,意义已经有所虚化。(25)和(26)的“上”“下”表面上好像失去了原有的语义对立关系,“心上、心下”都表达的是“心里”的意思。但是如果从认知图式的角度来看,“心上”“心下”及“心里”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的。“上”表述的是泛向的物体表面义,突显的是附着和接触。“心下”和“心里”凸显的仍然“心理活动空间”,不过,“心下”在近代汉语较为常见,而现代汉语则多用“心里”。例如(27)的“手下”指的是“某人或组织所管辖范围内的下属、帮手或领导的部下”,“手上”也可以理解为“支配和掌控权力某势力范围”,“上”与“下”语义似乎有所交叉,不过“手下”的说法已凝固成词,这里的“上”“下”不能互换。例(28)的“死在她手上”可以像(29)(30)那样说成“手下”“手里”,“上”“下”方位意义泛化,可与“里”互换使用表达“特定的范围”。不过,“死在她手下”还是可以读出“受控于人,处于她的控制范围内”的含义,“死在她手上”则仍会使人联想到“掌握权力,被管控者是处于她的股掌之上”的意象。例(31)(33)中“脖子上、臂上、手上”中的“上”方向泛化,表示“附着于表面”的意思,“下”没有这样的用法,无法与指表面的“上”相对。例(33)的“面子上”的语义更加抽象,已经由“脸的外表面”变成更抽象的“表面上、情分上、人情上”的意思了。例(34)的“身上”已完全失去方向性,主要起到将非处所成分处所化的作用。

总而言之,“NP上”“NP下”的“上”“下”越是接近原型义,其用法就越是对称,语义对立就越是整齐,二者不能相互替换。随着其语义的泛化,“上”“下”所表达的方位义逐渐模糊,在特定的语境中二者可以互换使用,不过,用“上”还是用“下”,在语义和语用功能上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差异正是“上”“下”不同的认知策略造成的。

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上/下”基于隐喻的扩展用法当中。

隐喻(Metaphor)⁸⁹就是从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跨域映射(cross-domain mapping),始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target domain)属于同一个功能域,两者之间的语用功能联系使得概念目标域在心理上被激活。Lakoff & Johnson(1980)指出:“隐喻的本质是通过某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⁹⁰”空间概念是人们理解时间以及其他抽象概念的基础。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垂直隐喻属于典型的方向性隐喻,此类隐喻具有评价性和系统性特点。一般来说,up 往往具有正面、积极意味,而 down 常含负面、消极意义,以此构成的隐喻相互连贯,自成一体(Lakoff & Johnson 1980:41)。与此相似,汉语的“上”“下”在使用过程当中,也形成了一套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的结构严整的隐喻体系。司建国(2011)曾运用认知隐喻理论解读曹禺名剧《北京人》,发现在该剧中尽管“上”的原型用法多于“下”,但“下”的隐喻性用法却两倍于“上”,带有负面色彩的“下”的使用频率超过具有正面色彩的“上”,与该剧压抑、绝望的主题是相一致的。不难看出,“上、

⁸⁹ “隐喻就是用一个具体概念来理解一个抽象概念的认知方式,现在常说成是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mapping)”(沈家煊 1998:41-42)。“隐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两个域的总概念结构(这种总概念结构如果比较具体,现在的认知语言学家称之为‘意象-图式’)有相似之处,而且在投射过程中保持不变”(同上)。

⁹⁰ 原文: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1980:5)

下”这样的语义演变依循着语言范畴扩展的一般规律，是在隐喻⁹¹机制的作用下，将物理空间概念映射到心理空间域的结果。

下面我们拟以尺度示意图来解释“上”“下”语义由具体空间到抽象空间的虚化路径。以原型图式为基础，可以将“上”“下”概念表达的空间矢量用标尺示意，如图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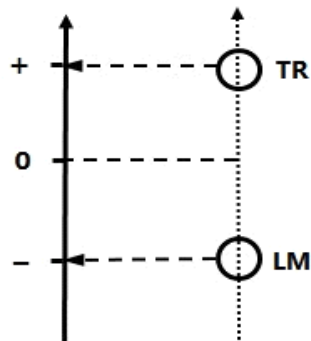


图 5-1 “上/下”的尺度示意图

在上图中，左侧实线轴刻画了尺度标记形式，如以温度计刻度标记为例，这条实线就是以刻度 0 为基准的客观、具体的数值标注，我们称之为绝对尺度；右侧虚线标记“上”与“下”表达的空间位置。与绝对尺度以具体数值作为尺度标准不同的是，这种依据人的比较能力得出的标准比较模糊，并有主观化特点，我们称之为相对尺度。例如：

- (35) 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青藏线，年平均气温在 0℃以下，冰封雪阻，什么样的危险都可能发生。(CCL《读者》)
- (36) 马林生嚅啷破水而出，坐在台阶上腰以下仍浸在水里，“没错，我生活是少了不少东西，少的是什么我也知道。”(王朔《我是你爸爸》)

例(35)以客观的特定基准值(标记高度的标尺/温度计的零度等)或基准点来判定“上”与“下”的范围界限。与此相对，例(36)因为不存在这样的绝对标准而相对模糊。

不仅如此，人们的这种认知标准还可以扩展至对优劣、善恶、尊卑、先后、正负等进行判定的社会价值观上。例如，超出水准为“上”；地位等级尊者为“上”；/时间顺序在先者居“上”；品质良者为“上”；状态较为理想者为“上”；积极、正向为“上”；数量多者为“上”，等等，反之为“下”。见图 5-2：

⁹¹ 隐喻认知研究中的突显,主要是指一个隐喻所关涉的源域与标域分别代表的两个事物之间相似性的突显。王文斌、熊学亮(2008)指出,隐喻得以构建的基石是源域与标域所分别代表的两个事物具有相似性,而相似性实际上是两个事物之间相互映射彰显而出的某一兼容特征(事物之间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点),是人类认知突显的结果。隐喻相似性的认知突显得以实现的要素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客观世界中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相似的潜在性,二是施喻者意欲构建隐喻的自我驱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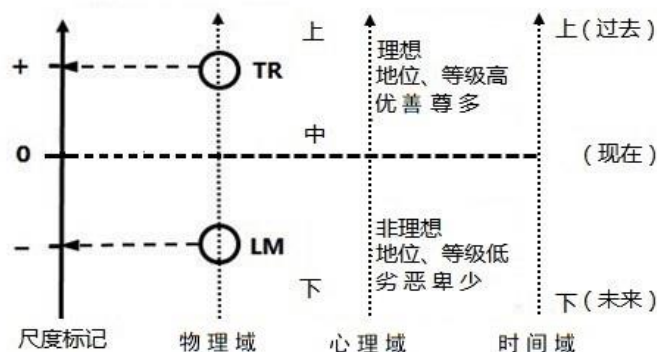


图 5-2 “上/下”的语义映射图

请看具体用例：

- (37) 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
所以甲午八月十八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CCL 网络语料)
- (38) 我们近六十年来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CCL 网络语料)
- (39) 你原先人上人，而今卧蜷在土壤里成了人下人！你放着正道不走走邪路，摆着高桌低凳的席面你不坐，偏要钻到桌子底下啃骨头，你把人活成了狗，你还生装嘴硬说不后悔！(BCC 陈忠实《白鹿原》)

在上述例句中，社会地位高者被视为“上”，社会地位低者被视为“下”。例(37)的“上”与“下”的对立意味着“掌控与被掌控”的国际地位的高低，例(38)的“上”“下”指“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社会地位的高低，例(39)中的“人上人”与“人下人”则为人的社会地位高低的惯常表现。以上说法及我们平时经常听到的“上/下等”“上/下级”“上/下流”等说法，都是“上”“下”所表示的空间方位关系平行地投射至社会等抽象的认知域的结果。

据肖燕(2012)所做的统计，“上”“下”在 CCL 语料库中的时间用法分别占其全部用法 12%和 9.3%。为此，时间用法应被看作“上”“下”的重要用法之一。而用空间词表征时间，主要是通过隐喻实现的，其所关涉的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具有相似性，时空隐喻主要凸显了时间的线性、延展性和方向性特征。通过把空间和空间中的物体映射到时间范畴，时间就获得了方向性、不可逆性、持续性、分段性和可测量性等特征，被概念化为一维、线性、运动的物体或流动的物体(Lakoff,G.&Johnson,M.1999:136-169)。

表示空间概念的词语用于表达时间概念取决于人类的认知特点。我们知道，人对时间的感知可以表现在对感知对象的延续性的反映上，因此，对时间的表达通常体现为“过去→现在→将来”这一“线性”的时间轴。由于“上/下”的单向性与时间流向的特征相一

致，所以人们常常用“上/下”隐喻时间的先后顺序。“上/下”的这种用法一般是相对称的，“上”在“高处”，为“先”；“下”在“低处”，为“后”。这种映射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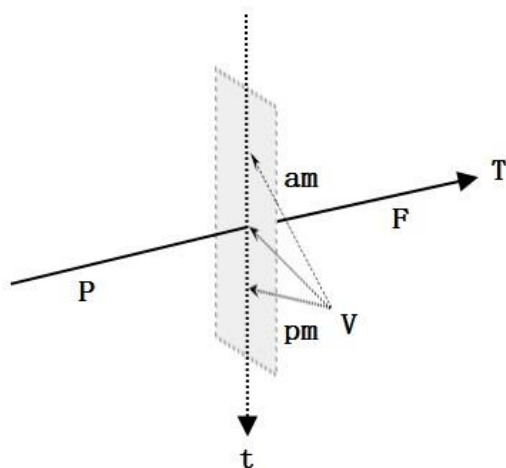


图 5-3 “上/下”的时间域用法

按照时间从过去向未来方向移动的单向性特征，图示中的 T 为时间指向，V 为认知主体视点，P 表征过去，F 表征未来；中央虚线标示认知主体所处的时点——现在，如果我们取时间轴上的一个断面来观察的话，现时点——“今天”可以用灰色方框部分标示。那么，t 代表“今天”的时间流向，其中认知主体以相对尺度识解灰色方框部分的上半部为 am(上午)，与之相对的下半部则被认知为 pm(下午)。人们会把这一识解和经验应用于现实生活当中，用“上/下”描述时间。例如：

- (40) 不过他是五四那个时候，说西方的文化是向外征服的，印度的文化是向后看的，追求来世的，中国文化是注重现实的，在中间；也就是说，一个向下，一个向后，一个注重现实。(CCL 网络语料)
- (41) 焦大喝醉了酒，一听说派个活，火冒三丈，而且仗着他原来在上几辈子主子面前有脸面，破口大骂，骂的话很多，……(刘心武《秦可卿生存之谜》)
- (42) 时隔 7 年，对上届比赛我们至今记忆犹新。(1994 年《报刊精选》)
- (43) 你和石岷怎么样了？上封信你说你们又和好了。(王朔《浮出海面》)
- (44) 真希望在电影里过日子，下一个镜头就是一行字幕：多年以后。(王朔《看上去很美》)

有时“上/下”还可用在表节令的词的最后表示时间，这种用法较少，也较为固定。汉语口语中还有“眼下”一词，表示“现在、现阶段”，书面语会用“目前”表达相同的意思，“上”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说法。例如：

(45) 快到年下了,得给孩子买件新衣服。(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564)

(46) 春上他又去买那头牛,才下了犊一个月。(BCC 莫言《白狗秋千架》)

(47) “地委牛书记让你赶快到地区去一趟。”“啥时候?”“就今儿。就现在。
就眼下。”(BCC 闫连科《受活》)

另外,汉语中还可以由空间概念“前、后”通过水平隐喻来建构时间概念,与此相对应,“上”往往又表“前”、“下”常常指“后”。例如:

上辈子⇌下辈子	上半年⇌下半年	上季度⇌下季度
上学期⇌下学期	上旬⇌下旬	上星期⇌下星期
上半夜⇌下半夜	上周⇌下周	上礼拜⇌下礼拜
上午⇌下午	上回/次⇌下回/次	上半场⇌下半场
上集⇌下集	上卷⇌下卷	上册⇌下册
上部⇌下部	上篇⇌下篇	上文⇌下文
上联⇌下联	上阙⇌下阙	上述⇌下述

像这样,人们将“上/下”表达时间顺序的识解模式范畴化,并最终固定为一些惯用的表达形式。

前已述及,在二维的拓扑式认知中,“上”强调的是“面”,突显的是“接触”事象。为此,其语义和用法在投射至在心理域、社会层级等抽象概念域时,常常用来表述某一抽象的范围或某一方面。如“在思想上、在道德上、在论坛上、在表演上”等等。例如:

(48) 一年多来,为了我这个素昧平生的藏族孩子,你们从精神上安慰我鼓励我;
生活上、学习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我。(1995年《人民日报》)

这里的“精神上、生活上、学习上”所表述的不是具体的物理空间,而是某一个抽象的范围或领域。

“NP下”除了表示具体的空间位置外,还可将其描述的以某一顶点统摄的三维立体空间理解为“一定的把控范围”,如:“在……的环境下、在……前提下、在……状况下、在……的影响下”⁹²等。请看以下实例:

(49) 在当代经济条件下,在人们生活质量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的确有一大批人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CCL)

(50) 各级人民法院要在党的领导下,在人大的监督下,依法独立审判,坚决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CCL)

(51) 我独自一个人,而且还在监视下,行进在漫漫的黑夜里。(《塞莱斯廷预言》)

(52) 担架队为躲避敌机的空袭,在江水山的指挥下,时常绕道穿小路,爬山越岭地向东面医院所在地插去。(冯德英《迎春花》)

⁹² 有些学者认为“在N的V下/之下”结构在19世纪才出现,是受到外语的影响。如屈哨兵(2006:10-17)认为是受英语和日语等的“语际诱发”的结果;贺阳(2008:123-126)则将此结构视为欧化的语法现象。并认为:“从动词V的语义看,V不是典型的空用法,与典型的表位移的空用法动词存在一定的距离。为了符合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后来“补偿性”地发展出非典型的空用法,用来补齐该格式应存有的概念空间(马喆 2013:114)”。没有哪一种语言是事先规定好了一种语法化演化路径的,因此这样的表述是有问题的。

“下”的方向在空间中体现的是一种隐性状态，目标物和参照体之间呈现一种离析的状态，不易被捕捉。因此，在“NP 下”的识解过程中就很容易把充当 NP 的下表面作为背景信息处理，将焦点转移到参照体的“上平面”上，并将其概念化为“点”（通常是将具体参照体概念化为“顶点”，“下”的统辖范围不高于此参照基准——顶点）。“NP 下”可以被理解为“以某一顶点统摄的三维空间，且通常覆盖的界限是相对确定的”的意思。“NP 下”除了用于表达具体的物理空间外，像“在……情况下、在……条件下”等抽象表达也无不蕴含着“某种限制范围内”的空间维度感。例(50)“在党的领导下”就很形象地反映了“NP 下”的这一语义特征，即蕴含了“以党为最高政权统摄的政治空间，且这种覆盖界限是确定的”的意义。例(51)中的“监视下”也可以被看做是以“监视者”为顶点所统摄的、可管控的隐性三维空间。例(52)中“江水山的指挥下”中的指挥者处于统摄顶点，其处于统治地位的语义也是由“下”解读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上、下”组合表示时间、数量等概念时，只能用以表示一个约数或相对的概数。例如：

(53) 也没吃多少钱，不过十块上下。(BCC 张恨水《夜深沉》)

(54) 他面前的盆子里，剩余的肉，大约也是一斤上下。(BCC 莫言《四十一炮》)

(55) 孙八爷年纪不大，现在也不过三十上下。(BCC 老舍《老张的哲学》)

综上所述，“上/下”由始源域向心理域、时间域等目标域的映射，是以隐喻为基础的认知建构的结果，也是一个范畴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下”基于原型辖域图式形成的认知模式依然制约着其语义和功能的演化方式和轨迹。

1.2 谓词“上”“下”词义呈现的不同认知倾向

“上”“下”都可以单独做谓语，“上”表达“由低处到高处；“下”表达“由高处到低处”的移动，这可被视为其基本行为义，是以静态空间关系为基础引申出的动态语义。方向泛化又使得“上”“下”可以表达“由一处到另一处”的移动事件，其语义扩展的本质就在于由具有高低位差特征的垂直空间位移过渡到横向水平空间的位移，“‘不拘高低方向，突显两点之间的运行’，其认知意象是拓扑式的，即二维的点线构成的平面关系”（刘俊莉2006:112）。虽然“上”“下”都可以表示“有位差的”和“泛向的”移动事件，不过“上”“下”基于静态空间关系的认知策略仍然决定了二者在表达动态位移事件时的语义上的不对称和用法上的不均衡。

在移动方向上，“上”与“下”虽都可以表示横向移动与纵向移动，但是存在一些差异。概括地说，“上”后的宾语只能是表示终点的处所宾语，而“下”后的处所宾语既可以是表终点的，也可以是表起点的。如“上山-下山；上楼-下楼；上台-下台”表达由低(高)到高(低)的有位差的位移，“上车-下车；上场、下场”表述“由一处到另一处”的位移事件，“上”后宾语为位移终点，“下车”的“下”为位移起点，“下场”的“场”可被理解为位移终点，也可被理解为位移起点。除了像“下山、下楼、下台”那样强调“起点”，“下”还凸显位移终点，像“下地狱”“下河”“下土”形成的意象是动体留存于终点“地

狱”“河里”“土里”。通过与“上”相比较不难看出，“下”凸显的“终点处所”往往具有三维空间特性，“下”的容纳义显然是通过事物的空间占位意象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动词“下”的语义引申依然是沿三维立体空间这一认知模式进行的。

“下船”最常见的用法是“离开船”，不过，汉语中有时“上船、下船”，两种说法表达的动体的位移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指“从岸上移动到船上”，但实际上说话人的主观视点是有不同的。“上”已无位差的含义，“下”则依然含有“高低”位差的意味（“船”通常低于“岸”）。

再如：

(56) 自此以后，吴森茂再也不下炕了——除非非下炕不可。说着，吴森茂推开李爱媛，扭身下地，弯腰穿鞋——突然，吴森茂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下。（BCC李树柏《流年》）

(57) 阿Q赶着长工们下地干活。

从表面上看，例(58)“下炕”“下地”描述同一场景，都指的是“从炕上移动到地下”，实质上说话人的着眼点是不同的：“下”着眼于“起点”，强调动体与作为参照物的“床”的离析关系，“下炕”表示“脱离起点”。“下地”凸显由高到低，终点“地”作为前景信息被凸显出来；对比例(59)就会发现，例(59)的“下地”指的“到地里从事农业劳动”，“下”的高低位差义隐而不见，描述的是水平方向的泛向位移，“位移终点”得到凸显。

自然界的“下雨”“下雪”中的动体只有自上而下，因而没有与之对应的“上NP”的说法，这也说明语言的确是外部世界及人的认知经验的反映。

除了表达具体的位移事件时“上、下”呈现出语义交叉或对立、不对称现象，基于空间概念构建的认知差异同样投射到时间、心理、社会等抽象的认知域中。

例如，表达有高低位差的位移事件的“上台-下台”由语义相对的“登台演出”和“退场离开”，分别引申出“出任官职或开始掌权”和“离开职位或失去权势”的意思；“上马-下马”分别引申为“工程开工”与“工程停建”的意思。

再如，从表达“从一处到另一处”的泛向移动事件的“上”引申出“到达、停留某处并从事某活动”的意义，如：“上学、上课、上班、上岗、上任”；表示“从某处所离开”的“下”则引申出“离开某处并终止某项活动”的意思，如：“下课、下班、下岗”等。“下课、下岗”又进一步引申出“被解雇、解聘”等更为抽象的语义。

“上、下”在表示空间位置时所含有的正向和负向的对立意味也体现在其所表示的位移行为中，表示正面状态常为“上”，如：上进、上心；表负面状态常为“下”，如“下道⁹³、下放”。

“上”凸显位移终点，位移完成就意味着与载体接触，并附着于载体之上，“上”往往凸显物体间相接触、相附着的意象，如：“（股票）上市、上法庭、上电视、上报纸、上线、上架、上圈套”；而出现在位移终点又意味着“添加”，如“上药”。以此为隐喻基础，惯用语“上眼药”本指把眼药注入眼睛，转指“说坏话，添麻烦”；“下”的脱离义

⁹³ 例如：五叔说：当着孩子的面，别太下道了。（BCC莫言《草鞋窰子》）

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从原来位置消失,因此“下”常表示隐匿不显状态,如:“下市、下榜、下线、下架、下圈套”等。

此外,“上报、上调、上交、上缴、上供、上告、上述”及“下达、下放、下行、下传”等等,也是汉语中常用的词语。齐沪扬(2015:16)认为这些用法“中的‘上’‘下’是体词性的,因为在它们的前面加上介词‘朝、向、往’等介词时意义不变。”并认为上述用法中的“动词语素一般不具有位移性。并且这些‘上’‘下’都带有很强的指称性,表示的仍然是‘上级’等意义”。上述说法较为固定,呈现出较强的词汇化倾向,可被视为“上”“下”的隐喻用法的呈现,是其语义和用法由具体的物理空间向社会地位的“高与低”这样的抽象的社会空间的投射。

“上”“下”的动词用法的对立与非对立仍是基于其原型建构的认知策略的不同带来的,即“上”在说汉语的人的意识当中被认知为二维空间,且具有接触与附着的潜在认知图式特征,“下”则被认知为三维空间,且在词义的发展中不断彰显“离析”这一认知图式特征。

1.3 动相补语“上”“下”词义呈现的不同认知倾向

“上”“下”的动词义决定了趋向动词“上”“下”的演变方向。“上”与“下”的认知模式得以激活并保持,导致“上”与“下”在动相范畴的用法上也呈现出语义不对称现象。

具体的说,“上”的语义可归纳为趋向义、接触与附着义、实现义与留存义及“开始或持续”义;“下”的语义可归纳为趋向义、脱离义、达成与留存义和容纳义。由此带来的“上”与“下”的语义对立通常表现为:高位为上,低位为下;前为上,后为下;增多为上,减少为下;接触为上,脱离为下;出现为上,消失为下;添加为上,去除为下;开始为上,结束为下;达成为上,占有为下;承载为上,容纳为下;静变动为上,动变静为下。

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上”的语义演化轨迹。“上”在表示位移时,运动方向首先获得感知。由于“上”具有凸显终点的特点,也即“上”后接的处所成分常为位移的终点,因而从中是很容易解读出“到达并留存于某处”的含义的。而“到达”终点也就意味着位移事件的“达成”,因此“上”后附动词表示某一行为的“达成”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我们的认知中,目标应是高高在上、经过努力才能达成的,“上”由低到高的原型位移义就使得“上”所表述的“达成”义常被解读为“目标的实现”。另外,“上”还可后接数量成分,表示“达到一定的数量”这应是“上”的达成义的进一步虚化。“留存”则是与“附着”相关的语义范畴,加之“上”又常常是与“载体”意象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上”中就很容易引申出“接触”“附着”义。如将由“到达”并“留存”引申出的“达成”“实现”放在动态的时间轴上看,“达成”“实现”也就意味着新事态的出现,同时,“留存”这一语义要素与“上”前谓词性成分所具有的“可持续”的语义特征融合在一起,“V上”所表示的事态便有了“起始”并“持续”这样的时体特点,“上”便有

了一定的时体功能。具有时体功能的“上”的虚化程度极高，组配范围较广，而这也就是“上”与“下”的动相范畴用法使用频率不均衡——“上”的使用频率高于“下”的根本原因。

下面再简单看一下充当补语成分的“下”的语义演化轨迹。无论是物理空间的位差，还是心理空间的位差，在表示有位差的位移时，“下”和“上”的演化方式是相同的，而且用法是相平行的。不过，在表示平行位移时，“上”的使用更为自由、更为常见。除了运动方向上“下”与“上”相反，“下”凸显起点的用法使其比较容易与带有“去除”语义特征的动词组合在一起，表示“使脱离”；而“下”也可后接位移终点的用法，则使其与“上”一样，从“到达”引申出“达成”义。

但与“上”常被解读为“目标的实现”有所不同，“下”由高到低的原型位移义使其所表述的“达成”义常被解读为“取得”“占有”。受其原型图式(“容器”图式)的制约与影响，“下”所含有的“留存”意味常被解读为“占位”及“容纳”，这是以“路径”为原型图式的“上”所不具备的表意功能。从总体上说，动相范畴的“下”的语法化程度要低于“上”，因而其使用频率也就低于“上”。

此外，像“爱上、恨上、怨上、迷上、看上(指满意、称心如意)、喜欢上”等表达，以“爱上”为例，“上”既可以理解为实现义，即“由从不爱到爱”这一转变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起始和持续义，即“开始爱并可能持续下去”。而像“打下了基础、立下了功劳、惹下了祸根、闯下了大祸、埋下了隐患、种下了苦果、留下了悔恨”等表达则侧重强调结果的“留存”与持续。整体来看，“下”倾向于表达消极负面的评价、情绪与感情。这与“下”静态空间方位的“低处”意象以及动态语义为向下负向移动为认知基础的结果。

下面就再通过用例，看看“上”“下”的语义系统：

- (58) 提上岸，两人大悦，坐下吸烟，其时夕阳收尽，……(BCC 贾平凹《人极》)
- (59) 小甲飞跑下台，提上了一桶净水，伺候着成布衣洗了手。(BCC 莫言《檀香刑》)
- (60) 瑞宣的手颤着，提上了鞋。(老舍《四世同堂》)
- (61) 每家做好饭都去庙客房里唤他们去到家里吃，屋里脏乱的，就用罐子提上汤，端上馍，炒上菜，把饭菜送到庙客房里去。(BCC 闫连科《受活》)
- (62) 如今继母将婚嫁提上叶莲子的日程，她的中学之梦只好彻底破灭。(BCC 张洁《无字》)
- (63) 他们的勇气与相互的钦佩使他们决定，一不作，二不休，爽性借笔钱把两样都买了吧。他穿上了大衣，她提上了皮包，生命在冬天似乎可以不觉到风雪了。他们不再讨论钱的问题，美丽快乐充满了世界。(老舍《集外》)
- (64) 往往穷家女子小脚被众人看中，身价就一下提上去百倍。(BCC 冯骥才《三寸金莲》)
- (65) 他在仕途上久了，对官场十分清醒，他越是明白，越是提上劲把自己所干的政务做好。(BCC 贾平凹《李广瑞》)

- (66) 说到这里，有件古怪的事应该提上一提。(BCC 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
- (67) 我说：“那是鞋，不是手套，你给我穿上。”他这才穿上了鞋，缩着脑袋等我下面的话，我向他挥挥手：“你走吧。”有庆转身往城里跑，跑了没多远，我看到他又脱下了鞋。(余华《活着》)
- (68) 这套女学生装其实花费不大，可她始终没能穿上，直到出嫁后还让顾秋水给她做了一套，可是那张面孔已经不同。(BCC 张洁《无字》)
- (69) “我有相配的鞋子，要是你能穿下 7 号的”她说。(BCC 莎莲·哈里斯《绝对死亡》)

例(58)到例(66)中的“上”的语义渐次虚化，可被解读为处于不同的语法化阶段的语义和用法的共时呈现。具体地说，例(58)(59)的分别指具体的运动事件，表运动趋向兼结果，前者为水平空间位移，后者为垂直空间位移；例(60)表达的动作结果是“接触”义；例(61)是“附着”义；例(62)是抽象的“添加”义；例(63)凸显的是“实现达成”义；例(64)指“社会地位提升”、(65)指的是“情绪的高昂、气势或干劲”，分别是“上”由低至高的社会阶层、心理空间的隐喻表达。例(66)的“上”可以删除而不影响句意表达和理解，“上”的语义虚化相当明显。例(67)到(69)中的“上”“下”也可以做同样解读，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

请再看一组例句：

- (70) 睡上床去，辗转不寐，把平生的事，像翻乱书一般，东一段西一段，只是糊里糊涂的想着。(BCC张恨水《啼笑因缘》)
- (71) 拉普捷夫写完信就上床睡下。他累了，眼睛自动闭上，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却睡不着觉，似乎街上的嘈杂声吵得他睡不着。
- (72)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张大床上竟然放着两大三小五床被褥！这就是说，这样的一张床上，晚上大大小小的要睡上去五个人！(BCC张平《抉择》)
- (73) “病床那么窄，哪能睡下两个人？”(BCC毕淑敏《紫色人形》)

这里例(70)和(71)的“睡上床去”和“上床睡下”描述的似乎是同一客观场景，实际上二者的认知基础是不同的：“睡上床去”凸显的是“移动终点”；“上床睡下”的“下”强调的是由高到低的位移方向、“上”则凸显状态的达成与留存。例(72)的“睡上”是将“床”认知为“载体”，“上”注重凸显“承载”意象；而例(73)的“睡下”所着眼的是则是“床”的容纳能力。

另外，于康(2007:257)指出“躺下”与“睡下”不同，虽然由于“下”的方向指示作用，“睡”与“下”结合可以表示“躺下”的意思，不过“睡下”还可以表示“睡着”的意思。例如：

- (74) 倪藻又累又乏又烦，便于孩子一起睡下。大约睡了一个小时，倪藻忽然醒了，此事不好，莫非姨母是昏迷了？(王蒙《活动变人形》转引自于康2007:257(25))

综上所述，“上/下”具有相同的语义基础，因而体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同时，不

同的认知模式以及认知模式的优先识解方式又导致二者的语义重心的分化,“上/下”演化出纷繁复杂的意义来。

由方位词到动词用法的发展并未改变其以原型图式为基础所形成的认知模式,动词“上/下”仍然保留了基于其方位范畴用法所建构起来的认知意象。在“上/下”语义扩展的过程中,其原型语义特征被继承下来的同时,认知图式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在投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并进一步在汉语动相范畴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上/下”的概念结构的形成以及共时平面上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大都是二者的各相关义项处于语法化等级链的不同阶段造成的。

说到底,“上/下”由表达空间方位关系的方位词到表达趋向义的独立动词,再由趋向动词演变为表达动相的动相补语是一个语义不断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原型图式构建起来的认知模式从根本上影响并制约着其语法化进程及轨迹,可被视为关键性的内在理据和制约条件。

2. 诱发“上/下”句法功能演变的外部语法环境

解惠全(1987:135)指出:“实词的虚化要以意义为依据,以句法地位为途径。也就是说,一个词由实词转化为虚词,一般是由于它经常出现在一些适于表现某种语法关系的位置上,从而引起词义的逐渐虚化,并进而实现句法地位的固定,转化为虚词”⁹⁴。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认知因素应为促使“上/下”的语义和功能演化的内在机制,而外部句法环境的改变则是推动“上/下”的语法化进程的重要条件。应当说,正是外部的语言规则体系的改变,使得原有句法结构的句法和语义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从而为“上/下”实现语法化提供了基础。其语法化的发生依托于特定的句法结构(local context)⁹⁵,而语法化的深入则主要是通过重新分析⁹⁶这一语言机制来完成的。这种相关性体现在语音、语义以及句法位置的变化等各层面。下面,我们将从历时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上”“下”的语义和功能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重点探讨诱发和影响二者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

⁹⁴ 参看解惠全(2005)《谈实词的虚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这种看法的优点是试图将词义和句法统一起来认识实词的虚化。但这种观点也有讨论的地方:首先,将词义“逐渐虚化”归结于“适于表现某种语法关系的位置上”,这种考量似嫌稍窄,上文提到的诸如认知、“语境影响”等条件已被证明有重要作用。其次,一般所谓实词的词义以及句法结构,都属语言抽象层面,这些抽象的东西不会自动变化,从解文看不出引起这种演变的源头。再次,解文将词义和句法统一起来的认识虚化值得肯定,可从其论述过程看,解文却将词义和句法割裂开来,先有词义变化,这是“依据”,然后是“句法地位的固定”,这是“途径”,实际这里的“词义”总和一定的句法位置相配,是相互蕴涵的关系。实则,正如本文对实词虚化实质的理解,我们可反向认识词义和句法的关系,即实词虚化是外部关系或功能的演变,这种演变会导致实词内部声、语义关系的转移,这种转移可用声音的改变作为标志。江蓝生(2005)论述过语法化的语音表现,可供参考。

⁹⁵ 刘坚等(1995)强调:发生语法化演变的动词大都是由于句法位置的改变,进入偏正式的连动式中,作为非中心动词成分,这些动词在结构和语义上依附于其前或其后的中心动词。这种处境和地位导致这些动词的动作性减弱,词义发生抽象化。

⁹⁶ 语法化与句法环境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的句法环境是指句法位置的改变或句法成分间的语法关系的变化。Hopper & Traugott (2001) 提出了“重新分析(reanalysis)”这一概念并认为它是语法化过程的两个重要机制之一,另一个机制是类推(analogy)。重新分析是从西方语言学中引进的理论,主要用来解释语法现象产生、变化的原因和过程(刘坚等1995)。Langacker(1977)把重新分析定义为:没有改变表层表达形式的结构变化。一个可分析为(A,B),C的结构,经过重新分析后,变成了A,(B,C) (孙朝奋1994)。

2.1 “上/下”从名词、方位词到述语动词的历时发展

殷商时期汉语词汇系统本质上是单音节⁹⁷的。甲骨文时期，已经形成了汉语方位词的基本格局(甘露1999)。“上/下”与一般名词无本质上的区别，可独立使用。多表达“天、地”，“高位，地位高/低”，引申义常表示时间的先后、序列的顺序及天神地祇⁹⁸，这一时期尚未出现动词用法。例如：

(75) 辛巳卜，殼，今春王惠憂比伐土方，下上若，受[虫又]。(《甲骨文合集》6418⁹⁹)

(76) 上帝降。懿德大𠄎(屏)，匍(撫)有上下。(《史墙盘》16.10175 西周中期)

先秦两汉时期，“上/下”除了多用作名词表达外，其形容词表示“优劣、好坏”等用法也较为常见。最常见的句法功能是做定语和状语，也可充当主语、宾语、谓语。

(77) 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监在兹。(《诗经·周颂》p.1290)

(78) 高者不早。下者不水。(《荀子·卷六·富国》p.119)

(79)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p.2)

(80) 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庄子·卷八·让王》p.191)

(81)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p.5871)

(82)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p.2232)

(83) 《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秦尽心下》p.6028)

(84) 上足印则下可用也。上不可用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隆礼效功。上也。重禄贵节。次也。上功贱节。下也。是强弱之凡也。(《荀子·卷十·议兵》p.179)

(85) 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楚辞·卷第三·天问》p.2)

(86) 秦兵下赵，上客从赵来，赵事何如？(《战国策·秦策五》p.288)

例(77)~(79)都是“上/下”的名词用法。其中，例(77)(78)(79)的“上/下”分别指“高处”与“低处”；例(80)的“上/下”分别指“屋顶”与“地面”；例(81)(82)的“上/下”分别指“上级”与“下级”；例(83)的“上/下”分别指君”与“臣”；例(85)的“上/下”分别指“天”与“地”；而(84)“上足印则下可用也。”中的“上/下”分别指君主与臣民；而“隆礼效功。上也。重禄贵节。次也。上功贱节。下也。”里的“上/下”是其形容词用法，表示“上等和下等”的意思。同样，例(86)的“上客”指的是“尊客、贵宾”的意思。

当时句法结构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当处所词不是方位动词¹⁰⁰或动作动词的直接

⁹⁷ 周荐(1999)据赵诚(1988)《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统计,单音节词占 77.51%。这说明殷商时代汉语的词汇系统本质上是单音节的。

⁹⁸ 参看胡厚宣(1944)殷代之天神崇拜《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

⁹⁹ 数字代表《甲骨文合集》的片号。下同。

¹⁰⁰ 方位动词指古汉语中临时性获得了动词的语义和功能,也即活用做动词的方位词。如:秦师遂东。《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欲自武城还,循山而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遂东”,是说接着就向东进发;循山而南”,是说沿着

宾语时，处所词必须由前置词“于/於”导入(李崇兴1992,贝罗贝、曹茜蕾2014)。即动词和表示处所的名词之间通常要加介词“于/於”，构成“动+于/於+名”结构，例如：

- (87) 王大耜農于淇田。(转引自闫华2008:131《令鼎》5.2803西周早期)
(88) 王乘於舟，為大豐(禮)，王射，大禴(供)禽。(《麥方尊》11.6015西周早期)
(89) 王出獸南山，叟(搜)山谷，至於上侯澆川上¹⁰¹。(《启卣》5410 西周早期)
(90) 啟從王南征，遯山谷，在澆水上。(《集成》5983 西周早期)
(91)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梁惠王上》p.5972)
(92) 孟子曰：‘水信无分於东西，无分於上下乎？’(《孟子·告子上》p.5790)
(93) 昭升于上，敷闻在下。(《尚书·文侯之命》p.539)
(94) 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左传·成公二年》p.4110)
(95) 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谁敢违君？寡军将帅诸侯以见于城下。唯君图之。(《左传·襄公八年》p.4207-4208)
(96) 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庄子·盗跖》)

由于这些前置词(主要是“于”¹⁰²)在引介处所成分时其矢量信息不够明确，即其只有引介作用，而不承担路径信息的表达功能(史文磊2014a,王先云2014)，结果是促使普通名词和处所词分化，“上/下”作为功能词粘着于名词后使用，且不可省去。如例(94)(95)：方位前置词也不再是必须(李崇兴1992)¹⁰³，如例(96)。

后置于名词成分后使用，使得方位词从名词中分离出来。同时，粘着性增强，自足性降低，“上/下”单用的能力越来越弱，成为空间范畴表达必要成分¹⁰⁴。

名词与方位词组成的方位短语在先秦时较少使用，两汉时有所增多，魏晋南北朝时期使用则甚为普遍，已经成为一种习见的语法形式(柳士镇1992:108)。例如：

- (97)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国风·豳风》)
(98)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p.5408)
(99) 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孟子·梁惠王上》p.5801)

山向南走。

¹⁰¹ “上侯、澆川”为地名。

¹⁰² “于”是先秦最具代表性、使用频率最高又使用最为广泛的介词，其语法化程度非常高(参见杨荣祥 2010a)。大约从上古末期开始，“于”现出衰退之势(参见何乐士 2005)。在上古中早期的“于”被称为万能介词，之所以被称为“万能”，正在于其语义太虚太泛，无论是路径动词也好，行为动词也好，及物也好，不及物也好，它们与后面的 NP 都可以用“于”来引介。其语义的具体所指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语境显示，“于”仅仅是一个起引介背景 NP 作用的语法标记(参见史文磊 2014a:63-65,225-227)。这应该是“于”逐渐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¹⁰³ 郭锡良(1997)谈到介词“于”消失的原因时说，“于”从甲骨文时代到春秋战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功能广泛的介词，能适用于非常广泛的语义系统，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为适应性广就必然带有模糊性，语言既有模糊的要求，又往往要求明确。

¹⁰⁴ 海曼(Haiman,1983:783)提出，一个表达式的语言独立程度和它所代表的物体或事件的概念独立程度相关。比如，当名词在形态上被合并为一个更大的语言单位的一部分时，它们的概念独立程度往往低于独立的名词，这一点体现为它们不能够被独立指称，不能成为焦点或强调的中心。作为独立的词所代表的概念独立程度要远远大于作为复合词构成成分。

- (100) 瑕甥、郤芮不获公，乃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 (101)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史记·孔子世家》p.1921)
- (102) 初，盾常田首山，见桑下有饿人。(《史记·晋世家第九》p.1674)
- (103)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輿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跽，匿桥下。……”(《汉书·卷五十·张冯汲郑传》p.2310)
- (104) 晋魏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学。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尔。(《颜氏家训·序致》p.1)
- (105) 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世说新语·桓温嫁女》p.221)
- (106) 顾彦先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继鹰往哭之，不胜其恻，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世说新语·伤逝》p.408)
- (107) 如譬野干，在於树下，风吹枝折，堕其脊上。(《百喻经·第三·野干为折树枝所打喻》p.2)
- (108) 著蜡罢，以药傅骨上。(《齐民要术·卷六》p.64)

很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上/下”置于名词后的用例越来越多。

先秦时期，“NP之+上/下”¹⁰⁵的用法也较为常见，表示“在~上面”的意思。不过能进入上述格式的NP多为双音节词汇。例如：

- (109) 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尽心上》p.6009)
- (110)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卷四·秋水篇》p.108)
- (111)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荀子·卷一·劝学》p.3)
- (112) 子庚门于纯门，信于城下而还，涉於鱼齿之下¹⁰⁶，甚雨，及之。(《左传·襄公十八年》p.4265)
- (113) 文夫人敛而葬之郕城之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p.3977)

西周金文时代，“上/下”开始出现动词用法。《易经》《礼记》《左传》等先秦古书中都有其动词的用法，但数量不多，且多用于表达自主位移或自然现象。例如：

- (114) 叔向将饮酒，闻之，曰：“必恐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左传·昭公二十八年》p.4600)
- (115) 吾闻致师者，左射以鼙，代御执轡，御下，两马、掉鞅而还。(《左传·宣公十二年》p.4080)
- (116) 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p.5493)

¹⁰⁵ 《马氏文通》(1898:267):“以”字司“上”“下”“往”“来”与方向等字，皆以为推及之词。张世禄(1996)认为先秦方位词仍以单音节为主，合成方位词还很少，南面、东面还没有结合成为一个词，以(之)上/以(之)下也是两个词。

¹⁰⁶ 《马氏文通》(1898:167)指出：“於鱼齿之下”者，记涉河之处，而非所经之处也，故加“于”字。

(117) 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孟子·梁惠王上》p.5801)

上面的例(114)到(116)中“上”“下”的语义指向位移主体；例(117)描写的是自然“降雨”现象。

另外，金文中有“𠂔”与“𠂔”字(《汉语大字典》辵部)。“𠂔”音xiè，即“上”，从「辵」表行动之义。异体字为：𠂔，即专指干流的江汉，又为逆流而上”(于省吾1963)；“𠂔”字引《餘文》：“𠂔，音pǐ【匹】”，其异体字为：𠂔，《汉语大字典》没有对“𠂔”释义。

不难推断，这很有可能是“上、下”作为动词使用的初期的形式标记，加上「辵」旁只是为了更好地区别“上/下”的名词和动词用法。“𠂔”和“𠂔”及其异体字都未见广泛使用，这与后来出现的“破读”有关。

西汉时期“上/下”的使用量逐渐增多，使用上的限制也越来越少。施事者可以有生命的主体，也可以是无生命的主体，处所成分的选择较为灵活，句法环境也相对宽松(胡伟2011:58)。同时，“上/下”作为动词在中古汉语的语法系统中占有了更多的份额，“上”逐渐侵入“升、登、乘”等动词的句法位置(崔达送2005:143)；“下”则不断与动词“坠、降”等近义词发生语义竞争(崔达送2005:168)。例如：

(118)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峰山。……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下，风雨暴至，休於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史记·秦始皇本纪》p.242)

(119) 子夫上车，平阳主拊其背曰：……(《史记·外戚世家》p.1978)

(120) 褚白太祖，贼来多，今兵渡已尽，宜去，乃扶太祖上船。(《三国志·魏书·许褚传》p.542)

(121) 上荆州必称陕西。下扬州言去海郡。(南北朝《颜氏家训·勉学》p.18)

(122) 出荆门，下岷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岭，猿狖所家，鱼龙所宫，极幽遐瑰诡之观，宜其于山水饫闻而厌见也。(唐·韩愈《燕喜亭记》)

(123)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¹⁰⁷。(唐·李白《蜀道难》)

(124) 于是狼狈上路，恒虑见追，行至寻阳，喜曰：……(《宋书·孔觊传》)(转引自崔达送 2005:150(24))

看得出来上述例句中“上”“下”可后续处所宾语，由表达“登、升、乘”同义的“由低/高处到高/低处”的垂直空间的纵向位移事件，如例(118)(119)(120)(123)的“上山、上车、上船、上天”的用法；扩展为表达“前进”，即“由一处到另一处的水平方向的横向位移事件，如例(121)(122)(124)的“上荆州、上湘水、下泯江、上路”的用法。“上”与“下”移动动词用法不断得以巩固。

东汉时期有了“破读”¹⁰⁸。这是一种变调构词现象，即通过改变一个词原来的声调来获得“使动义”。“上”与“下”变调构词情况有所不同，上去两读的原始词和滋生词¹⁰⁹的用法之间存在语义上的内在联系。请参看表3。

¹⁰⁷ 这里的“上”表“登”义。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¹⁰⁸ 也叫“读破”，是一种一字两读现象。这一概念有两层意义：一是古注中用本字来改读古书中的假借字；一是通

表 5 “上/下”的变调构词情况¹¹⁰

上	时亮切, 去声(zǐāng)	名词	原始词	义为位置在高处的, 上面, 高位。	如字
	时掌切, 上声(zǐāng)	动词	滋生词	义为“登上, 从低处到高处”。	破读
下	胡雅切,	动词	原始词 ¹¹¹	义为自然地高处往低处。	如字
	上声(yea/ya)	名词		处在下位, 低处, 下头。	
	胡嫁切,	动词	滋生词	义为强制地使从高处往低处, 下达下行。	破读
	去声(yea/ya)				

“上”的上去之别, 实为名动之辨¹¹²。“使从低处往高处, 送上, 进献”的用法则属使动构词; “下”的上去两读的区别在于上声为表示自移事件的不及物动词, 去读为及物动词, 融合了致使语义(孙玉文2000)。例如:

- (125) 甚器, 且尘上矣。音义: 尘上, 时掌反。(《左传·成公十六年》p.4161)
- (126) 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论人孔丘。……孔子再拜趋走, 出门上车。(《庄子·卷八·盗跖》p.195~196)
- (127) 下视其辙, 登轼而望之, 曰: 可矣。(《左传·庄公十年》p.3833)
- (128) 冬, 梗阳人有狱, 魏戊不能断, 以狱上。(《左传·昭公二十八年》p.4601)
- (129) 臣乃敢上璧。(《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p.2441)
- (130) “六四: 无不利, 撝谦。”注: “处三之上, 而用谦焉, 则是至自上下下之义也。承五而用谦顺, 则是上行之道也。尽乎奉上下下之道, 故无不利。”《谦》音义: “下下, 上遐嫁切, 下如字。下句同。”“自上下下, 其道大光。”《益》音义: “下下, 上遐嫁反, 下如字。”(《易经·谦卦》)
- (131) 燕攻齐, 取七十余城, 唯莒、即墨不下。(《战国策·齐策六》p.451)
- (132) 天子已业诛宛, 宛小国而不能下, 则大夏之属轻汉, 而宛善马绝不来, 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 为外国笑。(《史记·大宛列传》p.3176)

过改变一个字原来的读音来区别其词性或词义的转变。把原来的读音叫“本音”, 将改变后的读音叫“破读音”, 训诂上把原来读本中的字叫“如字”, 后一义的破读大致相当于滋生词。《颜氏家训》和《切韵》证明破读确实是在实际语言当中存在的(太田辰夫 1987[1958]:71, 王力 2004[1958]:253)就动词而言, 声调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 情况特别明显(王力 2004[1958]:248)。

¹⁰⁹ 原始词和滋生词是相对的概念, 尽管二者有着密切联系, 但不能把原始词词义混同于字的本义。有时候, 原始词的词义是字的引申义。传世文献中“下”字本义是下方, 也可用作对尊者自谦之词。又由位置低下引申为动词。

¹¹⁰ 关于“上、下”的变调构词研究可参考孙玉文(2000:131-139、110-116)、王力(2004[1958]:123)。贾昌朝(1934)、周法高(1962)、唐作藩(1979)、马建忠(1983[1898])、周祖谟(1983)等。据《广韵》〈漾韵〉:「上, 君也, 犹天子也, 时两切。」《广韵》〈养韵〉:「上, 登也, 升也, 时掌切。又音尚二」p.293《广韵》〈马韵〉:「下, 贱也, 去也, 後也, 底也, 降也, 胡雅切四」p.288。《广韵》〈禡韵〉:「下, 行下, 胡駕切。」可见, 「上」可藉由声调区别词性读上声和去声, 分别是动词与名词的用法; 「下」读为上声为名词, 作为动词有上去两种读音。

¹¹¹ 按照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程序, 通常是先感知到客观事物, 然后才感知客观事物的运动。相应地, 一个语言形式标记运动的用法(动词用法)的出现应该后于标记事物的用法(名词用法)。

¹¹² 王琦、郭锐(2013:100)附注①中提到“上”“下”的变调构词现象:“客家南康话中, ‘上’‘下’做趋向动词与方向词时读音不同。做方位词时, ‘上’‘下’分别读作‘[soŋ33][xa33]’, 如‘上面’‘下面’; 做趋向动词时, 读作‘[soŋ35][xa35]’, 如‘爬上爬下’。‘P 上 V’、‘P 下 V’式中的‘上’、‘下’分别读作‘[soŋ33][xa33]’。”安徽岳西话中“地下”、“厨下”(相对于“锅上”)的“下”读[xa21], 而“树下”、“桌下”的“下”读[xa43](储泽祥 1998:234)。

(133) 上嘉单之善,下令曰:“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战国策·齐策六》p.460)

例(125)(126)(127)是自移事件的用例,“尘上”表示“尘土飞扬而起”;“下车/上车”指“孔子等下/上车”;“下”指的是“从战车上下来”,“上”与“下”表示施事位移,语义都指向施事主体。例(128)(129)是“上”的使动用法。“以狱上”指的是“把案件呈上,把案件转呈给上级”;“上璧”指的是“把玉献出来”;例(130)中前一个“下”读去声,用作动词,义为降低身份去谦逊地对待;后一个是名词,指在身处下位的人。例(131)(132)(133)则是“下”表“攻下”的使动用法。

这种用声调区别词性的方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普遍运用(柳士镇1992:11)。唐宋时代全浊声母还基本维持《切韵》¹¹³音系的格局(李新魁1991)。而浊音清化,是到中古后期才开始出现的,至中晚唐以后全浊上声变去声,“上/下”的上去两读构词趋于消失,上声开始读去声,原始词与滋生词的读音相混。到了宋代,上声完全读成了去声。上去两读构词方式消失,但“上/下”的动词用法固定下来,这为其进入连动结构、动补结构奠定了基础。

自中古时期起汉语语音系统出现很大的变化(如全浊声母消失、入声韵尾消失等),音位系统的区别性特征减少,语音简化,使得同音词¹¹⁴的比例增加。为了区别词义,汉语词汇走向复音化(叶蜚声1981:177)¹¹⁵。“上面、下面”等双音节词具有语义负担轻,因而不易混淆的优越性。一经出现,就很快取代了“上、下”独立充当主语或宾语的句法功能,并被广泛使用,以致凝固成词,至今如此。在现代汉语中“上”“下”独立充当主语或宾语的用法并不多见,一些对举格式都可被视为古代汉语遗留现象。

汉语语音简单化在句法构造方面得到了补偿¹¹⁶。使动用法渐次减少,使成结构萌芽。宋代动补结构¹¹⁷的发展与成熟使得“上/下”失去更多的独立使用和发展的空间。除少数固定搭配,如上菜、上弦、上粪;下令、下药、下棋等以外,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常用,能产性极低。

2.2 “上/下”从述语动词到动相补语的历时发展

上古汉语时期的动词并列结构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外动词+而+内动词+之”形

¹¹³ 《切韵》是代表中古汉语语音的一部韵书,作者陆法言,成书于601年,共分193韵。《广韵》是在《切韵》的基础上由陈彭年、丘雍等再度重修,成书于1008年,共分206韵。

¹¹⁴ 上古时期声母系统较为复杂,出现了简化趋势是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段玉裁1735《六书音均表》,艾约瑟1857《汉语官话口语语法》,吕叔湘1961,戴庆厦1993,王力2004《汉语史稿》均有记述。

¹¹⁵ 复合词的各种用法萌芽于西周,先秦汉语的双音节词占20%(郭锡良1997)。春秋战国时期复音词的数量大增(马真1980、1981),到了东汉双音节趋势加快(程湘清1992b,方一新1996),唐代以双音节为主的词汇系统已经建立,双音化的程度在近代汉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朱庆之1990)。

¹¹⁶ 王力(2005)在《汉语语法史》中指出:“双音词的发展是对语音简单化的一种平衡力量。由于汉语语音系统逐渐简单化,同音词逐渐增加,造成信息传递的障碍,双音词增加了,同音词就减少了,语音系统简单化造成的损失,在词汇发展中得到了补偿。双音词的发展,是构词法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说,在语法发展中得到了补偿”p.2。

¹¹⁷ 因界定标准不同,对述补结构产生的年代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太田辰夫(1958)主张使成复合词至迟产生于唐代;王力(2004[1958])认为使成式在汉代产生,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志村良治(1984)、梅祖麟(1991)认为使成复合词产生于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代)。

式；二是带同一宾语并处于平等地位的两个单音节动词的并列形式，其共同宾语置于外动词后，在内动词后以“之”字复指等¹¹⁸。前者如例(134)(135)(136)；后者如例(137)(138)(139)，如下：

- (134) 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吕氏春秋》p.537）
- (135) 張句抽爰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左传·昭公二十一年》p.4556）
- (136) 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史記》〈五帝本紀〉p.34）
- (137)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与申鲜虞乘而出，鲜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p.4306）
- (138) 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吕氏春秋》〈開春〉）（转引自王锦慧 2012:135(10)）
- (139) 行十余里，广祥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史记·李将军列传》p.2871）

结构中的“上/下”语义实在，“上/下”与前一个动词一起构成一个连动式，表示施事主体通过动作由低/高处移动到高/低处。例(139) 是两个单音节动词共同宾语置于外动词后的，在内动词后以“之”字复指的形式。“鲜虞推而下之”描述的是“鲜虞将闾丘婴的妻子推下车”的场景，句子中的“推”与“下”两个动词并列，宾语同为“闾丘婴的妻子”，是受事宾语。即“鲜虞推闾丘婴的妻子、闾丘婴的妻子掉下车”的意思。如例(141)“广暂腾而上胡儿马”描述“李广跳起来骑到匈奴的马上”的情景，“腾”与“上”语义平等，并无主次之分，二者共同承载同一主语，后续宾语为处所宾语。上述两种格式中的V与“上”“下”之间都可插入连词“而”构成并列结构。

连词“而”的脱落，“V 而+上/下+LP”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动补结构的“V 上/下+LP”约经历了汉唐两个时期(崔达送 2001,胡晓慧 2012¹¹⁹)。动补结构的出现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单音节动词并列结构的衰落，从形态上看，取消了动词之间的“之/而”，就功能而言，“而”的消失使动作和结果成分可以紧邻出现，并使该结构有了重新分析的可能，“上/下”

¹¹⁸ 请参看魏兆惠 2008;杨荣祥 2010a、b。“而”大约出现于西周时期,在上古汉语中使用频率高,分布范围广,在上古汉语语法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春秋后期突然高频使用,进入东汉开始衰落。“而”的使用规则就是将两项具有陈述功能的成分连接起来。将两事‘合为一事’”(杨荣祥 2010:110)。东汉以后的实际口语中,连词“而”已经很不活跃了(同上 p.111)。“早期连词少是因为连词系统及其表达功能不完善造成的,两汉时期连词少是由于动补结构的出现等原因造成的”(魏兆惠 2008)。“而”的大量使用,是上古汉语语法系统与后代汉语语法系统的结构性差别的重要标志,“历史上汉语句法的整个发展趋势就是从并列到主从梅广(2003:29)”。“而”的衰落与“上”“下”的演变具有相关性。“不含连词的连动式中的几个动词的语法地位是相等的,但语义地位却不同。其中必然有一个动词时语义核心,而另外一个或几个动词则是次要动词。当次要动词经常充当次要动词时,动词性会逐渐减弱,词义会逐渐抽象化,语法位置会逐渐固定下来。如果该动词出现在V₁的位置,表示时间、地点、方位、原因、凭据、对象、伴随等时,容易语法化为介词,如“在”、“從”、“憑”、“對”等;如果该动词出现在V₂的位置,而且是不及物动词(如趋向动词、状态动词等),它们带宾语时是使动用法,和时间顺序(施事在前,动作在后)不相符。使动用法逐渐衰亡以适应该原则的要求。如果这些动词表示方向和结果,必然会语法化为趋向补语和结果补语。因此“介词结构、动趋式和动结式多是连动式经过语法化发展而来的”(魏兆惠 2008)。

¹¹⁹ 梁銀峰(2007:27)认为在《战国策》就已经有“V 下”述补接结构的用例,举例为:“燕攻下聊城”,并指出动趋式成为动补结构是因“下”不及物化导致的,但没有判定动词不及物化的检测标准。魏培泉(2013:123)指出:其实“下X城”这种格式从上古到中古一直都很常用,因此“燕攻下聊城”的“下”更适合分析为中心语(无论“攻”是与“下”并列还是“下”的修饰语)。

的语义由“综合”走向“分析”¹²⁰。例如:

- (140) 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史记·秦始皇本纪》p.259)
- (141)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星坠下至地为石。(东汉《论衡·纪妖》p.442)
- (142) 昔饥荒之世,当有利其数升米者,排着井中,啧啧有声,推一大石下,破其头。孤魂冤痛,自訴於天耳。(东晋《搜神记·卷三·管辂》p.35)
- (143) 有一妇人欲杀夫,谓夫曰:未尝见此穴。夫自逆视之,至穴,妇遂推下,经多时至底。(南朝《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七·幽明录》p.476)

上面的例子中,例(140)(141)两例是不同时期对同一自移事件的描述,可以看出句法结构上发生的明显变化。例(142)(143)中对同一他移事件的表达,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句法结构的变化反映得更为清楚。

两汉时期,“V上/下”结构萌芽。这一时期“上/下”语义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虚化现象,仍具有 [+具体位移]的语义特征,表达较为实在的趋向意义。

- (144) 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史记·齐太公世家》p.1483)
- (145) 令四面齐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史记·项羽本纪》p.334)
- (146) 居无何,汉王攻下殷(王)¹²¹;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史记·陈丞相世家》p.2053)
- (147) 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¹²²公孙弘。(《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p.2949)
- (148) 涿郡铁官铸冶销金。皆飞上天。(东汉《前汉纪·孝武帝纪六》p.107)
- (149) 故得道者,则当飞上天,亦是其去世也。不肯力为道者,死当下入地,会不得久居是中部也。……不死得道,则当上天;死则当下入地,不得久当害中和之路也。(东汉《太平经合校·卷九十八 包天裹地守气不绝诀第一百六十》p.450)

¹²⁰ “综合性”是相对于“分析性”而言的。“综合性动词”指语义结构中除了表示动作行为的语义成分外,还包含其他语义成分(如动作行为的对象、结果、方式等)的动词。如果一个运动动词,同时融合[运动+路径+方式],就是综合性模式,如果只融合[运动+方式]或[运动+路径],就是分析性模式(杨荣祥2005)。

¹²¹ 根据上下文判断,此处应为“攻下殷”不当有后面的“王”字。关于这一点倪其心(2004:190)指出:“王念孙说:‘殷’下‘王’字,涉上文‘殷王’而误衍也。攻下‘殷’者,谓攻下殷国(《项羽纪》‘立司马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殷’下不当有‘王’字。下文‘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亦但言殷,不言殷王也。《太平御览·珍宝部》引此无‘王’字。《汉书》亦无。”此外,《史记·陈丞相世家》2056页:“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

¹²² 很多人将这里的“推上”视为动补结构,意为“推荐、推崇、举荐”,不过从对前后事件发展的表述来看,也可解读“推”为“推举”,“上”则为“天子”之义。具体是哪一种意思还有待考究。另外,“《汉书·佞幸传》: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推上天,……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指出:“‘推’下有‘之’字,而今本脱‘之’则文义不畅。”这就是说“有一黄头郎推上天”是一个双重兼语式的句中,脱漏第二个兼语“之”(代汉文帝),就缺了“推”的宾语,也缺了‘上天’的主语。”(转引自马松亭编著《汉语语法学史》:16页。安徽:安徽省教育出版社1986年。)尹玉(1957:14)则是作为初期趋向补语来看待的。本文姑且将这两例视为早期的‘上’补语的初期用法例(153)同此。

(150) 今天师教勅下愚弟子，胷中悽悽，若且可知，不敢负也。(东汉《太平经合校·卷一百二·神人自序出书图服色诀第一百六十五》p.460)

(151) 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杨子山为郡上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东汉《论衡·佚文篇》p.409)

(152) 楚王英宫楼未成。鹿走上堦。其后果薨。(东汉《论衡·遭虎》p.335)

不过，对上述例句中的“推上、抱上、飞上、走下”等结构仍然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即“上、下”可解读为核心位移动词，也可以重新分析为前项动词为主导动词表达动作行为的原因和方式，而“上、下”地位弱化为前项动词的补足说明成分，为趋向补语，表达动作的结果和状态。正是借此表层结构的句法特征的特殊性，重新分析¹²³得以实现。同时，这直接导致和推动了“上、下”语义和功能的进一步演化。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语言演变的过程中，新质取代旧质都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往往有一个新旧并存的时期。汉语“上、下”由主导动词到后置补语的演变过程中，有相当长时间是主导、后置同时并存。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V+上/下”结构尚可进行重新分析。例如：

(153) 馥走上楼，收得馥大儿，槌折两脚。(《三国志·魏志·袁绍传》p.193)

(154) 鸠来，为我祸也，飞上承尘；为我福也，即入我怀。(《搜神记·卷九·张氏钩》p.116)

(155) 魅便跳上马，人遂坠地，怖死。(《搜神记·卷十七·顿丘鬼魅》p.211)

(156) 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世说新语·黜免》p.549)

上述例句中“走上、飞上、跳上”都可以看做并列结构。下面，我们以“走上”为例看看重新分析如何为“上”与“下”的语义进一步虚化提供了可能的。“走”和“上”原本都是可以独立充当谓语的动词。在并列结构中“走”和“上”的语义并无轻重之别，二者共同承担主体的运动行为，“上”具有的动词的独立性；若将“上”的位移路径视为焦点的话，“走上”则可重新分析为偏正结构，即V表示行为的方式。即便去掉V，句子仍合法。结构中“上”表达的语义与其动词语义内涵一致，都是以+由低处向高处移动的基本语义特征。当认知主体关注位移运动的方式时，“走上”又可重新分析为偏正结构。即：“走”与“上”由并列关系重新分析为偏正关系。“走”与“上”的语义关系前重后轻，表示“走”为主要动词，表示动作的方式，而“上”的动词性较弱，将被重新分析为表示动作结果的补语成分。再例如：

(157) 尔时太子从座而起，至辇乘所，登上宝车。上已，秉持大王威神。巍巍势力，从城东门引导而出。(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十四)(转引自史文磊

¹²³ 所谓重新分析(reanalysis)就是在表层结构相同的情况下,理解的变化。江蓝生(2016)指出“重新分析是语法化实现的关键一环,研究语法化为什么会发生或曰实现,实质上就是探寻常规句中哪些因素的变动提供了一个表层结构可以做两种解释的重新分析的变异句式”。

2014a:237(513))

- (158) 若有犯者得恶作罪，然于创始造塔之时，应出傍概作象牙杙。时诸苾刍至供养时，遂便登上窣睹波顶，而安灯盏。佛言：“不于香台顶上而设灯明，若有犯者得恶作罪。”时诸苾刍上窣睹波，安络幡盖供养之物。(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转引自史文磊 2014a:237(514))

例(157)(158)前面说“登上宝车”、“登上窣睹波顶”，下面紧接着说“上已”、“上窣睹波”，显然“登上”可以重新分析为同义并列结构，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动补结构。不过随着动补结构模式的强势类推，到元明时期，并列式的“登上”已逐渐被重新分析为动补结构。

像这样，结构的改变，为句法成分被重新分析提供了可能。“上/下”的语义不断被前项动词V的语义义素兼并，其动词性语法功能被削弱，与前项动词结合紧密，为“上/下”语义进一步虚化提供了可能。

2.3 “上/下”动相补语的发展与成熟期

唐以后，“V上/下”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除了趋向义以外，“上/下”具有了表示结果、状态的意义。例如：

- (159) 随他女伴赏春时，走下阶来独自迟。(唐五代《敦煌词·水古(鼓)子》)(转引自杨荣贤 2010:228(22))
- (160) 久践中台座，终登上将坛。(唐·王维·《故太子太师徐公挽歌》)
- (161) 去时留下霓裳曲，总是离宫别馆声。(唐·王建《霓裳辞》)
- (162) 单于亲领万众兵马，到范夫人城，赶上李陵。(五代《敦煌变文集》p.727)
- (163) 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长史！那个不是精底？”(南宋《五灯会元·卷第三》p.250)
- (164) 判官擲下笔僧礼拜。师曰：“拖出。”(南宋《五灯会元·卷第十一》p.1043)
- (165) 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员草贼。”(南宋《五灯会元·卷第十一》p.1020)
- (166) 苦哉，蝦蟆蚯蚓跨跳上三十三天。(南宋《五灯会元·卷第十一》p.1043)
- (167) 病得那人妆晃了，巴巴。系上裙儿稳也哪。(南宋·辛弃疾《南乡子·好个主人家》)
- (168) 后因没有子嗣，娶下一个小娘子，姓陈，是陈卖糕的女儿，家中都呼为二姐。(宋《错斩崔宁》p.217)
- (169) 趁他酒醉，轻轻地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宋《错斩崔宁》p.219)

具体地说，例(159)(160)中的“走下”、“登上”表达趋向义；例(161)~(169)中的“上”与“下”的位移义素逐渐弱化，“上”“下”可表达动作行为的结果，如例(161)的“留下”表示“留存”，例(162)的“赶上”表示“实现”；例(163)(164)的“放下”、“擲下”表达“脱离”；例(166)的“跳上”后接数量词表示动量；例(167)的“系上”表示“添加和附着”；

例(165)(168)的“收下”“娶下”表示“取得和占有”，例(169)的“拽上”表示动作完成后状态的持续”等意义的用法。

明朝以后，充当动相补语的“上/下”语义丰富起来，语法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例如：

- (170) 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 [“上”表“接触与附着”]
- (171) 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斋供。请太尉起来，香汤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背梁上。(《水浒传》第一回,p.4) [“上”表“接触与附着”]
- (172) 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这条愿心。(《水浒传》第四回,p.62) [“下”表“留存”]
- (173) 智深无移时，又吃了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来揣在怀里。(《水浒传》第四回,p.71) [“下”表“留存”]
- (174) 没多时，莊客掇张桌子，放下一盘牛肉，三四样菜蔬，一双箸，放在鲁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水浒传》第五回,p.82) [“下”表“脱离”]
- (175) 那莊客铤了一壶酒，拏一双筷子，筛下酒与智深吃。(《水浒传》第五回,p.82)
- (176) 因感伤怀抱，问酒保借笔砚来，乘着一时酒兴，向那白粉壁上，写下八句五言诗。(《水浒传》第十一回,p.166) [“下”表“留存”]
- (177) 只看城中号火起时，先斩把门军士，夺下东门，好做出路。(《水浒传》六十六回,p.1122) [“下”表“取得、占有”]
- (178) 被琼英一石子飞来，正中段三娘面门，鲜血迸流，撞下马来，颠个脚梢天；军士赶上，捉住绑缚了。(《水浒传》一百零九回,p.1643) [“下”表“脱离”]
[“上”表“实现”]
- (179) 却才须臾之间，射下十数只鸿雁。(《水浒传》一百零十回,p. 1649) [“下”表“取得、占有”]
- (180) 只见那上溜头，翻波滚浪，急流中淌下一个人来。沙僧见了，连衣跳下水中，拖上岸来，却是孙大圣身躯。(明《西游记》四十一回,p.476) [“下”表“脱离”]
[“上”表“趋向兼结果”]
- (181) 临行又撒上一泡臊溺，却还从板缝里钻出来……国王大怒道：“是谁放上此物？”龙座后面闪上三宫皇后道：“……”(明《西游记》四十六回,p.530)
[“上”表“添加”]
- (182) 那皇帝即转后宫，把御花园里仙桃树上结得一个大桃子——有碗来大小——摘下，放在柜里，又抬下叫猜。(同上,p.531) [前一个“下”表“脱离”，后一个“下”表“趋向兼结果”]
- (183) 老妈儿怕怠慢了他，他暗把阴沟内堵上块砖。(明《金瓶梅词话》十二回p.90,) [“上”表“添加”，“留存”]

- (184) 來保慌忙施礼，递上十两银子。(明《金瓶梅词话》十八回,p.531) [“上”表“趋向”]
- (185) 今日这六包银子三百两，你拿去搭上个主管在家门首开个酒店，月间寻些利息孝顺我，也是好处。(明《金瓶梅词话》二十六回p.214,) [“上”表“接触”“达成”]
- (186) 辣辣地打上他二三十板，看这奴才怎么样的！(明《金瓶梅词话》二十八回p.238,) [“上”表“添加”]
- (187) 西门庆令左右：“除了帽子，拔下他簪子来我瞧。”(明《金瓶梅词话》十二回p.91,) [“下”表“使脱离”，“去除”]
- (188) 一日，安排了酒肴，备下三两银子，使冯妈妈请过竹山来相谢。(明《金瓶梅词话》十七回p.139,) [“下”表“留存”]
- (189) 况近日他亲家那边为事，干连在家，躲避不出，房子盖的半落不合的，丢下了。(同上p.140,) [“下”表“脱离”“留存”]
- (190) 一齐来至井台上，将炉放下，焙茗站过一旁。宝玉掏出香来焚上，含泪施了半礼，回身命收了去。(清《红楼梦》四十三回,p.11) [“下”表“脱离”][“上”表“实现及状态持续”]
- (191) 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骂道，你们这些没脸的做事好好地又拉上我做什么？(清《红楼梦》四十四回,p.5) [“上”表“添加”]
- (192) 凤姐儿见人来了，便不是先前那般泼了，丢下众人变笑着往贾母那边跑。(清《红楼梦》四十四回,p.6) [“下”表“脱离”]
- (193) 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约他恋着少爷们，多半是看上了宝玉；……(清《红楼梦》四十六回,p.14) [“上”表“开始并持续”]
- (194) 家里打发戴勤戴爷来了，说少爷高升了，换上红顶儿，得了大花翎子了。(清《儿女英雄传》四十回,p.2) [“上”表达成，“实现愿望”]
- (195) 一时摆上酒来，老爷勉强坐下，此时什么叫作登泰山，望东海，……(清《儿女英雄传》四十回,p.4) [“上”表“添加”][“下”表“趋向”]

近代汉语时期“上/下”语法化加速，已具备了现代汉语中大部分用法，也基本形成了现代汉语的大概格局。例如：

- (196) 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他自己的车，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老舍《骆驼祥子》) [“上”表完结，“开始并持续”]
- (197) 老松的干上染上了金红，飞鸟的翅儿闪起金光，一切的东西都带出笑意。(同上) [“上”表状态开始并持续]
- (198) 可是，一个车夫而想月间剩下俩钱，不这么办怎成呢？他狠了心。买上车再说，买上车再说！(同上) [“上”表实现，心愿达成][“下”表留存，持续]
- (199) 从门洞中把铺盖搬进来，马马虎虎的铺好，躺下了。腿悬空，不惯，他睡不着。强闭上眼，安慰自己：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同上) [“下”表趋向]

[“上”表接触，持续]

(200) 拉着铺盖刚一出街门，他听见院里破口骂上了。(同上) [“上”表新情况的开始并持续]

上述例句中“上/下”的语义虚化更高。如“拉上、买上”中的“上”的语义，已经含有表达“夙愿或理想结果的实现”的达成的语义。“骂上”中的“上”的语义进一步虚化，用来表达“强调某一事件的开始”的更加抽象的含义。这样的表达已经与现代汉语中“V上/下的使用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

以上我们考察了“上/下”的语义及其功能的历时演化路径，从语音、语义、句法位置等方面分析诱发和影响二者语法化的因素。

外部的句法环境(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的语言规则体系)的改变，使得原有结构的句法和语义的平衡被打破，为“上/下”实现语法化创造了条件。正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上、下”的语义和句法功能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在重新分析机制的作用下，新的结构的句法及语义关系得以保持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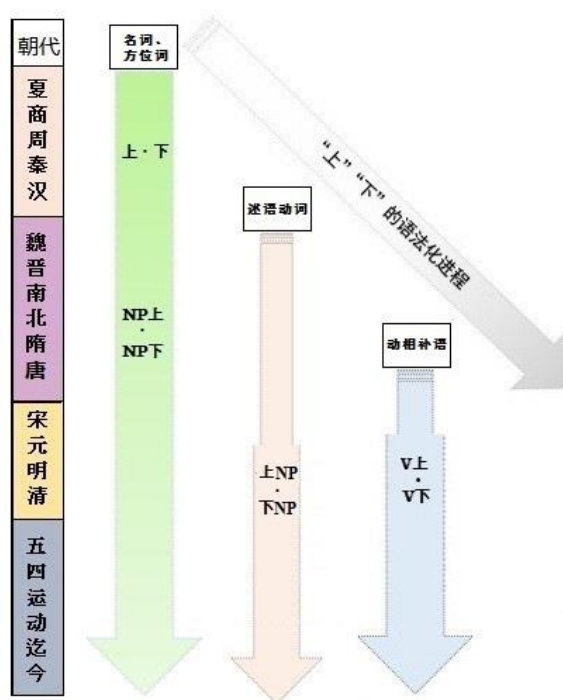


图5-4 “上”“下”语义、功能的历时演化脉络

归结起来，沿着名词到方位词、动词及谓语动词到动相补语的语法化路径，“上”、“下”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语法化过程。其语法化路径可描述为：名词>方位词>趋向动词>动相补语。

自殷商时期起，“上、下”作为名词，除了表达高(低)位置以外，还引申表达顺序先

后、优劣尊卑等意义。

上古汉语在表达位移事件时多用综合型单音节词,一个成分同时融合了路径、运动和致使三类语义要素([致使+路径+运动]),而中古以后分析型结构(句法式和复合式)逐渐取代了综合型结构。相应地,“上、下”从名词分离出来,置于名词后专门标示方向和位置,其表达形式为“NP上/下”,一直沿用至今。

“上/下”的动词用法始于西周金文时代,到了西汉时期“上/下”的使用量逐渐增多,使用上的限制也越来越少。施事者可以是有生命的主体,也可以是无生命的主体,处所成分的选择较为灵活,句法环境也相对宽松。同时,“上/下”作为动词在中古汉语的语法系统中占有了更多的份额,“上”逐渐侵入“升、登、乘”等动词的句法位置;“下”则不断与动词“坠、降”等近义词发生语义竞争。汉时期有了“破读”,这种用声调区别词性的方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普遍运用。最晚在中晚唐时期,这种上、去两读的构词方式消失,但“上/下”的动词用法固定下来,这为其进入连动结构、动补结构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中古时期汉语语音系统的变化(音节结构简化、声母清浊对立消失等)以及作为补偿手段的词语双音节化的兴起,“上、下”作为独立述语动词使用失去了进一步发展和演化的空间,除少数固定用法保留下来以外,能产性不高。

动补结构的兴起及不断发展到逐步成熟,使“上、下”从连动结构中分化出来,其主导动词的地位不断被动摇,表层句法结构有了重新分析的可能,至此“上、下”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完成了从独立谓语到动相补语的语法化历程。

3. 小结

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的渐变(gradual)的过程,隐喻(Metaphor)和推理(Inference)¹²⁴机制在整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隐喻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其本质是概念性的。“上/下”的概念系统是以隐喻的方式建构和界定的,可视为内因。

“上/下”的原型义规定或者说制约着其语义和功能的演化方式和轨迹,而外部句法环境的改变则是推动其语法化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语言规则体系的改变,使得原有句法结构的句法和语义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从而为“上/下”实现语法化提供了基础。这种相关性体现在语音、语义以及句法位置的变化等各层面。“上/下”语法化的发生依托特定的句法结构(local context),语法化的结果则主要是通过重新分析这一机制来完成和呈现的。在重新分析机制的作用下,新的句法结构的句法及语义关系得以保持平衡。

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二者相互依存,共同作用。“上/下”由名词、方位词到动词及由谓语动词到动相补语的发展脉络,正是受内在认知机制及外部句法环境双重因素驱动的必然结果。

¹²⁴ “推理指语用推理。如果一种话语形式经常传递某种含义,这种隐含义就逐渐“固化”,最后成为那种形式固有的意义,这种后起的意义甚至可能取代原有的意义”。《演化而来的语法---世界语言中的时、体和情态》一书的作者 Joan Byee, R.Perkins 和 W.pagliuca 三人“站在 Traugott(1990)的一头,跟 Sweetser(1990)和 Heine 等人的观点不同,认为推理机制是虚化的最重要的机制,它贯穿与虚化的全过程,而隐喻机制只在虚化的初始阶段起作用”(沈家煊 1998:42)。

第六章 结语

“上”和“下”是汉语中一对使用频率较高，用法较为复杂的语言成分。在汉语方位词中，“上”与“下”的使用最为久远，其历时演变的情况也最为复杂，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由于“上/下”不仅常用，而且具有多义、多功能特征，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对立与非对立、对称与不对称的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因此，有关“上”与“下”的语义、用法及其演化方式等问题，一直是汉语学界备受重视同时也颇存争议的问题之一。虽然已有学者对相关问题展开过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并已取得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分歧与争议依然存在。从总体上看，对“上”与“下”的语法化路径及其认知理据，特别是对二者种种对称与非对称表现及其语义和用法发展的不平衡性，还缺少非常系统的研究和阐释。

本文主要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对“上/下”及与之相关的句法结构或者说与之相关的句法现象展开了研究。我们分别从“上”“下”的原型义及功能入手，在共时层面上对其词汇意义、分布特征、认知规律等多层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主要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着重对“上”“下”在词义及句法功能的演变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不对称现象进行了考察和剖析。此外，从历时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上”、“下”的语法化过程，探讨其语义及功能的演化轨迹，从而寻求其在共时层面所呈现的表意功能的“同质”与“异质”特征的形成理据。

全文一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到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第六章为结语。现将各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归纳如下：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是介绍本研究的缘起，对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评述；就研究范围和方法以及研究目的和意义、语料来源等做了简单说明；简要介绍了文章框架和主要内容。

第二章《“上/下”的空间范畴用法》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描述“NP 上/下”的语义特征及其概念系统的关联关系。主要运用“NP 上/下”的语义原型图式及其空间辖域图式，分析“NP 上”与“NP 下”的认知策略的异同及其句法表现倾向。在此基础上，阐释其原型义及认知主体的主观识解对“上/下”的语义扩展的制约及影响。指出“上/下”的意义、用法的引申、发展与其原型义有关，也与人的认知模式有关。

方位结构“NP 上”和“NP 下”以各自最原始、最核心的意义为基础构建的意象图式，对其概念结构的形成、后续的“跨域”映射以及其语义扩展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约作用。“上/下”的语义特征被保留和承继的同时，其各自所特有的语义要素也经过主观识解或者说认知“过滤”而得到凸显，经对这种认知识解模式的分析和整合，就形成了“上/下”表达静态空间关系的语义范畴化倾向。具体地说，“NP 上”常被视为一个“面”，而“NP 下”则常被识解为一个“域”。在描述“承载物”与“承载体”之间的“接触、承载关系”时，汉语表达往往优先选择以路径图式为认知模式的“NP 上”，而可被归入“容器”的“NP 下”突显的是“弱封闭性空间辖域”，凸显的是两事物间离析的位置关

系。同时,“NP 下”除了表示物体的位置外,还可指示方向。

正是因为“上/下”具有相同的语义基础,因而“NP 上/下”体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同时,不同的认知模式以及认知模式的优先识解又从根本上导致二者的语义重心的分化,反映在语言中也就体现为不同的表达形式。“NP 上”和“NP 下”的某些不对称表现,有时也同该结构中的“上”和“下”的语法化程度不同或者说二者处于不同的语法化阶段有关。

第三章《“上/下”的事件范畴用法》,主要探讨“上/下”如何实现由表达静态空间关系到表述动态位移事件的演变,分析其空间范畴用法与事件范畴用法之间的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描述动词“上/下”的句法功能及语义特征,着重从认知的角度考察了“上/下”作为述语动词在表达位移事件中所涉及的认知策略、事件要素的凸显方式及其相应的句法表现形式。

可以说,“上/下”由方位成分到动词用法的发展并未改变其以原型图式为基础所形成的认知模式,也即表示位移事件的动词“上/下”的概念结构、句法表现以及二者层面上所呈现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都可以在其原型图式及其据此构建的认知模式中找到根源与理据。“上/下”从静态空间范畴到动态的事件范畴的语义扩展,既遵循了语法化的“保持原则”,同时也顺应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

第四章《“上/下”的动相范畴用法》,主要讨论了“上/下”充当补语成分时的表意功能及其句法表现。分析了现代汉语常用单音节动词与“上/下”的共现与选择关系,描述“V 上”与“V 下”结构中的“上/下”的语义虚化路径,探讨了“V 上”与“V 下”的语义不对称现象及其形成理据。

句法位置和结构关系的改变是影响“上/下”进一步发生语法化的重要因素。句法环境的改变,加之以语义相宜性为前提的组配要求,决定“上/下”出现在动词后,构成“V 上/下”结构,不仅是其句法功能的改变,同时该结构式内部成分的语义关系的调适,也直接导致“上/下”的语义和功能的“嬗变”,加速了其语法化的进程。随着其语法化程度的提高,受到共现动词和宾语类型的制约和影响,有些“V 上/下”结构的“上/下”所含有的“向上”和“位移”等语义要素受到抑制,其动词的语义属性逐渐丧失,最终变成依附于前项动词的补充成分,用来说明动作行为的结果或状态。词义的进一步虚化导致有些“上/下”由一个独立的词汇成分演化为一个语法成分。

当然,某些语义要素受到抑制,或者说已经背景化,并不是说其原型义在“V 上/下”的“上/下”的语义扩展中,已经不起作用。事实上,动相范畴的“上/下”的抽象的语义和用法的形成依然是其原型义影响与制约的结果,在二者扩展方向的分化中,各自原型义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V 上/下”的种种“非对立”或“不对称”表现都可在此找到根源。

另外,同空间范畴和事件范畴的“上/下”一样,“V 上/下”既可表达具象事态,也可以表示抽象事态。从语义的角度来看,“V 上/下”结构都可视为广义的动结式,而其中的“上/下”无论是表示具体的“趋向”义,还是表示抽象的“状态”义,都可被理解为

对“动作或事件过程的不同阶段的样态”的描述，因为可被通称为“动相成分”。

第五章《“上/下”的语法化路径及其理据分析》，主要述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具体考察了“上/下”横向的共时层面的语义内涵，分析了二者的异同。说明语言成分的原型义制约着其语义和功能的演化方式和轨迹。另一方面，系统地梳理了纵向的历时层面的“上/下”的语义和功能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在更客观地把握了二者的语法化路径及其动因和机制的基础上，就诱发和影响二者语法化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并尝试对汉语中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语言现象做出解释。进而明确指出“上/下”由方位成分到动词，再由述语动词到动相补语的句法和功能的发展脉络，正是受其内在认知机制及外部语法环境双重因素驱动的必然结果。

第六章为《结语》，总结全文，归纳本文的主要内容；指出本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

从总体上说，“上/下”的语法化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同时，线索又比较清晰的，与之相关的语言现象都是可以在其原型图式和认知模式中找到根据的。其语义和功能的演化过程，充分昭示着语言成分语法化及语言范畴扩展的一般规律。为此，本文对问题的认识也有可能推及对其他语言成分特别是方位成分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也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与缺憾。除了表达上的一些问题之外，我们对理论的理解还不够深入、透彻，对理论的运用也有不够恰切的地方；对有些语料的理解和阐释还不够客观、合理，有些分析不是很充分、到位，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文章的说服力，是我们今后所应该解决的问题。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将汉语方位词问题特别是其语法化问题，置于语言类型学框架下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利于解释语言现象演变的规律和特点的。同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些现象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遗憾的是，上述内容我们都尚未涉及，应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问题的方向。

参考文献

汉语文献:

- 贝罗贝、曹茜蕾 2014 汉语方位词的历时和类型学考察[A].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二)[C]. pp.342-359.北京:商务印书馆
- 蔡言胜 2005 《世说新语》方位词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蔡永强 2010 《汉语方位词及其概念隐喻系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陈昌来 1994 论动后趋向动词的性质——兼谈趋向动词研究的方法[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4):64-70
- 陈承泽 [1922]1982 《国文法草创》[M].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陈平 1988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J].《中国语文》(6):401-422
- 程工、熊建国、周光磊 2015 分布式形态学框架下的汉语准定语句研究[J].《语言科学》vol.14.(3):225-236
- 程湘清 1992 《先秦汉语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储泽祥 [1997a]1998 《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储泽祥 1997b 现代汉语的命名性处所词[J].《中国语文》(5):326-335
- 储泽祥、肖任飞 2010 “地下”的参照体系与匹配限制[J].《语言教学与研究》(3):43-50
- 崔达送 2005 《中古汉语位移动词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 崔希亮 2000 空间方位关系及其泛化形式的认知解释[A].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十)[C]. pp.85-97.北京:商务印书馆
- 崔希亮 2002 认知语言学: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J].《语言教学与研究》(4):1-12
- Christine Lamarre 2003 汉语空间位移事件的语言表达——兼论述趋式的几个问题[J].《现代中国语研究》(5):1-18
- Christine Lamarre 2007 从趋向范畴的方言表述看“书面汉语中的不同层次”的判定[J].《中国語学》(254):51-73
- 戴浩一 1990 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上)[J].《国外语言学》(4):21-28.叶蜚声译(北京大学)
- 戴浩一 1991 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下)[J].《国外语言学》(1):25-33.叶蜚声译(北京大学)
- 戴浩一 2007 中文构词与句法的概念结构[J].《华语文教学研究》vol.4. (1):1-30
- 戴庆厦 1993 景颇语双音节词的音节聚合[J].《语言研究》第1期.又载于戴庆厦主编 1998 《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二)[C].云南民族出版社
- 丁声树等 1961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
- 董孝一 2008 《金瓶梅词话》方位词研究[D].贵州大学硕士论文
- 董秀芳 1998 述补带宾句式中的韵律制约[J].《语言研究》(1):55-62
- 董秀芳 2017 动词后虚化完结成分的使用特点及性质[J].《中国语文》(3):10-26
- 窦融久 1986 方位词“上”管窥[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137-145

- 范晓 1985 略论 V-R[J].《语法研究和探索》第3期
- 范晓 1995 “V 上”及其构成的句式[A].胡裕树、范晓主编 1995《动词研究》[C].pp.313-329.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方妍 2008《儿女英雄传》方位词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方经民 1999 汉语空间方位参照的认知特点和语义理解[A].《现代中国語研究論集》[C].
中国書店
- 方经民 1999a 论汉语空间方位参照认知过程中的基本策略[J].《中国语文》(1):12-20
- 方经民 1999b 汉语空间方位词参照的认知结构[J].《世界汉语教学》(4):32-38
- 方经民 2004a 上海方言空间区域范畴及其表达方式的语法化[A].《汉语语言学日中学者
论文集——纪念方经民教授逝世十周年》[C]. pp.1-12.东京:好文出版社
- 方经民 2004b 现代汉语方位成分的分化和语法化[J].《世界汉语教学》(2):5-15
- 甘露 1999 甲骨文方位词研究[J].《殷都学刊》(4):1-6
- 甘露 2001《甲骨文数量、方所范畴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高桥弥守彦 1992 是用“上”还是用“里”[J].《语言教学与研究》(2):47-60
- 高小方、蒋来娣编著 2005《汉语史语科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葛新 2004《方位词“上”“下”的意义及其演变》[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缙瑞隆 2004 方位词“上”“下”的语义认知基础与对外汉语教学[J].《语言文字应用》
(4):69-75
- 郭锐 2002《现代汉语词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 郭锡良 1997《汉语史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
- 何兰 2008《水浒传》中的方位词[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贺阳 2008《现代汉语欧华语法现象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 侯兰生 1985《世说新语》中的方位词[J].《西北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49-54
- 胡厚宣 1944 殷代之天神崇拜[J].《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
究所专刊
- 胡念耕 1991 唐兰释“中”补苴[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胡伟 2011 上古至近代汉语“上”、“下”的语法化[J].《北方论丛》(6):58-63
- 胡晓慧 2012《汉语趋向动词语法化问题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贾昌朝 1934《群经音辨》(四部丛刊续编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 江蓝生 1998 后置词“行”考辨[J].《语文研究》(1):1-15
- 江蓝生 2016 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J].《中国语文》(5):515-525
- 蒋绍愚、曹广顺 2005《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
- 蒋逸雪 1981 释四方[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78-80
- 金昌吉 2004 方位词“里”的隐现与认知解释[A].《汉语语言学日中学者论文集纪念方经民
教授逝世十周年》[C]. pp.28-35. 东京:好文出版社
- 蓝纯 1999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J].《外语教学与研究》(4):7-15

- 黎锦熙 [1924] 1992 《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 黎天睦 1981 汉语词序和词序化[J].《国外语言学》(4):22-34
- 李葆嘉 2013 《现代汉语析义元语言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
- 李崇兴 1992 处所词发展历史的初步考察[A].胡竹安、杨耐思、蒋绍愚编《近代汉语研究》[C]. pp:24-63.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福印 2006 认知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福印 2007 意象图式理论[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vol.23(1):80-85
- 李冠华 1985 由“上、下、进、出”充当的趋向补语对处所宾语的语义制约[J].《汉语学习》(6):17-18
- 李临定 1984 究竟哪个“补”哪个?——“动补”格关系再议[J].《汉语学习》(2):1-10
- 李泰沫 2000 古本、谚解本《老乞大》里方位词的特殊功能[J].《语文研究》(2):30-38
- 李文莉 2004 “上”、“下”隐喻映射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分析[J].《零陵学院学报》vol.25.(2):75-77
- 李新魁 1991 近代汉语全浊音声母的演变[J].《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又载于《李新魁音韵学论集》[C].汕头大学出版社
- 李亚非 2009 汉语方位词的词性及其理论意义[J].《中国语文》(2):99-109
- 梁桦 2006 《左传》方位词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 梁银峰 2008 《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
- 廖秋忠 1989 空间方位词和方位参考点[J].《中国语文》(1):9-18
- 廖秋忠 1992 《廖秋忠文集》[C].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刘丹青 2002a 赋元实词与语法化[A].潘悟云主编《东方语言与文化》pp.238-263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 刘丹青 2002b 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客题[J].《民族语文》(5):1-11
- 刘丹青 2012 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J].《世界汉语教学》(3):291-305
- 刘广和 1999 “说上2、下2……起来2”——兼谈趋向补语、动趋式 [J].《汉语学习》(2):11-14
-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 1995 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J].《中国语文》(1): 161-169
- 刘俊莉 2005 “上/下+馆子/厨房”差异辨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6):83-85
- 刘俊莉 2006 认知模式差异对“上”“下”二词使用的影响[J].《湖北社会科学》pp.111-113
- 刘礼进 2014 汉语怎样编码位移的路径信息——现代汉语位移事件的类型学考察[J].《世界汉语教学》(3) (总第24期):322-332
- 刘宁生 1993 语言关于时间的认知特点与第二语言习得[J].《汉语学习》(5):39-45
- 刘宁生 1994 汉语怎样表达物体的空间关系[J].《中国语文》(3):169-179
- 刘宁生 1995 汉语偏正结构的认知基础及其在语序类型学上的意义[J].《中国语文》(2): 81-88

- 刘月华 1996 趋向补语前动词之研究[A].《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pp.128-138
- 刘月华主编 1998《趋向补语通释》[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刘月华、潘文娒、故韡著 1983《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增订本 商务印书馆)
- 柳士镇 1992《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M].南京大学出版社
- 龙江洪 2008《西游记》方位词研究[D].贵州大学硕士论文
- 陆丙甫 2005a 语序优势的认知解释(上)——论可别度对语序的普遍影响——[J].《当代语言学》vol.7.(1):1-15
- 陆丙甫 2005b 语序优势的认知解释(下)——论可别度对语序的普遍影响——[J].《当代语言学》vol.7.(2):132-138
- 陆俭明 2009 隐喻、转喻散议《外国语》vol.32 (3):pp.44-50
- 陆俭明、沈阳 2003《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路红、张心园、韦文琦、刘毅 2018 空间物理秩序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3):560-570
- 吕叔湘 [1942]1944《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吴之翰) 1965 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J].《中国语文》(3):206-210
- 吕叔湘 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84 语言里的不对称现象[A].《语文杂记》[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马建忠 [1898]1983《马氏文通》(汉语语法丛书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庆株 1992《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F].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马庆株 2002 结构、语义、表达研究琐议——从相对义、绝对义谈起[A].载《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马松亭编著 1986《汉语语法学史》[M].安徽:安徽省教育出版社
- 马小成 2007《水浒传》方位词研究[D].贵州大学硕士论文
- 马喆 2013“(在)X下/之下”结构的多功能考察[A].《语言学论丛》[C].(47):pp.103-117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梅广 2003 迎接一个考证学和语言学结合的汉语语法史研究新局面[A].何大安主编《古今通塞:汉语的历史与发展》[C].pp.23-47.台北: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研究所筹备处出版
- 梅祖麟 1991 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A].《语言学论丛》[C].又载于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C].pp.222-246.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 孟琮 1987 动趋式语义举例[A].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研究室编《句型 and 动词》pp.242-266.北京:语文出版社
- 倪其心 2004《校勘学大纲》第2版(1987年7月初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朴珉秀 2005《现代汉语方位词“前、后、上、下”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齐沪扬 1998 《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
- 齐沪扬 2015 方位词“上”“下”的引申意义和隐喻机制[A].《汉语语言学日中学者论文集——纪念方经民教授逝世十周年》[C]. pp.13-19.东京:好文出版社
- 齐振海 闫嵘 2015 空间认知的语言与心智表征[J].《外语学刊》(4):31-35
- 邱斌 2008 《汉语方位类词相关问题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
- 邱广君 1995 谈“V 上”所在句式“上”的意义[J].《汉语学习》(4):24-26
- 邱广君 1997 谈“V+下宾语”中宾语的类、动词的类和“下”的意义[J].《语文研究》(4):15-25
- 屈哨兵 2006 “在 NV 下”式的受动特性与成立动因[J].《汉语学报》(1):10-17
- 任鹰 2000 静态存在句中“V 了”等于“V 着”现象解析[J].《世界汉语教学》(1):28-34
- 任鹰 2001 主宾可换位动结式述语结构分析[J].《中国语文》(4):320-328
- 任鹰 2005 《现代汉语非受事宾语句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任鹰、于康 2007 从“V 上”和“V 下”的对立与非对立看语义扩展中的原型效应[J].《汉语学习》(4):13-20
- 任鹰 2009 “领属”与“存现”:从概念的关联到构式的关联——也从“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说起[J].《世界汉语教学》(3):308-321
- 阮丽娟 2011 《汉语方位词及其类型学特征——从汉语、越语与英语对比的视角》[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杉村博文 1983 试论趋向补语“下”、“下来”、“下去”的引申用法[J].《语言教学与研究》(4):102-116
- 沈家煊 1985 英汉空间概念的表达形式[J].《外国语文教学》(4):33-40
- 沈家煊 1993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2-8
- 沈家煊 1994 “语法化”研究综观[J].《外语教研与研究》(4):17-24 又载于 2005 《汉语语法化研究》[C]. pp.1-19.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1995 “有界”和“无界”[J].《中国语文》(5):367-380
- 沈家煊 1998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J].《当代语言学》(3):41-46
-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沈家煊 2000 认知语法的概括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1):29-33
- 沈家煊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vol.33.(4):268-275.又载于吴福祥主编《汉语主观性与主观化研究》[C]. pp.1-19.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03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J].《世界汉语教学》(3):17-23
- 沈家煊 2006 《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 2010 认知心理和语法研究[A].马庆株编《语法研究入门》[C].pp.229-239.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王冬梅 2000 “N 的 V”和“参照体——目标”构式[J].《世界汉语教学》(4):25-32
- 沈家煊、吴福祥、李宗江 2007 《汉语语法化研究》(三)[C].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 2005 《汉语语法化研究》(二)[C].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阳、郭锐主编 2014《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司建国 2011“上”与“下”的隐喻意义及其文体功能——《北京人》的认知文体学分析[J].《外语学刊》(1):21-24
- 施春宏 2007 动结式致事的类型、语义性质及其句法表现[J].《世界汉语教学》(2):21-39
- 石毓智 [2006]2012《语法的概念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石毓智 2006《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史文磊 2014a《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
- 史文磊 2014b 语言库藏显赫性之历时扩张及其效应——动趋式在汉语史上的发展[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国际中国语言学报》(2):293-324
- 史锡尧 1993 动词后“上”“下”的语义和语用[J].《汉语学习》(4):5-8
- 束定芳 2008《认知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宋文辉 2007《现代汉语动结式的认知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孙朝奋 1994〈虚化论〉评价[J].《国外语言学》(4):19-25
- 孙玉成 1981《左传译文》[M].北京:中华书局
- 孙玉文 2000《汉语变调构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太田辰夫 [1958]2003《中国语历史文法》(修订译本)(蒋绍愚、徐昌华译)第一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 唐兰 1995《唐兰先生金文论集》[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 唐启运 1992 论古代汉语的处所方位名词[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0-88
- 唐作藩 1979 破读音的处理问题[J].《辞书研究》(2):148-158
- 田树生 1991 释“中”[J].《殷都学刊》(2):2
- 王建军 2001“上馆子”与“下馆子”[J].《语文建设》(1):13
- 王锦慧 2012 说趋向词「上」与「下」的用法——从上古至中古[J].《汉语研究》(1):131-166
- 王力 1943、1944《中国现代语法》(上、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力 [1958]2004《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 王力 [1962]1998《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
- 王琦、郭锐 2013 汉语趋向动词用作方向词现象初探[A].《语言学论丛》(47): pp.70-102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文斌、熊学亮 2008 认知突显与隐喻相似性[J].《外国语》(3):46-54
- 王先云 2014 上古汉语“下行”义类运动动词的词化模式[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63-69
- 王宜广、宫领强 2016 动趋式的事件表达及其概念语义结构分析[J].《语文研究》(3):44-51
- 王寅 2007《认知语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寅 2011《什么是认知语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魏培泉 2013「V-过-来/去」的历史发展[J].《中国语言学集刊》7(2): 115-148

- 魏兆惠 2008《上古汉语连动式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
- 西槿延子 2004「“里”和“上”的语义特征分布」[J].『中国語学研究 開篇』(23):251-261
- 西槿延子 2005「“里”“中”“内”的比较研究」[J].『中国語学研究 開篇』(24):184-193
- 肖国政、邢福义 1984 同一语义指向的“动/趋来”[J].《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第4期.
又载于 1993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pp.572-589.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肖良琮 1996“上”“下”考辨[A].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C].吉林大学出版社
- 萧佩宜 2009 论汉语趋向动词“上”和“下”的语法化和语义不对称性[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华文教学与研究)》(1):51-57
- 肖燕 2012《时间的概念化及其语言表征》[D].西南大学博士论文
- 解惠全 1987 谈实词的虚化[A].《语言研究论丛》[C].第4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pp.208-227.
又载于吴福祥主编 2005 年《汉语语法化研究》[C]. pp.130-152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解惠全 2005《谈实词的虚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
- 谢信一 1992a(叶蜚声译)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中)[J].《国外语言学》(1):20-28.41
- 谢信一 1992b(叶蜚声译)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下)[J].《国外语言学》(3):17-24
- 熊学亮 1999 认知语用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闫华 2008《西周金文动词研究》[D].安徽大学博士论文
- 杨伯峻、何乐士 2001[1992]《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M].语文出版社
- 杨伯峻、徐提 1993《白话左传》[M].岳麓书社
- 杨伯奎 1983 说“中”[J].《龙岩师专学报》(1):50-53
- 杨德峰 2004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动趋式研究述评[J].《语言教学与研究》(2):54-62
- 杨荣贤 2010 再谈“走”字“行”义的产生[A].《语言学论丛》(第41辑)pp.216-235.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杨荣祥 2005 语义特征分析在语法史研究中的作用——“V1+V2+O”向“V+C+O”演变再
探讨[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51-59
- 杨荣祥 2010a “两度陈述”标记:论上古汉语“而”的基本功能[J].《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三
辑) pp.95-113 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杨荣祥 2010b “而”在上古汉语语法系统中的重要地位[A].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编
《汉语史学报》(第十辑)[C].pp.110-119
- 叶蜚声、徐通锵 1981《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尹玉 1957 趋向补语的起源[J].《中国语文》(9):14
- 于康 2006“V上”中“上”的义项分类与语义扩展机制[J].『言語と文化』第9号.又载于『関
西学院大学紀要言語・文学』(9):19-35。
- 于康 2007“V下”的语义扩展机制与结果义[A].张黎、古川裕、任鹰、下地早智子主编《日
本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选》[C]. pp.250-268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于省吾 1963 “鄂君启节”考释[J].《考古》(8):442-447

- 袁毓林 2004 论元结构和句式结构互动的动因、机制和条件——表达精细化对动词配价和句式构造的影响[J].《语言研究》vol.24. (4):1-10
- 张斌主编 2010《现代汉语描写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伯江 1994 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J].《中国语文》(5):339-346
- 张伯江 1999 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J].《中国语文》(3):175-184
- 张伯江、方梅 1996《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张德鑫 1996 方位词的文化考察[J].《世界汉语教学》(3):63-73
- 张恒悦 2015 对名词处所化作用的“上”和“上面”[A].《汉语语言学日中学者论文集——方经民教授逝世十周年》[C].pp.20-27.东京:好文出版社
- 张黎 2006 汉语的动相——从补语问题谈起[J].『中国語の補語』:pp.180-192,白帝社
- 张敏 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世禄 1996 先秦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J].《河北大学学报》(1):59-64
- 张文国 2005《古汉语的名动词类转变及其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
- 张燕春 1995 “V+上/下”中“上/下”的意义和 V 的类[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4):25-28
- 张玉春 1984 说“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98-106
- 张玉春 1985 释“间”[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4):30-35
- 张志公 1953《汉语语法常识》[M].中国青年出版社
- 张志公 1957《语法和语法教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赵诚 [1988] 2009《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重印版)[M].北京:中华书局
- 赵诚 1998 训诂学回顾与展望[J].《古汉语研究》(4):2-10
- 赵世举 2008 试论词汇语义对语法的决定作用[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173-179
- 赵艳芳 2000《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志村良治 1984《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M].江蓝生、白维国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 钟如雄 1994“里”义探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31-34
- 周法高 1962《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九,台北:台湾科学院
- 周蓉 2009“上/下”带宾语的不对称性考察及其认知分析[J].《语文学刊》(23):59-61
- 周统权 2003“上”与“下”不对称的认知研究[J].《语言科学》(1):1-13
- 周晓陆 1996 释东、西、南、北与中——兼说子、午[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70-76
- 周祖谟 1983《唐五代韵书集存》[M].北京:中华书局
- 周祖谟 1997《说文解字》概论[F].《中国文化研究》第1期
- 朱德熙 [1982] 2010《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 邹韶华 1984 现代汉语方位词的语法功能[J].《中国语文》(1):173-178

日语文献:

- 荒川清秀 1982 「日本語名詞のトコロ(空間)性——と中国語との関連で——」,『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第6号.大河内康憲編1992.『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論集(上)』:pp.71-94.くろしお出版に再録
- 荒川清秀 1984 「中国語の場所語・場所表現」,『愛知大学外国語研究室報』第8号:pp.1-14
- 荒川清秀 1986 「中国語動詞の意味における段階性」,『中国語』9月号.2012.『動詞を中心にした中国語文法論集』:pp.242-252.白帝社に再録
- 荒川清秀 2004 「空間名詞と空間化」,『国文学解釈と鑑賞』69(7):pp.32-38
- 荒川清秀 2006 「“坐进来”と“放回去”——“坐、站、躺”+方向補語にみられる三つのタイプ——」,『中国語の補語』.2012.『動詞を中心にした中国語文法論集』:pp.224-241.白帝社に再録
- 奥田靖雄 1978 「アスペクトの研究をめぐって——金田一の段階」,松本泰丈編.『日本語研究の方法』:pp.203-220.むぎ書房
- 金田一春彦 1950 「国語動詞の一分類」,『言語研究』15, 48-63
- 杉村博文 2009 「方向補語を伴う移動表現の意味と形式——有対立空間における転位とその動力——」(http://cjtl.doshisha.ac.jp/data/16_sugimura.pdf)参照
- 田中茂、松本曜 1997 『空間と移動の表現』,東京:研究社出版
- 寺村秀夫 1989 『日本語のシンタクスと意味(第Ⅱ巻)』,くろしお出版社
- 中根綾子 2005 「動趨式が表す本質的意味——動結式との対照から」,『中国語学』252号:pp.229-246
- 中根綾子 2008 「移動事態を表すVx句とV到句の意味と形式」,『中国語学』255号:pp.157-176
- 成戸浩嗣 2009 『「トコロ(空間)表現」をめぐる日中対照研究』東京:好文出版社
- 丸尾誠 2004 「中国語の場所詞について——モノ・トコロという観点から——」,『言語文化論集』vol.25.(2):pp.151-166.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
- 丸尾誠 2014 『現代中国語方向補語の研究』,白帝社
- 榎山洋介、深田智 2003 第3章「意味の拡張」、第4章「多義性」、松本曜主編『認知意味論』(第3巻)大修館書店

英語文献:

- Chao, Yua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吕叔湘译(1979)《汉语口语语法》(赵元任著),北京:商务印书馆.
- Chu, C. 2004. *Event Conceptu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 Realization: The Case of Motion in Mandarin Chinese*[D].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USA.
- Coulson, S. 2001. *Semantic Leap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llmore,C.1982.Frame Semantics,*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Seoul:Hanshin Publishing Co.,111-137.詹卫东译,2003.框架语义学《语言学论丛》(第27辑):382-412.北京:商务印书馆.
- Fillmore,C.1997.Topics in Lexical Semantics[A].R.W.Cole (ed.)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C].76-138.
- Fiske,S.T.&Taylor,S.E.1991. *Social cognition*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Geeraerts,D.ed.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德克·盖拉茨编,邵军航、杨波译,2012.《认知语言学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
- Givón,Talmy.1985. Iconicity, isomorphism, and non-arbitrary coding in syntax [A].In John Haiman (eds.), *Iconicity in syntax* [C].Amsterdam: Benjamins, 187-219.
- Goldberg,A.E.1995.*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吴海波译.2007.《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Haiman,John.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J]. *Language*.59(4):781-819.
- Halliday,M.1971. Linguistics function and literary style: An e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William Golden's Inheritance [A]. In S. Chatman (eds.), *Literary Style: A Symposium*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p.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and Bernd Hein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1.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7-35.
- Hopper,P.&Traugott,C.2001. *Grammaticaliza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Hopper,Paul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鲍尔·J·霍伯尔、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著,梁银峰译 2018《语法化学说》第二版.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Hsin-I Hsieh(谢信一) 1989. Times and Imagery in Chinese,Frank F,S. Hsueh eds. *Functionalism and Chinese Grammar*,1989,45-94.叶蜚声译(1991)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上)(下),《国外语言学》1991年第4期:27-32、1992年第2期: 17-24又载于戴浩一、薛凤生主编《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218-26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 Johnson.Mark.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G.&Johnson,M.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レトリックと人生』.1980.渡部昇一、楠瀬淳三、下谷和幸(訳),東京:大修館書店.
- Lakoff,G.& M.Turner.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M].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M]. Vol. 2,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3. Reference point construc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1): 1-38.
- Lewin, K. 1936.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 汉译本: 竺培梁译, 《拓扑心理学原理》(1998),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Vendler, Z.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ai, H.-Y. J. 1985. Temporal Sequence and Chinese Word Order. In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49-7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黄河译, 1988 (1): 10-19)
-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A]. In T. Shopen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149.
- Talmy, Leonard.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 and II.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Taylor, John. R. 1989.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gerer F. & H. J. Schmid.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池上嘉彦等译, 『認知言語学入門』, 大修館書店 1998 年.

语料来源文献:

-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全八册):
- 《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十三经”径列经题, (清)阮元校勘, (清)嘉庆二十年重刊宋本, 中文出版社, (1971 年 9 月初版) 1977 年第 3 版
- 《楚辞补注》(后汉)刘向集, 王逸注, (宋)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 1978 年第 2 版
- 《荀子集释》(清)王先谦著, 《诸子集成》(全八册) (第 2 册) 中华书局, 1954 年
- 《庄子集释》(清)王先谦著, 《诸子集成》(全八册) (第 3 册) 中华书局, 1954 年
- 《战国策》(全三册) (西汉)刘向集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 《吕氏春秋校释》陈奇猷校释,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4 年
- 《史记》(全十册) (汉)司马迁撰, 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1 版) 1975 年第 7 版
- 《论衡集解》刘盼遂著, 古籍出版社, 1957 年
- 《汉书》(全十二册) (东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 中华书局, 1962 年

《前汉纪》《四部丛刊正编》(全三十册)(第5册),王云五主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

《齐民要术》《四部丛刊正编》(全三十册)(第18册),大本原式精印,王云五主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

《太平经合校》(上、下)王明编,中华书局,1960年

《三国志》(全五册)(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1975年第6版

《法显传校注》(晋)法显撰,章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搜神记》(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

《世说新语》(宋)刘义庆撰,王利器断句校订,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

《百喻经》《高丽大藏经》:外六十五部,第3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1982年

《颜氏家训集释》(北齐)颜之推著,《诸子集成》(全八册)(第8册)中华书局,1954年

《敦煌变文集》王重民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

《太平广记》(宋)李昉等编,中华书局,1961年

《经典释文》(唐)陆德明撰,黄焯断句,中华书局,1983年

《五灯会元》(南宋)释普济,广文书局,1971年

《水浒传》(全四册)一百二十回本,(明)施耐庵、罗贯中著,中华书局,1965年

《西游记》(上、下),(明)吴承恩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金瓶梅词话》(共两册)(明)兰陵笑笑生著,戴鸿森校点,梦梅斋制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1992年

《错斩崔宁》(宋)著者不详,收入(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三,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卷,宋辽金元卷2004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京本通俗小说》第十五卷,文学古籍刊行社1987年影缪荃孙1915年刊《景元人写京本通俗小说》本

《红楼梦》(全六卷)一百二十回本(清)曹雪芹上海:文明书局1927年

《儿女英雄传》(清)文康著,陶乐勤句读,胡翼云校阅,上海:群学社,(1923年2月初版)1928年第5版

主要参考工具书:

《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姚孝遂主编,中华书局,1989年

《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

《大宋重修广韵》五卷。(宋)陈彭年等撰

《六书音均表》五篇。段玉裁,1753-1815年。

《说文解字》许慎,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94年

《词源》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汉语大字典》徐中舒,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

《现代汉语逆序词典》(修订本)李菁民编著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1年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动词用法词典》孟琮、郑怀德等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年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吕叔湘主编(1980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